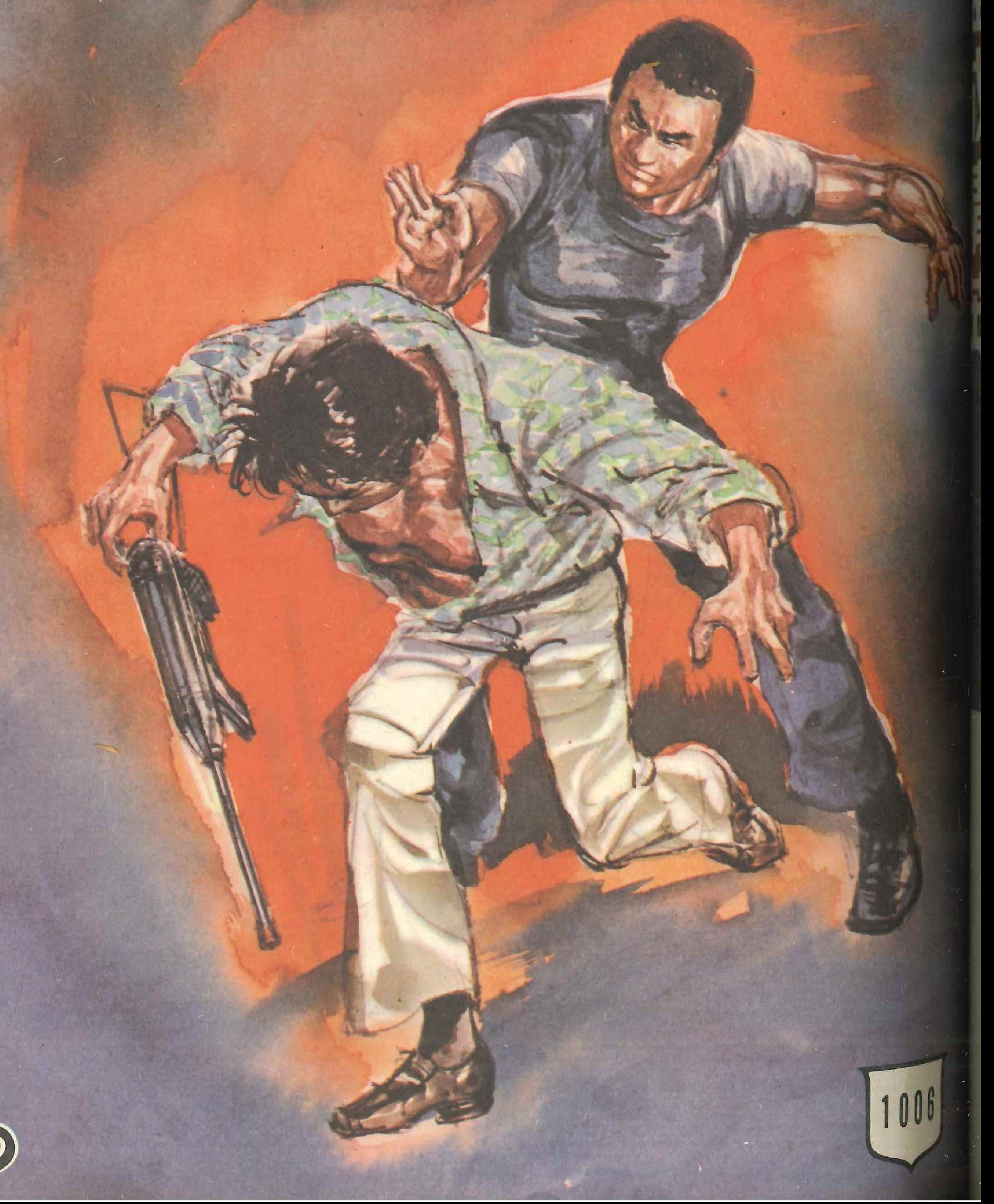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殺人狂 （國際特警鬥智故事）馬雲·著

紐約唐人街出現殺人狂，國際特警阿生要為華人社會剷除狂魔，不惜犯艱冒險，想盡千方百計，結果怎樣？請閱今期刊出的「殺人狂」！



$3.00

1006

編者話

本刊自由壹零零零期紀念特大號增加篇幅後，對內容充實方面，已作不遺餘力搜尋供應，每期不斷投入讀者們興趣所需，廣聘名家加盟助陣，成果也算可堪告慰，但我們仍不感自滿，再接再厲，繼往將來，做到更完美階段。

近日來，我們不斷接獲本港、東南亞及美、加海外各地讀者來信，堆積如山，他們都是一致對本刊所增篇幅，力加讚許，好評如潮，反應良佳。同人等甚表致謝關注。並盼今後各位不吝賜教批評。

誠然，本刊在龐大的發行網統計銷售率計算下，並非自詡，急劇上增，訂戶讀者，補購頻添，這足以反映讀者們對本刊廿年來之信心及愛戴擁護。

** ** **

今期內容略爲簡介：除了每期定型性刊出的十萬言中外古今巨著馬雲作品國際特警故事「殺人狂」外，又增添一部各位所稔熟之年青俊彥、朝氣蓬勃的溫涼玉作品——「飲馬黃河」。是篇顧名思義，氣勢磅礴，故事驚人，壯烈千秋。作者過去在本刊發表之連貫性中篇「四大名捕」故事，精采異常，早已享譽，今番他的新作重現，敬請萬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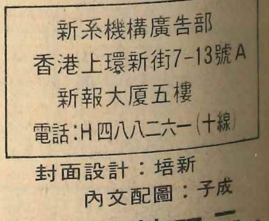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0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 $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朱熹（宋高宗建炎四年－寧宗慶元元年，西元一一三〇－一二〇〇）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學者稱晦庵先生，世稱朱子，又稱朱文公，安徽婺源人。少時學於李侗，李為程伊川弟子，故朱子亦宗伊川，世稱程朱。生平為學側重致知，而以居敬為主。所著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合為四書，影響後世最大，使孔子以後之儒學，重獲新生機，發揮新精神，以迄於今。實為中國文化上承先啓後之大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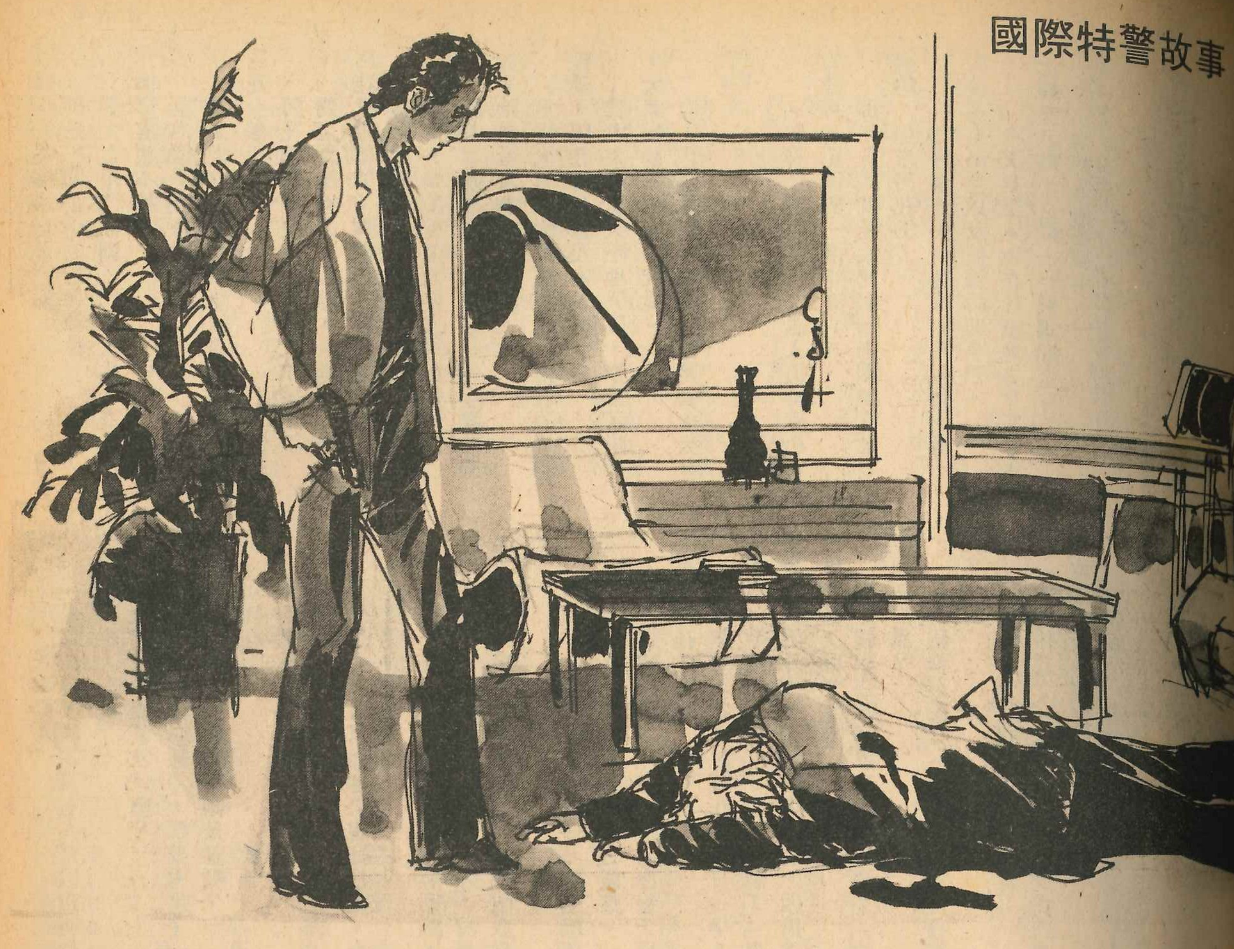
程光裕敬撰

施春浅拜書

國際特警故事

殺人狂

馬雲·文　子成·圖



空城計　原是死亡陷阱

紐約唐人街的早晨是充滿了朝氣的，中國人的勤奮一直在外國人的心目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尤其是旅居美國各地的僑胞們。

他們一早起來忙到晚上，日以繼夜，彷彿永不疲倦似的。

相反，看看成爲紐約繁盛代表中心的曼赫頓區，以及貧民窟的黑人區，還有意裔僑民聚居的地方等等，他們在早上都顯得懶洋洋的。

只是早上七時三十分而巳，阿花巳匆匆趕着上班去了。

阿花姓賀，正名蘭花。但熟悉她的人都習慣了叫她阿花！

每天，阿花八點正必須到棠記酒家上班，遲了老闆會不高興。

棠記酒家的老闆，就是五十餘歲的林棠。

棠記酒家是吃廣東菜的地方，但却有茶市。早上的茶市七點就巳經開始了，所以阿花八時報到，實際上也遲了一小時。

不過，這是林棠體恤阿花的結果，因爲她才由香港來到華埠不久，晚上下班太遲，林棠怕她吃不消，讓她多睡一小時，准她八時才正式上班。所以阿花更加不好意思遲到。

阿花急急穿過巴華利街，棠記酒家巳經在望，豈料就在這時候，街口出現了一個人——一個頗英俊的年青人。

這時候唐人街巳經滿街都是人，爲什麼阿花會對此人份外敏感？主要不是由於他年青英俊，而是由於他巳第三天出現在這裏等候阿花。

每天這個時候阿花都見到他，同樣的微笑點頭，同樣的陪着阿花走一段短短的路，送她回到棠記酒家的門口。

他是誰？阿花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是棠記酒家的熟客。

幾乎一天有三次，阿花都可以見到他出現棠記酒家；通常午茶時份，晚飯和宵夜，這個青年人都跟朋友到棠記來。

早上他沒進來喝茶，只是等在街口，陪阿花走一段路。

每次只是說同樣的一句話：「小姐，你有空嗎？」

然而每次阿花總是搖搖頭：「對不起，我很忙！」

他絕不感到失望，每次也只是說：「好吧，希望總會有機會。」

今天，他多說了一句：「我叫黎秀，英文名字叫佐治。我也打聽到你叫阿花，眞名是賀蘭花。我覺得你比蘭花更美、更艷！」

就像文藝小說中的談情說愛一下，阿花芳心有如鹿撞，面頰也紅了起來。

她什麼都沒有說，因爲很快就到了棠記酒家門前。

然後，他親切地說了一句「再見」。

阿花進了棠記酒家，他也走了。

對這個年青人的一切，阿花一點兒也不知道，甚至他的名字，阿花也是剛剛才知道。

棠記酒家的老闆娘棠嬸見到阿花回來，照例鬆一口氣地看看腕錶。

但是今天，棠嬸除了看腕錶之外，還加上了一副神秘的笑臉。

每天早上棠記酒家開市之後，總是由棠嬸先代替阿花那份收銀工作，直至到阿花回來之後，她才進厨房去帮丈夫的忙。

唐人街的食物店，十之八九都是採取這種家庭式經營。

當阿花進入收銀櫃枱之後，棠嬸先交代收銀機的數目，便先半開玩笑地問阿花：「你這麼快就有了男朋友麼？」

阿花知道老闆娘剛才一定是隔住玻璃門的輕紗，窺見了黎秀對她慇慇話別的情景。

阿花粉臉紅了一陣，忸怩地說：「不！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棠嬸是個年近半百的婦人，對唐人街的情形，一向比阿花更加了解。

她以長輩的口吻向阿花說出唐人街的情形非常之複雜，尤其是年青一輩，叫阿花小心交友，以免誤入人家的圈套。

阿花心領神會。其實，她自從由香港來了美國之後，就一直提高了警惕；她父母也經常提醒她，一定要帶眼識人。

但是不知怎的，自從第一次發覺黎秀對她如此慇懃之後，她就一邊警惕自己，然而另一方面却又不由自主地在不知不覺中想起了他。

還未到中午，她巳希望午飯時間的到來，那並非爲了什麼，只想早些再見到他——黎秀。

可是，中午過去了，午飯的食客一個又一個地走個清光，他却未見人面。

爲什麼他不來？

是有事嗎？還是因爲自己對他太冷淡，至令他感到失望？

她開始有點兒後悔，後悔不該對人家太過冷冰冰。也許，下次她應該讓粉臉上擠出一點兒笑容了。甚至搭訕幾句吧。

晚飯時間，食客來了一批，又走了一批，只是沒有他的影子。

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竟然爲他担心，默默地爲他祝禱。

她開始有點心神恍惚，做事無法集中精神。這是相當危險的，因爲她的職位是收銀，與數目有關。假如數目錯了怎辦？

棠嬸是個善於鑑貌辨色的人，所以揀了一個機會從旁打聽了一下。

阿花很坦白，她說她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只知道他叫黎秀。

棠嬸也有過少女時代，只是安慰她幾句，也提醒她要保持頭腦冷靜。

×　　×　　×

翌日，早上八時半了，棠嬸朝那玻璃門不知望了多少次。

但是進來的只是男女食客，始終未見過阿花的影子。

阿花很少遲到，她只住在不遠處，不用搭車，每日安步當車的上班，自然也沒有交通阻塞那回事。

棠嬸感到不妙！

她想起昨夜的情形，那個叫黎秀的年青人，曾在門外等候着。

毫無疑問，他是爲了等阿花下班的。

阿花也知道有人等她，因爲那年青人根本越來越明顯的向她追求；昨晚宵夜之後，他結賬時經過櫃枱，就明目張胆地對阿花說：「我在門口等你，讓我送你回家去好嗎？」

他是最後一批離開酒家的食客，他的說話連站得頗遠的棠嬸也隱約可以聽到。

棠嬸心裏想：一個少女有如一朶正在盛開着的鮮花，招惹來狂蜂浪蝶總是難免的事，但是不該這麼快就影响到正當的工作。

以前阿花從未超過十分鐘，每次總是八時前上班。但是現在，轉眼又是八時三十五分了。

棠嬸忍不住撥了一個電話給賀太太。

賀太太就是阿花的母親，她在另一間茶館爲人洗碗碟。

至於賀旺——阿花的父親，就在一間洗衣店裏工作。

他們夫婦二人早出晚歸，對於阿花這女兒是想理也理不到；何况她巳是十八九歲的女孩子，也足以料理自己了。因此，他們除了晚上見面之外，平時難得一見。

賀太太接到了棠嬸的電話，也感到愕然。

她拋下手上的工作，向老闆說出原委，急忙忙的趕返家中去。

賀旺夫婦因爲要上班，很早便離家外出，比阿花更早。

所以賀太太以爲阿花年青人貪睡，以致誤了上班的時間，偏偏他們家中又沒有電話（日間家中沒有人，僑胞們一般習慣了可慳則慳，所以連電話也沒有。），賀

太太只好返家走一次。

那是一間小小的居住單位。

賀太太用門匙開了門鎖入內，立刻感到情形有些不妙！

屋內似乎有些凌亂。

賀太太立即揚聲叫着阿花的名字，但阿花全無反應。

阿花躺在沙發椅上，動也不動。

賀太太衝過去，推她，叫她，可是，阿花軟綿綿的，胸前仍在滲出血來。

賀太太嚇得又哭又叫，她內心儘管萬二分驚慌，却沒有害怕自己的女兒。

她希望她醒來，明知這是最愚蠢的想法，她也希望有奇蹟出現。

可惜，賀太太眼淚流乾，聲音也叫得嘶啞，阿花却依舊沒有反應。

賀太太的搶天呼地哭聲，驚動了隣居，大家紛紛過來查看究竟。

有人代爲報警，也有人來將賀太太扶開。

× × ×

「你叫什麼名字？」唐人街特別小組的彼得，正面對一名年青人。

那年青人就是棠記酒家老闆娘棠嬸見過的，追求阿花的人。

「我叫黎秀。」他面對住彼得之外，旁邊還有阿生以及彼得的助手們。

「今天早上，你在什麼地方？我是指七時至八時半之間。」彼得問道。

「當時我尚在夢中。」

「誰可以證明你？」

「嗯！」黎秀怔了一怔：「本來我與祖尼同住，他可以證明我，但是，昨晚他沒有回來。」

「也就是說，根本沒有人可以證明你的話是眞的。對嗎？」

「你們到底懷疑我什麼？」

彼得取出阿花的照片，讓黎秀看了一眼，然後問他：「你認得她是誰嗎？」

「阿花。」

「今天你見過她嗎？」

「沒有。」

「但是，有人見你每天都纏住她，今天爲什麼會例外呢？」

「我太倦了，因爲昨夜我有點應酬，睡得太夜了，紮醒時已經八點多鐘，於是，我又再倒頭大睡，直至你們來吵醒我爲止。」

當彼得正在向黎秀問話時，阿生却在這小小住宅單位之內，到處細心觀察。

彼得對黎秀道：「有人見到你每天早上都等阿花去上班，可是眞的？」

「是眞的，我喜歡阿花，每日一早，我在街口等她去上班。」黎秀又說：「但是今天我例外了，正如剛才所說，因爲我昨晚有事，睡得太夜。」

阿生就在這時候過來插嘴問道：「你昨晚在何處？」

黎秀猶豫着說：「我……我一定要說嗎？」

阿生道：「是的，你一定要說！」

彼得却道：「你可以不說，但我們有權拉你回去，控你謀殺！」

「謀殺？」黎秀整個兒抖顫了一下！

「你說什麼？誰被人謀殺？」

彼得直言道：「阿花！」

黎秀吃驚地直瞪住彼得，道：「阿花死了？」

「是的。」彼得重覆地說：「阿花被人殺死了，你的嫌疑最大！」

「不！我怎會殺死她？」黎秀怔怔地說：「我非常喜歡她，我決不會殺她！」

「你當然循例否認，否則你早巳去自首了。」阿生在旁道：「所以你必須說出由昨夜至今晨，你究竟在什麼地方？」

「昨夜我跟朋友在一起，今天一直在睡覺。」黎秀道，「阿花究竟是何時被殺的？」

彼得瞪住他，說：「你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一點也不知道，」黎秀說：「她爲什麼會被殺？」

阿生道：「你那位朋友在何處？」

「這時候——」黎秀看看腕錶，「他可能在女友家中，還未起床。」

「你怎麼如此清楚？」阿生問。

「我們是好朋友。」黎秀說。

阿生道：「你們昨晚在一起幹些什麼呢？」

「嗯——」黎秀不知怎麼的，呆了一呆。

阿生乘機迫他道：「你除非帶我找到你那位朋友，否則，我們已經有足够理由把你抓回去！」

黎秀稍作猶疑，阿生與彼得交換着眼色，彼得從阿生的眼中已經看到了一些端倪。

不錯，阿生是不會無的放矢的。他剛才從屋內各處觀察了一遍之後，顯然已找到了一些綫索，只是他不作聲，甚至彼得也不知道他的眞正用心何在。

至於剛才那個眼色，彼得只憑經驗，對阿生表示「會意」了。

阿生自出任「特別小組」顧問之後，與彼得合作過不少次，但彼得只知道阿生是個有辦法的人，所以一切十分尊重他。至於阿生內心想一些什麼，他仍然無法達到「默契」與「溝通」。

阿生趁住黎秀更衣之際，乘機對彼得低語道：「你小心在這兒搜索一下，這傢伙絕對不是好東西，我一個人陪他去就够了。」

彼得仍然不知道阿生的眞正用意，只以爲阿生叫他搜集「行兇殺人」的證據。

所以他也低聲問阿生：「你肯定他是兇手？」

阿生道：「他是否殺人我不知，但是個夜盜則大有可能。你搜一下，回頭我們再談。」

這時候，黎秀已穿好了衣服。

他是剛剛睡醒；若非彼得等人找上門來，他可能仍在夢中。

阿生故意示人以弱，所以他對黎秀道：「我跟你一起去找你朋友，但我警告你，切勿整古作怪，否則你會後悔！」

黎秀道：「我沒有殺人，怕什麼？老實說，我倒希望你們找到眞兇，爲阿花報仇。因爲我很喜歡阿花。」

黎秀穿好了衣服，阿生示意他先行。

黎秀回頭問彼得：「你們呢？」

彼得道：「我們在這裏等你，你最好快些回來。」

黎秀不大高興，但也沒有辦法。

他回頭朝四下張望了一遍，顯然有所顧慮。阿生看在眼裏，想在心裏，已經知道他担心一些什麼，却故意不作聲。

× × ×

汽車在行駛中。

開車的是黎秀，阿生坐在他一旁，小心監視着；阿生看着黎秀起床、更衣，自然不見他携帶槍械。至於他會否用掩眼法瞞過阿生，那就難說了。

總之，現在車上這兩個人，就肯定各懷心事。

汽車突然拐彎，阿生失了重心，被弄得倒向一旁。

彷彿發生了一次交通意外，汽車突然停止，車門打開，黎秀急急逃走。

阿生早巳意料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也在心理上做好了一切準備，所以當車子煞停後，他的身子前衝，再往斜裏倒下，好像撞暈了似的，其實，他十力清醒。

當黎秀由那邊車門竄出後，阿生巳順勢由這邊車門落了車。

黎秀急急逃走，阿生亦暗中尾隨而去！黎秀以爲阿生昏迷在車上，想不到自己原來上了當。

× × ×

「祖尼，快開門！」黎秀氣急敗壞地，衝到了一個住宅單位門外，用力拍門。

門內有人問道：「誰？」

「是我，祖尼，你快開門吧！我是黎秀！」

門開了，祖尼仍未起床，毛髮凌亂，衣服不整，他的女友仍在夢中。

「發生了什麼事？」祖尼也發覺得到，情形有些兒不對。

「你先聽我說清楚，目前我被牽涉到一宗謀殺案，你必須帮我。」

「謀殺案？」祖尼吃了一驚。

「是的，我女友被殺，但我無法證明當時不在現場。警方追查昨夜我的行踪，你快找個藉口。」

「嗯！怎會這樣？昨夜我們不是在一起麼？」

「是的，可惜幹些什麼，我不能直告。」黎秀又靈機一觸，道：「這樣吧，就說我們一齊在地下賭場裏混。」

「地下賭場？」祖尼道：「爲什麼一定提那些非法地方？」

黎秀道：「地下賭場已是公開的秘密，怕什麼呢？」

話猶未完，外面又有人敲門。

「誰？」祖尼挺身而出，他的女友亦匆匆由床上跳了下來。

黎秀則爭取時間，與祖尼耳語：「別忘記！昨夜的事不能提，我們的口供必須一致。」

祖尼却沒有回答他；他心裏另有一種想法。

開門後，祖尼見到了阿生：「你來找誰？」

「別裝蒜了！」阿生一手推門，這邊却要進去：「你的朋友黎秀呢？」

祖尼很不客氣：「這是我的地方，你憑什麼進來？走！」

祖尼說着，一手想把阿生推了出去，他的身裁相當，照計可以輕易把阿生推倒的，但事情却非想像中那樣。

阿生也早巳明白，他不是警方人員，更沒有入屋搜查手令。但是，他覺得對付不法之徒，不能處處講究什麼法理。

他存心要教訓祖尼，順手一扯，借力將祖尼摔得倒過一旁。

祖尼事前完全想不到會有此一着，他重心頓失，跌跌撲撲的，差些兒跌得頭崩額裂。

當他站穩脚時，阿生巳經入屋。

阿生與黎秀打了一個照面：「是你，」阿生輕輕一笑：「我們終歸又見面！」

阿生沒有去理會祖尼，不過他只是表面如此而已，事實上，他的眼尾一直關注着祖尼的一舉一動。

所以，當祖尼由後面再襲擊阿生時，阿生不但可以及時避開，還讓他撲了一個空。

阿生存心教訓這兩個華裔青年，因此當祖尼撲空倒地後，還未站直身子，便被阿生一手抓起，用力摔向椅子上。

阿生正待以拳頭對付，後面的黎秀又飛撲而來，從後摟抱着阿生。

阿生既是存心逞强而來，自然要爭取機會表演自己的身手，所以他不慌不忙，以雙肘掙脫了黎秀的糾纏，側身再避過了祖尼那致命的一拳。

祖尼巳再次站直了身子，瘋狂地朝阿生進攻，他與黎秀互相配合，一先一後，左右夾攻阿生。

阿生是個練過武功的人，身型手法，俱是上乘功夫，面對着這兩個狂妄青年，自是猶有餘力，却想不到另一種危機之存在。

而祖尼的女友莉莉，在那邊却蓄勢以待。

她自枕底摸出了一支手槍——那是祖尼的，正小心注視局勢的發展。

黎秀也明白阿生遲早會找到這兒來，只是想不到這麼快。

他希望與祖尼的口供一致，所以才會擺脫阿生，先趕到這兒來。

阿生拳脚到家，黎秀和祖尼絕對不是他的對手；只片刻工夫，巳見二人東歪西倒，被阿生打得站不穩身子。

黎秀乘勢想逃出去，却給阿生搶前一步，將他拉了回來。

阿生看見祖尼此際巳是氣喘如牛，相信再無反抗之力了。於是對黎秀道：「你這樣等於不打自招，還逃往何處？」

黎秀道：「我並非殺人，你不要留難我！」

祖尼的女友莉莉終於揚聲舉槍了：「不要動他！放開他！」

室內三個男人一齊回顧！同時也都吃了一驚。

包括祖尼在內，事前未有想到莉莉會有此一着。

莉莉沉着臉道：「你們想走就快些走，他只要再動一下，我就殺他！」

這一回却輪到黎秀焦急了。他對莉莉說：「別這樣！莉莉，這可能只是一場誤會！」

黎秀顯得担心，內心也充滿了矛盾。

阿生道：「既然是誤會，你應該向我們解釋，不該逃避。」

「你指我殺阿花，我根本沒有殺人，」黎秀叫着說：「為什麼你要迫我？」

祖尼從旁乘機說：「是的，他昨晚與我在一起，我證明他未有殺過人！」

「你們昨夜在何處？」阿生問。

「地下賭場。」黎秀搶先說：「我們混至凌晨才返家。後來，祖尼贏了錢，買了啤酒等物，到這裏來會他的女友。」

莉莉仍以手槍指住阿生。

阿生說道：「有話請跟我到警局去說吧。」

「我們沒有犯法，為什麼要跟你到警局去？」莉莉不服氣。

阿生笑道：「本來犯法的只是他們二人，但由現在開始你已是一名協從犯！」

「嘿！豈有此理！」莉莉眼看就要扳動手槍的機掣之際。

窗外忽然有人叱喝了一聲：「我是警察！快把手槍扔下！」

這聲音來得十分突然，可能是各人的注意力分散，也可能是屋外的警方人員做得更好，避過了屋內人的注意力。

警員用槍指住屋內各人，警探由門外一湧而入，令到莉莉不得不把手槍拋棄。

率領大隊警方人員趕來的，是紐約警局裏面的韋倫探長。

韋倫探長是得到彼得的通知，帶人趕來接應阿生的。

韋倫探長這一次却按照警方的正常捕人手續，將祖尼等人逮捕。

直至到韋倫探長宣讀警誡詞時，黎秀和祖尼才知道警方並非以殺人嫌疑拘捕他們。

阿生等在離開黎秀住所前，已將他的發現告知了彼得；原來阿生在黎秀家中找到了一些爆竊工具，懷疑他是個竊匪。

阿生走後，彼得與助手繼續搜索下，果然找到了一些懷疑是偷竊得來的賍物，於是立刻以電話知會了韋倫探長。

與此同時，阿生亦因為跟踪黎秀，知道了他們的下落，通知了警方。

現在黎秀與祖尼同告落網，莉莉也被帶走。

但是，黎秀和祖尼二人只承認了盜竊罪，否認與殺人有關。

莉莉沒有開槍，但那支屬於祖尼的手槍，却被警方檢去。

劉祖尼已被彼得認出是一名唐人街黑帮份子，黎秀也是。

他們昨夜曾聯手到唐人街以外地區，幹了幾宗爆竊勾當，賍物都在他們的住宅單位之內搜到了，令他們無從抵賴。

他們昨夜並未到什麼地下賭場參加賭博，那只是一種掩飾而已。因為黎秀還沒有弄清楚阿花究竟何時被殺；萬一是昨夜，他們就必須找「時間證人」，所以才想出「地下賭場」來。

地下賭場既是非法的，當然無法知道誰人到過該處「消遣」，要去找人證就難了。

可惜，黎秀一切努力都等於零，到頭來殺人嫌疑未證實，但爆竊的罪名却肯定了。

阿生無意中為韋倫探長建了一功，但阿花之死，仍是個謎。

屬於劉祖尼的手槍，已經被探員從莉莉手中取去化驗，證明槍未經發射，裏面的子彈仍屬完整。這是唯一對二人最有利的。

阿花的屍體已經驗屍官解剖，她是被槍彈所殺。

阿花只中一槍，那一枚子彈擊中了她的心臟部位。那是致命的一槍。

軍火專家對殺死阿花的兇槍，一時之間竟然無法定型。他們最初認為那可能是一支長腔的手槍，但後來又有二位專家加以否定了。

這二位軍火專家後來認為那支殺死阿花的兇槍是經過改造的；可能是一支來福槍，被人鋸短了槍管，因此看來似手槍。

專家所以如此假定，是由於死者屍體取出的彈頭是屬於來福槍槍彈。但是，在如此短距離下，子彈足以穿過死者的身體。現在子彈既然無法穿得過，是表示槍管可能鋸短了，令到威力稍減。

無論如何，那專家鑑定後，黎秀和劉祖尼二人都算舒了一口氣；他們只可以盜竊入罪，證明與阿花之死無關。

專家的話雖然值得信賴，但阿生和彼得二人仍然小心審問劉祖尼和黎秀。

黎秀坦然承認盜竊不是第一次，他和祖尼過去做過不少宗。

他們習慣了過夜生活，所以睡到很晏才起床。

但是，黎秀因為常常到棠記酒家吃飯，悄悄愛上了阿花。

此後他固然常常到棠記酒家吃東西，同時也每天一早候在街口，目的無非為了見見阿花。

就是為了對阿花表示一點愛意，黎秀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每天一早到必經之路等着阿花上班，由街口陪着阿花到她工作地點的門口，然後再折返家中，再睡到中午才起床。

他是唐人街黑帮，祖尼自然也是，但阿花似乎全不知情。

阿生和彼得雖然無法證實他們殺死阿花，却可以從他們口中知道唐人街黑帮情形。

他們很坦白，因為他們不想觸怒阿生和彼得，以免受苦——皮肉之苦。

凡是被捕過的黑人物都心中有數，只要被抓去，警探對他們一定不會太過客氣，拳脚迫供還是小事，栽賍嫁禍也不足為奇。

因此，黎秀和劉祖尼十分合作，對阿生他們說了頗多唐人街黑社會組織的事。

阿生最注意的，還是命案的背景。

阿生來自香港，他知道香港黑人物依靠女性生活的情況。

他担心唐人街的黑人物也像香港一樣，四出物色美麗的女性，將她們變為搖錢樹。

黎秀會不會就是黑帮派出來的「姑爺仔」？

「姑爺仔」亦即獵艷的青年人，香港黑帮習慣了稱之為「姑爺仔」。

阿生這樣假設：如果黎秀是黑帮派出的「姑爺仔」，那麼以後仍會陸續發生。

就在這時候，特別小組辦事處的電話又响了起來。

「特別小組」是紐約警方派出，專責

處理唐人街治安的一個小組。所以，這小組的辦事處就設於唐人街之內。

由於彼得仍在盤問黎秀和祖尼二人，所以電話中人要找阿生。

那人是個男子，聲音有點故作神秘。

「不要問我是誰，我只想忠告你們，最好趕快放出劉祖尼和黎佐治。」那人在電話中對阿生說。

「黎佐治？」阿生怔了一怔。

「也就是阿秀。」那人又說，「你們不能將他們送上法庭。」

「為什麼？他們犯了罪啊！」阿生故意說。

「我不管你們怎樣說，總之這是最後警告：今天午夜之前你們不放走黎秀和祖尼，明天你們將要處理另外一宗命案。」

「這是什麼意思？」

「你有腦，你會想的。總之，你不放他們，就會有麻煩。」

「我們從來不喜歡被人要脅！」阿生道，「你可是他們的朋友？」

「我不會告訴你太多。」那人又說，「我要說的已說完了。」

阿生一直在打手勢，目的是要助手們找尋電話來源；但是，來源還未找出，對方已將綫路截斷了。阿生在想：唐人街的黑帮眞的是猖狂到這個程度嗎？

這時候，彼得剛好入來。彼得對阿生說：「你聽過紅K黨這名堂麼？」

阿生怔了一怔：「紅K黨？」

阿生那一怔是絕對有理由的；他身為「特別小組」的顧問，如果連唐人街黑帮的情形亦一無所知，豈非笑話？

但是，彼得的態度却不似是「考」阿生，只是一本正經地說：「這是一個新堂口，紅是代表血和恐怖，K是代表殺氣騰騰的意思。」

阿生反問道：「黎秀他們就是紅K黨黨徒？」

「是的。黎秀和劉祖尼都是紅K黨黨徒，我們從他們口中知道，這個新帮會正日益壯大。」

「我很奇怪，為什麼很少聽到這名堂？最少未聽過任何投訴提及這名堂。」

「第一，它太新了。第二，他們不在唐人街覓食，大多向外發展。因此，與原有的唐人黑帮很少發生衝突。」

「陣容如何？」

「據說，到目前為止，他們有二三十人之衆。」

「首領呢？是誰？」

「洪羽！」彼得說，「看來我們又要面臨新的挑戰了。」

「是的。」阿生說，「剛才我接到了一個恐嚇電話，威脅我們一定要放走黎、劉二人。否則，很快又有人被殺云。」

「太豈有此理了！」彼得氣得呱呱叫，「這算是什麼？」

「只怪美國的法例太過漏網！我們一切必須有證有據，否則就會一籌莫展。」

彼得生氣地說：「我想去找洪羽談談。」

「剛才那電話，一定是他的主意。」阿生說，「萬一我們按捺不住，反而容易被他抓住痛脚。」

「但是，目前我們連洪羽是誰也不知道，以後更難對付他們了。」

「像他們這種人，不可能永遠躲起來的。給點耐性，機會一定會有。」

彼得無可奈何地呻了一口氣。

回頭他又對助手說：「把那兩個傢伙囚到地牢中去，直至最後時刻才解法庭；好好的欵待他，直至他們自動說話。」

彼得對助手說話的意思，也不是人人聽得懂的；所謂「最後時刻」，是指法律規定的「合法拘留時限」。

一般只限於四十八小時，即兩日。超過兩日，就是犯法。

至於那句「欵待」，意思竟是相反的；地牢內又黑又暗又潮濕，老鼠蚊虫滋生，有什麼好「欵待」？

阿生自然也聽得明白，立即說道：「不要太過份，小心被他們提出反控訴。」

但是，助手却會意地一笑，然後退出了辦公室。

彼得沉吟道：「誰殺死阿花？」

「兇手遲早一定可以找到！問題却是我們有沒有耐性等？而且，可能賠上多一條性命！」阿生說道。

阿生的意思是：兇手可能因恐嚇不遂，而再出現殺人。

辦公室之內，有過片刻的沉默。

阿生忽然站了起來：「我要出去一會兒。」

彼得却留住他：「等一等。」

「什麼事？」阿生看見彼得也站了起來。

彼得道：「今晚，我想跟你一齊去石地堂的架步走一次。」

彼得所講的，是一個唐人街黑帮所開設的「地下賭場」。

他們一直容忍那地下賭場之存在，無非為了方便「找人」。

因為黑人物的錢「來得輕易」，往往都拿到此等地下賭場去，輸個清光；在黑人物他們看來，是一種「消遣」，却應了廣東俗語所說：「冤枉來！瘟疫去。」

假如沒有這種地下賭場，想找他們，可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阿生很明白彼得的意思，他大概也是為了找一些黑人物，而非為了發財。

自從紐約警方委派出這個「特別小組」之後，唐人街的罪案的確少了許多；尤其是自從阿生來任這個小組的顧問職位之後，國際特警實際上也早已插手其間。

不過，美國法例一直容許此等非法組織之存在，加上法律給予個人的自由太多，凡事又要講究證據，所以「特別小組」的工作還是十分艱巨的。

國際特警組織顧名思義，要處理的多是國際性的事務；他們不希望紐約警方長期借用阿生。所以巴黎總部方面一直在提醒他們；當一切上了軌道之後，阿生就要「歸隊」。

阿生是個很有責任感的人，他一方面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名國際特警；另一方面，又還記着自己是個中國人。

唐人街之內住的全是中國人，一切不幸的事自然亦與中國人有關。所以阿生覺得：無論好好歹歹，讓他來處理中國人的事情，一定比外國人好一些，就是為了這個理由，阿生盡可能多留在「特別小組」

之內。

阿生離開「特別小組」辦事處之後，就來到了阿花生前工作的地點——棠記酒家。

棠記酒家的老闆林棠認得阿生，立刻過來招呼。

阿生此來的目的，是爲了更了解阿花生前到底有些什麼朋友。

根據林棠說：阿花這個女子是很純潔，平時生活很有規律，沒有工作以外的朋友。甚至黎秀也算不上什麼朋友，只是苦纏住阿花的「裙邊蝶」而已。

同時棠嬸要不是及時發覺，根本也不知阿花有此「男友」。

阿生與林棠夫婦談了很久，他的目的只爲了澈底了解阿花生前的生活。

正當阿生要離去之際，有個人入來，他就是新鬼影帮一名黨徒積克。

積克只是英文名，他原姓嚴。

嚴積克見到阿生立即回頭走，但被阿生及時叫住了。

阿生由於直接處理許多唐人街黑帮事件，所以他這副尊容已被黑人物逐漸認識。一方面是邪不能勝正，另一方面是阿生的威名嚇怕了他們。所以許多黑帮青年老遠見到阿生就會廻避。

阿生並非浪得虛名的人，他很有說服力，對肯講道理的黑人物，阿生一定不會動粗；但是相反，那些不講理的，動輒講打講殺的，阿生絕不客氣，用拳頭和武功奉陪到底。

因此，阿生的大名，逐漸在黑帮中流傳，也有不少人因而「敬而遠之」。

當然，有些人則是因爲「心裏有事」，見了阿生就「避之則吉」！像剛才的積克就是。

阿生含笑把積克留下。

「相請不如偶遇，既然來了，喝杯茶再走吧！」阿生親自爲積克斟了一杯茶。

積克心裏已經明白，阿生不會無端將他留下來。

阿生又對他說：「有件事想求你帮帮忙。」

積克笑了笑：「何必這麼客氣？有事儘管開聲好了，我這個人很單純，只要你當我是朋友，我一定盡朋友的義務。」

阿生朝四下裏張望一下，才說：「聽過紅K黨這名堂麼？」

「爆竊黨而已！」積克毫不考慮地回答。

「與你們並無利害衝突吧？」阿生反問。

「當然，他們憑什麼與我們較量？」積克得意地說。

阿生問：「他們有多少人？」

「你想起他們的底？」

「只是關心而已。」

「二三十人。由於他們向外發展，我們河水不犯井水。」

「我想知道他們的首領是誰。」

「洪羽。」

「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他很少出來活動，可能是怕你們找他麻煩。不過，我知道他有兩個得力助手，號稱左右先鋒——情報組主任范令，以及行動組主任羅拔。范令最喜歡到石地堂的架步玩幾手。」

阿生知道，所謂「石地堂的架步」，亦即是那一處由石地堂黑帮控制下的地下賭場。

「經常去嗎？」阿生問。

積克道：「他很嗜賭。同時亦可能是順道打聽一下行情。他是紅K黨的情報組主任啊。」

「竟然有情報組和行動組，看來眞是很具規模呢！」阿生又問：「會不會打唐人的主意？」

「我不敢說了！」積克似乎顧慮到後果問題。

阿生解釋道：「現在我們只是朋友交談，不會要你負責。」

積克說：「老實說，任何事情都同一原理：取易不取難，你如果是他們，會不會只向區外的西人下手，而不動唐人的腦筋？」

「這也是的。」阿生說，「但是，如果也向唐人下手，豈非與你們發生利害衝突？」

「那又未必，他們在唐人街之內不與我們爭地盤，不收保護費，這已經等於尊重我們了。少隻香爐少隻鬼，我們這種人，往往是得過且過的。」

「有什麼辦法可以結識洪羽，或者他的左右先鋒？」阿生問。

「要找到洪羽，相信並不容易，但要找范令，大可以到石地堂的地下賭場走一次。」

「問題是我未見過他。」

「嗯——」積克想了想，「你可以向賭場中人打聽一下。」

「今晚你可有空？」阿生說，「最好你也去一次，屆時可以爲我點點相。」

「你什麼時候去？」

「先看你的時間。更重要的是，屆時范令會不會也在那裏。」

「如無意外，范令必是常客。」

「我們十時在那裏碰頭好嗎？」

「好吧！不過——」積克忽然又說：「我有什麼好處？」

阿生笑道：「你帮過我，我一定記住你。你下次有事，可以找我。」

「那麼，今晚十點見！」積克說完就走。

× × ×

以其說中國人嗜賭，倒不如說唐人街的娛樂實在太少了。

因此，石地堂那一間地下賭場，經常可以見到人頭湧湧。

今晚也沒有例外，只是多了一些不速之客；雖然有人認得阿生就是「特別小組」的人，但是由於過去阿生也常常來這裏走動，却未加干預，所以賭場中人也就是見怪不怪。

阿生揀着沒人注意的時候，與積克碰頭。

阿生低聲問：「見到他麼？」

積克佯作抽烟，一邊放眼四望。其實他早已看過了一遍，人也找到了。

他一邊抽烟一邊低聲對阿生示意道：「注意那一檔二十一點。坐第二家的，就是范令。」

阿生順勢望過去，是一個三十未到的

長髮青年，衣著入時。

「看來很斯文。」阿生說。

積克道：「西裝畢挺，很好口才，所以洪羽用人很到家。」

「謝謝你！」阿生笑了笑，「我要過去搭單賭它幾手了。」

阿生說完走過去。

與阿生同來的，還有彼得。

彼得正與助手在另一角喝酒，顯然也在向一些人打聽了。

阿生走到那一檔「二十一點」前面，那是一種用撲克作爲賭具的紙牌遊戲，共分六家——除了莊家之外。

阿生故意向第二家「搭注」。

這是賭場中常見的情形，因爲每一檔「二十一點」只得六家，但下注的人却不可能限於六個人，所以每家幾乎都有許多人「搭注」。

但這種賭博却有一條不成文的例，就是不論誰的注碼大小，看牌的人，只限於坐着的「主家」，「搭單」的人，只有信賴他了。

當時范令就坐在其中一張圓欖之上，他的注碼也相當大。阿生在他身旁，看見那一叠籌碼足有數百元美金。

阿生只「搭注」十元。所以范令更加不會分神去注意阿生。

突然之間，阿生聽到一陣耳語聲。

那陣說話聲斷斷續續的，很神秘！假如不是十分細心留神地去聽，簡直不會聽到他們說些什麼。因爲當時人多聲雜，這聲音更容易疏忽。

「……本街的九十七號二樓……沒有人……」

「內容呢？」

「油水足。」

「可靠麼？」

「明晚不知，今晚沒有人在。」

阿生再細心追踪這一陣「嗡嗡」似的聲音，發覺其中一個搭訕着的說話聲音，竟然屬於他身邊的范令；而另一人則站立在范令的另一旁，與阿生成「左右相伴」的伴住范令。

阿生只用眼尾監視，不敢正視，以免打草驚蛇。

站着的人是怎麼樣的？阿生根本沒有留意他，只知道是個男人。

那個人又重覆了一次：「九十七，二樓。」

然後，一個人影匆匆離去。

阿生若無其事地，依舊站在那裏。

阿生的原意本來是接近那個紅K黨的小頭目，但現在他不得不改變主意了。

阿生一連輸了兩手，前後也輸了二十元；但范令却輸掉了好幾百元。

范令故作頹喪地走了，阿生沒有立刻跟他走，以免令人生疑。

其實，范令手中仍有許多大額籌碼。根據積克說，輸一千幾百，對范令來說，只是「小意思」而已。因此，范令之離去，顯然不是因爲輸了錢。大概是爭取時間，去通知他們的「行動組」吧。

再賭一手，阿生還是輸了。

阿生回頭看看，發覺范令剛換回現鈔，離開了地下賭場。

阿生覺得他的想法沒有錯。范令果然十分重視剛才的「情報」。

阿生匆匆到酒吧那邊去。

彼得見到阿生過來，也會意地與他坐在一起：「怎麼樣了？」

阿生低聲問道：「我先走，在辦事處見，緊急召集各人歸隊，有重要行動。」

彼得還來不及反問阿生，阿生已經走了。

× × ×

唐人街的夜景早已褪了色。

許多店鋪老早已關上了大門，提早「休息」，以免遭受損失。因爲他們不知道，到底黑帮的槍手們，什麼時候會出來鬧事。

阿生和彼得等人已來到了一條十分靜寂的街道，那是與石地堂地下賭場相差只有半條街左右的同一條街道。

他們是由辦事處出發的。

特別小組的辦事處，就在不遠處。

出發之前，他們經過了一番部署；彼得的助手與一班探員，分別化裝成各式人等，到附近展開了包圍。

但是，當阿生和彼得開車到達九十七號附近時，阿生立刻感覺得到，他們可能來遲了一步。

九十七號門外，有一輛神秘汽車停在道旁。

二樓的窗口，有燈光透射出來，雖然簾子落下了，仍可以見到有燈光。

阿生覺得，假如那次「情報」沒有錯的話，九十七號二樓的主人已連同家人一齊外出未返，所以才會讓「紅K黨」的人入內爆竊。

阿生眞想不到，他們會這麼快就展開了行動。

也許是要趁主人家未返之前，動手替他們「搬屋」吧？——阿生看見那輛大卡車，就覺得「紅K黨」的胃口眞大。

阿生對彼得道：「我們可能來得太遲了，他們已經入屋了！」

彼得對他助手道：「通知大家收緊包圍網！」

彼得也明白阿生的意思，亦了解到現場上的情形。

他對阿生說：「爲了人賍並獲，還是等一等再動手吧！」

阿生也沒有意見。

事實上，現在湧上去，抓到了所有的竊匪亦未必有用。

根據目前美國法例，少一些證據，也難以將他們入罪。所以彼得說「等一等」，的確有理由。

阿生他們的車子早已熄了燈。

車內有無綫電通訊設備。他們一直與埋伏在街頭街尾，以及隣近街道的人，保持連絡。

阿生說：「他們的行動組可能有槍械，叫大家小心點！」

彼得道：「我們希望盡可能不要開火，否則後果實難想像。」

「我想主動，不想等了！」阿生忽然說道，「我們可以佯作夜歸人，反正那兒有三樓，也有四樓。這樣總好過呆等！」

彼得也知道阿生不是個「性急」的人，他的主意可能另有用心。

不過，彼得却担心有人在梯間把風，

那樣很容易與他們發生正面的衝突，甚至還可能被人挾持入屋。

彼得正待有所決定之際，阿生却在這時候，發覺二樓窗口有個人影幌動了一下，彷彿有人倒了下來，同時也傳出了一陣清脆的玻璃破碎聲。

由於距離和光綫的影响，阿生看不見是否窗門的玻璃受到破壞。

但是，那門前的大卡車之內，却衝出了二名大漢，直撲向梯間。

阿生道：「快通知大家，立即採取行動，可能是籠裏鷄作反！」

阿生說着，已自腰間拔出了手槍推開車門，衝了過去。

到底二樓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人知道，但是剛才那玻璃破碎聲，已肯定是二樓窗口傳下來的，因爲阿生現在可以見得到了。

那是一扇窗門的玻璃受到了破壞。

阿生率先衝上了梯間。

走在前頭的二名大漢還以爲是自己人，因爲當時梯間的光綫十分昏暗，竟未加注意。事實上大卡車內仍有人。

不過，大卡車上的人，却被彼得他們及時趕到，加以控制。

彼得等人是有備而來，大卡車上的人是事出突然，終於措手不及。

阿生獨自衝上去，一方面是乘人之危，另一方面是充份利用了對方的心理反應。因爲以當時的情況，對方很容易以爲在後面匆匆趕來的阿生，也是自己人。

果然，那二名大漢衝上二樓門外時，阿生也趕了上來。

「糟糕！」爲首一名大漢，推門而入時，情不自禁地尖叫了一聲。

他顯然看到了一些極不尋常的事，所以才會身不由主地，叫了一聲。

阿生尾隨而入，也見到了——地上躺了二具男子的屍體。

他們身上有血。

二名剛剛入來的大漢，也登時呆若木鷄。

他們甚至未有留意身旁的阿生，只因爲過份注意地上的同伴。

他們也迅速展開了行動——一個走向窗前，一個奔向屋後。

他們顯然想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希望及時截獲兇手！反而沒有理會到尾隨而入的阿生。

阿生這時已將手槍收回，蹲了下去，檢驗那二具屍體。

那二名年青男子都是中國人，看來同是被人槍殺的。

他們每個人都身中多槍，因此阿生發覺他們早已氣絕身亡。

阿生蹲在地上，回頭看看窗口，那扇玻窗璃門分明也是被子彈擊中以致粉碎。

正在窗前瞭望的一名大漢，這時正回轉身來，與阿生的視綫無意中碰在一起。

那大漢「咦」的驚呼了一聲：「你是誰？」

阿生緩緩地站了起來：「我正想追問你們是誰，怎麼你反而問我？」

「不要動！」背後突然有人用手槍指嚇阿生：「擧高你雙手吧！」

阿生早已知道，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他一邊擧起雙手，一邊故作驚奇地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們究竟是何方神聖？竟敢闖入我的家裏來殺人！」

「你原來就是這兒的主人？」由背後出現的人，正是奔去屋後查看之後折了回來的另一名大漢。

阿生硬住頭皮道：「想不到你們還有胆留在這裏。你們可知道誰通知我回家來的？」

二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顯得無限驚惶。

阿生又故意說：「是警方——警方通知我回來的！」

二名大漢果然心感不妙，立即想奪門而逃。

但是，彼得已帶了一隊荷槍實彈的警員，自梯間衝了上來。

二名大漢當初只求及時脫身，現在竟然前後受敵，進退失據。

因爲阿生看見他們急急衝出去時，也拔槍指嚇着他們。

一干人等，重行入屋。

彼得與阿生分別在屋前屋後展開一番搜索，找不到第三個人——除了躺在地上的那兩個人之外，沒有第三個。

阿生很奇怪，這屋子並無後門，爲什麼兇手會逃得這麼快？

大卡車上只有一名司機，也是個中國人。他也被彼得的助手押了上來。

毫無疑問：這五個人同是「紅K黨」黨徒。

五個人之中，兩死三生。

三個「紅K黨」黨徒面對阿生他們，雖然顯得忐忑不安，却無懼色。

彼得問他們：「你們可認識地上的兩個人！」

「……」三個人竟然不作聲，六隻眼睛互相交望着。

阿生笑道：「你們不必裝蒜了，我們已知道你們同屬紅K黨。」

三個人面上紅了一紅。

阿生又說：「你們到這兒來，目的是爆竊，可惜得不償失。也許可以說，你們中了人家的詭計。」

三個人仍然沒有話說。

阿生問道：「誰是羅拔？我知道，你們行動組的主任叫羅拔！」

各人仍默然無語。

彼得生氣地說：「看來你們不但要負上爆竊的罪名，還要承担殺人的罪名。」

阿生道：「說你們謀殺同伴，企圖獨吞賍物，法官也一定相信！」

各人面色大變。

彼得喝道：「我再問你們一次：誰是羅拔？」

「是他——他就是羅拔！」一名大漢終於忍不住指了指地上一具屍體。

阿生和彼得同時呆了一陣。

躺在地上的羅拔，看來只有二十四五歲左右，身裁高大，一身黑色夜行裝束，一支手電筒，一支手槍，仍留在他屍體一旁。

阿生問其他二名大漢：「羅拔就是帶你們來此爆竊的人麼？」

三個人同時點了點頭。

阿生這時才正式告訴他們：「這可能是一個陷阱，有人故意令你們跌入來，我已知道這情報是范令提供的，只有他最清楚誰是主謀者。」

彼得於是將其中一人帶走，他要他帶路去找范令。

洪門帖　廣邀黑帮首腦

這是「紅K黨」的總部。

范令正在接聽一個電話。

電話是由「紅K黨」首領洪羽撥來的。洪羽在電話中的聲音，表現得一片焦急。他對范令說：「你今晚那項情報是誰提供的？」

「黑仔。」范令也知道事情可能壞了，「發生了什麼事？大哥。」

洪羽說：「羅拔他們失手了。」

「嗯！怎麼會——」范令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洪羽沒有等他講完，就說道：「目前我仍未知現場的情形，但肯定事情不對勁。你小心點，萬一警方來了，也不必太過慌張，因爲你根本不在場。明白嗎？」

范令正待答話，外面已有人敲門。

「紅K黨」總部之內，除了范令之外，還有二名黨徒在着。

那二名黨徒之中有一人想去開門，但被范令叫住：「問過是誰，才好開門！」

然後，范令又在電話中對洪羽說道：「他們可能找到來了。」

洪羽道：「你小心應付，大概不會有事的，回頭給報個平安！」

電話掛斷了。

門外來人果然是警方的人。

一名警探揚聲表示：他們持有入屋搜查手令前來，要屋內人立刻開門。

范令及時過來，低語二名黨羽道：「小心說話，不必害怕！」

范令親自開門，讓警方人員入來。

警方人員向各人宣讀了警誡詞之後，便展開一連串的搜查。

稍後，阿生和彼得也來了。

阿生認得范令，反而范令不知道阿生曾在賭場中注意過他。

「你是范令，我們在石地堂架步中見過了。」阿生說完又問：「你可知道今晚發生了什麼事？」

范令故作迷惑地搖搖頭說道：「不知道！」

阿生道：「在地下賭場中向你提供情報的人是誰？」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范令怔怔地說。

阿生苦笑一下：「你這笨蛋！中了人家的毒計，竟然還在自作聰明，即使我們不理，只怕洪羽這一次也決計不會放過你的！」

「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一概與我無關。」范令又指指二名「紅K黨」黨徒，說道：「他們可以證明，我一直獃在這裏，未離開過半步。」

阿生道：「你當然不可能殺死你的同伴，雖然你與他同是洪羽的左右手！」

「什麼？」范令一直只以爲是爆竊案，想不到阿生剛才一番說話之中，竟然會提到「殺死你的同伴」等字眼！

阿生道：「九十七號二樓的確擺了空城計，可惜裏面並未有你們想要的東西，只是一個死亡陷阱！」

范令怔怔地問：「你的意思是——羅拔死了？」

「是的，給你的情報害死的！」阿生盯住范令，又說道：「你上了人家的當，還以爲立了個大功！你實在是個笨蛋！」

彼得這時才插咀道：「除非你肯合作，否則，我們惟有將你帶走！」

「我根本不知道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你叫我說什麼好呢？」范令道。

阿生說：「在地下賭場向你提供消息的，是誰？」

「沒有人向我提供什麼消息啊！」范令很固執，仍在裝蒜。

阿生道：「我們假如將你抓走，等於帮了你，因爲看佈局，有人正在逐步消滅你們紅K黨的每一個成員，可惜你還以爲自己很會掩飾！」

范令想了想，竟然說道：「對不起，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不過，我是美國公民，我知道我有權致電我的律師。」

「你當然可以這樣做。」彼得說，「但是，我們仍在搜索，還未決定是否應該將你帶走。所以你也不必急於通知你的律師。」

這時候，奉命在屋內展開搜索的警員和探員們，已紛紛向彼得報告，他們一無所獲。

這是「紅K黨」總部，但在美國，這也不算是犯法。

警方要找的是賊賍。

在彼得他們想像中，過去「紅K黨」做了不少案件，一定有不少賍物留下。但是，結果一件可疑的物品也找不到。

彼得只好承認失敗地說：「今晚算是你們一場造化！」

阿生則正色說：「假如你們還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話，在想通想透之後，別忘記特別小組辦事處的電話號碼！」

彼得瞪了范令一眼：「告訴洪羽，羅拔和沈果二人，等着他到殮房去認屍！至於蔡斯他們，將會被我們起訴！」

范令自然明白，羅拔正是率領「紅K黨」行動組人員去幹爆竊勾當的首領之一。聽了彼得的一番說話之後，他也明白到羅拔與沈果二人已不幸喪生，只有蔡斯等三人生還。

不過，儘管如此，范令還是不明白，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甚至以爲羅拔是被警探所殺。

× × ×

警方沒有逮捕范令，但却暗中派人監視他。

另一方面，阿生實在有些後悔，假如他當時看看那個與范令說話的人是誰，這時候就不必太過傷腦筋，然而他當時却怕打草驚蛇，連瞧他一眼也沒有。

根據阿生初步忖測，那個向范令提供「情報」的人，分明是「存心靠害」，目的是要令「紅K黨」的人墮入「死亡陷阱」中。

這件事似乎越來越加複雜了。

首先是阿花被殺害，然後有人致電特

別小組，要警方放出疑犯黎秀和劉祖尼。

但是，這二名「紅K黨」黨徒，根本沒有足够的殺人證據。

於是警方開始注意唐人街這一股黑勢力；根據初步調查所得的印象，「紅K黨」只是一個爆竊組織而已。

「紅K黨」表面上「與世無爭」，跟其他帮會「河水不犯井水」。

但是事情發展到目前這境地，似乎又有了另一個印象。

這新印象就是，有人要有計劃的，將「紅K黨」消滅。

「紅K黨」全部黨徒不足三十人，現在被警方拘留的，已有二人——黎秀和劉祖尼。

在九十七號二樓的「死亡陷阱」中，再死了兩個，前後已有四人。再加上已被警方暗中監視的范令等人，實際上「紅K黨」的活動已陷於癱瘓狀態之中。

洪羽不知道有何感想，他的左右先鋒，最少死了一個，另一個又被警方盯死。

現在警方一直等待着范令的行動。

阿生和彼得估計范令下一步行動可能有二：一是去找那個提供情報的人。二是去找他的首領洪羽共商對策。

究竟那一個帮會與「紅K黨」發生了衝突？

警方想像到這是「唐人黑帮的另一種明爭暗鬥的方式」，是大有道理的。

但是由於事情的發展，一直在出人意外，所以阿生也注意到另一種可能性的存在。

例如「紅K黨」之內，有派別之分，於是有人暗中使用毒計消滅異己。

因此，警方繼續盤問已告落網的黎秀與劉祖尼二人。

另一方面，阿生却採取了主動，遍訪唐人街一些較可靠的綫人。

此等綫人，大多數是一些食物館的侍役。

綫人們承認「紅K黨」經常收購「情報」，例如唐人街誰比較富有，那一家店子的收入較好……等等，顯然是爲了「發財」。

當然，「紅K黨」派人收購「情報」，是付出酬勞的。

酬勞之多與少，全要看看「情報」是否可靠，最後的收穫是否豐富而定。

「紅K黨」這個組織的收入究竟有多少？這也是唐人街內各黑帮之間紛紛猜測的「有趣問題」。

有人認爲「紅K黨」的收入難以估計，甚至猜測他們的收入可能是各黑帮之冠。因爲其他帮會的收入，大多靠開賭，收保護費等等，而此等收入是有數得計的。

但「紅K黨」靠爆竊的收入，從來外人無從估計。

尤其是他們的非法「業務」，擴展到唐人街以外地區，每次所得的「橫財」究竟有多少？除了他們的首領之外，沒有人知道。

「紅K黨」由於不收保護費，不與其他帮會爭地盤，所以，他們的「人緣」應該不錯。到底那一個帮會的人與他們過不去？

阿生經過了一番明查暗訪之後，所得的收穫也是有限。

「紅K黨」不但成爲警方注視的對象，也成爲唐人街華人社會議論紛紛的對象。但是，身爲「紅K黨」首領的洪羽，始終未見露面。

相反，監視范令的警探，已有消息回來了。

范令顯然知道被警方監視，所以一直沒有任何行動。

但是，負責監視他的警探，却知道他不斷撥電話到外面去求人。

由於美國發生了「水門事件」之後，法庭不輕易批准警方裝置偷聽設備，所以范令到底致電找過一些什麼人，警方亦無從獲悉。

不過警探們很有耐性，一直在等。他們知道范令遲早會有所行動。

入黑之後，有人走到「紅K黨」總部來。

這個人穿得整齊，態度神秘，開着一輛大房車，行色匆匆。

十分鐘左右，負責監視的警探，又見到那人由裏面出來。

但是，其中一名警探立刻感到不大對勁，於是對他的同伴說：「我覺得剛才進去的人走路的姿態並非如此，你小心用望遠鏡多看一眼吧！」

做警探的一定要胆大心細。剛才那警探就是够細心，所以才注意到那人的走路姿態，同時又由於隣近的街道環境十分昏暗，要距離這麼遠看得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一名警探所用的望遠鏡，却是配有紅外綫的一種，也就是即使在黑暗中也可以一目瞭然的一種。

果然，在紅外綫望遠鏡的透視之下，發覺了其中秘密。

「快通知彼得他們，范令化了裝！」手持望遠鏡的警探說完話之後，就開車追踪。

另一名探員隨即開動了無綫電通訊器，與特別小組辦事處連絡。

阿生和彼得接到消息後，急忙趕來，沿途他們用無綫電通訊器互相通話。

阿生怕打草驚蛇，吩咐正在跟踪的警探，報告行車路綫，方向以及對方那輛大房車的車牌號碼和顏色等等。

阿生要採取「接力追踪」的方式。

因爲就眼前的表現看，范令的警覺性也極之高，否則他就不會想出這種「掩眼法」。

阿生在較前的路口，停車等待。

不久，果然有一輛淺色大房車匆匆轉彎駛入了這一條街道。

大房車急急煞停於道旁。

車內竄出了一個人——此人正是范令，不過髮型，衣飾等等，都與原來的有別，毫無疑問，他已蓄意改頭換面了。

他離開了原車之後，閃電似的，攢進了另一輛較小型的跑車之內，急急開走。

他的動作飛快！要不是阿生他們老早用無綫電互相連絡，即使後面有警車追踪而來，只怕也會被他瞞過了。

阿生若無其事地追踪上去。

街道上很多車輛來來往往，所以不易發覺誰跟踪誰。

范令開着跑車左拐右轉，仍不斷回顧，他顯然已經知道被人跟踪，所以剛才才會有「閃電換車」這一着。

然而現在，他似乎有點洋洋自得地笑了笑，因爲他再也見不到跟踪他的警探那輛黑色房車。可惜他不知道「一山還有一山高」，擺脫了原來的警探，却瞞不過阿生他們。

阿生跟了幾條街，始終保持一定的遠距離，目的是免使對方疑心。

范令終於停了下來，從跑車跑了出來，進入一間酒吧去。

阿生對彼得道：「我等在這裏，你進去看看好嗎？你是美國人，不容易引起注意。」

彼得於是落車走進了酒吧去。

范令正在櫃枱之前的圓櫈上坐了下來，跟酒保打招呼。

酒吧是美國人開的，酒保也是美國人，范令何事來此？

彼得覺得范令來此的目的不外有兩：一是掩人耳目，二是找人或者打聽消息。

果然，范令坐下之後，一邊向酒保討酒，一邊低聲問：「見過波比麼？」

「你是誰？」酒保反問道。

范令付了高出數倍的酒錢：「我是波比的朋友，有要事找他。」

「你知他綽號麼？」酒保顯然不太信任這位不速之客。

范令道：「他綽號叫黑仔，你放心，我絕非警方的人。」

「他一直未見出來，可能躲在家中避風頭。」酒保遞上了一杯酒，就像跟熟客搭訕一樣，低聲耳語着說。

彼得因爲坐得較遠，酒吧中人聲吵鬧，他竟聽不清楚對方講些什麼。

范令向酒保討了一個地址——那是「黑仔」波比的居處。

× × ×

范令以爲神不知鬼不覺，開車悄悄來到了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

這是波比的居處。

波比綽號「黑仔」，大概是由於他的皮膚黝黑之故。

他是土生的美籍華人，父母早亡，留下他一個人在社會上打滾。

可能由於個人的際遇和環境使然，令到波比一直以來，活躍於低層社會之中。

他既是警方的黑社會綫人，也是專向范令這一類人出賣「情報」的「消息靈通人仕」。

總之，只要能賺到兩餐，波比一切都不會計較了，表面看來，他是個壞蛋，亦即黑社會中俗稱的「兩頭蛇」。

其實，仔細想深一層，這是個社會悲劇的典型。

范令在門外稍作張望，然後摸摸腰間那支實彈的手槍。

他花了不少工夫，才查到波比的門路；從其他綫人口中，從無數的電話追索中，千方百計，他才查到了這一點點門路。

他花了不少金錢，說了不少的謊言，才可以獲得那酒保的信任，查到了這個地址。

他希望波比就在裏面。

萬一不在又如何？

那麼，他要設法入內，然後花點耐性，等他回來。

他知道這兒只住了波比一個人，知道這住址的人少之又少。

波比一定要回來睡覺的，等到天亮他也要等下去。直至見到他爲止。

范令主意拿定，便轉扭門環；但門已上了鎖。

俯視下，門脚沒有燈光透射出來，這表示什麼？表示主人家睡了，還是外出？

范令一直沒有意思去敲門，因爲敲門的結果他已想像得到；一是波比在門內問「誰啊？」一是他担心警方的人來了，立即悄悄由後門或窗口逃了出去。

所以，范令只用自備的百合匙，將門開啓。

身爲「紅K黨」第三把交椅的范令，自然對開鎖這一門技藝不會陌生。

門開了。

裏面一片黑暗！

黑暗到連一點兒光綫也沒有。

范令憑他的經驗——夜盜的經驗，可以感覺得到窗簾一定是落下了。否則不可能連街外的光綫也無法透入。

范令很聰明，他入來之後，除了順手迅速將門關上之外，還閃到一旁。

他這樣做，也是有目的的，萬一有人在大門這邊開槍，也可以躲過被擊中的危險。

他定了定神，側耳傾聽，按兵不動，一方面他要令自己對黑暗環境的習慣，另一方面要聽聽室內有些什麼動靜。

屋內似乎沒有人，連鼻鼾聲也聽不到一絲兒，大概不會有人正在睡覺吧？

范令是有備而來。

他亮起了一支小電筒，在屋內照射了一遍，果然見不到人影。

這是典型的王老五居住單位。「廳」與「房」連在一起；甚至厨房也在一角，根本一個空框之內，無分彼此。

范令那支小電筒的光圈停在一張凌亂的床上，上面空空如也。

范令感到失望。

他左手握住一支手電筒，右手却握住一支手槍，對住前面，電筒的光圈移到何處，手槍的槍管也跟住它一起移動。

范令的手指已按住機掣，隨時準備開槍。但是，他在失望中竟然找不到射擊的目標。

他只好改變主意，利用電筒去尋找燈掣。

他亮了燈，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先行了解這屋內的環境，因爲他不知道要在這兒等上了多久時間。

亮了燈之後，他的神色在刹那之間變得無限緊張。

他想轉身之際，竟然見到了一個人。

那人伏在地上，被一張矮脚几子遮住！但范令仍然可以發覺他的存在。

范令重新將手指按上機掣，大有一觸即發之感！然而那個人却動也不動。

他終於看清楚了，當他轉了另外一個角度之後，他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那是一個已經死去了的人——一具屍體而已。

范令舒了一口氣。

他走了過去，俯視之下，發覺地板的死者並非別人，就是他要找的「黑仔」波比。

波比伏在地上，背上有血。

范令感到迷惑！誰比他更先找到波比？為什麼要殺死他？

范令正在想，突然門在動——似乎有人推門而入。

波比的臉側着貼在地板之上，雙眼直瞪瞪的，死狀可怖。

范令在心理上已感到下意識地恐懼，所以門聲一响，他已舉槍欲射。

然而，門「呀」一聲開啓了，人却不見。

「誰？」范令忍不住揚聲問道。

但是沒有回音。

門外一片昏暗，什麼也見不到。

這是貧民住宅區，環境相當黑暗，燈光不多，在心理上已給人一種恐怖感。

范令記得進來時，他已順手將門關上了，為什麼忽然之間會打開？

范令儘管心情緊張，但總算沒有因過度惶恐而開槍。

任何人在這種陌生環境之下，面對着一具眼瞪瞪的死屍，加上門聲「呀呀」，相信都會為之吃驚不少。

范令雖然有過夜盜經驗，仍難免忐忑不安，心存恐懼。

他站了起來。

走到門後，想將門關上。

突然之間，有人叱喝一聲：「范令，快把雙手舉起，扔掉手槍……」

他的反應十分迅速。

眼前所見，門外有人影幢幢！這扇大門顯然不是自動打開的。

耳中所聞，叱喝聲來自後面。

後面根本沒有人，有的只是一個不會活動的死人，這點范令最清楚不過。

然而，那聲音分明來自窗外。

范令連想也沒有多想一下，反身就開了一槍，這邊却順手將門用力一推，「砰」的一聲，將門重新關上了。

槍聲响過，子彈穿過了窗簾，將窗門的玻璃轟至粉碎。

范令知道被包圍，迅速竄向屋後。

然而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住宅單位，只有前門。

「砰砰砰」一連响了三槍，門鎖被外面的人擊至脫落。

范令也開槍還擊。

但是，門還是再次被人踢開了。

門外有人揚聲叫了進來：「范令，找們是警方人員，你已被包圍了，快棄械投降。」

其實不用多說，他也知道那是警方的人；只是對方如何知道他是范令？又怎會知道他在這裏？范令眞想不通。

窗外沒有動靜。

他想過了，假如剛才那一槍，他能擊中埋伏在窗外的人，他便存有一綫生機。

他立即再開了一槍。

不過這一槍並非擊向窗外，也不是門外，而是天花板下的電燈泡。

燈光立即熄滅。

因為燈掣就在門旁，他無法過去按動燈掣，只有憑眼力和子彈了。

室內又變得一片黑暗。

范令彎腰急行，竄向窗口。原來他製造黑暗的環境，亦無非為了利便逃走。

窗簾一直是落下的。

他揭開少許，往外望，見不到有人。

那是他唯一的出路了。

於是他不顧一切，越窗而出。

他似乎很幸運，因為有一扇窗門是打開了的。他可以不動聲色地，由那邊爬出去。

他希望剛才那一槍收到預期的效果，就是將埋伏在窗外的槍手擊倒。

現在看來一切已如他所料，因為窗外沒有動靜，他探首出外四望，也見不到有人。

假如剛才有人被他擊倒，人呢？屍體呢？

然而范令已無暇去想這一切了。

他首先爬了出去。

但是，他雙足還未着地，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條人影，將他整個人撲倒地上。

那人拚命握住他的右手，與他扭作一團，在地上掙扎着。

他的右手就是握住手槍的手。

他想開槍，雖然明知這方法不可能將對方擊倒，他還是希望先放一槍，即使擊不倒對方，也可以起一定的阻嚇作用。

只要對方稍為鬆弛，他便有機可乘。

但是，他無法扳動手槍的機掣！因為對方緊緊握住了他的手腕，令他整條手臂都麻木了！所以無法運勁。

糾纏中，范令被人重重地擊了一拳。

他也不知道對方如何能騰空一隻手出來，竟然擊中了他的下頷。

他彷彿昏了一陣。

當他清醒過來時，對方已將他的手槍奪了過來。

以其說是「玩魔術」，不如說就像大人和小孩子打架一樣。

事實上范令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甚至可以說，他是一個極兇猛的人；但是不知怎的，他面對這個對手竟然將他當作孩子一般。

「站起來吧！我們玩完了。」那人用范令的手槍指住他，命令他站起來。

范令當然不敢妄動，他最了解自己那支是一支實彈手槍。

他乖乖的爬起來，站定了。

那邊人聲哄動。

彼得帶領其他人趕過來。

最少有幾支電筒的光綫，投射到范令的身上！面上！令到他無法張開雙眼。

站在范令面前的，並非別人，原來就是阿生。怪不得肉搏之時，他完全不是對手。

阿生學的是中國武術，懂得如何運勁用力，也知道了穴道之所在，與范令只得一身蠻力，自然不可比擬！

范令輸得服服貼貼的，被押返屋內。

屋內一片黑暗，警方人員將另外一支燈光亮了起來。

警方大批人員聞訊趕到現場；法醫官亦應邀而來，為死者作初步檢驗。

阿生對范令說道：「在地下賭場之內，向你提供九十七號二樓情報的，就是他麼？」

范令瞪住地上波比的屍體，點點頭。

阿生又說：「你們紅K黨與這個人有什麼過節？」

范令垂下頭來，輕輕一搖。

阿生道：「現在似乎很明顯，你們中了人家的毒計，但想害你們的並非此人，而是另有其人。那個幕後人是誰？」

「我不知道。」范令說，「本來我想找波比問個明白，可惜又來遲了一步。」

阿生說道：「如果你早說出他的名字，他可能不會死，但是現在，你等於間接殺死了他。」

「坦白對你說，我們不想你們先找到他。這件事關係到我們紅K黨的存亡！」范令又說道：「正如你所說的，他們似乎存心與我們作對到底，一切顯得非常有計劃。」

阿生和彼得都有經驗，所以他們只瞥了那具屍體一眼，就知道不是范令所殺；首先是他們一直暗裏跟踪范令而來，但事前全未聽到槍聲，直至他們與范令對峙，槍聲才先後的响起來。

其次就是屍體上的血液，明顯地乾涸了；這等於間接說明，死者已死去多時了。自然就說明死者之死與范令無關。

范令知道這一次遇上了一個强對手，但事前絕難想像到阿生如此厲害

他對阿生說：「閣下可就是已退休的鐵拐俠盜呂偉良師父的高足？」

阿生笑了笑：「這有什麼關係？」

「我聽過阿生這名字，但從來未見過其人！」范令瞥了阿生一眼，「坦白說，我從未遇上一個像你這麼强的對手。」

「也許這就叫做邪不能勝正了。」阿生看了他身旁的彼得，會心地一笑。

阿生又回顧范令道：「洪羽在何處？如果你够聰明的，最好爽爽快快，跟我們合作，否則吃虧的還是你和你的同伴。」

范令眨着眼睛，若有所思。

彼得在旁說道：「你可以不說，但你現在已不可能去找你心目中要找的人，因為你已被我們拘捕了。」

阿生道：「趁有時間，告訴我們，洪羽在什麼地方啊？」

范令仍在支吾着。

阿生又說：「別忘記，你已接受過一次教訓，你不能一錯再錯，因為除了我們之外一定還有人正在四下裏找你大哥。」

范令吶吶地說：「坦白告訴你，我也不知他在何處；每次他只是用電話與我連絡。如果你們想找他，只有一個辦法。」

彼得立刻就問：「什麼辦法？」

「讓我返回我們的總部去，他每天總有幾次撥電話到總部去找我。」范令說。

阿生和彼得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道：「我們不必一定要找到他，反正他死了亦與我們無關，不過，你不妨設法通知他一聲，兇手下一個殺人的目標極有可能是他。」

范令有點喜出望外：「你的意思是：可以把我放走了。」

阿生搖了搖頭，道：「不！沒有這個可能。」

「那麼，我如何設法通知他呢？」范令道。

「你可以通知你的同伴。這只是我們的忠告，你聽與不聽，這是你的事。」阿生又說，「其實，我們將你帶回警局去，等於做了一次好事。只要證明你不是殺死波比的兇手，最多告你持械抗拒警方的合法拘捕而已，另一條罪也許就是：未經許可，擅入他人住宅。」

彼得也說：「你如果不怕死，大可以通知你的律師到警局來，將你担保出去！不過我要提醒你，那是非常冒險的事。」

「謝謝你的關心，也感謝你提醒了我。」范令說道。

警方人員繼續在現場展開搜索。

柢據警探的初步資料，有人認出波比是警方一名綫人。

負責與他連絡的一名警探形容波比是十分狡猾的綫人；這並非表示他的情報失準，只是他是個標準的「兩頭蛇」。

這邊他剛收了警方的綫人費，那邊他可能及時通知即將被捕的黑社會歹徒，以取得另一份酬勞。

就憑了這一手，警方已有理由相信他被人從中收買。

因為波比是個頗有「名氣」的黑社會綫人，所以經他的口向范令提供「情報」，必然更易令到「紅K黨」上當。

從種種跡象顯示，分明有人要「紅K黨」逐步走向滅亡！——最低限度，這是彼得他們目前的一種想法。

到底「紅K黨」是跟那一幫人「有仇」呢？

范令向阿生他們表示：並非他不肯合作，事實是想不到有那一些人跟他們過不去。

阿生想起那個「警告電話」，再看看事態的發展，便開始感到有些迷惘。

那個要脅警方放人的電話，曾令阿生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那是「紅K黨」的人所為。於是由那時候開始，特別小組的人便四出搜索「紅K黨」。

但是，萬萬想不到，「紅K黨」的人竟然一死便是兩個。

現在連綫人波比也死了，便變成「死無對證」；警方無法查出到底誰收買波比放出「假情報」，陷害「紅K黨」人。

情報本來也不算是假的，九十七號二樓那一家人，的確全部外遊未返，他們根本不知道家中出了這麼嚴重的命案。

事後警方雖然找到了兇案現場的主人，但他們已證實與此事無關。

顯然有人利用這份情報，作為計劃的引誘，令「紅K黨」上當。

究竟誰人設計這個「死亡陷阱」？

目前波比之死，是否亦與此人有關？

阿生他們經過了一番分析之後，肯定兩者之間必然有關。

道理十分簡單，殺死波比的人，目的是為了「滅口」，以防「紅K黨」的人找到死者，追尋主使他的幕後人。

看來這個幕後人也够心狠手辣。

波比這個綫人死了，阿生又一次陷入五里霧中。

彼得把阿生拉過一旁：「看來我們又要放長繩，釣大魚——」

阿生明白彼得的意思：「你可是要放走范令？」

「是的。」彼得道：「兇手極有可能

再一次出現，所以我們值得冒這個險。」

阿生道：「這麼輕易放走他，他會提高警覺，我們未必有收獲。先帶他返警局，相信會有人來保他出去。」

「這件事究竟怎麼搞的？」彼得嘆着氣說，「爲什麼一下子死了這麼多人？」

「如果我們找不到原因，抓不到兇手，看來還有人會死下去。」

「你以爲我們應該怎樣做？」

「很簡單，如果不嫌麻煩，派人跟踪每一個紅K黨徒，派人暗中保護他們，相信兇手會再出現。」阿生又說，「下一個目標，我正担心可能是洪羽。」

「但聽范令的語氣，洪羽巳有所準備，我們也找不到他，兇手如何找到他？」

彼得忽然又問：「你以爲殺阿花的，是否與殺死三個男人的也是同一兇手？」

「即使不是同一兇手，也是同一帮人所爲。這點似乎可以肯定了。」

彼得最担心的，並非可能繼續有人死亡，而是唐人街黑帮的仇殺，從此連綿不絕。

紐約警方之所以委出這個特別小組，目的無非爲了令到唐人街能安靜下來。想不到彼得他們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挑戰。

他們無法預料到以後有些什麼事情發生，但肯定波比絕不會是「最後一個被殺的人」！

× × ×

根據警方化驗報告，殺死少女阿花的兇槍可能是一支來福槍，因爲子彈是來福槍的子彈；但威力稍低，所以軍火專家認爲，兇槍極有可能經過了改造。

等到「紅K黨」二名黨徒同時被殺之後，根據彈導學化驗，發覺殺死二名紅K黨徒的，竟然又是同一支兇槍。

現在專家又從死者波比的身上取出了另一枚子彈頭。

經化驗之後證實，完全與前兩案的彈頭一模一樣，肯定是同一兇槍所發射。

科學進步，日新月異。殺人的方法也隨着千變萬化。但是，子彈頭身上的彈道紋，就像每個人的指紋一樣。即使兇手更聰明，暫時還無法可以令它有所改變。

每一支槍，即使用最先進的機器製造，槍管內的「紋」，只要用放大鏡加以分析，就會發覺支支不同。

因此，每支槍所射出來的子彈，由於熱力的壓迫，當鉛製的彈頭，通過槍管的時候，就會無可避免地，留下一條條的「紋」。

所以專家們的分析，絕不可能冤枉。

現在巳證實那不知名的兇手，先後用同一支槍，殺死了四個人——阿花、「紅K黨」黨徒羅拔和沈果、「黑仔」波比等四個人。

下一個是誰？

彼得他們忖測，極有可能是「紅K黨」裏面的人，尤其是身爲首領的洪羽。

警方想保護洪羽，無奈他一直不肯出現；連「紅K黨」內的人也不知其下落。

正當阿生和彼得等人感到納罕之際，黑社會幾人傳來一項消息。

消息指出，由洪羽出名發出的一份「洪門帖」，廣邀唐人街各帮會領袖，出席一次「座談會」！

毫無疑問，「座談會」只是美其名而巳，實則是一次黑帮大會。

阿生和彼得獲悉此事之後，也感到意外。

他們繼續與幾人秘密連絡，終於查出了洪羽訂下的地址。

洪羽在「洪門帖」上提議，各黑帮首領到唐人街一間菜館「茶聚」。

據稱：這樣 以掩過警方之耳目云。

因爲茶館茶樓乃公衆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到這兒來，警方不會注意。

唐人街的龍門茶樓是吃晚飯著名的茶館之一，也有午茶。但洪羽約會各黑帮首領的時間是下午入黑之後，那是晚飯的時份。

阿生覺得這件事似乎有些奇怪，爲什麼洪羽忽然會有此打算？是爲了向黑帮首領們「投訴」，還是另有目的？

由彼得所領導的特別小組，立即進行一連串的準備工作，因爲他們無法預料這次黑帮「盛會」的結果。

阿生的想法有二：一是洪羽公開要求各黑帮首領援助。二是正式要求加入「大家庭」。

所謂「大家庭」是唐人街黑帮的暗語，意思是指唐人黑帮聯盟。

由於一連串的大屠殺事件曾引起紐約警方的注意。因此警方才會派出「特別小組」長駐唐人街之內。

「特別小組」的正確讀名應該是「唐人街特別罪案處理小組」，直屬紐約警局。負責人是彼得，他直接向局長負責。

阿生是「客串」性質，名銜則是「顧問」。其實這是紐約警局韋倫探長的主意，因爲他曾與阿生合作過，知道他了解華人，於是向局長建議，由局長正式向國際特警組要求「借人」。

三藩市唐人街發生了「金龍酒家大屠殺」事件之後，歪風吹至紐約；於是黑帮爲了本身利益，便展開了明爭暗鬥。

但是，自從「特別小組」進駐唐人街之後，他們一再受到挫折。

於是一些黑帮元老深感這樣不是辦法，有人提議以後凡事用談判方式去解決，這樣不但可以減少警方干涉，也減少傷亡，對大家都有益。

自此之後，便有所謂「大家庭」這名堂出現，其實這只是黑帮的大聯盟。

儘管如此，黑社會人物的好勇鬥狠本性難移，他們還是常常講打講殺。

警方自得到「洪門帖」消息之後，分頭偵查各黑帮首領的反應。

結果也頗令阿生他們感到意外。

各黑帮首領們，因爲洪羽態度未明，大都抱觀望態度。

也就是說：各黑帮首領還未決定屆時是否親自出席參加。

但無論如何，他們的決定未能影响阿生他們的預防措施。

他們幾乎每天都派人到「龍門茶樓」監視。

龍門茶樓方面也確實接到了一張訂單，有人要在指定日期，訂下二樓一間貴賓廳，宴客的人自稱姓「洪」。

由於「洪門帖」只用秘密傳送方式，所以沒有人敢肯定這是洪羽的邀請。

因此，黑帮之中，很快也有人向「紅K黨」的人打聽。

但是，因爲洪羽躲了起來，黨徒們都很少見到他，所以也無從證實。

換句話說，黨徒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首領有是項邀請。

各黑帮首領覺得，洪羽不敢出面，可能是有他的苦衷。

「紅K黨」經常受到不明來歷的襲擊，至今爲止最少巳死了三人，但兇手至今仍未找到，憑此看來，洪羽可能要知道，兇手是不是唐人街黑帮中的人？然則，爲什麼專要對付「紅K黨」？

假如洪羽爲了澄清此事，各黑帮首領實有親自應邀出席，向洪羽作道義上的解釋之必要。

洪羽的眞正目的，當然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從時間和目前情況忖測，各黑帮首領似乎巳猜中了幾分。他們之中，有些巳決定不出席是項會面，只派代表前往。

× × ×

不但警方感到有興趣，就是唐人街的黑社會中人也感到很有興趣，因爲洪羽巳失踪了相當時日，如今竟自動出現。

那天，也就是「洪門帖」上列明的日期。

約定的時刻未到，龍門茶樓巳有黑帮代表出現於貴賓廳之內。

警方也在秘密監視一切，以防不測。

美國法例是容許人民集會結社的，所以黑帮代表亦無須閃閃縮縮。

大家都在等，希望見到洪羽，更希望知道他的意圖。

彷彿有一塊肥肉突然間要出現，各人正在虎視眈眈。

洪羽一直未出現，而約定的時間，一分一秒地接近了。

沒有人知道等一會兒將會有些什麼事情發生。

巳到達龍門茶樓貴賓廳的黑人物們，正在議論紛紛。

他們猜測洪羽可能將「紅K黨」的利益公開，但要各帮會之間提出若干支持他的保證，事實上，這正是近日傳說得最厲害的一項傳言。

警方也相信，洪羽正在向各黑帮「求和」。

「紅K黨」有沒有加入「大家庭」，警方也不大清楚。

不過，憑常理推測，「紅K黨」可能不是「大家庭」的成員之一，主要因爲他們並沒有在唐人街之內佔有任何地盤或利益。

然則，這一次洪羽會不會順便要求加入「大家庭」？

假如眞的如此，這次的約會，就變得平淡了。

警方的想法是多方面的。

首先他們注意每一個進入龍門茶樓的食客，由昨晚開始就派人暗中監視，因爲他們担心有人携軍火入內。

另一方面，特別小組又派人秘密與龍門茶樓的老闆取得默契，派了一批警員，扮成各種員工，分別在暗中監視。

此等探員分別在廚房，樓面以及各廳房之間，小心每一個出現的人。

他們並不限於列入黑名單的黑人物，而是每一食客。

本來警方只要光明正大地，派出一些武裝警員駐守，即可起阻嚇作用，但阿生認爲這樣反爲不妙。

第一，這樣會打草驚蛇，洪羽可能不來了。

第二，這樣等於告訴洪羽，警方巳經獲得是項情報。

所以，警方裝蒜到底，佯作不知，只派人暗中監視。

被派入龍門茶樓的探員們，都巳配備了無綫電通訊機，也有手槍，以防不時之需。

警方同時又在龍門茶樓對面一個住宅單位之內，設下之臨時指揮總部，以防萬一需要增援時鞭長莫及。

一切佈置得十分周到，但阿生仍然不放心！

他和彼得不時用望遠鏡，由二樓窗口的隱蔽處，監視對面龍門茶樓的情形。

約會時間是晚上八時正。

現在巳是晚上七時五十五分了。

還有五分鐘，但身爲主人家的洪羽，始終未見露面。

「賓客」們都難免有些焦急。

此等賓客都是唐人街黑帮中人。

他們有些是代表，有些是應邀而來的帮會首領本人。

洪羽發出請帖時巳聲明這是他做東道主請客，所以那間貴賓廳也只用「洪先生請客」的名義掛牌。

洪羽的一些「紅K黨」徒巳到場招呼各嘉賓，但他們只說：「奉命而來」，沒有人親自見過他們的首領。

至於如何「奉命而來」？

據說，洪羽只用電話指示他們，必須在七時半到達龍門茶樓。

連派來假扮成侍役的探員，也感到有些不耐煩起來。

八時正了，洪羽連人影也未見。

「他究竟來不來？」一名黑人物粗魯地質問一名「紅K黨」徒。

「對不起，我眞的不知。」那黨徒只是接到電話指示而來。

有人開始生氣了。

「他媽的，這是什麼搞的？我們走吧！」一名黑人物說道：「姓洪的分明在戲弄我們。」

「是的，我們不會再上當了，叫姓洪的小心他自己……」

豈料話猶未完，突然，有人的面色大變。

有人不知爲什麼呻吟起來，更有人倒在地上打着滾。

剎那間也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況非常混亂。

奉派到這兒來「客串」侍役的探員，互相交換着眼色。

有人封鎖各處出入口，有人跑到了廚房和後門去。

也有人立即以第一時間，用無綫電通訊機，報告指揮部。

阿生和彼得他們早有準備，立刻指揮其他警方人員，展開包圍。

當阿生他們未進入龍門茶樓之前，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探員們只約略在無綫電通訊機中說，有人倒地呻吟。

當他們進入現場時，已看到有些人僵臥地上，口角有血滲出。

阿生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只憑經驗忖測這些人可能中毒？」

於是阿生立刻叫人致電召來救傷車，另一方面就地展開急救。

× × ×

現場上一片混亂。

連身歷者也不知道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更不要說阿生他們了。

茶樓中每一個食客都被留下來，他們都是嫌疑者。

厨房中的人最可疑，所以警探紛紛將他集中起來監視。

根據到場調查的警方人員初步估計，現場上的死者可能中毒身亡。

那些死者混身瘀黑。

中毒較淺的，已被救護人員往醫院急救。

警方懷疑有人在食物和飲料中下毒。在厨房中工作的人首先受到警方人員的盤問。

但是，阿生的想法却有點不同。

他首先提出質問：「為什麼其他食客安然無恙？即使貴賓房內的黑人物，也不是個個中毒，只是其中一部份而已。」

彼得也感到迷惑。

警方的防範措施已做得相當周密，想不到還是出了事。

這一次最少死了五個人，被送往醫院急救的也有三個。

這八個人全是洪羽的嘉賓，他們分別代表了唐人街各帮會。

然而一直到了現場，洪羽的這位主人還未見出現。

唐人街各帮會聞訊感到萬二分憤怒，他們覺得洪羽手段太過卑鄙了。

警方還未決定採取何種行動，各帮會的負責人已分別派人四出找尋「紅K黨」的人算賬。

應召趕到現場的醫官，已初步證實各死者的確死於食物中毒。

那些毒物可能是山埃之類的劇毒，所以服食後很快就會引致死亡。

警方已將貴賓廳內的酒水，食物和飲食器皿，加以保留，以便送往化驗。

由於外面的其他顧客並無中毒情況出現，所以阿生等人的調查對象便集中在貴賓廳之內。

阿生查問過一名侍應領班。

這位領班是專責率領一男一女侍應在貴賓廳工作的。

此外還有一位男侍應生——他只是警方派來，從旁監視貴賓廳內各黑人物的一名探員。

根據領班說，他事前已獲得警方和老闆的知會，明知這班不是泛泛之輩，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同時他也吩咐二名下屬加倍小心做侍應工作。

警方派來「客串」的探員，則表示問題極有可能出在一名「紅K黨」人身上。

那人年約三十，現已失踪。

正因為他突然之間失踪，所以才份外引人注意。

現場上仍有「紅K黨」留下，他們一直成為警方查問的對象。

根據「紅K黨」派到現場來接待嘉賓的人說：他們並未認識失踪的神秘男子，但是，他們的首領洪羽却在電話中提及此人。

洪羽用電話吩咐這班人到龍門茶樓來的時候曾聲言派個代表前來與他們合作。

從洪羽的電話中，他們只知道那人叫洪四，洪羽還對他們說，洪四是他的兄弟，將較先抵達龍門茶樓，與他們一齊負責招呼嘉賓，而洪羽則較遲抵達茶樓。

但是他們強調，在此之前，從未見過洪四其人。

至於洪四在什麼 候離去，大家當時都未加注意。直至有人倒地呻吟，才開始有人想起這個人來。

後來警方把酒家一名總經理找來，他回憶起數天前到來訂下酒席的，也就是洪四這個人，當時他是以「洪先生」名義，下了訂金，訂下一個貴賓廳以及二席最名貴的酒菜。

毫無疑問，「洪四」是個假名，這個神秘客立刻成為警方找尋的對象。

阿生却若有所思，拿起一個酒杯嗅了一下，又再取過一瓶酒嗅了一嗅。

那些酒瓶，酒杯以及一切飲食器皿，已成為警方查案的主要綫索，任何人也不能再動，阿生是特別小組的人，他很小心地用手帕裹手，仔細觀察，在場的偵探人員知道他的身份，也不敢阻止。

阿生問那名侍應領班：「這些酒，是你們賣出的嗎？」

那領班道：「他們帶來的。」

阿生於是轉問「紅K黨」的人：「酒都是你們帶來的吧？」

「紅K黨」的人却說：「不，不關我們的事，是洪四帶來的。」

阿生果然沒有猜錯，問題極有可能就出在這些酒上面。

再核對一下那些杯子，證明阿生的想法越來越接近了。

較早時，警方派到現場的偵探人員，已分別將現場上的杯子加以辨認，例如那隻杯子是誰喝過的，現在再經阿生核對，發覺那些杯子有些是載過酒的，有些則有菓汁的殘餘。

喝酒的，都出了事，相反，喝菓汁的，就安然無恙。

酒是名貴的酒。

當然，這些酒不只一瓶，警方要將它帶回去化驗才可以確定是否眞的有毒。

但是，阿生已非常肯定地說：「這些酒已被人下了毒。」

阿生作出這結論是有原因的，他已在貴賓廳一角的工作桌上找到了三個酒瓶蓋子，發覺每個蓋子上的鋁片封口，均有針孔狀的小孔。

根據在場的人說：「那些酒全是領班當面開瓶的，所以飲用的人，並未有起疑心。」

但是阿生認為這些酒在帶到這兒來之前，已被人做了手脚。

每瓶酒都有一個水松枳塞住瓶口，然

後以鋁片封口，以示原庄，亦防僞冒，但那些鋁片之上何故都有一小孔。

阿生認為那是有人將毒液注射入內的結果。

從喝酒的人才出事，喝酒家供應的菓汁的人就平安無事一點看，便可以證明阿生想法不會錯了。

彼得也同意阿生的見解。

在場未中毒的黑人物，都感到有點僥倖，因為洪四帶來的全是一流好酒，牌子是歐洲最有名的，但他們不喝酒，於是改喝汽水，菓汁或者酒家供應的啤酒，因此逃過了大難！

這班黑人物雖然逃過了大難，一干人等最後仍被帶返警局接受進一步調查。

幕後人 又一次大屠殺

這一次才是眞眞正正的唐人街黑帮大會。唐人街各帮會的首領們，當晚立刻舉行了一次的緊急大會，目的只為針對紅K黨，因為在龍門茶樓之內，各帮會代表最少死了五個人，此外另有三個至今仍在醫院急救中。

紅K黨為什麼要下此毒手？

到會的黑帮領袖，均表憤怒。

他們恨不得立即抓到洪羽，將他碎屍萬段，為他們的弟兄報仇。

即使抓不到洪羽，抓三兩個紅K黨徒前來審問一番也是好的。

但是，洪羽固然不輕易找到，就是紅K黨其他黨徒，也不易找到一個。

事實上，紅K黨已面臨瓦解，不知為什麼洪羽還未出現。

自從阿花死後，紅K黨徒黎秀與劉祖尼二人嫌涉被捕。

事後他們雖然被證明與謀殺阿花無關，却因為警方在黎秀家中搜出一些賊贓，而被落案，控告爆竊的罪名！

紅K黨「行動組主任」羅拔與一名黨徒不久又死在一戶人家的家中，當時他們是盜竊未遂，便先被殺。

至於殺死他們的是什麼人，至今仍然無法查出其中眞相。

警方事後亦將另外三名涉嫌協助羅拔他們進行爆竊的紅K黨徒——蔡斯等三人，一同落案，送上法庭受審。

一連串的事件既然都與紅K黨有關，於是警方便要找他們的首領洪羽，但是，洪羽却不知怎的，一直躲了起來。

直至他秘密向各帮會首領發出「洪門帖」為止，洪羽還沒有公開露面，甚至紅K黨內的人也很久沒有見過他。

「洪門帖」發出後，警方和唐人街黑帮們都以為一定可以見到他了，想不到到頭來人固不見，還死了那麼多人。

唐人街其他帮會本來以為洪羽要向他們求助，想不到却是一場大屠殺：「洪門帖」變成了「死亡之約」！

到底洪羽為什麼要仇視其他黑帮？

唐人街黑帮中都知道紅K黨沒有地盤野心，難道是洪羽刹那之間改變了主意？

然則，洪羽大概想以他的恐怖手段，登上唐人街黑帮盟主的地位吧。

如果這忖測屬實，那麼，以前紅K黨過去一直示人以弱，只不過是一種以退為進的手段而已。

無論如何，如今席上的黑帮首領們，紛紛發表他們個人的意見。

有人憤怒地表示，要殺盡紅K黨徒，一個也不留。

有人則認為一切責任在洪羽本人，只要找到他就行。

又有人用另一方法去找洪羽，這一派人主張僱用外國殺手，追殺洪羽，如此一來，固然可以置身於局外，亦更為有效，最多最多花了一點錢而已。

正當各人議論紛紛之際，電話响了。

這是唐人街內一處「私家俱樂部」，由新鬼影帮控制。

名義上是「私家俱樂部」，其實經營的却是非法的賭博事業，供應妓女以及按摩等等。

當時各帮會首領就集中在俱樂部內一間房間之內開會。

當然，這是門禁森嚴的會議室，一般來此「消遣」的「會員」難越雷池半步。

剛才那個電話也是由接綫生駁入來的，聲言要找布隆。

布隆是「華虎帮」首領。

「華虎帮」原名是「中國老虎」是個新興的黑帮勢力。

找布隆聽電話的人是各人要找的紅K黨首領洪羽。

在座的各黑帮首領，一聽「洪羽」這個名字，登時呆了一陣。

聽電話的，雖然只是布隆一人，但座上每一個人的視綫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布隆是洪羽的好朋友，他們之間有點交情，但是在剛才的會議上，布隆也不敢替洪羽講情，以免觸怒其他帮會領袖，因為布隆的「華虎帮」只不過是個小帮會而已。

布隆第一句就認出了，對方果眞就是洪羽。

「布隆，請小心聽我說清楚，我是洪羽，我剛由加拿大回來。」洪羽在電話中說。

布隆故意反覆地問：「你什麼時候去加拿大的？」

「數天前，」洪羽又說：「我根本不知道這邊發生過什麼事，請代我向他們解釋一下，我洪某人不是那種陰謀份子。」

「你現在何處？」

「我不能告訴你，我知道有人要殺我，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與龍門茶樓大毒殺事件，全無關係，當時我正在加拿大返美途中，我也是知道此事不久。」

「你應該來此向他們解釋！」

「沒有保證之前，我不會來的。」

「你要什麼保證？」

「生命安全的保證。」洪羽又說：「其實這些年來，我一直與世無爭，在唐人街，我沒固定的地盤，這點你明白。」

「但是，他們不明白，」布隆道：「事到如今，我以為你不該逃避了，他們很生氣。」

「我也知道你們正在開會對付我，不過，我眞的與此事無關，我的紅K黨已面臨瓦解，怎會到處結怨？」

「你對我解釋也沒有用，我會轉告他們，但他們也未必接納，如果你親自來一

次，他們也許會同情你的處境？」

「我不會冒險，除非你們保證我的安全！」

「那麼，你與我保持連絡，讓我先跟大家商量一下。」

「好吧，謝謝你，布隆。」

電話掛斷了。

布隆其實不用多說，在旁的各帮會首領也都明白了。

但布隆仍然將剛才洪羽的說話，轉告了在座的人。

有人提出質問：「誰可以證明他當時不在紐約？而在加國？」

又有人說：「即使他在加國，仍可以指揮手下進行毒殺我們的弟兄，還好我們不親自出席，否則死掉的是我們，現在却難爲了做替身的兄弟們。」

布隆道：「凡事有個原因，我並非替他講好話，但事實上我們不妨給他一個解釋的機會。」

「好吧！」飛龍帮首領金大龍說：「叫他來向我們解釋清楚，如果滿意的話，一切算數。否則，我們與他算賬？」

但是布隆苦笑道：「這如何算得是保證？」

「你要我們如何保證？」金大龍道：「難道明明他幹的還叫我們放他走麼？」

其他人也犯得金大龍言之理，紛紛叫布隆把這意思向洪羽轉達！

布隆自然也知道座中人沒有一個是善男信女，再爭辯下去，只有增加對方的誤會而已！因此亦無話可說。

布隆領導的「華虎帮」只是一個小帮會，一直不大受人重視，但自從洪羽的那個電話開始，各帮會首領也逐漸注意布隆這個華裔美籍的中國人。

布隆也知道要在唐人街立足不容易，他對各首領說：只要洪羽再有電話找他，他一定轉告各位。

幾個較大的帮會，例如新鬼影帮、金大龍的飛龍帮，黑鷹帮等等，都有他們自己的打算，他們要派人迅速找到洪羽。

因爲這幾個帮會都有人在「洪先生宴會」中被毒殺。

忽然有人問布隆：「洪羽怎麼知道你在這裏？」

布隆怔了怔：「我也不知道。」

他頓了頓，又說：「是的，剛才我忘了，沒有問他，奇怪！他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

金大龍說道：「嘿！我看，他不但知道你在這裏，還知道我們正在開會對付他呢！」

「是的。」布隆道：「他的確知道我們正在設法找出他的下落！」

金大龍不高興地瞪住布隆：「爲什麼你要將這次會議的秘密洩漏出去？我們不是說好了一切必須保密嗎？」

「是的。但我確實未有對外人提及！」布隆指天誓日地說。

「你和洪羽是朋友，我們都知道了！」金大龍冷冷地說，「但是，誰知道你有沒有在事前將我們開會的秘密外洩？」

黑鷹帮的胡克英做好做歹的說：「算了吧！他可能不慣參加我們這一類高峯會議，知道他不能守秘，最多下次不叫他來就是了。」

「你說什麼？」布隆很不高興：「我說過沒有對任何人提及今次會議，信不信由你。」

一些年紀較大的黑帮首領，立即調解：「算了，大家不要吵了，我們這次的會議，目的是要大家團結一致，對付一些別具野心的人，如果大家吵吵鬧鬧的，如何成事？」

其他幾個帮會首領，也帮着勸開各年青人。

這次的會議，似無結果。

各帮會之間，乎只是表明這次事件的態度，但對如何一致行動，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決定。

相反，有些衝動派反而對布隆和「華虎帮」的人有了疑心。

他們懷疑布隆既然與洪羽是知交，那麼，華虎帮與紅K黨之間，亦可能是聯盟，只是外間人不知道而已。因此，這一派人對華虎帮又是「疑心生暗鬼」。

各帮會之中，在「龍門茶樓毒殺事件」中，受害最大的，要算是新鬼影帮。

因爲在五名中毒身亡者之中，新鬼影帮佔了兩人，另一人受傷，正在醫院中留醫。

所以，新鬼影帮的首領雷強，就在會後悄悄派人跟踪布隆。

雷强是雷克的弟弟。（按：雷克曾在「越洲刺客」一文中出現過。）

布隆明知受嫌最大，但也無可奈何，他知道對住這班三山五嶽人馬，任何解釋也是多餘的。只有見一步行一步。

不過在私心底下，他眞不希望各帮會追殺他的朋友洪羽獲得成功。

因此，他很希望洪羽再與他連絡。屆時他會告訴洪羽，他正受到追殺，叫他小心。

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說服各帮會首領，讓洪羽有解釋的機會。

他比較了解洪羽，知道他不會用毒酒一下子殺害這許多人。

洪羽究竟現在何處？布隆也很希望知道。

離開了俱樂部，布隆匆匆走上了他的汽車。

他急於返家去，因爲他有預感，洪羽可能正在家中等他。

但是，當他開車之後，就開始感到有點不妙。後面似乎有人跟踪他。

他當然知道那是誰，但他却佯作若無其事，開車繼續前進。

他心裏想：返家呢？還是改變主意。

萬一這時候洪羽眞的呆在家中等他，而後面又有人跟踪而來，豈非等於害了洪羽？

因爲後面跟踪而來的，還有可能就是其他帮會派來的殺手。

時間已是晚上。

布隆決定改變原來的主意，先到一間酒吧去。

那是華虎帮控制下的一間中式酒吧，晚上的生意總算過得去。

他的目的是要看看跟踪他的人究竟還有些什麼企圖。因此到「老虎酒吧」去，應該是最好的主意。

另一方面，他也有其他想法，例如後面的人，目的會不會是爲了對付他？

他一邊小心戒備，一邊將車子取道大街前進。因爲大街上人來人往，對方要殺他，也不會太過容易。

× × ×

老虎酒吧內，人頭湧湧。

布隆入內後，立刻向一名華虎帮的打手示意，小心跟踪而來的人，但是不要開罪他，只要小心監視就够了。打手立即會意。

布隆走到後面去。

在酒吧後面，布隆遇上了一名助手湯力。

他問湯力：「你那輛電單車呢？」

「在後巷裏。」湯力看得出布隆的神態，立即又問他道：「大哥，發生了什麼事？」

「快跟我來！」布隆一邊匆匆走向後門，一邊說道。

酒吧有後門，但，等閒人不易由此出入。

布隆一邊行，一邊將外衣脫下，翻底穿上，又是另一種顏色。

湯力能够成爲布隆的心腹助手，派駐酒吧監視一切，自然跟布隆有心靈上的默契。剛才他鑑貌辨色，已看得出事不尋常，現在再看見首領改頭換面，立即想到他已被人跟踪。

因此，湯力十分機巧地，搶在前頭，將停在酒吧後門一旁的電單車推動，開了馬達。

布隆匆匆坐了上去後面的座位上，對湯力說：「開車吧！」

「你要去那裏？大哥！」湯力一邊將電單車駛出了那一段後巷，一邊問道。

在美國駕駛和乘搭電單車都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戴鋼盔的。否則，布隆的行動最少又可能遲了一步。

布隆對湯力道：「隨便疾馳一陣，先看看有沒有跟踪我們再說！」

湯力將電單車開出了後巷之後，急急衝了一大段路。

街上很多車子又來又往，很難確定後面有沒有人跟踪他們。

布隆終於對湯力道：「試開返我家裏去！」

湯力正要改變路綫，布隆忽然又叫住他：「不！等一等！」

湯力只好將速度減慢，等待着後面的首領進一步的命令。

布隆終於又說道：「先找一個電話亭，我想先撥一個電話。」

湯力是在紐約出生，整天開着電單車東奔西馳，自然也知道那兒的路旁有電話亭。

× × ×

當布隆下了電單車，走進電話亭之前，回頭張望，他似乎成功了，因爲他見不到後面有人跟踪自己。

他撥了一個電話返家中。

但是，電話鈴响了很多次，也沒有人接聽。

他獨自住在那單位裏，根本沒有其他人，爲什麼他還要打電話回去？

原來布隆另有目的，他想像到洪羽可能已在家中等他回去。

那麼，先撥個電話，看看他的情形如何，總比較好一些。

但是電話沒有人接聽。

也就是說：家中根本沒有人等他。

他再次登上湯力的電單車。這一次，他是眞正的返家去了。

湯力也到了這時候才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布隆在電單車緩緩前進時，將情形約略告訴了他。

電單車不久開到布隆的住所附近，那是一幢住宅大厦的二樓。

布隆仰首上望，突然呆住了。

二樓窗口竟然有燈光透出。

布隆撥過了電話回來，既然沒有人聽，怎麼又會有人？

是他忘記了熄燈，還是洪羽剛剛才到他的住所裏來等他？

布隆對湯力道：「我先上去，如有不測，你要見機行事！」

湯力點頭表示明白。

布隆於是登上二樓。

二樓門脚下也有燈光射出，顯然有人在裏面。

布隆摸出鎖匙開門，果然發覺客廳內有一個人正在抽烟。

那人背着他坐在一張大沙發之上，態度極之悠閒。他聽到了有人開門入來，却沒有回過頭來。

布隆看不出他是誰，但看背影，又不似是洪羽。

究竟是誰？

布隆摸摸他腰間的槍，然後揚聲問過去：「誰？」

那人這才回過身來，對他笑了笑：「好極了！你終於回來了！」

布隆發覺那是一個陌生人——一個年約三十歲的男子。

「你是什麼人？」布隆問：「爲什麼你會在這裏？」

「我一心等你回來！」那人又說：「我知道你今天參加了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也知道你是洪羽的知心朋友。」

布隆終於忍不住拔出了他的手槍來：「不要在我的面前要花招了！快把雙手高舉！」

陌生人絕無反抗的意圖，舉起了雙手：「你何必這麼緊張？我此來只為你好，因爲我知道你的處境極之危險！」

「這是什麼意思？」

「你是洪羽的好朋友，唐人街裏面的黑帮，除了你們華虎帮之外，大家都想找洪羽算賬，你遲早也會被其他帮會麻煩。所以，我們想帮帮你，只要你肯合作！」

「你是什麼人？」

「特別小組的人。」那人又說：「我們好不容易才查出你住在這裏，也查到你今天參加了一次黑帮首領大會。」

布隆似乎舒了一口氣。

但他仍舊有點不放心地問：「你眞的是警方的人？」

「我左邊口袋裏有證件。你可以看看。」那人仍然舉高了雙手。

布隆於是過去，仍持着手槍，小心戒備。

他探手摸摸那人左邊的衣袋，果然有一本小册子，上面附有一個鋼章—那是紐約警察的證章。

布隆終於放心地，垂下了手槍，嘆一口氣問：「你們也知道我們正在開會？」

「是的。在俱樂部之內，對吧？」

「你還想知道什麼？」

「開會的內容。」

「我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

「因爲他們知道了可能殺我！」

「現在他們也想殺你！」

布隆吃驚地問：「你怎麼知道？」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只要他們殺死了你，還怕洪羽不挺身而出麼？現在每個幫會領袖都恨洪羽，自然是不擇手段的，迫他出現！」

就在這時候，有人在外面敲門。

布隆正要過去開門，門却自動開了。首先出現門外的，是湯力。

但布隆只要多望湯力一眼，就曉得事情不大妙，湯力被人要脅住，所以先走了入來。

假如布隆開槍的話，湯力這時候就會做了擋箭牌。

湯力進來之後，後面果然也跟了一些人，總共是兩個。

其中一個持手槍的走在前頭，另一個持手提機槍的，走得較後。

「所有人都要高舉雙手，誰先動就殺誰！」持手槍的人高聲叱喝着。

屬於特別小組的一名警探，這時候也只好高舉了雙手。

持手槍的走了過來，分別繳去了布隆和那探員的手槍。

但是，他顯然不知道那人就是探員。還在那裏問他：「你是洪羽派來連絡的人吧？」

探員笑笑道：「你們也在找洪羽？」

「你知道就好了！」持手槍的人說。

「你都猜錯了，我不是洪羽派來的！」探員正想作進一步解釋。

突然之間，「砰」然一聲槍响！手持手提輕機槍的人首先倒下。

探員看見他額角冒血，知道突襲的人，槍法十分了得！他不敢怠慢，急忙拔槍翻滾！但是，當他插手腰間時，那兒空無一物。

探員這時才記起已被人繳了械。

槍聲一再响起。

湯力中彈呻吟。

持手槍的一名黑社會槍手已翻滾到沙發椅後面去。

他有槍在手，却不知目標何在，如何可以展開還擊？

布隆叫着說：「他似乎在對面，快些熄了燈！」

原來一刹那之間，事起突然，各自奔命之下，幾個人分別朝幾個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躲了起來。

來不及逃避的，只有湯力和另外一名持手提輕機槍的槍手。

湯力和那槍手都先後倒地不起。

槍聲先响了兩下，但竟有兩個人死去，可見對方的確槍法如神。

若非中正要害，一個人是不容易被一枚子彈所殺的。

探員也意味着這是一個十分强有力的對手，伏在一角，忙叫道：「不管你是誰，快把手槍還給我，否則我們都會一齊死在這裏！」

那槍手却沒有理會他。

他回頭一槍，「砰」的一聲，擊中了天花板下面的燈泡。

室內立即變成一片黑暗。

探員也覺得這一着做得不錯，起碼不讓對方太過容易找到他們。

探員不知道那槍手的想法如何，但通知總部却是急不及待的事。

他摸索着前進，想去撥電話。

但是，又是「砰」然一聲槍响。

窗外飛來一枚子彈，探員的手還未伸過去，那座電話已被擊中，立即粉碎。

探員急忙退後。

那名黑社會槍手似乎找出了對方之所在，由沙發後面探首出來，舉槍瞄準，正待發射之際，一枚子彈却自窗外飛來，朝着他的頭部發射，他連哼也未見哼一聲，頭顱已經開了花。

探員逐漸習慣了黑暗中的環境，依稀可以看得見那名黑社會槍手已倒在沙發後面，動也不動的，手槍却墮在地上。

但是，探員仍然不敢妄動。

他已明白到，對方用的是配有紅外光瞄準器的來福槍！所以即使在黑暗之中，仍然可以瞄準了目標發射。

探員一邊向布隆警告，一邊設法取得一支手槍，以便反擊。

探員担心布隆不知死活，隨時會死於槍下，而他可能是唯一知道洪羽下落的人。因此探員絕不希望他死去。

探員發覺布隆很接近窗緣，於是叫了過去：「試將窗簾拉攏，但要小心，對方槍法如神，不要讓他發現你！」

布隆也知道那槍手厲害，所以他一直伏在窗旁的牆後，動也不敢動一下。

直至現在那探員叫了過來，他才從噩夢中驚醒，摸索着找尋扯動窗簾的繩子。

繩子終於找到了。

他扯動了一下，窗簾布立刻往中央靠攏。

探員趁住未再度陷入絕對黑暗之前，認清楚了方向。

窗外有街燈的光折射入來，所以更黑暗，只要視覺方面習慣」，就曾連兒眼前景物，只是較爲模糊而已。

但是，如果窗簾拉攏，就可能連半點兒光綫也沒有。

探員正待翻身滾過沙發後面，趁住翻滾之際奪取地上的手槍之時，槍聲又再度响了起來。

但是，這一次並未發覺有子彈射入來，探員和布隆都感到驚愕。

驀地「蓬」一聲。

眼前一團火光熊熊，窗簾突然之間起了火，竟然一發不可收拾。

一陣濃烈的汽油氣味，表示剛才有人發射了一枚油彈，或者燃燒彈之類。

探員和布隆都感到萬二分震驚。

時間上的拖延，本來對他們非常之有利，因爲隣近的人家剛才一定也聽到了槍聲，可能已經有人報了警。

但是現在，可能警方的援兵未到，他們已經被活活燒死。

本來他們不必呆在這兒等燒死，但如果這時候出去，勢必成爲對方射殺的目標，那豈不是等於送死？

探員十分焦急地問布隆：「這兒有後門麼？」

布隆幾乎聽不清楚探員問一些什麼，因爲火勢蔓延迅速，烟霧散佈室內，令到布隆爲之嗆咳不已。

探員已將一支手槍找到。

布隆這時候也知道對方不易看出他們在屋內的動向。

他走過來，對探員說：「後面雖然沒有後門，但有窗。」

火光與燈光無大分別，不同之處只是多了不少烟霧。

二人急急奔至屋後。

探員一手拖住走在前頭的布隆，警告他小心。

布隆有點急不及待，就想越窗而出，但探員到底受過訓練，臨危不亂，他想到這可能是一種詭計。

萬一對方的目的是志在迫屋內的人自動走出來暴露於無遮掩的射擊目標之下，最好自然是目前這辦法——施放一枚燃燒彈，令屋內先行着火。

所以，探員先俯視一下後窗上上下下，以及四周的情形。

這時候，後街很靜。

探員彷彿聽到了一陣陣警車聲。

儘管如此，他也不敢久留，因爲回頭一望，大火正滾滾而來。

火勢已是一發不可收拾。



茶樓中，黑帮首領紛紛嘔吐大作，倒在一堂。

假如他們再不逃離現場，便可能葬身於火海之中。

探員首先越窗而出，一個翻滾，躍到後街下面去。

他迅速拔槍戒備，以防有人向他們進行突襲，回頭布隆也由上面跳了下來。

幸好這兒只是二樓，兩個同是年輕力壯的人。

× × ×

經過一番擾攘，警方這邊將現場一帶封鎖，那邊，消防人員亦已控制了火勢。

特別小組的阿生和彼得等人，亦已聞訊，匆匆趕來。

火勢逐漸撲滅。

救援人員急急進入火場救人。

但是，火場中只有三具屍體。那是二名槍手和湯力的。

阿生他們已會晤了一名由火場逃出來的特別小組探員和布隆。

那探員叫洛加。

彼得非常生氣，因爲洛加這一次竟然未通知他，而單獨採取行動。

洛加只稱剛接到幾人的消息，所以匆匆趕來等候布隆返家，以爲先要有多少結果，然後再通知彼得也未遲，想不到事情會鬧得這麼大。

還好隣居因被槍聲驚擾，及時致電報了警，否則後果更難想像。

彼得也了解洛加的心理，除了想領功之外，也怕沒有結果而遭責備。

因此，彼得想通了之後，也沒有過份責備洛加，只將布隆帶到警車上去問話。

阿生則在現場一帶觀察。

他已聽過了洛加的描述，知道那神秘槍手可能躲在對面一處天台之上，那是一幢只有兩層高的建築物。

警方人員正在那兒展開了地毡式的搜索。

阿生一邊看，一邊想，那神秘槍手究竟是何方神聖？

從殺人的手段如此殘酷看，他顯然是個殺人狂，而且槍法奇準，往往一槍即可令人致命。

警方人員初步偵查所得，兇手用的是最新式的來福槍，且附有紅外光設備，即使在黑夜之中，仍可見到一切。

那天台之上，留有不少彈殼，證明是剛剛發射過才不久的。

由於那幢二層高的建築物只是一處貨倉，沒有人居住，所以被兇手充份利用。

阿生覺得：兇手可能就是洪羽。

根據那名探員洛加說：兇手當時先殺手持輕機槍的槍手，顯然是担心這唯一手持長武器的對手會向他還擊。

假如當時用輕機槍還擊，他不可能再繼續殺人。

由於距離關係，手槍的反擊，未必有效。

但是，假如當時兇手要殺布隆，以各人在屋內站立的位置說，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兇手却輕易放過了布隆。

布隆是洪羽的知心朋友，所以他不殺他是想當然的事。

另一方面，憑布隆的回憶，當時曾有人跟踪他，只不過他以爲中途將對方擺脫罷了，實則可能並未成功地擺脫。

因此，當布隆返家後，暗裏跟踪而來的二名槍手就及時制服湯力，押他入屋。

當然，二名槍手也有可能是唐人街一些帮會另外派來對付布隆的，目的是要他供出洪羽之所在。

假定洪羽也知道了此事的話，他會如何協助他的知心朋友布隆？

將來人一一殺死，以示懲誡，讓找他算賬的黑帮知難而退。

不過，以上只是表面上的想法而已。

阿生感到一連串的事件，實際上是矛盾重重，令人難明。

首先是一連串的事件似乎與紅K黨有關，洪羽是該黨首領，他怎會跟自己的帮會搗蛋？

如果根據布隆的口供，電話中的洪羽自稱剛由加國回來，那麼，他可能遭人陷害。

既然被陷害，便應挺身而出，向各帮會首腦解釋，何必再展開一次大屠殺？

阿生百思不得其解。

一名反黑組探員已認出了二名槍手的身份，他對阿生說：「這二名槍手屬新鬼影帮的人，我抓過他們，所以認得。」

一批探員已奉命去找新鬼影帮的新首領雷强。

從黑社會幾人的口中，警方特別小組已獲悉雷强等一班黑帮領袖在俱樂部開會，現在更進一步獲得布隆的證實。

聯邦密探方面亦已經接到知會，派人調查這數天以來，洪羽是否在加國邊境出入。

唯一的資料顯示，洪羽曾購買飛往美加邊境的機票。

美加邊境有華人帮會的據點，洪羽到該處不足爲奇。

假如他要非法出入加國，憑當地黑帮的協助，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洪羽是否眞的去過美加邊境？爲什麼要致電「黑帮高峯會議」解釋，却又不敢出現？

阿生推測理由有二：一是避免觸怒各帮會領袖。

二是緩兵之計。

從已經發生的事去忖測，洪羽分明有很多心事難對人言。否則，爲什麼連心腹助手也不知他的下落？

紅K黨在唐人街既無地盤又不收保護費，照計與區內帮會不會產生任何衝突。

憑此推算，洪羽應該大大方方的出來向大家解釋才對。除非他眞的做了什麼虧心事，才不敢出來。

由於消防人員及時搶救，火場只限於布隆的住所。

事後警方人員入內搜索，發覺電話几之上，有一張字條在烟灰缸之下。

字條是白色的，几子上的通紗也是白色的，所以探員洛加當時也疏忽了。

洛加坐在遠離電話的沙發上，等布隆回來；他當時正在抽烟，但另有烟盔缸。

阿生獲得通知之後，進入現場檢查那張字條。

字條已被水漬弄濕了。

那是由於救火時大量水射進現場的緣故。但仍然可以看得出上面的字蹟。

字條上寫着：——

「我在范令的家中等你，小心被人跟踪。」

上下欵都沒有，到底是誰寫的？又是寫給誰的？

這是布隆住所，應該是寫給布隆的。

阿生叫人將布隆帶入現場查問，但布隆無法猜測那是誰留下的字條。

「會不會是洪羽的？」阿生試提醒布隆。

但是，布隆自問認不出，也不敢肯定。因爲他與洪羽雖然是好朋友，却很少用文字來往。

不過，照事態發展，極有可能就是洪羽留下的。

可能較早時洪羽來過了。

由於洪羽不知他何時才返家，又担心被人偷聽電話，所以才有此一着。

無論如何，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於是大批警方人員，匆匆趕往唐人街一處住宅——那是范令的住所。

范令是洪羽的另一名心腹手下，但自從一連串的事件與紅K黨扯上了關係之後，他已很少公開露面了。

洪羽躲在范令家中，也是極之合情合理的事。所以大隊警方人員，首先開到現場一帶展開部署，將范令住所重重包圍。

阿生和彼得等人，穿上了避彈衣，帶領數名探員，按址登上范令的住所。

范令的住所顯得神秘。那兒四周的窗簾落下，却有燈光透出。

一批神槍手爬上隣近住宅的天台，居高臨下，小心監視。

首先去拍門的，是一名探員。

但屋內毫無反應。

後門也有探員埋伏，透過通話機，阿生知道後面也沒有任何動靜。

阿生被迫施展了開鎖技術，先將大門開啓，讓各人衝入。

各人荷槍實彈，但屋內似乎沒有人。客廳的燈光亮着。

彼得率先衝到後面去；阿生眼明手快，一手拉住他。

彼得莫名其妙地問：「什麼事？」

阿生沒有答他，小心翼翼地，瞪住一條橫在走廊上的繩子。

由於光綫昏暗，那條繩子不易發覺。阿生也是偶然見到了，心感不妙，及時叫住了彼得。

跟查繩子的結果，阿生揭發了那是一個「一觸即發」的裝置。

一連串的牽引，可以觸發室內隱蔽着的爆炸裝置。

萬一剛才彼得走快幾步，阿生來不及阻止的話，後果不敢想像。

軍火專家應召趕到現場。

事實上阿生已是半個專家，但他仍然担心自己的拆彈經驗不足，以致造成大災難。

因爲附近盡是居民，萬一發生大爆炸，後果難以想像。

軍火專家未到之前，阿生和彼得不會呆下來。他們小心地，開亮了室內其他燈光，使室內的光綫更加充。

然後，他們穿過那繩子——俯首彎腰而過，極力避免觸及那繩子。

因爲他們離遠見到浴室之內，有一對

腳橫伸出來。

由走廊這邊望過去，彷彿有人倒地不起，仰臥在浴室之內。

所以他們不等下去，先過去看看那倒地的人是誰。

一隻腳、一隻鞋！

遠處望來像個人，但走近看時，就只有一隻腳和一隻鞋。

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一個局。

有人將一條褲的褲管塞在一些衣物，將它橫放地上。再加上一隻鞋。如此這般，令人從浴室門外望過去，就像有人倒在地上一樣。

爲什麼要佈下這個「局」？

這是一項陰謀。

因爲任何人入屋之後，當見不到有人時，就會找到後面來。

任何人在走廊這邊望過去，都會看到浴室內的情形。

任何人見到這種情形，第一反應就是：看看那是誰！

假如進來的人是警方人員，就會更加急切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麼，一定會急急衝過走廊，走進浴室裏去一看究竟。

如果彼得剛才眞的如此，一次大爆炸已經發生了。

但是現在，軍火專家已趕到了現場。

現場附近一帶的居民，已被勸離住所，以防不測。

專家初步估計，屋內最少裝置了三個爆炸陷阱。

一個在前門，一個在後門，另一個在客廳。萬一那條繩子一經被人觸動，三個爆炸裝置就會一齊爆發。但是，炸力有限而已，殺傷力大過破壞力。

意思就是說：裝置這些爆炸裝置的人，目的是殺死來此搜查的人，並非志在毀滅附近的居民。

到底誰出這主意？

這是范令的住所，最大嫌疑當然是他了。但是，范令爲什麼要這樣做？

從留在布隆家中的字條看，又有可能是洪羽的主意。

洪羽能假想到：各帮會的兇手挾持布隆返回家中。因爲他們可能以爲洪羽遲早也會去找布隆。

屆時，那些殺手自然會發現那字條。於是追踪前來，就會立即上當。

但是，差些兒上當的，反而是警方的特別小組。

無論這是誰的鬼主意，也是十分殘酷的事！

阿生和彼得二人站在一道共商對策，他們要找范令。二人還未親自出動，特別小組人員已紛紛奉命到唐人街各公衆場所，把每一個紅K黨的人都抓回來。

阿生開始覺得這件事並非針對個人，或者一帮一派那麼簡單。

洪羽、范令以及每一個紅K黨的人，都有一定的嫌疑。

究竟這是「內鬨」，還是帮會與帮會中人的手段，往往是十分殘暴的。假想紅K黨內部發生鬥爭，是由於先後被害死的人之中，有紅K黨人在！

之間的鬥爭？

從洪羽躲了起來忖測，紅K黨內部發生內鬨是極有可能的事。

那一晚彷彿一場大戰後，布隆家中死了三個人之後，若非阿生及時發覺，制止彼得衝前，這兒的死傷更多，也更可怕。

紐約警局大批人員開到唐人街，所有黑帮中人幾乎無一幸免紛紛被找來盤問。

警方要知道的是洪羽和范令的下落。

但事實上，所有唐人街的黑帮中人都希望知道洪羽的下落。

一名新鬼影帮黨徒，在接受探員問話時，坦然承認，他也接到密令，只要找到洪羽或知其下落，可得花紅萬元。

這是雷强出的賞金。

假如找到紅K黨第二號首領范令，也有五千大元。

羅拔死後，范令已被帮會中人形容他是紅K黨第二號首領。

剎那間，唐人街又罩上了一層陰霾。

所有帮會中人，個個被盤查，但只有少數人被捕而已。

被抓回來問話的，都是首領級人物，包括新鬼影帮的新首領雷强在內。

雷强態度悠閒，他表示自己並未犯罪。

他甚至承認不久之前，參加過一次「黑帮高峯會議」。

但是，在美國，集會不算犯法。

雷强的律師很快已趕到警方特別小組的辦事處來，將他保釋出去。

阿生很生氣。

他原本有許多話要問雷强，但美國現行法例給國民太多的保障。

只要「證據不足」，只要有律師爲他出頭，他大可以不說一句話。

阿生終於忍不住，撥了一個電話給他的老搭檔——夏力。

夏力是紐約方面的國際特警負責人。與阿生合作過不知多少次了，二人很有默契。

阿生覺得，要認眞對付唐人街黑帮的非法活動，單靠紐約警方的特別小組，根本無濟於事。因爲它仍屬紐約警方。

警方辦事不能不照足美國法例。

自作孽　玩火者必自焚

唐人街內，一片緊張。

時間已是深夜。

所有區內的店舖，早已紛紛關門。好奇的僑胞們，紛紛探首窗外，觀看警方在街上截查行人的情形。

警方人員很少在街上展開同樣的行動，但今晚很例外。夜歸人被盤問之後，還要留下居處住址。

屬於各黑帮的，都被帶返特別小組的唐人街辦事處去。接受進一步問話。

特別小組辦事處內，已見十分擠迫。

彼得的辦公室內，電話响個不停。

有些是報社打來的，有些追查丈夫的下落；因爲有些女人等待夜歸的丈夫，等得很不耐煩。

忽然之間，助手接到了一個很特別的電話，對方指明要找阿生。

「你是誰？」助手說道，「他目前很

忙。」

「我知道他忙於什麼。」那人說，「如果你告訴他我是誰，他一定感興趣。」

「你的大名是——」

「洪羽！」對方不等助手問完，已經很爽快地說。

助手差些兒連聽筒也掉在地上。

阿生正在一旁，向一名黑人物查問。他已聽到了助手的語氣極不尋常。

助手一邊拖延，一邊示意阿生接聽另一具電話分機。

阿生會意，叫一名探員先將黑人物押了出去，才去接聽。

阿生在聽筒中聽到對方要求助手說：「請聽清楚，我是眞正的洪羽，如果你再不叫阿生來，我怕你會後悔！」

「好吧！你等一等！」助手向阿生遞了一個眼色。

阿生於是問道：「誰？」

「我是洪羽。」

「什麼事找我？」

「難道你對我全無興趣？」

阿生道：「有興趣又有何用，你像老鼠一樣，目前更加有點像過街老鼠。」

「過街老鼠，人人叫打。」洪羽在電話中乾笑幾聲，又說：「你把我形容得太低能了。」

「我怎敢！」阿生說：「你如果低能，就不會殺死這許多人。」

「我一個人都沒有殺。」

「但是，一連串的事件，都顯示與你有關。」阿生故意說，「如果我是你，我會挺身而出，向他們解釋。」

「你代表那一方面？」洪羽道，「我差點以爲你是我的行家。」

「你的行家正在共商對策，要將你置諸死地。」

「是的，我也知道，所以我不得不躲一陣。」洪羽說。

「不過，這不是辦法！」阿生說，「目前警方要找你，他們也要找你。」

「我想了很久，我不想依靠警方，只想見見你。」

「這也好！你在何處？」

「我暫時不能告訴你，你要對我作出幾項保證。」

「好吧！你先說來聽聽。」

阿生知道，助手用另外一具電話，設法追查電話來源，所以他一直拖延着。

「第一，你要保證我的安全。」洪羽道，「我知道你屬於國際特警組織，那是一個世界性的保安機構，你們有秘密辦事處，我以爲那是唯一可供我藏身之地。」

「你不信警方？」

「紐約警察靠不住，我信不過他們。」洪羽又說，「我要見你，有什麼辦法避過他們？」

阿生一邊托起紙筆，一邊又說：「告訴我，你現在何處？」

「不！首先你要擺開他們，我才再設法與你連絡。」洪羽說。

「你要我擺開什麼人？」

「警方和唐人街黑帮。他們都深信我是殺人者。」

「你告訴我一個地址，我會獨自來，保證不帶人來。」

「好吧，那麼，你寫下來。」

「我已經準備好了，你現在就說。」

阿生看見助手匆匆離開了辦公室。

毫無疑問，助手已查出了這個電話的來源。

他衝出辦公室，分明是要向彼得報告，因爲阿生知道彼得正在另一間房盤問那些可疑的黑人物。

阿生設法拖住他：「洪羽，你說好了，你現在何處？」

「我在曼赫頓一間公寓裏。」洪羽道：「這地址你切不可以讓黑帮的人知道，他們蠻不講理。」

「我如何知道你不說謊？」

阿生的目的不外乎「拖」下去，能拖得多久就多久。

他要給時間給彼得他們。

阿生儘管見不到，也可以想像得到，助手已向彼得報告去了。

只要彼得及時帶人出發，或者通知總部，總部的無綫電台即會以第一時間知會就近的巡邏警員先趕到現場去。

「說謊？」洪羽怔了一怔：「你這是什麼意思？」

「坦白對你說，我担心踏入另一個死亡陷阱。」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不久之前，我們憑一張字條，趕到范令家中去！差些兒被炸死。」

「那分明是一項陰謀，范令早已躲了起來，他是我心腹。」

「他在何處？」

「他與我在一起。」

「他家裡的死亡陷阱是誰裝上的？」

「我要見你，就是爲了此事。」

「你可以先說，你懷疑誰與你或者紅K黨過不去？」

「可能是唐人街黑帮。」

「但據我所知，你們與他們河水不犯井水。」阿生又說，「他們根本不必用這手段。」

「這是唯一趕絕我的辦法。」

「但是，如果你處處提出證明，一樣可以證明你清白。」

「沒有用的。」洪羽忽然改變了他的語氣，「咦！似乎有警車聲！是你出賣我了。」

「也許是偶然經過，你何必大驚小怪？」阿生說，「我一直跟你講電話，你就算落入警方手中，我也可保證你安全。」

但是，洪羽沒有再說下去。

電話早已掛斷了。

阿生將電話筒放下，走出了辦公室。

彼得的另一個助手當時正想進來，差些兒與阿生撞個滿懷。

助手對阿生說：彼得等人一邊通知了總部，一邊已帶人趕往現場去。

彼得臨行時吩咐了這位助手，叫他和阿生也要趕去。

阿生於是在助手的陪同下，開車直駛曼赫頓區。

洪羽似乎沒有說謊。電話來源正是紐約曼赫頓區。

沿途上，阿生利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紐約警方總部連絡。

阿生知道大批警方人員已包圍一幢公

寓式住宅。

但是，由於范令住宅內的「死亡陷阱」之出現，阿生透過無綫電話，叫彼得等警方人員小心從事。

× × ×

這一次的行動看來極之成功。

彼得一名助手利用另一具電話，查出了那個電話的來源果然就在曼赫頓區。

洪羽也對阿生說：目前他和范令也在該區之內的公寓中。

彼得帶同助手趕到了現場之後，一批軍裝警員已將該幢大厦重重包圍。

有過上次的經驗，彼得這一次學乖。他幾乎步步爲營，小心翼翼，以防踏中地雷似的陷阱。

那是一處十分豪華的住宅。

電話來源所指的一個單位重門深鎖！

警方先將管理人員找來，證明這是一個中國人租用的。

門鈴按了幾次，裏面全無反應！

那是一處高層住宅，在十九樓，警方無法由對面窺伺入內。

彼得找來一名會開鎖的探員，但門已在裏面上了橫栓。——這是最新設計的鎖，探員無法可以弄開。

但是，彼得担心裏面同樣有死亡陷阱的爆炸裝置。

擾攘間，阿生等人也趕到了現場。

阿生叫人弄來一把電鋸，將大門的中央部份鋸開了。

一名身裁細小的警員，首先由該洞孔攢入內，將門開啓，讓其他人進入。

該名警員奉命小心從事，凡有可疑的物件，均不可亂觸亂撞，以免中計。

阿生等人入來，發覺這是一個十分豪華的住所。

但是，見不到人。

如果沒人，如何能將大門橫栓栓上？

阿生發覺一個窗口已被打開，那兒有一條繩子垂出窗外。

各人小心走近窗前，俯視之下，發覺那繩子垂至下一層一個窗口。

彼得帶人到下一層的走廊上——那是另一端繩子的所在。

走廊盡頭處的窗門也開啓了。

這是一幢豪華公寓，大厦有中央冷氣系統，所有窗門都是關上了的。

爲什麼這一扇窗門却打開了？

毫無疑問，有人由這兒逃走！

與此同時，阿生在上面又有了另外一項更可怕的發現！

一具男子的屍體，出現在浴室之內。

這一次不是僞裝，而是個眞人。

在范令的住所內，阿生見過范令的「假裝屍體」。

那是用范令衣櫃內搜出的一條褲和一隻鞋假裝成一個人屈膝倒地，一隻脚伸了出浴室內視綫之內的「假屍」。

但這一具是眞的！

而且，死者並非別人，正是范令！

阿生登時呆住了一陣：「又是他！又是浴室！巧合？還是故意？」

是的，這是巧合呢，還是故意？

爲什麼在范令的家中浴室先有預兆，再在這豪華住所之內，出現了「眞蹟」？

這種殺人手法，的確令人又驚又奇！

阿生初步檢驗，發覺范令死於子彈。

如果阿生沒有猜錯，那是頗大口徑的手槍或者來福槍所發射的子彈，因爲傷口太大，血也流得多。

一名在屋內四處搜查的警官，揚聲把阿生叫了入房。

房內門後，有支來福槍——經過改造的來福槍。

這正是較早時，專家們假想中的來福槍。槍管鋸短了。

阿生等人仍隱隱約約可以嗅到一陣火藥的氣味。

似乎毫無疑問，這支槍剛剛才發射過，說不定就是殺死了范令的兇槍。

彼得也由下面上來！

他看見現場上的情形之後，也感到迷惘！

他把大厦管理人召來，問道：「你所講的中國人，可是他！」

彼得指指地上范令的屍體。

管理人嚇呆一陣，搖搖頭道：「不！不是他，他只是法蘭先生的朋友。」

「法蘭可能是個假名。」阿生說，「還有誰與他一起住在這裏？」

「一個女人。」管理人道，「那個女子也是中國人，很漂亮！」

警方人員很想在屋內搜到一張照片，以供管理人辨認。

但是，室內早已被人搜得一片凌亂，根本沒有照片。

不過，根據管理人的形容，那中國男子「法蘭」，極有可能就是洪羽。

至於那個女人是誰？

阿生一直未想到會有個女人跟住洪羽。但他相信唐人街的黑帮一定最清楚。

阿生覺得：這件事越來越奇！

爲什麼洪羽會殺范令？

范令是「叛徒」麼？

紅K黨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整個事件看來非常複雜，其中矛盾重重，根本令人無法解釋。

不過，阿生忽然觸發了一個新的概念，就是那個女人！

只要找到那個女人，相信一切難題即可迎刄而解。

阿生匆匆離開現場。

沒有人知道阿生爲什麼要走開，只有彼得一個人知道。

因爲阿生離開之前，曾向他交代。

× × ×

阿生到唐人街，走上一戶人家叩門。

「你找誰？」門內有人問。

「找雷强先生。」阿生說。

「你是誰？」

「這是我名咭！」阿生由門縫將一張咭片，遞了入去！

「你等一等吧。」

不久，門開了。

出現在門後的，正是雷强本人。

他很意外地瞪住阿生：「只有你一個人？」

阿生不客氣地入內：「地方不錯。」他四下張望，「我是專誠前來拜訪的。」

雷强也沒有阻止阿生，把手一攤：「隨便坐吧，我最喜歡開門見山的人。」

「那麼，我也不必轉彎抹角了。」阿

生說，「可知道我已找到一個人？」

「誰？」

「猜猜吧！」

「洪羽？」

「不！只是洪羽的心腹。」

「范令？」

「正是他！」

「想找我進行交易麼？」

「差不多了。我知道，你們都很希望找到洪羽和范令。」

「是否把他交給我？」

「是的。但有條件。」

「我已猜到了，不要殺死他，是不？」雷強笑了笑！

阿生搖搖頭：「不！交得給你，便任得你處置。我的條件是：帮我一個忙！」

「想不到你也會求我。」

「既是交易，沒有誰求誰的，你可以拒絕我啊！」

「好吧！先說來聽聽。」

「我們已有九分把握找到洪羽。」阿生說，「但要看你的合作是否有作用。由於我們急於找到洪羽，所以對范令，並不太稀罕！」

雷強得意洋洋地說：「我早已知道紐約警察有許多見不得光的花招，但想不到你也來這一套。好了，別阻我的時間，說吧！」

阿生道：「你曾聽說過洪羽有個女人麼？」

「女人？」雷強呆了一呆！

阿生道：「是的，一個中國女子，聽說很美麗，可能與洪羽同居。」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打聽一下。」

雷強這一次表現得很認眞。

阿生道：「沒有時間了，你以爲誰會知道，立刻就要想辦法。」

雷強又在想。

終於他夾指一彈：「胡克英可能會知道。」

「爲什麼他會知道？」阿生問。

「胡克英有個女友曾在我面前提過，洪羽求過她做媒人，介紹她的一位姊妹給他做老婆。」雷強回憶道，「但胡的女友說，人家已經有了未婚夫了。」

「快帶我找姓胡的。」

「慢着！人呢？」

「你指范令？」

「是的。你說過，這是一宗交易！」

「不錯，你信我，我保證把范令交給你，但我不要五千元花紅，這就值回票價了！」

「好吧！那麼，你跟我來！」雷強回頭對他的助手說：「給胡克英一個電話，叫他等我，我立刻過來找他。但是，別提這位朋友，以免他避忌。」

助手答應了。

雷強不等那個電話撥出，便帶了一名保鏢，和阿生匆匆離去！

× × ×

這是黑鷹帮的總部。

大廳之上，有個標本——巨大的黑鷹，令人望而生畏！

胡克英正在等待着。

雷強帶了保鏢和阿生一齊入來，令到主人家十分意外。

雷強先行解釋：「爲了找到洪羽和范令，我覺得我們不能單靠自己！他是特別小組裏面唯一的中國人。」

「中國人又怎麼樣？」胡克英很不高興，「你不該帶他來。」

雷強面色一沉：「還說什麼合作和諒解？你竟然不相信我。」

阿生怕弄成僵局，忙說：「聽我說好嗎？我們是有條件的合作！各不佔對方的便宜。」

雷強也說：「是的，他答應過交出范令給我們，我們只須帮他一個忙！」

「什麼忙？」胡克英問。

「你一定知道的：洪羽有個女人。」

雷強提醒胡克英：「他曾經叫珍妮介紹女友。」

「哦！你是指玉瓊！」胡克英道，「珍妮已經很久沒有見過她了！」

阿生立刻問：「你的意思是：你的女友果然介紹過一位漂亮的女人給洪羽？」

「是的，他就是雅麗絲——這是玉瓊的英文名。」胡克英道。

阿生靈機一觸，又問：「你有玉瓊的照片麼？即使是合照！」

「嗯——」胡克英稍作猶疑了一會，「我身上確有一張珍妮與玉瓊合照的相片。但是——」

胡克英轉過去問雷強：「他是否眞的可靠？」

阿生不等他回答，便搶在雷強前頭，說道：「只要你肯合作，我立即給你一個地址，你們按址去找到該處，担保可以見到范令。」

胡克英半信半疑，終於把那幀照片拿出來。

那是嵌在銀包上的一張彩照，上面是兩個年輕貌美的女人——左邊的是珍妮，右邊的是玉瓊。

阿生道：「借給我，可以嗎？」

豈料胡克英一手搶了回去：「不！我女友知道會不高興。」

雷強在旁笑道：「他怕女友多過怕老婆。我曾親眼見過珍妮當衆檢查他的銀包，她並非要知道他是否浪費金錢，只不過看他的銀包有沒有夾上這照片。」

雷強的意思，是要阿生不要怪責胡克英，因爲他的確是另有苦衷。

阿生惟有問：「你的女友呢？」

「什麼事？」胡克英又是一怔！

阿生道：「我只想問一些關於玉瓊這女人的事！」

「她可能還未起來！」胡克英看看腕表，對阿生說。

這時候已是上午時份。

阿生凌晨時份離開了曼赫頓區之後，曾返回國際特警紐約總部一次。

他和夏力談了一會，就開車到唐人街來。當時已是上午八九點左右。

阿生對胡克英道：「你帶我去，我保證不會令她感到麻煩。」

胡克英與雷強耳語一番。

雷強問阿生：「你的人呢？」

阿生會意地說：「指范令麼？」

「是的。」胡克英道，「你帶雷強去找范令，我帶你去找珍妮。」

「這也公平。」阿生說，「我們現在

就走！」

各人一齊落街。

街上出現了一些人以及一些可疑的汽車。

阿生對雷強道：「我的司機會帶你去找到范令。」

雷強怔了一怔：「你不去？」

阿生道：「我要和胡先生去找珍妮小姐。你除非不希望找到洪羽，否則，我們必須爭取時間，因爲時間無多了。」

胡克英和雷強交換了一個眼色。

阿生已不等他們答應，把手一招，一輛汽車由那處路邊開了過來。

車中只有一個人。

阿生吩咐他說：「把他們帶到洪羽的住所去見范令，明白嗎？」

「那是洪羽的住所？」胡克英和雷強都感到萬二分意外地一怔。

阿生這時候才說：「告訴你，我暫時只找到了范令。如果要再找到洪羽，有賴你們的衷誠合作與帮忙。」

雷強瞪住車中的人問阿生道：「他是誰？」

「國際特警。」阿生說，「我的同事，他會帶你去見范令。當然，如果你有所顧慮的話，大可以帶多一些人同去，但我可告訴你，范令已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你的意思是——」雷強若有所覺地問：「你們已控制了現場？」

「是的。」阿生道，「但范令對我們已失去了作用。我們只想找到洪羽。可惜，洪羽不在他的住所之內。」

雷強一聲「對不起，請等一等」，就把胡克英拉過一旁。

他對胡克英說：「你小心聽清楚，我們要設法比他更先找到洪羽。」

胡克英也是個十分機靈的人，他說：「放心吧！我會見機行事。你不要獨自去，拖住他，通知其他人。」

「我會做了。」雷強說，「儘量叫珍妮和他合作，也許這傻瓜可以替我們免費效勞。」

「我明白了。」

胡克英說完，很快又回到阿生身邊。

阿生當時也正跟車中人耳語。看見胡克英回來，問他：「我們可以走了吧。」

胡克英指指路邊停着的一輛大房車：「坐我的車子去！」

阿生很大方，登上了胡克英的汽車，和胡克英坐在後面。

前面那個既是司機，又是保鏢。

阿生不再理會雷強他們。

雷強並未上車，似乎去了撥電話。阿生的同事則獃在車子裏等他。

× × ×

胡克英十分大方地，介紹他的女友珍妮阿生認識。

珍妮與玉瓊正如照片中所示，同樣是美艷動人。

唯一不同的，玉瓊艷麗脫俗，有東方人的古典美；而珍妮較「放」，像西方女性。

胡克英道明了來意，也示意珍妮不妨講實話，協助阿生早日找到洪羽。

珍妮果然很坦白，也很合作。

原來這是珍妮和胡氏的香巢。

胡克英已有妻子，但却悄悄在這兒營金屋，與珍妮同居。

不過，胡克英不是常常到這兒來，他顯然對自己的妻子還有幾份顧忌。

珍妮也是剛剛起來才不久。那懶洋洋的神態，一看就知道是個歡場中的女性。

她承認將一位女友玉瓊介紹給洪羽，而且，二人已秘密同居。

但是，有件事是較少人知道的，就是玉瓊已有男友。

珍妮強調：玉瓊認識了洪羽之後，一切都有所改變。

阿生問：「他們同居，你可探訪過他們？」

「沒有。從來沒有。」珍妮道，「他們的居處一直不讓任何人知道，連電話也保密，洪羽把她當古董一樣收藏起來。」

「爲什麼會這樣？」阿生又問。

「詳細原因只有他們自己最明白。」珍妮說，「不過，我想，主要還是由於玉瓊的男朋友吧。」

「他不服氣？」阿生故意問。

「情場上失意本是平常事，但問題是宗白對玉瓊似乎十分痴心，這也是我事先估計不到的。」

「宗白就是她的前度劉郎？」

「是的。」

「宗白多大年紀？」

「很年青，很英俊。」

珍妮說到這裏，又下意識地瞟了胡克英一眼，似乎担心他吃醋。

「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阿生問道。

「天曉得！」珍妮聳聳肩：「自從玉瓊離開他之後，他已遷出了唐人街。」

「他幹什麼的？」

「以前是石地堂人馬——地下賭場一名打手，但現在，我不知道了。」

胡克英在旁插咀道：「他是美籍華人，服過兵役，很高大，數年前曾派去越南打，退役後回到唐人街來，才結識了玉瓊！」

阿生沉思着。

回頭又問胡克英：「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宗白這個人？」

「你以爲他有問題麼？」胡克英旁敲側擊地問。

「是的，絕對有問題。」

「那麼，我帶你去找石地堂的人問問，也許可以查出他的下落。」

「謝謝你！」阿生衷心地說，因爲他以爲對方眞的如此熱心。

但是，胡克英忽然又叫阿生等一等，然後摟腰把珍妮帶入睡房去。

阿生看見他們眉來眼去，心裏已經納罕。他不耐煩地叫了進去：「你們改天再親熱好不好，我們時間已經無多了。」

豈料胡克英却由裏面揚聲道：「別忘記啊！我不見警方的人，亦未受僱，我有個人自由的。你沒有耐性等，你可以自己先走！」

阿生爲之氣結。

他知道西方文化的墮落，也知道像胡克英這一類慘綠青少年的思想受到美國式自由的茶毒最深。

他只好先走了。

因爲阿生覺得：時間對他實在太過重要。

× × ×

阿生這邊一走，那邊胡克英和珍妮已由房間裏出來。

「他走了？」胡克英問手下。

手下正在窗前俯視：「他剛截了一輛街車離去。」

胡克英帶了手下匆匆離去！

原來這只是他的詭計。

他並非爲了珍妮的美色而留下來，只是想擺脫阿生而已。

珍妮看見自己被利用，又得不到胡克英留多一陣，心裏又氣又好笑。

她惟有再三叮囑個郎，早些回來陪伴她。

胡克英唯唯諾諾地走了。

他的心那會留在這裏？他恨不得立刻飛到石地堂的地下賭場去。

因此，當車子開動了之後，胡克英已利用他汽車上的無綫電話，與他的黨人連絡。

胡克英在電話中指示「黑鷹帮」的人，要搶在阿生前面，查出宗白此人的下落，以及把宗白此人找到。

另一方面，胡克英又致電另一黑帮首領——飛龍帮的金大龍。

他担心自己人手不足，要金大龍派人前來協助；一方面希望多一個人商量，另一方面又想替唐人街各帮會之間，立下奇功。

事實上，每一個帮會都希望有所表現，以加強本帮的地位。

所以金大龍聞訊後，立即追問胡氏汽車前進的位置，要在中途會他。

金大龍的目的也明顯，他要知道整個事件的眞相。

假如胡克英能替「黑帮大會」立一功，那麼，金大龍也要分一杯羹。

胡克英既然志在找多一個人商量，自然也樂得和他會合。

於是二人不久之後，便在一處路口相遇。

金大龍落了自己的車，走上胡氏那輛大房車裏面，汽車又再繼續前進。

金、胡二人見面後，金大龍忍不住問：「怎麼弄出了一個宗白來？他與此事何關？」

金大龍這一問也問得好，竟然問得胡克英啞口無言。

過了一陣，他才吶吶地說：「阿生雖然沒有說得更明白，但據我推測，可能是宗白才是眞正的兇手。」

金大龍反問道：「難道洪羽收買了宗白？」

「天曉得！」胡克英道，「我們只相信阿生，聽說他破過不少大案。」

金大龍道：「既然一知半解，我倒有個好主意。」

「什麼好主意？」

「讓阿生自己去找，找到了，我們才坐收漁人之利。」

「嗯——」胡克英想了想，又說：「但是，萬一落入國際特警或警方手中，我們如何可以將他弄出來？」

「只要證明他是殺害我們弟兄的人，還將他弄出來幹嗎？派人殺了他算數。」

「不！我仍反對你這想法！」胡克英堅持着說，「我們要先一步找到他！我們兩帮人的力量不足，還可通知其他人。」

「好吧！那麼，我們分頭進行！」金大龍道，「你去通知大夥兒，我去石地堂架步窺伺，設法跟踪阿生。」

胡克英爲了向其他帮會的首腦邀功，自然樂於接受這意見。

於是兩個人又分頭行事。

金大龍的汽車仍跟在後面，由他的司機駕駛，所以只要胡氏的汽車停下，他刹那間便可以登上了自己的汽車。

× × ×

阿生截了一輛街車，匆匆來到石地堂的架步門外。

這兒是一間生意絕不好的食物店。但一到入黑之後，就會熱鬧起來。

因爲食物店在入黑後關門，停止營業；另一種「營業」即告展開。

那是開賭。

換句話說，這是地下賭場。

阿生早知道這是石地堂的地方，所以落車之後，便入內直趨櫃面。

已接近中午。

這是吃午飯時間，但這兒的食客却不多，老闆也似乎不在乎似的。只有熟悉內情的人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問櫃面：「九叔呢？」

「你是誰找九叔？」櫃面怔了一怔。

這時候，裏面剛好有個中年人出來，阿生見了立刻跟他招呼。

原來這面色紅潤的人正是九叔——石地堂這帮會中的元老輩。

九叔認識阿生，是有多少「識英雄重英雄」的性質。

因爲時至今日，阿生仍未對石地堂控制下的地下賭場採取行動。

九叔招呼阿生在卡座上坐了下來：「吃過了午飯吧？」

阿生開玩笑道：「快要被人炒魷魚了，那裏還有飯吃？」

九叔一邊招來侍役，一邊笑道：「隨時來我這裏，保證你豐衣足食。」

二人相顧大笑。

侍役開了茶，阿生也實在餓了，叫了一些食物之後，一本正經地問九叔：「記得宗白那廝麼？」

九叔怔了一怔：「你想找他？」

「是的，而且很急！」阿生低聲說。

九叔也知道這一回阿生不是開玩笑。

一個是捞家，一個是隨時可以給他麻煩的人，前者自然要識相一點，否則，後者翻臉時，吃虧的還是前者。

於是九叔也十分愼重地說：「他已經不是我們的人。」

「我也知道他已離開你的架步。」阿生說，「你可否指點一下？」

「坦白對你說，宗白離開我的架步後，只來找過我一次。」

「什麼時候？」

「前兩天。他用電話約了我出去，表示要離開紐約往別處謀生，叫我借他一千幾百，我那有這許多錢？」九叔又說，「我勸他回來，但他似乎滿懷心事。」

「後來呢？」

「後來，我只給了一百元。事實上，幹我們這一行，好看不好吃，因爲開支太大。」

「他有沒有提過要到別處去？」

「沒有。不過，我猜想可能是到三藩市。」

「他很相信你？」

「我這個人很老實，許多年青人都跟我很合得來。」

「那麼，他一定會給你留下連絡地址吧。」

「沒有。」九叔想了想，又說：「不過，有個電話號碼。」

「寫給我吧。」

「好的，讓我去取紙筆來。」

阿生忽然叫住他：「不！不必用紙筆了。」

原來阿生看見那邊有個人，正在有意無意之間，對他們虎視眈眈。他知道那是唐人街一個黑人物。

阿生於是低聲對九叔說道：「你只須用筷子沾茶，寫在桌子上，我的記憶力很好。」

九叔是個老江湖，鑑貌辨色，也曉得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只好照阿生的吩咐去做：用一隻筷子，蘸了茶，寫在桌子上。

阿生看了那號碼，記在心裏，隨即用手指把它弄掉。

九叔奇怪地問阿生：「宗白惹了什麼麻煩？」

「我只要他帮助我找一個人，他本人可能並無麻煩。」阿生安慰着九叔，一邊又對他說：「不要對別人提及今天的事，我知道有人以爲宗白奇貨可居，都希望找到他呢。」

「我明白了。」九叔又對阿生道：「好兄弟，如果不是什麼大件事，得饒人處且饒人吧。」

阿生苦笑了一下：「我也不是恃勢凌人。尤其是對中國人，除非太過份，否則我一定放他一馬。」

九叔笑笑。

飯菜來了，阿生佯作若無其事地吃飯；其實，他一直留心着一些人。

阿生知道，他一直被人跟踪、監視。

× × ×

這是一個十分簡陋的住宅單位。

這裏面只有一個電話，一張床，一把椅子。此外什麼都沒有了。

電話放在地上。

窗簾陳舊到一觸即爛！已經發出了一陣陣霉爛的氣味。

屋內只有一男一女。

男的正在喝啤酒——罐頭啤酒。

女的却被綁在椅子之上。口裏塞了一個布團，雙眼在流淚。

那男子並非別人，正是宗白；女的是王玉瓊，英文名叫雅麗絲。

宗白身邊有一支手槍，上滿了子彈。

還有一柄閃閃生光的刀。

他的眼睛充滿了血絲。

他不斷地看着地上的電話。但電話一直沒有响過。

他坐在床上，因爲室內只有一把椅子，那椅子已用來綁住了玉瓊。

他們面面相對，却沒有說話。

他們彷彿用眼睛交談。

室內的空氣十分沉悶。因爲所有的窗簾都落下了。

唯一的燈光，由洗手間透出來。

玉瓊也知道自己隨時會死；她有許多話想對他說，但他不讓她說。

她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查出了她的居處——那是她和洪羽秘密同居的地方。也是曼赫頓一區豪華住宅單位。

她早知可能會有今日，所以才叫洪羽住得越遠越好。

她的居處從來不肯讓人知，甚至連洪羽的心腹也不知。她有先見之明，明知宗白遲早會找她麻煩。

爲什麼？

爲什麼她有先見之明。

只因爲他們有過山盟海誓。

只因爲他們早已訂了婚。

但是，洪羽認識了她之後，一切都有了急劇的改變。

她無非貪慕虛榮，只是太過相信洪羽；洪羽聲言假如得不到她，就殺了宗白，也會將她毀容。總之令到她和宗白兩敗俱傷。

洪羽是一帮之主。

宗白只是一名打手。

彼此相距太遠了。

她爲了宗白，也爲了她自己，終於作出了一個最後的抉擇。

她答應和洪羽秘密同居，但有條件。

條件之一就是：洪羽不得傷害宗白。

條件之二：不能將他們的居處公開。即使是洪羽的心腹。

玉瓊以爲自此之後，只要她脫離唐人街這個生活圈子，心靈上就不會再有什麼痛苦；也希望宗白見不到自己，而逐漸忘記了她。

怎知道，洪羽肯放過宗白，宗白竟然不肯放過他們。

宗白神出鬼沒地，在唐人街幹了一宗又一宗的命案。

表面上看來，他似乎是個漫無目的之殺人狂！其實，這是一連串的有計劃的行動。

宗白首先發覺黎秀追求阿花，於是首先殺了阿花，讓黎秀蒙上了殺人嫌疑。

事後又致電話特別小組，要脅警方放人，否則又再殺人做案，讓警方來對付洪羽和他的紅K黨人。

結果，警方雖然無法證明黎秀殺人，却因此揭發了紅K黨是個爆竊集團。

但是，宗白仍然覺得警方動輒講證據，於事無補。

於是宗白又再把心一橫，將「假情報」借一名綫人之口傳出，安排了一個死亡陷阱，讓紅K黨的人在爆竊行動中，被他一一殺死。

他是個退役美軍，對於開槍、殺人，早已不當是一回事了。何況這是他憎恨的人呢。

他有計劃的殺人行動，造成一種錯覺，讓唐人街其他帮會也以爲這是紅K黨和洪羽本人的所爲。

這本來就是一個天衣無縫的「借刀殺

人」妙計。

但是，洪羽似乎早已有預感，不但沒有公開露面，同時也沒有讓別人輕易找到他。

宗白的一連串行動，確實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最少紅K黨已經死了很多人，實際上已經等於解散了。

不過，宗白仍不心甘。

他知道紅K黨爆竊所得，絕大部份的財物，被身為首領的洪羽吞食。

所以，只要洪羽肯放棄這裏一切，即可與玉瓊飛到天涯海角去，雙宿雙棲。

那麼，對洪羽和玉瓊來說，可能因禍得福。因為洪羽以後不必担心被警方因人贓並獲而抓去坐牢。

而玉瓊本人亦可以不必再躲躲閃閃的，過着「軟禁」式的生活。

因此，宗白心有不甘，繼續追查洪羽和玉瓊二人的下落。

挑撥離間、殺人放火的事，宗白都可以一一做到了，憑他本身是個美國土生華僑，對環境的熟悉，只要稍費一點兒功夫很容易就可以查出了洪羽的所在。

何況洪羽和紅K黨人仍祕密保持連絡，這正好給宗白有了可乘之機。

宗白就是祕密跟踪范令，終於發覺了洪羽的豪華住所。

當時洪羽正外出未回，范令到那兒找他時，玉瓊正要外出購物，因此開門讓范令入內。

玉瓊走後，宗白上去敲門。

范令以為洪羽回來，豈料開了門之後，才發覺不是，但為時已晚。

宗白用槍指嚇他。

宗白那支經過改良的來福槍，威力很大，也殺過了不少人。

他把門關上，迫范令入內，開了收音機，讓聲浪放大，然後開槍殺了范令。

他在梯間親耳聽過，知道玉瓊就快回來。所以殺了范令之後，留下那支來福槍，目的是：明知這支槍殺過不少人，成為警方追查的兇器之一，索性讓洪羽吃下這隻「死貓」；讓警方也以為過去許多命案都是洪羽做的。

最後，他想由正門離去，但開不了那把新式的鎖。情急之下，他惟有用繩子由窗口爬到下一層，由走廊逃去。

他落到樓下，剛好見到玉瓊由外面購物回來，於是他將她押上車。

玉瓊不敢不從，因為他還有一支手槍，此外還有一把刀。

現在他所喝的啤酒、麵包等物，全是玉瓊買的。

他恨透了玉瓊，眞想殺了她。

但是不知怎的，看見她流淚時的楚楚可憐神態，却又有些不忍。

那份愛意似乎「死而復活」。

他曾拉開那個布團，問她肯不肯跟他齊齊逃亡到外地。

玉瓊只會哭，沒有答他。

他生氣，摑了她一掌。

她放聲大哭。

他怕。

怕聲音傳了出去，於是又再次將布團塞住她的咀巴。

他在想：這世界一切非錢不行！當日要是他有錢，也許不會弄成今日這局面。

於是他又靈機一觸，撥了一個電話給洪羽。

他希望洪羽會比警方人員先返回家中，因為他太須要錢。

果然，接聽電話的人正是洪羽。

他要洪羽立即籌一筆錢，數目是二十萬；雖然洪羽說沒有這麼多，宗白却堅持這數目。否則他會殺死玉瓊。

洪羽在電話中認得那是玉瓊的聲音。終於答應以二十萬元換回玉瓊的自由，要求宗白留下地址。

但是，宗白只留下了一個電話號碼而已。

宗白要洪羽籌足現金二十萬之後，立即致電與他連絡，屆時再約地點見面。

電話未掛斷之前，宗白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

宗白記得洪羽住所重門深鎖，當時他殺了范令之後，想由正門離去，但無法打開那度大門，可能由於那把門鎖太新，太複雜了。總之他開不了。

他十分焦急！因為他為了達到嫁禍目的，曾留字叫布隆到這兒來；實則等於叫警方的人找到這兒來。

萬一警方來了，他豈非變了甕中之鼈？於是他在情急之下，用繩子越窗而去。

現在洪羽怎麼入屋的？

他在電話中問洪羽，反而被洪羽取笑了一番。

洪羽對他說：紅K黨是靠「開鎖」吃飯的，所以自己門鎖當然要弄到，「自己識開，人家不識開」的地步。

宗白自然無話可說。事實上他在這方面及不上紅K黨的人。

紅K黨既是靠入屋爆竊為生，在這方面自然比他強得多了。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電話始終沒有响。

啤酒喝了幾罐，宗白感到沉悶難擋。

他又拉開了那團塞口布，問玉瓊：「有了錢，你肯跟我走吧。」

玉瓊只是點頭。

她又驚又怕，因為她根本不知道事情發展到何種地步。

她流淚！却又不知如何說起。

電話就在這刹那間响了起來。

宗白担心玉瓊離開他這麼一大段日子，可能靠不住！先把布團再塞進她的咀巴，才去接聽電話。

果然是他等待的人。

洪羽在電話中說：「你害得我好苦，我根本沒有這許多現金，但為了滿足你，就只有向朋友借。現在警方到處找我，究竟你想怎麼樣？」

「別說廢話，錢呢？」宗白問。

「已籌足了，但我在何處見你？老實說，目前警方四處找我，我不會在公共場所見你。」

「那麼，我告訴你一個地址，你按時去到那兒等我。」

「那是什麼地方？」

「一間空屋！」宗白又警告道，「你不要作怪，否則，我先殺她！再殺你！」

「放心好了！我不是那種人。」

於是宗白將一個地址告訴了洪羽，限他一小時內到達該處。

其實，他所講的地址，也就是這裏。

他想清楚了。只要洪羽送錢來，不管多少，他都不會讓他生還離去。

至於玉瓊，萬一她不肯跟他走，他也會殺死她。

因此，這地址他又怕什麼讓洪羽知道呢？

宗白已明白到洪羽的「紅K黨」已四分五裂，黨徒死的死，走的走！連最心腹的范令，也給他殺死了，自然沒有人帮洪羽。

等一會兒，洪羽可能只有一個人來。

宗白趁他還未來之前，把玉瓊和椅子的位置了修改一下。讓她坐得對正了入門處。

她雙手反綁，與椅子連在一起！咀巴塞了布團，想叫也叫不出聲音來。

然後，他走到了窗前，揭簾俯視街中的情形。

不久，有輛房車開到。

車上走下了一個人，正是洪羽。

宗白立刻將手槍拔了出來，打開大門，走了出去。

大門虛掩。

宗白則跑到上一層的梯間去。

這是十分舊式的住宅，即使日間，梯間也很昏暗。

不久，有人拾級而上。

宗白居高臨下，清楚見到了那是洪羽；他一個人來。

洪羽終於找到了目的地——這就是剛才宗白給他的地址了。

洪羽小心地推了一下門。

門「呀」一聲開了。

他本來可以分心後望的，但却給眼前的情景分散了注意力。

眼前的情景就是：玉瓊流着淚，被人反綁在椅子上。

他剛想進去，開口問她，後面有人用槍管指住他。

「進去，不准作聲！」宗白突然由上面下來，用手槍押了洪羽入內。

洪羽迅速被他繳械。

「錢呢？」宗白問。

洪羽道：「在我的車裏。」

「什麼？」宗白表現得十分生氣。

洪羽解釋道：「我們要公平交易！我給你二十萬，不是個小數目，你如何保証玉瓊的安全？」

宗白狠狠地打了洪羽一拳。

這日子，他不知等了多久。

發洩內心的憤怒，可能比得到二十萬元更加爽快。

於是宗白又再痛打洪羽一頓。

洪羽在槍管之下，不敢反抗。

突然有人敲門。

宗白忙問是誰。

門外人回答道：「我們是警方人員，宗白，你已被包圍了！快些投降。」

宗白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怒吼着說：「洪羽，你有種！」

說完，他一連開了兩槍。

他的槍法一向甚準，經常只要一枚子彈即可殺死一個人。何況這還是他的生死關頭呢。

洪羽和玉瓊都瞬即死在他的槍下。

門外的警方人員立刻撞門入來。

但是，宗白在他們未入來之前，已由後面的窗口爬了出去。

可惜他未跳到街上，已被一陣亂槍掃死。破門而入的警方人員大感意外。

但在外面亂槍殺死宗白的，並非警方人員，只是唐人街各黑帮派來的槍手。

唐人街各黑帮派來的人，主要是暗裏跟踪阿生，所以知道宗白在這裏。

阿生自得到九叔的指示後，憑電話號碼，查出了宗白這個地址。

但是，就在這時候，彼得那邊也有了新的發展。

原來彼得等人在洪羽和玉瓊的「香巢」中偵查范令命案之際，洪羽不久也闖了回來。

他自然立即被捕。

事後洪羽知道范令被殺，玉瓊又不知所踪，於是也明白到他的情敵已經找上門來了。

果然，不久之後，宗白的勒索電話就撥到這裏來。

在彼得授意下，洪羽佯作答允宗白這次的勒索。

阿生和彼得在無綫電連絡下，發覺彼此所查得的地址完全一樣，於是就在附近會合。

但是，他們想不到唐人街的殺手們竟然跟踪而來，決意要殺死宗白，為他們的「兄弟」報仇。

由於現場有大量警方人員包圍，所以那批殺手事後紛紛落網。

可惜殺手們只是受僱而來，他們永不會供出主使者是誰。

唐人街的黑帮帮主們，還是可以安然生存下去；除了紅K黨的洪羽之外。

阿生靠黑帮們的提供，最後查出了「殺人狂」原來是宗白；但到頭來宗白却死在他們僱用的殺手手上。

這是報應！但對宗白來說又算是什麼？自作孽嗎，還是被情所誤？

精選短篇俠義傳奇故事

揚 威·文
子 成·圖

無名俠隱

仁心俠骨

無憂園。

三月暮春，正是王孫公子策馬揚鞭之時。

張文遠就在這時候進入無憂園，大公子柳修文盤問一番，立即吩咐總管老王，張文遠可以帮手做事。

總管老王一時還未聽明白，他知道這位大少爺脾氣，不敢出聲詢問；轉頭仔細打量張文遠。

表面上看起來，很平常，大約二十歲左右，一身粗布衣服；看樣子，只能够做些文書事情，又好像可以做粗工夫，老王悶了半天，最後出聲道：「小老弟，你先看看地方，摸熟了環境，以後做事也比較方便！」

「好，有事老伯只管吩咐。」張文遠說時，轉身向左走去，信步在無憂園走，細細打量環境。

說起無憂園，在武林中却是塊令人敬仰的地方。主人柳新城，今年正六十歲，雙親在堂，膝下二子二女，均已長大成人，家傳武功，全學得中矩中規，一般江湖高手，等閒都要在他們手下吃虧。

柳新城闖蕩江湖四十年，爲人急公好義，正所謂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爲朋友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四十年來奔走，流血流汗，做了多少可歌可泣大事，所以黑白兩道公送他一個仁義大俠雅號。

三代同堂，而且雙親子女健全，仁義大俠柳新城於是將居住地方改名無憂園。

澤被蒼生

無憂園並沒有什麼園，仍然是一座平常的村莊；甚至沒有鞏固的城堡或護莊河，任何防守設備都沒有，完全是一座村莊；不過柳新城住的房子有四幢，全是家人朋友僕人住得滿滿的！

張文遠逛了整個下午，整個村莊總有百戶人家，自然而然受了仁義大俠柳新城的蔭蔽，享受太平，稍有不足之處，救助立刻就到，所以無憂園的另一意義，是所有村民無憂無慮，快樂悠悠。

這裏的人很和氣好客，張文遠隨便和他們閒談，茶水招待不用說了，那種慇勤好客的態度，眞令人由衷的感動！

第二天一清早，不用人吩咐，張文遠自己拿起掃把，開始整理，足足有一整天，無憂園面目一新；並不是張文遠一人幹的活，由於旁人見他做，自動跟着做，實在來說不過做自己家裏的事而已，張文遠只稍爲提點意見，再親自帮手，所以功效極大！

「老弟，你眞行，我們老爺公子小姐昨兒讚不絕口，無憂園清潔工作，今天做得最好！」總管老王道。

「這點工夫算什麼，我不過提個頭兒，其實是大夥兒一起幹的！」張文遠道。

「很好，年青人能幹是本事；令得大家信服，習成一種風尚那就是道德、智慧及行動的感染力了！」這聲音突然响起，正是仁義大俠柳新城，身形修長，滿臉正氣，和顏悅色之中另有一股懾人的威力。

「莊主！」總管老王叫道。

張文遠立即拱手道：「拜見莊主！」

「罷了，你就是前日來此的張文遠？」仁義大俠問。

「正是小可！」張文遠答。

「你頭腦很好，不妨多提些意見，最好是大家有益的事情！」仁義大俠柳新城道。

「蒙莊主錯愛，小的很喜歡莊內人，我想，村莊四周栽植松栢，後山種菓樹；莊內平房重新建築，羣策羣力，一排排，一幢幢，所有進出門戶，水塘等佈置，找專人來設計，直到大夥兒贊成，然後逐步施行！」張文遠侃侃而談，似乎眞有滿腹智謀。

「對，這確是很好的想法，明日立即找人研究。」仁義大俠柳新城高興道。

「這只是計劃的初步。」張文遠繼續道：「待無憂園居住房屋全部妥當，第二步找人教練村民鍛練身體，並請儒生談仁說義，年青的從頭讀書，務使無憂園所有的人，個個身體好，智識高，品德修養等日益進步，那才不負仁義之名，且符合無憂之義！」

「好，眞好，太好了！」仁義大俠柳新城聽到這番說話，當眞開心到極點，手掌連連拍張文遠肩頭，讚聲不絕，大有相見恨晚之慨！

「莊主，你和這位小兄弟詳細談談，我先到外邊去看看再說！」總管老王有事待辦。

「好，小兄弟，我們到裏邊去泡壺茶，坐下來商討，這眞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仁義大俠柳新城高興之餘，立即拉張文遠到書房商議大計。

剛走入大廳，除了大公子柳修文外，尚有二公子柳修武，大小姐柳如烟及二小姐柳如眉四人全在座。

他們見父親對這少年態度，不由暗中驚奇不已，土老包鄉下人一個，而且年紀實在太輕了，有什麼地方值得人欽佩！

大公子知道這少年只是想找碗飯吃，來這裏才只兩天，父親如此相待，豈非怪事！

仁義大俠柳新城略爲介紹，即帶張文遠直入書房，關起門來在內密談。

兄妹四人自然奇怪，而且也想不透，父親書房不是平常人可以自由出入，除了平生好友，或江湖大有來頭之人，才可奉邀進入，張文遠無論在那方面看，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青小夥子而已。

漸漸地，兄妹四人了解內情；仁義大俠柳新城，提供經費，村民自己有能力出就不勉強，不足之處，全由仁義大俠包下，有人有錢，不到一年時間，無憂園面目一新，景緻及佈置，全是畫家的精心傑作，適當、調和，而且充滿了生氣。

甚至一些珍禽異獸，也感染了這兒和平氣氛，不避人畜！

無憂園現在是名副其實，不僅衣食住行樣樣美滿，閒中鍛練身體，讀書講理，全有專人負責！

張文遠自然而然成了萬家生佛，人人敬仰；但他依然是平實無華的裝束，粗布衣服，住着一間石屋，清茶豆腐加上白飯，有時也寫些帳目，便條，有時也掃地砍柴，所以他本人永遠是那個樣子！

一切上軌道後，張文遠比較清閒，也跟些教拳師父練練拳脚，他好像只是爲了鍛練身體而練武，並不是爲了報仇或爭強好勝而練武！

無憂園地當蘇州虎邱附近，古來文人雅士極多，文風所被，人情倒還純厚！

一天，柳大小姐如烟獨自騎馬出外，遊山樂水，來到一處樹林前面，想休息一下找點水喝。

突然，林中走出二人，柳如烟心頭一跳，這二人樣子很怪，身材特別高，瘦得像枝竹竿，面上也是乾巴巴的，而且顏色也是黑黝黝的，二人似乎是一個模子鑄出來，雙眼如豆，毫無神采，晚上遇到，不當他們是活殭屍才怪！柳如烟武林世家，一見二人模樣，就知道遇上了武林中極難纏的煞星——秦嶺二妖。

柳如烟雖是女孩子，却有過人胆色，冷冷望住二人，一言不發。

「女娃子，你要到那裏去？」其中一人冷冷道，這聲音之難聽，就像拉鋸一樣，令人直起惡心！

「那裏去都好；你們二人想來不懷好意，有什麼打算只管說好啦，別拉拉扯扯鬼叫，令人受不了！」柳如烟厲聲喝罵，與這二人實在沒有客氣的必要！

「哈……」秦嶺二妖的笑聲，當眞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難聽的聲音，柳如烟只覺得心肺快要扯出來，忍不住只好雙手掩住耳朵。

「我二人的聲音難聽，全是你父親所賜，十年前，你父親施展煞手，將我二人打下千丈懸崖，跌到泥沼中不死，但那泥沼中積有奇毒，我二人逃出，滿身怪瘡，僥倖找到神醫，千辛萬苦，才救下一條命，我們的皮膚與聲音，全是你父親所賜，你說我們是否要找他！」秦嶺二妖的聲音滿含怨毒，益發難聽。

柳如烟總算聽明白，她只知道追命鬼上官靈及摧命無常盧清，三十年前橫行江湖，殺人如麻，由於模樣古怪，作風奇特，所以江湖朋友稱之爲秦嶺二妖。

他們潛伏無憂園附近，看來是處心積慮，報仇雪恨，父親及家人如今尚蒙在鼓中；今日只要逃出毒手，那時就不怕他們了！

摧命無常盧清似乎已看透了柳如烟心意，冷冷道：「女娃子，乖乖的束手待擒，我們不難爲你，若果恃强動手，到時別怪我心狠手辣；怎麼樣？決定如何？」

柳如烟厲聲道：「秦嶺二妖聽好，姑娘即使要死，也不會與你們這般窮兇極惡之徒妥協，本姑娘決心與你們決一死戰，出手吧！」

「很好，老二你去把她擒來，千萬別傷了她性命，到時可以與柳老賊講話！」追命鬼上官靈吩咐拜弟。

「嗯，我知道！」摧命無常盧清口內答應，一面搖搖幌幌走上前來。

柳如烟不敢怠慢，撒出肩上寶劍，左手劍訣一領，七十二路追風劍法源源施出，這是仁義大俠柳新城平生絕技，端的非同小可，雖然柳如烟火候較差，但也不是好吃的果子！

摧命無常盧清二十年苦練，以爲可以

縱橫天下，找仇人雪恨；如今初次出師，被這女孩一輪急攻，竟然無可奈何，心內大怒，絕學施出，雙手凌空亂抓，柳如烟手中寶劍幾乎給他抓了去！

在這時，柳如烟心內暗自叫苦不迭，人家絕技施出，自己無法擋架，旁邊還有一位，今日之戰，兇險已極；事關危急，如何可以脫身呢！

嗤嗤，劍氣縱橫，端的是霸道已極，摧命無常盧清右臂突然伸長五寸，柳如烟手中劍已經抓住，危機一瞬，她當機立斷，伸手入鏢囊，十二枚金錢鏢，以倒洒滿天星手法打出，脚下用力急蹬，倒竄掠過，直往馬背上落去，只要騎上了馬背，今天或可逃出生天！

「托！」柳如烟剛落上馬背，纖掌輕拍馬背，那匹馬熟知人性，知道今日兇險，正要展開鐵蹄逃命之際——

人影閃處，只見追命鬼上官靈已抓住轡頭，那隻鬼爪樣的黑手，却有千斤之力，無論馬兒怎樣發力衝，都無法移動！

柳如烟大驚，伸手又抓了把金錢鏢，也不管它多少，全部打出，嗤嗤嗤之聲不絕，直往追命鬼上官靈身上大穴打去！

追命鬼上官靈絲毫不現慌亂，右手不動，左手在空中一陣急撈，全部金錢鏢如泥丸投海，踪跡不見。

柳如烟大驚失色，剛才有劍有鏢，仍然奈何不得；如今空手，只怕眞個性命難保；雖然如此，她仍然不甘束手待斃，猛地奮起全身之力，直擊對方胸口。

「哼！」追命鬼上官靈冷哼聲中，左手一翻，已扣住柳如烟寸關大穴。

直到這時候，柳如烟可說是澈底落敗，落在對方之手，只怕還有比死還可怕的苦頭吃呢！

「哈……」秦嶺二妖縱聲長笑，似乎對這次成功，感到十分得意，因此暢笑起來。

「颼！」突然三顆石子打來，分品字形飛行，秦嶺二妖一聽那强勁的破空聲，竟不敢伸手接，往後疾退，另一顆石子正打在馬屁股上，四蹄疾奔，往來路衝去！

突然，柳如烟伸手抓住轡頭，馬如人立，硬生生停住不走！

秦嶺二妖也給這意外弄胡塗了，柳如烟不走，這是什麼意思；但是，二妖心內震駭，什麼人內力如此深厚，即是仁義大俠本人也沒有如此火候，二人震驚之外，心內暗暗胆寒。

「什麼人，鬼鬼祟祟的，快給我出來，」柳如烟突然高聲狂叫道：「柳家人不是畏死之徒，更不願受此莫名其妙的恩惠，我不願逃走！」林中沒有絲毫動靜，好像暗中相助之人已經走了！

秦嶺二妖心內早已打好如意算盤，捉住柳如烟，最少可以和柳新城談條件，林中人既然沒有動靜，又何必自己駭自己，放着這塊到口的肥肉不要呢！

「老二，把這丫頭擒下！」追命鬼上官靈說時，立即全神戒備，只要有風吹草動，立即出擊！

柳如烟束手待擒，竟然閉上雙目，摧命無常小心翼翼走上前，緩緩伸手去扣寸關大穴。

「颼！」一個幪面人來得好快，根本未看清楚便出手，摧命無常盧清已讓了開去！

「看掌！」追命鬼上官靈兄弟關心，拚死來救，見老二中了一掌，以對方內功，掌下勁力何等雄厚，一掌打中，那還有命在？見老二跌開，一定是非死即傷，急怒攻心下，再也顧不了許多，橫衝過來。

幪面人好整以暇，待追命鬼上官靈衝到，待他掌緣堪堪沾着胸衣，左掌倏出，迎上前去，「砰！」的聲大响，追命鬼上官靈胸口如受千斤鐵錘擊中，血氣翻騰，一口眞氣再也提不住，鮮血狂噴，看來受了極重內傷。

柳如烟暗自震駭不已，幪面人好雄渾的掌力，他救了自己，又不願相見，而且還幪着面，一定是自己熟人，今天必須想法子認出他的眞面目。

秦嶺二妖已受重創，想來已不足爲患，幪面人似乎又想離去。

「慢走！」柳如烟叫起來！

幪面人稍爲猶豫了一下，又轉身往前走，事實上，此處確實安全，不會再有甚麼危險。

「好，你走，看我死給你看！」柳如烟厲聲叫道。

幪面人脚步又停頓了一會，並未轉身，又繼續往前走，他這回脚步加快，似乎想早點離開這裏的地方和人，實在弄不清楚有甚麼可怕。

「哎唷。」突然柳如烟大聲叫起來。

幪面人急回頭，不由大驚，身形展處，有如大鵬展翼，直撲過去！

柳如烟手內握着把小劍，直插入心腹，此時正彎腰曲背，大聲沉吟呼痛。

「你……怎樣……了！」幪面人顯然手足無措，低聲詢問，還有點害怕神色。

「走吧，我快死了，叫我爸爸來收屍吧。」柳如烟沉吟的聲音越來越弱，看來離死不遠了。

幪面人大驚，急走上前，想扶起柳如烟坐好，減少痛苦，突然，柳如烟手急伸處，已抓起面罩。

「呀！」

「原來是你。」柳如烟叫道。

「你沒有受傷？」

「哈哈！」柳如烟笑道：「我不用計，怎會令你上當，本小姐別的不行，動腦筋用計，却是出色當行，服了沒有，下次還可比試比試呀。」

面前這人只像塊木頭，呆立不動。

幪面人不是別個，正是仁義大俠柳新城所喜愛的張文遠，此時滿面頹喪，儍了一般！

柳如烟那有絲毫傷，玉立亭亭，美艷如花的臉上，笑意盎然。

「你何必如此？」張文遠滿臉懊悔說道。

「哦。」柳如烟皺起眉頭道：「這是甚麼話，你救了我的性命，也挽救柳家名聲，這並不是壞事，爲何偷偷摸摸，怕人知道，不妨說個道理看看。」

張文遠突然自言自語嘆道：「這可眞害死我了。怎麼辦？怎麼辦呢？」

柳如烟見他如此，好像不是開玩笑，江湖上可說是無奇不有，說不定眞有許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張文遠莫非眞有甚麼危險不成。

張文遠頹喪已極，似乎無力站着，搖搖欲墜，最後跌坐地上。

「你不必難過，我眞害了你麼？」柳如烟柔聲道，心內老大不忍！

「小姐，我在無憂園，決不能洩漏身份，萬一有人知道　那可是天大禍事，怎麼辦呢？」張文遠搥胸頓足。

「張大哥，我眞害了你麼？」柳如烟嬌聲很低，妙目含淚問道。

張文遠沉默着未回答，眉頭深鎖，似乎在思考，面臨的困難如何解決！

柳如烟妙目深注，她感到對這年青朋友有了好感，一年多的經過，張文遠所表現的仁、智及樸實無華的風格，都是很難得品性。

而且，他那身武功，出神入化，三招兩式，已將秦嶺二妖重創，即使當今武學名家，也無此能耐，看來他必然有其非凡淵源來歷。

這時，張文遠緩緩抬起頭來，似乎內心有了決定，雙眼緊盯着柳如烟，好半晌才道：「小姐，今天的事，你一定要守密，這是對你家好，日後自會知道，回去以後，別提今天的事，只告你父親兄妹等人，千萬不可讓任何人知道，事情緊急嚴重，別以爲兒戲！」

「我知道，你到底是甚麼人，到無憂園做甚麼，可否告訴我麼？」柳如烟輕聲道。

「詳情無暇細說，我仍趕快回去，你看我像是壞人麼，總之，我在這裏，或可挽救你家面臨的危機，而且，沒有事少出門，待事情過去再玩不遲。」張文遠說得很急，說完即回頭就走。

柳如烟追上去，低聲道：「張大哥，我以後找你玩，談談話，總可以吧！」

「總之，別提起今日事，也別說我會武功，其它的仍然和平常一樣，不受限制。」張文遠道。

「好，我一定記得。」柳如烟說得很堅定，因爲她已完全相信了張文遠，今天的事實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她芳心深處已嵌上了張文遠的影子，所以潛意識中已有崇拜印象存在。

無憂園依然平靜，村民自由自在活着，眞個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無憂無慮，安享太平。

「張大哥！」「小老弟！」「小哥！」「叔叔！」……

一走進無憂園，村民老遠就打招呼，張文遠已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等於是一家人，熟絡得很！

三天，沒有甚麼事，柳如烟却提心吊胆，老是坐立不安，想找張文遠問問，又怕他不高興，整天惟惶惟恐，日子眞不好過。

第四天中午，柳家來了三位客人，令得無憂園頓時熱鬧起來。

來的都是年青人，全是表親，從洛陽而來，遊覽江南，順便探望姨丈姨母及表兄妹，十幾年未見，敍舊已够他的忙了。

說起這三名年青人，可不是簡單人物，在江湖上也闖下洛陽三英名號，他們家學淵源，父親更是雄霸一方之豪雄，天魔手俞鳳山，威震黑白兩道，當今武林，可說是位舉足輕重人物。

三兄弟少年得志，少不免多少有點驕縱，三人都有極其响亮外號，老大小白龍俞殷，老二小瘟神俞琦，老三小霸王俞威，此番來到江南，可說是雄心萬丈，想在此處露露面。

柳家四兄妹及洛陽三英混在一起，幾乎翻了天，那份熱鬧不用提了。

蘇州名勝古蹟很多，幾人再度遊山玩水，賞心樂事，的確羨煞了多少人。

男的英俊，女的漂亮，而且都是名家後裔，到處都有方便，都有照顧，自然更加玩得開心。

只有柳如烟心內暗自担憂，秦嶺二妖，以及張文遠所說危險事情，只怕十分緊急，萬一碰上了巨奸大惡，只怕很麻煩。

「表妹，你怎麼老是愁眉苦臉的，難道有甚麼心事，說出來大家聽聽，或者可以解救！」小白龍俞殷笑道。

「那有甚麼心事，表哥別瞎說。」柳如烟答道。

「笨蛋，女孩子有心事，會告訴人麼？」這聲音突如其來，七人正在路上，想不到左近竟有人接口說話，顯然有意找麻煩。

大家雖然怒氣冲天，倒還未失去理智，循聲望去，說這話的人形態猥瑣，約有四十上下年紀，衣着襤褸，像個流氓地痞身份！

以他們家勢聲望，和個小流氓鬧事，甚至於施展絕頂武功，把小流氓打傷打死，也有失身份。

柳修文眉頭皺皺，淡淡道：「我們到狀元樓去吧，那兒酒菜一流，大家去試試吧。」

「好，清蒸鯉魚，恐怕大江南北只此一家。」柳如眉說到清蒸鯉魚時，整個人像裝上了彈弓，跳起好高。

「死到臨頭，還要好吃，他媽的。」又是那漢子聲音。

「混蛋。」小霸王首先忍不住，喝道：「敢是討打，還是找死！給我滾得遠遠的，再見到你，立即打人。」

「哈！老子不信你小子，眞個有胆動手，還是回家去吃奶才是正當。」那漢子越來越神氣！

「好，看你是甚麼變的。」小霸王俞威性子最躁，這時怒火中燒，再不理他天王老子，衝上前去右脚飛出，踢在漢子腰眼上，整個人陡地飛了出去，「砰」的聲响，跌出八尺開外，爬在地上動彈不得。

「哎唷，殺了人啦。」又有三名漢子大叫大嚷！

七名年青人，眉頭微皺，對方看來在要流氓手法，不外乎想敲詐幾文使用，到還不怎樣担心，只是這樣子纏下去，令人討厭！

三名漢子愈叫愈厲害，到後來竟然嚎號大哭起來，那哭聲悽慘悲切，令人聽了心酸！

小霸王俞威氣得臉色都白了，他仗着父兄餘蔭，行道江湖，春風得意，雖經過風浪，都算平穩渡過，像今天這樣事情，令他束手無策。

路人越來越多，其中一名老年人，大約六七十，巍抖抖走上前，彎下腰去，細

細察看，閒了好半天，才喃喃道：「已經斷了氣，沒有救了。」

七人一聽這話，再衝上前，伸手一摸那人手臉，果然是冷冰冰的，呼吸全無。

「我並沒有殺人。」小霸王俞威頓脚道。

三名漢子耳朵很好，其中一人哭叫道：「各位評評理，剛才這兇漢一脚，踢在要害，傷人直跌出三丈，他現在還說不是他打死的，我苦命的哥哥呀！」

小霸王俞威氣急了，眞想衝上前，將這幾名漢子全打一頓。

「表弟，使不得。」柳大公子柳修文沉聲道。

「這事情端的古怪，千萬小心。」

「官人來了，官人來了，快捉兇手呀！」遠遠有人在叫，大家循聲望去，果然見有十幾名官差如飛趕去。

三名漢子哭聲更大，充滿了悲切、痛苦和懷念，如果是假的話，這哭功當眞是曠古絕今，天下少有。

幾名官人檢驗過，然後走過來，冷冷對小霸王俞威道：「是你殺人的麼？」

「不是。」小霸王俞威斷然回答。

「他還要賴，還好有這麼多人親眼看到，好兇狠的人，一脚就要了人命。」那名漢子又哭又叫。

「請隨我去府裏走一趟。」公差冷冷道。

這時候，七人面面相覷，眞個束手無策。

「表弟，我陪你去一次。」大公子柳修文毅然道。

「我們也去。」老大小白龍俞殷及老二小瘟神俞琦異口同聲道，他們兄弟到衙門，做哥哥的還有何話說。

「走吧！」公差們顯然不耐煩。

一羣人走開，留下的幾人怔怔的望着，竟然是欲哭無淚，不知如何是好。

柳如烟知道，張文遠說的話靈驗了，不管內情如何，一定是個極大陰謀，張文遠既然一再說明，切不可說明他會武功或身份，事實上，他的身份，依然是個謎。

突然，柳如烟急於回去，問明白張文遠，到底是甚麼回事，同時，派人到府台大人處打點。

「竟有這樣的事。」仁義大俠柳新城叫道，衆人已經說得明明白白，所以不再答話，仁義大俠想了想，站起身來往外就走，一面吩咐道：「我去看看，你們不可輕易亂動，等會回來再說。」

無憂園表面上很平靜，暗中却醞釀着大禍，柳如烟直衝出去，想找張文遠問個清楚。

突然門口有人大叫大鬧。

柳如烟心內暗驚，立刻循聲衝去，這時她顧不了許多，展開絕頂輕功，如飛趕去。

果然，無憂園外有人行兇。

又是那名死去的流氓，正在那裏發橫，這回兇得緊，拳打脚踢，許多村民東倒西歪，面青鼻腫，受了輕傷却沒有死亡。

柳如眉及柳修武兄妹二人也來了。

「咦，這人不是死了，怎麼又來此處？」柳如眉及柳修武一齊奇怪道。

「他是裝死！」柳如烟淡淡道。

「哈哈，兵不厭詐，我只睡這麼一下子，就順順利利捉了四人；如今嗎；你們幾名臭奶小兒，大概不能有所作為，乖乖的束手就擒，漂亮些吧！」裝死的那人洋洋得意，似乎認定無憂園，已敗亡在即。

「混賬，看拳！」柳修武大怒，吼叫一聲，整個人便像炮彈一樣射過去，鐵拳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搥對方胸口，氣勢赫赫，端的不容忽視。

那漢子屹立如山，神色冷凝，絲毫不為所動，待得柳修武的鐵拳已發揮十二成勁力，右手疾拍而出，表面看起來很平常，甫一接實，柳修武大叫一聲，整個人倒射回去，比來時還快，直跌出五丈開外。

「弟弟！」「二哥！」

柳如烟及柳如眉大驚，直奔過去，定神看時，柳修武面如金紙，嘴角滲出鮮血，看來已受了極重內傷，暫時雖說沒有事，如不急救，只怕不保險！

突然，柳如眉跳將起來，抽出肩上寶劍，「玉女穿梭」、「七星伴月」、「夕陽西照」，三招齊發，頓時漫天劍影，往那漢子全身大穴罩去！

「好！」漢子看了這三招劍法，也不禁讚好，但他面露笑容，似乎這三招劍法並未對他構成威脅！

柳如眉咬牙切齒，恨不得要剜出這奸賊心肝，寶劍集中致命大穴刺去。

那漢子大拇指與中指彈出，柳如眉寶劍再也握不住，「噹！」的聲跌落地上。

柳如眉悍不畏死，兇猛如虎，衝上前去拚命。

那漢子似乎早已料到，含笑却敵，右手不經意揮出，柳如眉中掌倒地。

柳如烟大驚失色，這魯莽妹妹一叫，她就知道要壞事了，由於動作太快，待她趕到時，事情已經完結，無憂園整個家庭，今天一敗塗地。

「你好狠的心！」柳如烟欲哭無淚，恨恨道。

「嘿嘿，」漢子冷笑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二十年來我吃過多少苦，今日才只開始，看看柳新城家破人亡的慘狀，我死也瞑目了！」

「你胆小如鼠，藏頭縮尾，不敢示眞姓名於人；我爸爸光明磊落，一生忠厚待人，只有對付十惡不赦賊子，才會出手，嘿嘿，看來你定然是天下聞名的匪徒，出現江湖，只怕去死不遠！」柳如烟冷冷笑道。

「嘿嘿，以後的事別說，只怕妳目前就不妥了！」那漢子緩步往前走，形勢立刻又緊張起來。

柳如烟心內暗急，張文遠這混帳那裏去了呢，還不快點出面救命，眞叫人急死了！

漢子脚步一下一下敲在地上，令人有股坐以待斃的感覺，尤其是柳如烟身歷其境，這感覺更加深刻。突然，一顆巨石凌空飛來，勁急勢猛，往漢子身上打去。

這塊石頭總有三四十斤，舉起來已不容易，像這樣擲得又急又勁，無論用甚麼辦法擲出，都是令人吃驚，漢子閃身避開，目中已露怯意。

柳如烟大喜，叫道：「你快出來擒住這賊子，別讓他跑了，弟弟妹妹都受傷了

，表哥們也不明下落，爸爸不知怎麼樣，快來呀！」

漢子雙目如電，注視巨石發出的林中，但是柳如烟空叫半天，仍然沒有動靜！

漢子心又活了，莫不是他們故意弄鬼作怪，並沒有能人，今天別給他們耍了，那才是天大笑話，想到這裏，立刻行動，身形展處，伸手就抓！

他想速戰速決，自然全力施為，試想，以那漢子一身卓越武功，全力施為下，那是何等威力，柳如烟心內暗叫完了，只有閉目待斃的份兒。

正在危機一瞬，千鈞一髮之際——

林中突然又飛起一片東西，不管什麼東西，已令得那漢子大驚，身形暴退，遠遠避了開去！

饒是如此，簌簌聲響，貼肉處衣服已給刮去幾片，端的危險已極。

看清楚時，更加震駭欲絕，林中人竟以摘葉飛花絕學，隨意打去，已如此威力，若親自出手，自己別想能整個兒退出！

那漢子似乎駭破了胆，再也不敢停留展開身形，一溜烟跑了，霎眼踪影杳然。

柳如烟怔怔望着漢子離去的背影，有如夢中，剛才死裏逃生，情況何等危急，可恨張文遠怕神弄鬼，總是不出面，不知道他到底幹什麼玩意？

雖然如此，最後總是他救的！

柳如烟悶聲不响，先把柳如眉及柳修武弄回去，村民似乎很關心，柳如烟敷衍半天，才將他們支開，忙了半天，為二人服藥敷傷，等爸爸回來救人！

張文遠不願出面，第一次拋擲大石，第二次施展摘葉飛花絕技，將漢子駭走，他見柳修武及柳如眉傷勢雖重，尚無生命危險，所以暫時不理，尾隨漢子而去！

這漢子武功底子好，內外功造詣極高，而且洛陽三英及大公子柳修文等人，看樣子全落在他手中，勢必先救回來才好。

雷霆手段　蕩寇除魔

仁義大俠柳新城本人，大概是到府衙探聽消息，賊人想來不會動，所以說先救人要緊！

漢子顯然是老手，他已經想到，無憂園中既有神功絕頂高人，跟踪救人自然會的，所以他便東溜溜，西蕩蕩，全然不當一回事，最後靠在株樹幹上假寐。

張文遠耐心更好，暗道：「不怕你老小子精出油，今天總是跟定了，看看誰最後贏才算狠！」

漢子呼呼大睡，似乎睡得很香很甜。

張文遠眉頭一皺，計上心上，身形有如貍貓，輕輕退後三丈，施展絕頂輕功，在林中遊走，他自幼在天山習藝，熟知蛇鼠習性，只半晌工夫，已找着條燦爛色彩的尺來長毒蛇！他輕而易舉扣住七寸子，幾個起落，又到了漢子跟前，靜靜觀察。

張文遠心思急轉，輕輕摘下幾顆松子，運用內功巧勁，將兩顆松子跌落漢子附近，漢子睜眼瞧了瞧，似乎認為這是樹上自然跌下，仍然繼續呼呼大睡。

時機成熟，張文遠運勁拋出毒蛇，那毒蛇兇性大發，無論碰到什麼生物，尤其是身上有氣味的人體，更激發牠的敵視心，張口就咬！

漢子猝不提防，遭此奇變，「吧嗒」毒蛇已搓成肉醬，他隨手點了附近穴道，就這樣霎眼時光，左手臂已腫起好粗，烏光水亮，極其可怕！

這回，漢子知道，再無法拖時候，性命關係，其他什麼也不顧了，猛地跳將起來，往前奔馳而去！

張文遠心內暗笑，看你狠到幾時，今天也着了道兒，待會還有你好受的。

只半盞杯時分，漢子已抵達間大院前，這回根本不顧一切，回頭望都懶望，更別說敲門或繞道什麼的，翻身掠過圍牆，直往一間上房衝去！

張文遠細細打量，這院落甚大，四人地方不知在那裏，正想法時，突然有二人走過，互相喃喃道：「四個年青小夥子，脾氣挺大，他媽的，宰了算啦！」

「嘿嘿，賀老大也眞是的，待捉了全家，血祭拜弟，冒多少風險啊！」

「我們別管它，奉命行事，送茶送水，其他的讓他自己傷腦筋吧！」

張文遠心內暗喜：「天助我也！」當下遠遠跟着二人，經過兩重院子，直到第三重院子，張文遠看清楚時，只見這院子極大，中間有幢小樓房，院子四週養了幾隻狗，全是小牛般高大，見二人經過紋風不動，顯然經過極嚴格訓練的名種異犬。

二人一會走出，院子又恢復黑夜慣常的平靜。張文遠不願再等，夜長夢多，免得失去大好良機，暗中抓起瓦塊，隨手分成十六塊，身形一閃已安穩站在院子裏。

十六隻狗立刻毛髮豎起，碧綠的目光集中在張文遠身上，狺狺低鳴。

張文遠緩步上前，大約有四五丈遠近，七條狠狗如脫弦之箭，直竄過來；張文遠手上瓦片嗤嗤飛出，全打中鼻樑上，一聲未出，「撲！」的聲倒地死去！

其餘九隻狗顯然知道來人不是易與之輩，全部警惕着緩緩推進，張文遠懶得囉嗦，瓦片飛出，全部了帳，當下大步往小樓走去！

「他媽的，這賊子冒充官府，待老子出去，不殺他個落花流水，俺不姓俞！」正是小霸王俞威聲音。

「看情況，他們處心積慮，定下奸計，只怕無憂園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柳大公子的聲音。

「只不知姨父表妹幾人，會不會也中奸計。」小白龍俞殷沉聲道。

張文遠伸手入懷，拿起塊黑布，小心幪在面上，走入小樓內。

「你是誰？」衆人齊聲問。

「我救你們出去，快回家！」張文遠隨手拂去，四人身上的牛筋寸寸裂斷。

四人見了這等功力，驚駭之餘，竟然忘了跳起，怔怔的望着，似乎傻了！

「他們待會就有高手前來，我先去除幾個再說，四位先回去，別坐失良機，那時就麻煩了！」張文遠道。

「你是誰？」四人仍然那句話。

「救你們的，家裏出了事，急需人救助，快去吧！」張文遠道。

「好，尊駕今日相救，大德不言謝，告辭了！」柳修文的確担心父親及妹妹等人，如果有個失閃，那時候只有叫天了！

四人明知張文遠不願露出眞面目，一定有原因，所以也不多說，柳修文抱拳道：「再見！」

一出小樓，兩名黑衣老者靜靜站在門口，目光冷峻如冰，望住五人一言不發。

小霸王俞威大怒，猛衝前去，揮拳就打。

「哼！」其中一名黑衣老者，冷哼聲中，也不見他擰腰作勢，右掌倏劈，小霸王俞威也是武林世家子弟，一身武學也很紮實，此時碰在人手裏，竟然像兒戲般，「砰！」的聲响，給打得飛了起來，嘴角滲出絲絲鮮血，顯然受了極重內傷，掙扎着爬起，又要去拚命。

「我來會會高人！」張文遠排衆而前，攔住四人，然後轉頭向二黑衣人朗聲道：「二位高姓大名，可否明示？」

「老夫錢山庫！」黑衣人冷峻道。

「天山二狐！」四少年驚叫。

原來天山二狐早在五十年前，已經在中原武林創下極大萬兒，直至十三年前，突然被掌門師兄下令關閉山中，不准外出，因此武學修爲更高，想不到今日竟然在此相逢，豈非令人意外。

天狐錢山庫及地狐郭允，一齊在此出現，看來這羣人勢力龐大，是個非同小可的強敵！

張文遠知道對方來歷，緩緩出手，同時說道：「看掌！」別說是天山二狐，即使洛陽三英等也暗自皺眉，一分內力都沒有，這種掌法有屁用。

天狐錢山庫兩眼緊盯着張文遠雙手，身形陡地的溜溜轉動，雙掌飛舞，護住全身大穴。

衆少年深深奇怪，張文遠這等軟綿綿的掌法，難道還是什麼驚人絕學不麼！

這時，張文遠的右掌去勢不變，而天狐錢山庫看來掌影如山的威勢，竟然無法阻擋那輕飄飄的一掌！

「殺！」天狐錢山庫吼聲如泣，已經展開生平絕學，渾身勁氣排蕩，威勢赫赫，端的非同小可，不容忽視！

但張文遠右掌去勢與時俱增，穿過層層掌影，最後，掌心已印在天狐胸前膻中穴上，稍一沾着，立即閃身退後五尺，一言不發，望住對方，等待回答。

「罷了，十五年來復出江湖，又再見到當世豪雄，今日敗得無話可說，這裏的事我已無能爲力，告辭了！」天狐錢山庫交待一番話，即轉身後退。

洛陽三英等四人大駭，天狐錢山庫一掌敗北，看來張文遠這一掌必然是驚人絕學！

「走吧！」張文遠首先出聲，當先領路走出。

洛陽三英等四人這時傲氣盡失，人家那才是功夫，以天狐錢山庫的武功，敗得如此快，如此慘；俗語所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確實不錯！

張文遠則才由外走入，自然很容易找到門戶，他不敢再停留，儘快把四少年送走，再回來算賬。

這次沒有任何攔阻，順利走出大門，張文遠低聲道：「你們趕快走！」說罷縱身越過圍牆，去勢快絕，轉眼消失在夜空裏！

洛陽三英及柳修文也無暇理那許多，展開身法，急往無憂園馳去！

張文遠直撲那裝死漢子處，掠過兩重大院，已來到對方住處，這時再無所懼，揚聲道：「好朋友，出來吧！」

「吧吧！」一陣箭雨，如飛蝗般射來，勢勁力足，平常人眞還不易躲過，張文遠耳靈，在箭弓响時，人已飄身避開，脚尖輕點，急快遊走，十二弓箭手悉被點中軟痲穴，動彈不得！

「好快！」人隨聲現，正是那裝死漢子。

張文遠一言不發望住對方，見他左手臂腫已經消失，已用紗布包裹，看來已經清理蛇毒！

張文遠對這漢子討厭已極，見面懶得多說，「颼！」右掌飛出，劈、敲、點、打，絕學源源而施出。

裝死漢子大驚失色，慌亂中脚步連連倒退，雖然避得驚險已極，但總算逃脫厄運！

「好！」張文遠長嘯一聲，胸中豪氣勃發，手勢一緊，小天星掌，已經施出。

裝死漢子似乎想不到來人武功如此高超，一連閃避十二招，十三招發出，「砰！」的一聲大响，人已倒了下去。

空山寂寂，再沒有人聲。

張文遠極快地在整個院子搜索一次，的確沒有人，除了先頭弓箭手及一些普通脚色，經已受了傷外，能够奮起再戰的完全沒有。

張文遠迅速來到裝死漢子前，冷峻道：「你們這次出動多少人？從實說來！」

「嘿，」裝死漢子洋洋自得道：「柳新城這老賊，心狠手辣，生平專用暴力，殘殺江湖同道無數，偏偏還打着塊仁義大俠招牌，看來天地不容！」

「廢話少說，你們究竟有多少人？快說！」張文遠不耐久候。

「凡屬柳老賊的仇人，自動投入組織，盡獻身家性命，抱着與敵同歸於盡决心，已到的有很多，未到的還不知有多少，柳老賊這次只怕不易逃脫，朋友縱然武功高絕，只怕也無法防止千百人的拚命！」裝死漢子道。

「嗯，今天你還坦白，我不爲已甚，放過你一次，下次再悛惡不改，定取你狗命！」

張文遠說着，一展開身法，直往無憂園而去。

一面想着裝死漢子所說的話，暗暗忖道：「仁義大俠的確手段殘酷，對付黑道的朋友趕盡殺絕，現在出面的有秦嶺二妖，天山雙狐及許多身手次一點的人，未出面的還不知有多少，師父叫自己盡力保護無憂園，這的確是很難，眞要想個法子才好！」

深夜，無憂園村民早已入睡，只有柳家大院却是火把通明，七名少俠圍在一起，三人受傷，經過調理，已無大碍；只是柳新城仍然踪影全無，賊人是否張網等待，或者已經失手被擒，衆論紛紛，莫衷一是。

直到這時候，張文遠仍然不表明身份，因爲師父一再聲明，必須保持身份超然，做事才比較順手，身份一露，只怕柳家

人無法保護，到目前爲止，只有柳如烟知道，她倒是守口如瓶，想到柳如烟，張文遠心內多少有點異樣，他只覺得這女孩子很好！以後是否……

正在這時，張文遠隱約聽到遠處呼喝聲，好像有人在打架；他無暇細想，身子像一枝箭竄去，夜深人靜，以張文遠的內功修爲，幾乎未拐彎，就找到了他們。

總有七八人吧，已在圍住仁義大俠柳新城，展開殘酷的追殺。

仁義大俠柳新城果然名不虛傳，一身功夫極其精純，手中劍攻守兼具，八人悶聲不响，全力施爲，看他們那種神色，的確是柳新城的仇人。

颼颼颼，又有二人從林中竄出，張文遠定睛看時，第一個是個禿頂老者，手拿旱烟斗，氣派很大；第二人是個高高瘦瘦道士，神態冷漠。

「張得標，你們眞是飯桶，七八人鬧了半天，仍然在那裏胡鬧，飯桶！」禿頂老者喝道。

「你老人家看到，這姓柳的二點子，手上這把劍眞還有一套呢！」一名壯漢答道。

「退下，待我老人家出手，管叫他不出五十招，就要手到擒來！」禿頂老者冷峻道。

「哎唷，誰不知道禿鷹胡子均，十三省護法，綠林道上還有第二人麼，他們兄弟八人，怎麼玩也不能與你比！」高瘦老道在一旁笑道。

八人聽令退下，遠遠圍住，防止柳新城逃走，禿鷹胡子均竟自呼呼吸起烟來。

仁義大俠柳新城渾身浴血，這時在強敵環伺之下，是否能逃出生天，他自己也不敢想。

旁邊八人耐性極好，禿鷹胡子均慢慢吸烟，他們似乎已習慣，仁義大俠柳新城爭鬥很久，正好借此調息。

半盞熱茶時分過去，禿鷹胡子均烟癮已過，然後拍去烟灰，慢條斯理走入場中去。

「胡老，你老別出手太快太辣，容我們兄弟看清楚，多學兩招也好！」張得標叫起來。

其它幾人也七嘴八舌湊趣，他們似乎認定柳新城已是籠中鳥，別想飛出去，所以盡量調笑。

「兔崽子就是想便宜！」禿鷹胡子均笑罵，看樣子心內還十分受用！

「出手吧！」禿鷹胡子均仰首望天，冷然道。

仁義大俠柳新城知道，此時已是生死關頭，緊了緊手中劍，游走起來。

「颼！」一招白蛇吐信，輕點禿鷹胡子均正面，不待招式用老，立即變招，「如泣如訴」、「銀漢迢迢」、「天河倒瀉」，絕招源源施出。

禿鷹胡子均肩頭微幌，旱烟斗直擊中宮，勢沉勁足，兼有點穴打法。

仁義大俠柳新城不敢硬接，專走偏鋒，一手游龍劍法發揮得盡致淋漓。

二十招很快過去，禿鷹胡子均漸佔上風。

實在說來，仁義大俠柳新城接戰半天，尚未休息，兼且滴水未進，體力大打折扣，再者，這禿鷹胡子均身手極好，而且又是生力軍，兩相比較，自然而然，有了很大差別！

三十七招，禿鷹胡子均一式野火燎原，全力擊出，柳新城應招稍慢，眼看胸口就要擊中，無法之下，運劍攔截，如何能够，「噹！」的聲响，寶劍冲天飛起！

「好！」八人轟叫起來。

仁義大俠柳新城氣急敗壞，但他依然標槍般站着，毫無懼色。

「給我擒下！」禿鷹胡子均喝道。

「是！」那八人站在一旁，益發神氣了。

「不要性急，慢慢來！」張文遠依然幪面，緩緩從林中走來。

「什麼人？」衆人齊喝道。

張文遠施施然從暗中走出來，幪上面罩，所以在塲衆人驚疑不定，注視着他。

「各位辛苦了，如此深夜，不在家裏睡安穩大覺，巴巴的跑到荒郊打架拚命，眞不值錢呵！」張文遠輕鬆的笑着說，似乎不把他們當回事。

「你的狗命不值錢，老子……」張得標喝罵未完，剛說到老子兩個字，已給一人一個大嘴巴子打得飛了起來，直跌到兩丈開外，牙齒也毀了五六個。

禿鷹胡子均暗自震駭，對方出手太快，顯然是一位絕頂高手；如果是柳新城請來的帮手，今晚只怕凶多吉少，想到此處，也不禁有點氣餒。

「好，俺鬼道人反正不怕死，來會會這位幪面高人，話可說在前面，鬼道人只會玩把鬼劍，閣下用兵刃還是空手，悉聽尊便！」

張文遠一聽鬼道人之言，心內暗自驚愕，好像聽說過江湖上有這號人物，詳細來歷不甚了了；因此不敢托大，飛身縱起，折了一枝竹枝，一個轉折落在原地。

在塲衆人見張文遠露了這手輕功，暗暗喪氣，當今武林，輕功練到這等火候，恐怕不會超出五位，他到底是什麼人，莫非是崑崙掌教到了，看樣子又不像呀！

這般人疑神疑鬼，暗懷鬼胎，只有仁義大俠柳新城心內大喜，有此高人相助，今夜有驚無險；他到底是誰，爲何要幪面呢？

「殺！」鬼道人陡地暴喝一聲，黑黝黝的長劍揮動，只聽得嗤嗤之聲不絕。

張文遠手內竹枝，隨意揮動 看上去輭綿綿的毫無勁度，而鬼道人靈蛇般的長劍，似乎受了極大阻力，竟然有種力不從心感覺！

旁觀八人除禿鷹胡子均外，完全看不清楚內情，張文遠竹枝怎能與鬼劍相抗，鬼道人決不會鬧着玩，那麼這幪面人眞有非常絕技，令鬼道人莫可奈何不成！

這時，鬼道人奮力御劍，一套百變鬼劍縱橫奔馳，只見一團黑影，翻翻滾滾，繞着張文遠在轉！

大約一百招，仍然不分勝負！

僵持之下，禿鷹胡子均等人心內暗喜，幪面人並不如他們想像的可怕，最少，鬼道人可以作過對手，想到此處立即喝道：「張得標，與我擒下老賊！」

「是！」八人立刻神氣起來，聲音也雄亮，轟應一聲，漸漸圍攏上去。

張文遠眉頭微皺，陡地身形一凝，手中竹枝意外地，有條白氣透出，鬼劍黑氣與之相遇，如冰雪遇沸水，紛紛融解。

鬼道人長嘯一聲，奮起全身之力，運神於劍，猛衝過來。

張文遠絲毫不爲所動，竹枝貫注內力，仍然左攔右擋；這一次，鬼道人身劍合一，已施展劍法中最高修爲，平常招式已不適宜，於是，身形一凝，竹枝上光度大盛，迎將前去。

兩度劍氣相交，開始時，只絲絲聲响，到後來，鬼道人黑氣漸漸消亡，而張文遠光度越强！

這情況，震撼了所有在塲之人，張得標等八人又忘了去擒拿柳新城，一齊停步看戰塲上二人決戰！

「噗！」黑黝黝的長劍折斷，鬼道人身形暴抖，胸口流血如注，臉色更加難看，眞個名副其實的鬼形。

「呀！」張得標等人驚叫。

「好功夫！」禿鷹胡子均冷笑道，一面越衆上前，此時在塲衆人屬他武功身望最高，不容不出，所以只好硬着頭皮上前應戰！

「柳某三十年來，未嘗見過今日御劍之術，神技，神技！得觀此劍，雖死無憾！」仁義大俠柳新城廢然長嘆，他一身學劍，今日與人家一比，眞是天淵之別，再加上連番失意敗陣，心灰意懶之下，忍不住發出此感慨！

「你們一再找柳家痲煩，在下看不過眼，才强自出頭，江湖上生活已經够苦，何必還要打打殺殺，冤家宜解不宜結，聽我一言，算了如何？」張文遠語重心長地道。

「算了，嘿嘿，世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們吃虧，親戚朋友受傷或被殺，甚至受辱，就這樣算了，江湖上講究的血債血償，這是傳統上的解決辦法；今天姓柳的有你這樣高手，自然得意，但我們將傾全力報仇，即使傾身家性命亦在所不惜！」禿鷹胡子均越說越激昂，雙目泛紅，殺氣滿臉。

張文遠深深嘆息，他知道仇恨令人難忘，不僅是人，所有生物都有這缺點，所以佛家說，貪嗔癡爲三毒，也是人不能逃脫輪迴之苦的根本苦因。

「怎樣？閣下是否要强出頭，爲姓柳的殺人，我們技不如人，但這股不屈之氣，却是至死不渝！」禿鷹胡子均不愧爲十三省護法，在綠林道上更有其一套做事方法。

張文遠眉頭深皺，緩緩說道：「在下不得已，只有盡一己之力，盡力保護柳大俠！」

「閣下別出手，」仁義大俠柳新城道：「柳某平生，創下不傷無罪之人，這等大奸大惡，留之在世，是天下武林蒼生之禍，我替天行道，殺此等奸徒，心安理得，柳某性命，儘管來取，行走江湖，柳某豈是貪生怕死之徒，你們有本事的只管來吧！」

一片寂靜橫亘在夜空。

沒有人說話，今夜之事，沒有張文遠，十個仁義大俠也要命喪荒山，此時禿鷹胡子均出手，必然是非死即傷，至於仁義大俠柳新城，是生是死，以後再想法子，今晚看來無法可想了。

好半响，張文遠才打破寂靜，緩緩道：「今晚之事，到此爲止，以後如何，山高水長，容日再見。」

「好吧。」禿鷹胡子均明白對方好意，當下朗聲道：「閣下身手絕佳，年紀青青，而且心胸仁厚寬大，是位眞英雄，老夫等至爲感佩，日後有緣，好好交交你這朋友。」

「好說。」張文遠也感到禿鷹胡子均很投緣，因此也拱手爲禮，恭敬相送。

張得標等揹起鬼道人，尾隨禿鷹，霎時消失在林中，大地又恢復寧靜。

仁義大俠柳新城突然上前一揖，恭聲道：「閣下今日相救，大恩大德，日後再容相報。」

「仁義大俠急公好義，數十年江湖奔走，無非爲朋友，我今日舉手之勞，何足掛齒！」仍然不願暴露自己身份。

無憂園就在前面，仁義大俠柳新城與張文遠別過，立即回家，衆小兄弟見了，喜上顏色，共同入內堂談話，衆人別來時間雖短，其中經歷却是驚險絕倫，幾次在生死邊緣上打滾，此時相見，恍如隔世之慨！

第二日一早，柳如烟見了張文遠，趕上前去，拖着手臂往外走，衆少年大爲驚異。

「昨夜辛苦你啦！」柳如烟迫不及待低聲道。

「不算甚麼，痲煩尚未過去，別太露痕跡了。」張文遠低聲說。

「我父親昨日到府衙，根本未捉人，就知道是賊人鬼計，急着趕回，路上幾批强人攔截，轉戰數十里，最後還是你救的。」柳如烟感激無限。

「這次仇人太多，救你們表親，回來剛好碰上你父親的事，好像上天有意安排，萬一沒有碰上，那痲煩可就大了。」張文遠頗有感慨道。

「無論如何，你救了我們全家，我心裏感激之餘，眞心喜歡，以後我們好好多談吧，現在不打擾你啦。」柳如烟說罷自去。

洛陽三英低聲與柳修文商議了一陣，小霸王俞威趕上前去，手搭在張文遠肩膊上，低聲問道：「張朋友，我們交個朋友如何？」

張文遠沉吟半响，最後坦然道：「柳家與俞家是表親，我們自然是朋友，又何必問。」

「不，這只是普通的，表面的朋友，我想與張兄交個比較有深度的朋友。」小霸王俞威道。

「我不懂。」張文遠給弄糊塗了。

「好吧，恕我直說了，我大哥與柳如烟柳大小姐，自幼青梅竹馬，情誼頗深，閣下夠朋友的話，可別有意破壞好事，再說洛陽三英，在江湖上也是叫得出去的，你個人與我們鬥，只怕不上算吧。」小霸王俞威原來是這麼個意思，還用上威脅手段。

張文遠心內有氣，淡淡道：「這話你們去對柳大小姐說去，與我無關。」說罷自顧自走開。

「慢來。」小霸王俞威身形起處，已攔在張文遠前面，神氣活現搖頭幌腦道：「朋友，說實在的，我們有點懷疑你是賊人派在此處臥底的，請交待清楚。」

「這是甚麼話！」張文遠叫起來。

「看招！」小霸王俞威一拳揮出，「砰！」的聲响，張文遠飛跌了開去！

「三弟又在試拳了。」小白龍俞殷笑道。

「賊黨鬼計多端，無所不用其極，如果派人在此臥底，可以探明虛實，採取行動，的確令人防不勝防。」小瘟神俞琦說道。

張文遠腹部吃了一拳，心內又氣又急，這般世家子弟，不通世務，萬一弄到不可收拾，倒眞的令人難應付，此時却唧唧哼哼彎着腰。

「嘿嘿！」小霸王俞威洋洋得意道：「這一拳，我還未施出五成功力，你就在那裝死，若果不從實招來，只怕你今晚就有破皮斷骨之苦。」

「你們怎可這樣橫蠻不講理。」張文遠大聲叫起來。

「吧！」小瘟神俞琦取出條皮鞭，懶得多說，揮鞭抽出，背上衣服揭去一塊。

「你們……」張文遠急叫。

「砰！」小霸王俞琦飛起一脚，張文遠翻滾出去，小瘟神俞琦鞭如雨下，張文遠渾身浴血。

正在危急時，柳如烟如飛趕至，也不出言勸止，身形展動，纖足飛起，小霸王俞威吃了一脚，柳如烟擰腰作勢，橫掠七尺，飛花掌拍出，小瘟神俞琦吃了一掌。

「大妹，幹甚麼？」柳修文喝道。

柳如烟粉臉通紅，她是氣急了，張文遠是所有無憂園的救命恩人，幾名不通世故的表兄弟，竟然無理取鬧，動用拳脚鞭子侮辱，太豈有此理了。

「這人行動像奸細，我們審問也是爲了大家好，表姊何必生氣！」小霸王俞威恨恨道。

「你才是奸細，世上竟有你們這樣糊塗虫。」柳如烟說罷又不理他們，竟自走到張文遠面前，低聲下氣問道：「可傷着了沒有？」

張文遠搖了搖頭，搖搖幌幌站起來，跟蹌一下似乎要跌倒，柳如烟立刻上前扶住，也不理衆人如何反應，小心翼翼扶入後院休息。

這時，恰巧仁義大俠柳新城走過，小白龍俞殷等立即上前，七嘴八舌道：「姨丈，張文遠這小子，看樣子靠不住，恐怕是對方派來臥底的奸細，我們正在動刑拷問，大表妹竟然全力維護，這事由你作主好嗎？」

「張文遠決不是賊黨，更不會臥底做奸細，我這雙老眼不花，還看得清楚人的好壞，你們別操心，好好休息，等待眞的敵人到時再出力吧。」仁義大俠柳新城說出了自己的看法，轉身走開。

江湖恩仇，像這樣大批仇家集結，羣起而攻之，雖然有三五個，很少幾十人一起。

仁義大俠柳新城數十年來，闖蕩江湖，救人無數，殺人無數，今日似乎仇家集結，決心血債血償，但他毫不爲此事担憂，樂天安命，雖然江湖同道很多，只要仁義大俠邀請，相信一百人很快就有，但他不願人家冒性命危險，解救自己，這確是非常人所及之處！

幾名年青人想到就做，經仁義大俠柳新城及柳如烟從中阻擋，他們心內雖然仍有先入爲主觀念，却也無法硬來，空自坐在一起生悶氣。

當晚，大家小心提防，不敢大意，上半夜風平浪靜，並無絲毫動靜。

突然，「颼！」的聲响，跟着大箭橫空，密如雨下，無憂園立刻火勢高張，平民房屋盡着。

仁義大俠柳新城大驚，立即吩咐幾名小輩帮助這班百姓，先躲到安全地方，人命要緊，至於其他，以後可以慢慢補救。

鬧了大半夜，並無强敵入侵，柳如烟知道，賊黨知道張文遠的幪面人厲害，所以不敢貿然進攻，假如只有他們幾人，只怕匪徒早已長驅直進，大開殺戒。

想到此處，柳如烟芳心暗恨，表兄弟們無知，竟然當作奸細，强施楚刑，眞個混帳已極。

一夜過去，第二日又忙個不亦樂乎！這時，張文遠又忙着整頓村民食宿，下午才稍定。

第二日平安無事，接下去三天，仍不見匪徒踪影，大家心內暗自奇怪，不知他們攪甚麼花樣？

這天下午，大家正在一起圍坐閒談之際，突然一陣急驟馬蹄聲，舖天蓋地般捲來，聲勢極其駭人。

仁義大俠柳新城臉色凝重，當先走出，四子女及洛陽三英跟在後面。

大約有三十乘，個個騎術精湛，來到廣塲上，翻身下馬，禿鷹胡子均也在其中，其他有的柳新城認識，也有的未識，全是黑道巨擘，綠林强寇。

無憂園能否渡過今朝，確令人担憂。

「姓柳的，你的那位帮手呢？」禿鷹胡子均宏聲問。

「柳某不知。」

「哈……」衆寇放聲狂笑，世上竟有這樣滑稽的事，一再救命的有力帮手，豈有不知之理。

仁義大俠柳新城懶得再說，定睛望住他們，看他們有甚麼花樣玩。

「姓柳的。」禿鷹胡子均道：「今日之事，廢話少說，我們武功定勝負吧。」

「悉聽尊便，柳某一人捨命陪君子，子姪輩可以置身事外，各位劃下道來吧！」仁義大俠柳新城此時已將生死置於度外，一副從容就義烈士神態。

「很好，我們來試試！」禿鷹胡子均又取出旱烟斗。

仁義大俠柳新城臉含悲憤，抽出青鋼劍，從容走出，直到廣場中間，與禿鷹胡子均相距八尺，然後屹立不動，等待對方先出手。

「殺！」禿鷹胡子均暴喝一聲，旱烟斗中宮出擊，氣勢雄渾，招式大開大闔，有如長槍大戟，全是剛陽路子。

今天，仁義大俠柳新城抱必死之心，而且體力充沛，所以一套新月劍法展開，當眞是翩若驚鴻，矯若游龍，與禿鷹胡子均相拒，有聲有色。

玄機妙算

機智子

縱夫誣差計

當項羽於垓下被劉邦的兵團團團住時，項羽已到了勢窮力盡的時候，想自己五年來號令天下 政由己出，如今則將爲臣虜，不禁悲從中來，慷慨蒼凉的唱了一首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即指虞姬，是項羽的愛妾。後來虞姬也和一首：「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遂自刎而死。這故事使我們爲項羽而惋惜，也使我們感到虞姬對項羽的愛深情切。

明朝嚴嵩，恃寵擅權，專門剷除異己。

沈襄由於父親得罪了嚴嵩，牽連所及，而被解往京城。臨走時，他的愛妾小霞執意誓死隨伴同行。

行到中途，沈襄得了消息！說是嚴嵩已密令解差，找個方便處，把他給幹掉。

沈襄大爲恐懼。想半夜裏找機會開溜，又捨不得愛妾：想一齊逃了又恐怕多了個包袱，行動不便。

小霞了解沈襄的意思。偷偷地告訴沈襄說：「沈家的希望就在你身上，儘快的想法子逃走。而我，自有自全之策。萬一不幸，就只有以死來報答你，因爲我已老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沈襄以極甚沉重的聲音囑咐說：「我走之後，妳可要忍耐。不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決不可輕易而死。如果有緣，老天一定讓我們日後團圓。」

小霞點點頭，表示答應，忍不住心裏的悲痛，珠淚已奪眶而出。

當時已是更深人靜，解差二人鼾聲大作，正作其美夢呢。

第二天沈襄告訴解差說：「我有個朋友在城裏，欠了一大筆錢，我想去取來作爲盤纏，不知二位大人可答應？我可留下我的愛妾作爲人質。」

解差暗想：「正想在前面的一段路，把他給幹了，那麼這筆巨欵豈不是歸我二人所有。旣有美婢作人質，不怕他不回。」

「好吧！可要快去快回喲！」解差說。

天黑了，解差苦苦的等，却不見沈襄回來。這下，二人可心慌了。

「快說，沈襄跑那兒去了。」解差心急如焚。

「好哇！你一人不知受了誰的指使，把我先生給害了，還想找我要人。」小霞邊哭邊罵，聲音越來越大：「我夫婦倆相依爲命，不忍片刻分離。你們二人竟然喪盡天良，殺人滅屍，我決不與你們干休。」

一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於是不分靑紅皂白，把三人都送請巡按處理。

巡按剛接到嚴嵩的密信，所以也懷疑是解差所害，想這件事決不可追根究底。於是暫時讓小霞寄居在尼姑庵裏，表面上說是要緝拿兇手，其實只是敷衍而已。暗地裏讓解差回京復命。

解差一想：若是實話實說，恐怕二人性命也保不住了，只好將錯就錯，乾脆就說已把沈襄殺死，屍體扔在水中，能交得了差就算了。

於是，沈襄可以從容逃走。

後來，嚴嵩失勢了，沈襄就到京裏具狀叫寃，終於得以和小霞破鏡重圓。

烟霧障天

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領兵隊退敗到四川，被清軍逼得跑向狹窄的斜坡退路，石達開傳令部下，撿拾路旁的木塊、石頭，乘高往下還擊，清軍死傷很多，清軍的部將於是用毛氈覆蓋着車子，又在拉兵車的馬匹尾巴綁上鞭炮，兵車便向前猛衝作爲先鋒，太平天國的軍隊被馬蹄踏死的難以估計，石達開見此情狀，趕緊命令割取乾枯的茅草，裝在幾十輛的空糧車內，以爲後殿，望見氈車再度衝上來，便縱火焚燒那些盛着枯草的糧車，清軍的氈車趕到，正好被蔓延的火燃燒起來，霎時黑烟迷漫，使得進攻的清軍不能張開眼睛。石達開於是指揮部隊展開反攻，同時命令全軍吶喊以振軍威，這麼一來，清軍大亂，在黑夜中分辨不出面貌，竟胡亂相殺。石達開所率領的軍隊，因而轉敗爲勝，殺退清軍。

請君入甕計

梁朝末年，芒碭草澤間經常有盜匪出沒，來往的商旅不是被搶奪，就是被殺害，所以百姓們凡是要經過這裏的，就繞道遠行，免得惹上麻煩。

當時有個叫周金標的，携帶了家眷，想到徐州去。

他想：「憑我的胆量和一身的武藝，這幾個鳥賊把我怎樣！」因此堅意打道芒碭，不肯繞道遠行。

兩夫婦行了數十里見不到個人。

突然一聲響，從林中奔出六七個彪形大漢，把周金標給圍住。

畢竟是衆寡不敵，廝殺了半個小時，周金標死於盜匪的亂刀之下。

周妻想：「盜匪人多，丈夫又被殺死，就是插翅也難飛了。」靈機一動，她想出個計策來。

「好哇！眞痛快啊！感謝諸位壯士爲我報了殺夫之仇。」周妻假作高興地說：「本來，我是良家婦人，不幸丈夫被這壞蛋殺了，又要强逼我做他的妻子，現在諸位壯士替我報了仇，我眞不知要怎樣感謝諸位呢。我家就離這兒不遠，敢勞諸位壯士到家稍坐，略表敬意。」

盜匪們覺得這婦人還眞够誠實，就不加以殺害，並隨她同行。

遠遠地，她望見了一座村落，那村落前都密排着武器，她知道：那是防盜之具。

「衆位好漢，前面就是寒舍，敢請諸位稍候片刻，我好向家母先通報一聲。」周妻說。

她先進入村子裏，哭着告訴主人：「丈夫被盜匪所殺，現在盜匪就在門外，請代爲報仇。」

主人立即糾合全村壯丁，各持武器，把盜匪團團圍住，沒有一人得僥倖脫逃。

盜匪被送往官府治罪，而周妻也報了丈夫之仇。

薛公十珥測齊王置夫人

齊威王的夫人生病死了。後宮中，有十個美妾平常頗得威王的歡心，薛公於是去問威王到底鍾意那一個，也好冊立爲夫人，以安天下人的心。威王不熱衷此事，只知天天忙於國家大事，那管立誰爲夫人。薛公心想：「王旣然不主動表示意見，那就由我來暗中查看吧！看看王到底心目中較喜歡那一個，到時勸王立她爲夫人，王也不致於會反對吧！」於是找來製玉的匠人，要他做十副玉耳環，其中要有一只特別美又特別貴。十只耳環作好了，薛公把它們獻給威王，要威王賞給那十個美女，薛公心想：「按理威王一定把那只最美的耳環給最心愛的美妾，到時候，就選那位作夫人，威王諒必會欣然答應。」薛公注意是誰帶了那只最美的耳環，便把那位推薦給威王作夫人，威王果然一口答應了。

鑿陷阱賊

唐郭子儀是平定安史之亂的大功臣，他曾在數十萬的回紇軍隊包圍下，領着十餘個騎士，深入虜營中說服回紇大將，不戰而退，其胆識之高，令人嘆服。

郭子儀身經百戰，從來未嘗挫敗，乃是由於他具有過人的勇力，又有智謀足以配合，有人說他一身兼備孔明之才，趙子龍之勇，難怪他百戰百勝。

他曾在某一戰役中，自己設計一套機關，安設在挖掘好了的深溝中，深溝上覆蓋著泥土和木板，他率領人馬在上面走，平安無事如在平地走一般，可是當敵人前來圍攻時，他便啓動那架所謂「攪地龍」的機關，馬上下陷好幾十尺深，敵人大半掉進深溝裏，再也不能逞威了。

旁觀數十名江湖巨寇暗暗吃驚，這姓柳的威震江湖，當眞有他不凡之處。

二人大戰二百餘招，依然是不分勝負之局，而仁義大俠柳新城內力發揮到極致，嗤嗤劍氣，令得禿鷹胡子均頗感吃力！

衆盜漸漸感到不耐煩。

突然，一名渾身漆黑道袍的道士，緩緩走出，抽出肩上長劍，冷峻道：「怪道人在此，姓柳的小心了。」

仁義大俠柳新城答道：「只管出手，最好一齊來，姓柳的怕死不是好漢。」

「好！」怪道人喝聲中，長劍刺出，輕靈矯捷，深得上乘劍法三昧，仁義大俠柳新城頓時壓力大增。

勉强支持三十招，剛好施展一招「三星件月」，擋住怪道人一招「羣魔亂舞」，禿鷹胡子均早烟斗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凌空夾擊。

仁義大俠柳新城閃避稍慢，「噗！」的聲響，腰部已經打中，駢指如飛，已給點上了軟麻穴。

怪道人暴喝道：「將這班小輩全給拿下，回去慢慢殺，看那個不怕死的敢對我們挑戰麼？」

羣盜圍上來，洛陽三英與柳家四兄妹併力拒敵，霎時大打出手，殺聲震天。

柳如烟暗道，張文遠怎不出來，莫不是眞的懷恨在心，那天所受侮辱麼？形勢越來越危極，心慌意亂中益發招架不住，嗤嗤，兵刃出手，眼看又要失手成擒。

「颼！」一條人影從天而降，大夥還未看淸楚，已有十幾人中掌受傷，驚叫聲中，仁義大俠柳新城也給救走，穴道已解，與四子女洛陽三英齊集一處。這下變化太快，看淸楚時，事情已經過去！

幪面人昂然屹立，不發一言。

禿鷹胡子均知道今日報仇美夢又要成空。

「你是誰？當日傷我師弟鬼道人就是你麼？」怪道人吼叫起來。

「正是在下。」張文遠道。

「好，讓我來試試。」怪道人緩步走出！

「小心了。」張文遠大喝一聲，人如電光火石，已衝到怪道人面前，三招兩式，已奪下怪道人手中長劍，「砰！」的聲響，胸前印了一掌，昏死地上。

羣盜見張文遠如此武功，相顧失色，像怪道人這樣絕頂高手，交手數招，大敗而還，其餘十來人，武功已相去甚遠！

「事到如今，看來姓柳的大仇不易報，也可說是天意如此，我們已盡力，走吧。」禿鷹胡子均說完立即率領羣盜離去。

仁義大俠柳新城深深一揖，向張文遠道：「閣下兩度相救，敝人銘感五中，可否解下面罩，給我們瞻仰尊容？日後也好請丹青妙手，畫像供奉。」

「柳大俠別說客氣話，閣下囹困已解，你我暫時相別，如若有緣，異日再容相見，告辭了。」張文遠說完，身形展處巳如大鵬般，越過樹林，消失在郊野中。

只有柳如烟心內滿懷信心，張文遠一定會回來，不理它半年，一年甚或更長時間，他一定會來。

無憂園的太平，又再度展開！

歡樂又充滿了大地。 （完）

劍氣長江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子　成・圖

飲馬黃河

（一）

月夜引吭歌

三月初五。

本日淸明，午時修墳掃墓加土不論凶煞。

× × ×

錦江成都西郊。

浣花溪蕭家。

四川有兩大名家，一是蜀中唐門，一是浣花蕭家。

唐門暗器冠絕天下，縱橫江湖四百餘年，唐門還是唐門，當今江湖上暗器名家，無一可與之匹比。

蕭家是劍派。

浣花劍派。

浣花劍派創於蕭棲梧，十九歲時，便擊敗當時著名劍客「長空劍」卓青天，二十四歲擊敗第一殺手「閃電斬」孟蒼茫。

蕭棲梧廿五歲創浣花劍法，卅歲成浣花劍派，五年後，浣花劍派與鐵衣劍派，滄浪劍派鼎足而立，飲譽天下。

蕭棲梧得一獨子，名蕭西樓，蕭西樓甚得其父親寵愛，但在他廿一歲時，卽發生了一件大事，蕭西樓離家出走。

蕭棲梧要他捨棄他的愛人，另娶一素未謀面的女子，蕭西樓不允，但知在蕭棲梧盛怒下必無法倖免，只好離家出走，在桂林另組外浣花劍派。

因此，當時有兩大浣花劍派，江湖人稱成都爲內浣花，桂林爲外浣花。

後來，蕭棲梧憂患成疾，又敗於一高人之手，終於撒手塵寰。

驚動蕭夫人

蕭棲梧一死，敵人乘虛而入，內、外浣花劍派又互相猜忌，以致幾被人所瓦解，但蕭西樓趕回川中，單劍闖蕩，終於重振浣花劍派聲望，並合外、內浣花劍派爲一。

內、外浣花劍派合一，使浣花劍派威望大振，而且人手添增，其時蕭西樓三十九歲。

至五大十壽時，浣花劍派是武林三大劍派之一，同時錦江蕭家也名動天下，絕不在四川唐門、南宮世家、皇甫望族等之下。

× × ×

蕭西樓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

大兒子蕭易人，武藝高，人望好，是四川一帶的武林領袖。

二兒子蕭開雁，沉健忠厚，武功穩實，是個樸直無華的青年。

三女兒蕭雪魚，喜歡唱歌，據說她十三歲時，在溪邊一面歌唱一面綉靈魚戲水，結果眞有一條活魚跳上岸來，落在她的綉畫上，也不知是因爲歌聲太好，還是綉得太像？

小兒子便是蕭秋水。

× × ×

蕭秋水就是蕭秋水。

蕭秋水也許沒什麼了不起，但蕭秋水有朋友。

蕭秋水的朋友有性格孤僻，人丁單薄的南海劍派中的掌門師弟鄧玉函。

也有擒拿手的祖宗「左丘世家」的嫡傳左丘超然。

更有個蜀中唐門，甚少結交朋友的唐柔。

蕭秋水可以爲一句詩：「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遠赴隆中坊；可以爲了瞻仰韓愈與大顚和尚「方外之交」，遠至潮陽「留衣亭」。

別人可以笑他傻，有人可以笑他無聊，連蕭西樓也覺得他這個小兒子沒有出息，然而這年滿二十的兒子，却有了許多生死同心，彈劍作歌，直道而行，仗義而戰的朋友。

當時天下第一大帮是「權力帮」。

權力帮代表的是權力，無人敢不從的權力。

然而蕭秋水却在此次零陵之行，與南海鄧玉函、蜀中唐柔、左丘超然殺死了「權力帮」座下「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之一「地魔」：鐵腕神魔溥天義，以及他座下四名大將：秤千金、管八方、兇手與無形。

權力帮縱橫江湖卅年，就連當日「長笑帮」曾白水時，亦無此威皇聲勢，十二門派，七大世家，五大敎，三大劍，都不敢攖其鋒銳，然而却給這四位小人物開始動上了手。

既然開始動上了手，就不會這麼容易了結的。

權力帮帮主李沉丹，外號「君臨天下」，他妻子是趙師容，他的智囊是柳隨風，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聽說有人敵得過趙師容、柳隨風的。

李沉丹是一個一旦開始，就不會隨隨便便就手的人。

蕭秋水也是。

不同的是，李沉丹是天下第一大帮帮主，有金錢，有地位，有人手，而且有一身武功。

蕭秋水只是一個剛冒出頭來的青年，武林中的人，當然名聞蕭易人領袖羣倫，亦傳悉蕭開雁武功沉厚，但却不知道有個好玩、愛熱鬧、喜交朋友的蕭秋水。

蕭秋水就是蕭秋水。

× × ×

蕭秋水在「九龍奔江」殺了「鐵腕神魔」，但唐柔也被「無形」所弑。

蕭秋水四人共赴臥龍岡，返錦江時却剩三人。

蕭秋水是哀傷的，但是也有興奮的成份。

興奮的原因大部份是因爲與權力帮掀開的惡戰，敢與權力帮作對，是一件武林大事。

而這件武林大事，却由蕭秋水一手掀開。

興奮的另外部份原因，是因爲蕭家有三人必定在等着他。

三個朋友！

三個如兄弟般的朋友！

× × ×

「泰山高，不及東海勞」。

這「東海勞」，指的就是勞山，或作嶗山。

勞山有座「觀日台」，是勞山一絕，可觀日出奇景。

到過觀日台上觀日的人自是不少，但足足觀了十年，風雨不改，日出日落，盡在眼裏的，只有一人，這人就是「觀日劍」康出漁。

康出漁有一子，叫做康刧生。

康出漁與蕭西樓是至交，康出漁每來蕭家，必帶康刧生來，而蕭秋水就與康刧生成了莫逆之交。

康出漁的武功以觀日所悟，康刧生雖然年紀輕輕，却盡得其父眞傳。

× × ×

「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朔風傳金析，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木蘭山氣勢巍峨，原名青獅嶺，眞出得起這樣一位巾幗英雄。

蕭秋水爲了敬仰這樣一位代父從軍的英雌，特到湖北黃陂，即在保定府附近，跟一個陌不相識的青年，打了足足一天一夜，打到意氣相投，打到握手言歡，打到成了結拜兄弟。

這人姓鐵，名星月。

鐵星月不愛說話，高大，好殺，出拳如鐵，快若流星，厲如鈎月！

他出招前必先大喝一聲，以通知別人他要動手了之外，幾乎絕少說話。

要不是他如此脾氣，蕭秋水就不會因誤會而與他打了一天一夜了。

× × ×

「關雲長千里走單騎」，這故事無人不知，關羽的忠義，也家喻戶曉。

中條山下有解州關廟，這關帝廟氣勢雄偉，景色秀麗，印樓裏還存有兩顆「漢壽亭侯印」，蟠龍巨柱之一角，還架有著名天下的「青龍偃月刀」。

然而有一天，有一羣人，也不知是金人或漢人，一共來了四十八人，其中一人一招便把兩名守廟的和尚劈了，就要進去毀搗關帝廟！

這時蕭秋水恰好在關廟前憑弔，於是大打出手，却發現有一人，矮小、醜陋、但敏捷、有劲，當蕭秋水打倒了二十四人時，那人也剛好蹴倒了第二十四人。

這人姓邱，叫邱南顧。

這人打倒二十四人，沒有用過手，只用一雙脚，或者用頭頂、用肘冲、用口咬、用膝撞，就是不肯用手。

這的的確確是一個怪人。

不過怪人也是蕭秋水的朋友。

× × ×

康刧生、鐵星月、邱南顧。

蕭秋水、鄧玉函、左丘超然。

這六個好朋友，就要會面了。

然而蕭秋水却失望了。

他回到浣花蕭家的時候，鐵星月沒有來，邱南顧沒有來，只有康刧生到了。

蕭秋水深知鐵星月是個守信的人，他說一言九鼎，便絕不會八鼎半。

邱南顧遊戲人生，然而信然諾，重言行。

康刧生來了，康刧生的父親「觀日劍」康出漁也到了，正在與蕭西樓在正廳密談。

蕭秋水一見大廳的氣象森嚴，便伸了伸舌頭，知道一定有不尋常的大事要發生，於是躡手躡脚，帶同鄧玉函、左丘超然、康刧生穿過了內殿，到了曲亭，踏進了

花園，才敢舒了一口氣。

這口氣才舒了半口，便給蹩住了。

因爲他看到了貓。

一頭死貓。

他認識這隻貓，是厨子蕭宋豢養的，也沒多大年歲，却不知怎麼無緣無故死在這裏。

這貓全身上下無一絲傷痕，恐怕不是給那四頭大狼狗咬死的。

反正只是一頭貓而已，蕭秋水於是也沒多想。

他立刻接回剛才的話題。

× × ×

「我們萬萬沒有想到那差役是『無形』，等到知道時，唐柔已受到暗算，唉，不過唐柔還是唐柔，唐柔還是用他唐家的暗器，殺了『無形』……」

左丘超然也嘆道：「你這次沒去，眞是可惜。」

連鄧玉函也不禁道：「與溥天義之戰，是我有生以來最驚險的一役。」

蕭秋水接道：「可惜唐柔死了……眞不知如何向唐朋交代。」

蕭秋水對唐家只認識兩個人：一個是唐柔，一個是唐朋，都是唐家堡年青一代的高手。

唐家子弟素來傲慢自負，家規極嚴，自律甚高，一旦派遣出來行走江湖，必當武功、才智，皆是上上之選。

然而唐柔、唐朋却與蕭秋水成了莫逆之交。

康刦生却忽然截道：「我看今天的事，想必與唐柔的死，有些關係。」

蕭秋水一呆：「什麼事情？」

康刦生道：「四川蜀中，唐門唐大，他也來了。」

× × ×

蕭秋水、鄧玉函、左丘超然都爲之動容。

唐大，是唐門一流高手之列中最著名的一人。

唐柔的暗器功夫，就是唐大代師親授的。

唐大在唐門不但可以調軍配兵，在武林中，也穩然爲一方之雄，大家都聽他的，都稱他爲「大爺」而不名之。

蕭秋水雖沒有見過唐大，但自他學武始，便聽說過唐大之名；他認識唐柔以後，唐柔更向他提過無數次。

最後一次提起唐大，却是在唐柔殺却何昆之後，在亂石橫江前掙扎說出最後的話：「假如……假如你見到我們的家裏……唐大……你代我問他……爲何我們唐家………不結成天下……天下第一家……而要讓『權力帮』這些……這些鼠輩橫行……」

想到唐柔，蕭秋水便咽了，站起來，說：「我跟唐大俠稟明此事去。」

康刦生也站起來道：「不能去。」

蕭秋水問：「爲什麼？」

康刦生道：「因爲唐大是抱着一樣事物進來的。」

蕭秋水一怔，道：「什麼事物？」

康刦生嘆了一聲：「唐柔的屍體。」

……暴風雨中，危崖黑夜，蕭秋水三人決戰「鐵腕神魔」溥天義，唐柔的屍首却給沖了下滔滔江水去，後來蕭秋水等想盡辦法，也遍尋不獲。

而今怎麼反而給唐大抱了進來，

蕭秋水舉步道：「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請唐大俠清楚這件事，我們錯處，憑他處置。」

康刦生還是攔在身前，說道：「不能去。」

蕭秋水奇道：「爲什麼？」

康刦生道：「因爲唐柔胸前插着一柄劍鍔。」

蕭秋水奇道：「唐柔是背後中何昆一劍致命的。」

鄧玉函接道：「劍鍔怎會留在唐柔胸前！」

左丘超然道：「那時，就連劍鍔也給溥天義連人掉到江裏去了！」

康刦生搖頭嘆道：「那劍不是何昆的，」雙目望着蕭秋水道：「劍鍔上刻着個『蕭』字，」然後一字一句地道：「那是你的劍！」

蕭秋水怔住了，鄧玉函、左丘超然都說不出話來。

× × ×

……蕭秋水的劍鍔留在唐柔的屍首上，唐柔的屍身却給唐大發現了。

別人不會疑心蕭秋水殺唐柔，才是怪事。

康刦生看着發愣中的蕭秋水，道：「你的劍呢？」

蕭秋水在搏殺「鐵腕神魔」時，就用了「浣花劍派」三大絕招之「亂紅飛過千秋去」，劍聲化作飛花，全打在溥天義身上，劍鍔當然也丟棄了。

蕭秋水澀聲道：「我怎會殺唐柔？」

康刦生嘆了一口氣，道：「我相信。可是他們會相信嗎？」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唐家堡的人會相信嗎？」

鄧玉函忽然道：「我可以爲蕭秋水證明。」

左丘超然道：「我們是親眼看見。」

康刦生嘆道：「好。只不過唐大若認爲蕭秋水殺唐柔，同樣也不認爲你們脫離得了關係。」

蕭秋水苦笑道：「無論如何，我們還得去見唐大俠。」

還沒進廳，便已隱約聽到蕭西樓的咆哮。

× × ×

蕭秋水心都凉了：他天不怕，地不怕，但最怕他父親。

况且蕭西樓在他出門之前還告誡過他：絕不准招惹「權力帮」的人。

現在他不只是惹了，而且居然把「權力帮」中「上天入地、十九人魔」中的鐵腕神魔殺了！

蕭秋水一想到父親的怒容，連心都寒了。

左丘超然禁不住問：「廳裏究竟有幾人？」

康刦生道：「蕭世伯　伯母、唐大俠、家師　還有朱叔叔。」

蕭西樓是「浣花劍派」的宗師。

蕭夫人原姓孫，閨名慧珊，是「十字慧劍」老掌門人孫天庭的獨生女兒。

唐大，是唐門最著名的一位大俠。

康出漁，康刦生之師，十五年前已名列當今七大名劍榜上。

這四個人在一齊，天大的事也承担得起。

朱叔叔呢？朱叔叔是誰？

康刦生說道：「朱叔叔……朱俠武叔叔。」

蕭秋水三人都變了臉色。

……朱俠武，外號「鐵衣鐵手鐵臉鐵羅網」，江湖上凡有不平事，這人都要管，一旦得知誰是誰非，朱俠武便殺，向來沒有輕饒。

……朱俠武話說不多，一宗案子，從頭到尾，可能只說「該殺」二字。

……他出手如同他說話一般少，出道十六年來，他只殺過十一個人。

……但這十一個人都是別人殺不了的，不敢殺的，只要朱俠武一出手，這些人都成了死人。

朱俠武本在京城，怎麼到了成都？要是唐大請動他來，他要殺的是誰？

蕭秋水回過頭來，發現鄧玉函、左丘超然的臉色都變了。

就在他回頭的刹那，他又看到了一件讓他詫異的事。

聽外院子裏伏着一頭死狗。

× × ×

蕭秋水跪下去，請安　叩頭、鄧玉函、左丘超然拜見過蕭西樓等後，一抬頭，看見蕭西樓臉色鐵青，三綹長鬚，無風自動！

蕭秋水心頭一震，忙低下頭。

蕭西樓怒極，一時找不到話說，瘂聲說了一聲：「你好啊！」

偏偏蕭秋水不知蕭西樓這一問是什麼意思，忙答道：「孩兒此行很好。」

蕭西樓一聽，更是怒不可遏，一掌拍下去，「格咯」一聲，檀木扶椅硬生生被拍斷了，蕭西樓怒道：「好哇！老子給小子問起好來了！」

蕭夫人忙道：「秋水，還不向幾位伯伯賠罪！」

蕭西樓頓足道：「你這一趟出去，幹什麼來着！」

蕭秋水轉頭過去，只見一個身着深衣的人，膝上抱着一個青年，正是唐柔。

蕭秋水堅然道：「我沒有殺唐柔！」

蕭西樓怒道：「你的劍呢？」

蕭秋水道：「我的劍已在秭歸鎭時掉了。」

蕭西樓道：「掉了、掉了，你看掉在誰的身上了！」

蕭秋水道：「我眞的沒有殺唐柔！」

左丘超然忽然道：「請諸位前輩原諒晚輩打岔，秋水兄怎會殺唐柔，秋水兄殺的是——」

蕭西樓更怒道：「好啊！他還殺了別人！」

蕭秋水堅持道：「可是我沒有殺死唐柔。」

「不是你殺是誰殺！」問的人一口氣七個人，迅速而字字鏗脆，蕭秋水轉頭望去，只見那人一身灰衣，却如旭日，不可逼視。

康刦生拉拉蕭秋水衣袖，悄聲道：「我師父。……觀日劍客康出漁！」

蕭秋水道：「稟康師伯，殺唐柔者，是『無形』。」

康出漁大笑道：「無形？無形！」

蕭西樓怒道：「畜生，還敢對長輩貪嘴！」

忽然一人道：「唐柔不是他殺的。」

說話的人是唐大。

× × ×

唐大臉含微笑，原來是卅歲左右的年青人。

名動武林，傲笑江湖的唐大，原來只是一位近三十幾歲的年青人。

然而這年青人却足爲五代同堂的唐家堡代表人。

蕭西樓反而一怔，道：「唐大俠說什麼？」

唐大笑着道：「殺唐柔的不是秋水兄弟。」

蕭西樓奇道：「何出此言？」

唐大道：「秋水兄弟要殺唐柔，也不致要殺盡唐家堡的人。」唐大說着，神情十分倨傲寥落，「秋水兄弟若殺唐柔後，還留下劍鍔，那除非他殺盡唐門中人，否則唐家堡只要剩下一人，賸一口氣，也要找殺人者償命。」

「就算唐柔與秋水兄弟有怨，唐家堡和他也沒仇。」

……唐門唐家，快意恩仇，這是武林中無人不知，知無不懼的。

……如果是蕭秋水殺了唐柔，又怎會把劍鍔留在唐柔胸中？

唐大笑道：「况且我聽唐柔提過秋水兄弟的名字；」唐大嘆了一聲道：「像唐柔那麼好的孩子，他說秋水兄弟是他最佩服的兄長，那一定不會有錯的。」

蕭秋水的眼眶潮濕了。

他看着唐大，心裏有一股暖流；看到唐柔的屍身，更有一股熱血。

……我一定會爲你報仇的，唐柔。

康出漁沉思良久，終於道：「唐大俠有理。」

蕭夫人臉上立時現出了笑容，走過去扶起蕭秋水。

蕭西樓重重「哼」了一聲，也不打話，不過臉色也和緩了許多。

康出漁十三歲開始習劍，二十六歲名動江湖，三十七歲名列天下七大名劍，而今五十一歲，却稱唐大爲「唐大俠」，而唐大不過是近三十歲的青年，居然處之泰然。

蕭秋水不禁對唐大好奇起來。

但他更好奇的是那坐在東首，一聲未响的鐵衣勁裝中年人，這人由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話，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過一下。

……難道這人就是「鐵衣鐵手鐵臉鐵羅網」的朱俠武？

× × ×

唐大靜靜地問了一句：「那唐柔是誰殺的？」

蕭秋水道：「是『無形』！」

唐大皺眉道：「『無形』？」

蕭秋水道：「『無形』是溥天義手下四大高手之一。」

鄧玉函接道：「溥天義就是『鐵腕神魔』。」

左丘超然也道：「『鐵腕神魔』就是『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之一。」

剛剛緩和的空氣忽然又凝肅了起來，整個大廳都像綳住了一般，好一會才聽蕭西樓重覆問了一句：

「九天十地，十九人魔。」

蕭秋水蹊了出去，昂然道：「是。『權力帮』座下『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鐵腕神魔』溥天義，『無形』把唐柔殺了，溥天義也給我們殺了。」

這句話一說出去，整個大廳連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淸晰可聞。

沒有人說話。

× × ×

一直沒有人說話。

蕭秋水以爲蕭西樓會勃然大怒，衝過來括他耳光，說不定一掌斃了他。

然而蕭西樓却沉着下來。從頭髮至脚趾，都沒有任何一絲衝動的跡象。

然而蕭秋水惹的是天下第一大帮。

「權力帮」誰敢招惹！

蕭秋水這才知道他父親定力，由衷的佩服起來。

× × ×

蕭西樓忽然起座笑着朗聲道：「承蒙諸位兄台遠道而來，現在事情已一淸二楚，殺唐柔的是『無形』，指使『無形』殺唐柔的是溥天義，溥天義爲秋水等所殺，這件事已與諸位毫無關係，勞駕諸位來敝莊，現到事情已水落石出，各位就請回吧，他日蕭某僥存，必當登門拜謝。」

說着站了起來，竟似逐客。

唐大微笑，康出漁不走，朱俠武連一絲表情都沒有。

蕭西樓又再說了一遍，然後伸了個腰，道：「諸位，老夫倦矣，不遠送了。」

唐大微笑，第一個起身，出走去，忽然停住，把廳門的栅門，關了起來，再踱回座椅，坐了下來。

蕭西樓神色不變，康出漁却道：「蕭兄，你當咱們是什麼人了！這事兒咱們聽見了，便與咱們有關。在這裏，誰也脫不了關係。」

蕭西樓欲言又止，終於歎道：「康兄又何必……」

唐大忽然道：「蕭大俠，我唐大與你，是不是朋友？」

蕭西樓沒有作聲。唐大道：「我再問一聲，要是沒有回答，我這就離開劍廬，自己去挑『權力帮』。」

蕭秋水聽得熱血賁騰，大聲道：「是！當然是！」

唐大回頭看看蕭秋水，一手拍在他肩上，哈哈笑道：「蕭大俠，你趕我也不走了，我與你的兒子已是朋友了。爲朋友兩脇插刀，在所不辭，這是古已有言的。」

蕭西樓歎了一聲，唐大、康出漁望向朱俠武，朱俠武坐在椅子上，彷彿生了根一般。康出漁笑道：「朱大俠看來也不走的了，有咱們幾個，看來還可以與『權力帮』耗耗力氣。」

唐大微笑問：「秋水兄弟，你們是怎樣和『權力帮』結下的樑子，且說來聽聽吧。」

× × ×

蕭秋水說完的時候，已是黃昏，廳堂院外有樹蔭，只聽歸鳥喧叫不已。

黃昏自窗櫺裏斜照進來，幾似橙色的水光一般，分別幾張碩大的檀木古椅，坐着蕭西樓等五人，站着蕭秋水等四人。影子四長五橫的，甚是怪異。

唐大道：「以『權力帮』的慣例向來是鷄犬不留的，而且行動極其迅速，秋水兄弟回得劍廬，只怕他們也跟上來了。」

蕭西樓悶聲說道。「哼，不死算他命大。」

康出漁道：「蕭大俠，此時此地，責怪已無用，反正已與『權力帮』對上了，我們先商議一下對策。」

蕭西樓道。「我放信鴿，再命人緊急通知桂林孟師弟。」

康出漁道：「我可以去請幾個朋友，辛虎丘最肯助人。」

——辛虎丘是當世七大名劍之一，與康出漁齊名。

唐大突然道。「別忘記辛虎丘的知交是孔揚秦：」一衆人自是一怔，唐大接下去冷冷地道：「上天入地，十九神魔中有一『三絕劍魔』，如果我沒有弄錯，便是這孔揚秦！這是我聽唐朋說的。」

——孔揚秦是當世七大名劍之一，名聲還在康出漁之上。

——唐朋是唐家堡結交朋友最多的子弟。他的消息一定準確。

康出漁臉色沉如落暮，沒有作聲。

唐大道。「唐剛還在襄陽，不然眞可以請他來；唐朋行踪不定，過幾天可能會路過錦江。」

——唐剛是唐家堡中武功最剛猛的子弟。

——唐朋是唐家堡最飄忽的一名子弟，迄今尙無人知道他的特長 武藝 善用的暗器、招式。

康出漁忽然道：「只人未請到，人魔便來了。」

唐大也道。「恐怕日未落盡，鳥已死盡。」

蕭西樓道：「鳥聲是突然靜止的。」

蕭秋水一呆，到現在他才感到再沒有一聲鳥鳴。

日未西沉，歸鳥絕不會如此安靜的。

就在此時，三道人影長身掠起，也不知誰先誰後，三道廳堂大栅門一齊被打了開來！

× × ×

開門的是蕭西樓 康出漁、唐大。

刹那間三人劈手開了門，然而都站在那裏，就沒有動過。

院子裏有鳥。

不多不少，一共七十三隻小鳥。

有烏鴉、麻雀、燕子、雲雀、喜鵲：：牠們只有一點相同。都是死鳥。

牠們死法也完全相同。

頸項被斬斷，身首異處。

牠們是飛在半空，被人一劍斬斷的。

× × ×

唐大沒有作聲。

蕭西樓也沒有說話。

康出漁一字一句地道。「孔揚秦！」

——「三絕劍魔」孔揚秦其中一絕是

「劍斬」。

——可以一劍把一匹奔馬斬成兩半。

——也可以一劍斬斷一根飄髮在半空。

唐大沒有話說。

蕭西樓也沒有出聲。

忽然月洞門「咿呀」一聲打開，兩名家丁神色張惶而奔了出來，一見蕭西樓，忙躬身揖道：「老爺，不得了。」

蕭夫人一步踏了出來，夕陽照在她清亮的眼神上，反呈一片金亮：「什麼事大驚小怪！」

左邊的家丁道：「入黑時小人去……趕鵝，啊呀，一看不得了，鵝都死了，一頭也沒活着……」

右邊的家丁道：「黃昏時我去趕牛，誰知道草坪上，那一頭頭壯碩碩的……牛都死了，連、連一點傷痕都沒有。」

忽然側門又「呀」一聲打開，一名勁裝子弟奔了進來，一見蕭西樓等，跪拜道：「稟告師父、師母，小人去値首班，發現狼犬都已斃命，全身無一絲傷痕。」

蕭西樓皺眉道：「都無一絲傷痕？」

那弟子道。「是。」

這時後門又「呼」一地推開，兩名僕人氣急敗壞的跑了進來，一名叫道：「稟告老爺、奶奶……」

蕭西樓一揚手，「颼」一地一口袖箭沒一天而去，半空爆起一聲崩响。

蕭西樓返身走入廳內。

廳堂甚是黝黯。

蕭秋水道：「掌燈。」

燈光立即亮了起來，蕭西樓找張椅子，坐了下去，就坐在朱俠武旁邊。

朱俠武還是沒有動。

蕭西樓叫道：「俠武兄。」

朱俠武點了點頭。

這時康出漁飛掠了進來，手裏拿了隻死狗，向蕭西樓道：「牠全身上下是沒一點傷痕。」

然後把狗拋到地上，震盪之下，那狗嘴裏流出了黑血，康出漁接道：「牠是被毒死的。」

唐大也走了進來，道：「這毒不是透過食物，而是呼吸間嗅而中毒的。」

——蜀中唐門是暗器大家，更是用毒名家。

——毒與暗器，本來就分不開。

蕭西樓沒有說話。

他當然知道敵人的意思。

這毒當然是播在空氣間的，要是下在食物中，浣花蕭家千百頭牛羊，不可能同時吃一樣食物。

敵人既可以毒死家畜而不殺人，當然也可以毒殺人而不傷家畜。

這點挫敵鋒銳的用意，蕭西樓闖蕩江湖三十六年，自是明白不過。

唐大笑道：「只可惜我們不是牛。」

——牛可以被毒死，但誰能毒死唐家唐大？

蕭秋水看着他，心裏忽然很佩服，此時此地，唐大依然可以笑得出來。

康出漁朗聲道：「可以毒死牛，不一定可以毒死人。」他這句話向着庭院說，說得很大聲。

蕭夫人自外面走了回來，陽光洒在她背上，平時英爽，劍闖江湖的孫慧珊，竟也有幾分老態，幾絲亂髮映得一片金黃。

蕭夫人扶着門道：「一百四十七隻鷄，三十六隻兔子，三百另五隻鴨，十一隻貓，全都死了。」

蕭西樓瞳光一張，叱喝道：「鷄犬不留？」

蕭夫人疲倦的點了點頭

唐大一個字一個字地道：「能一刻間毒死這麼多的牲畜，只有『百毒天魔』華孤墳。」

只見朱俠武點了點頭，又點了點頭。

康出漁忽然仰天大笑道：「好哇，華孤墳、孔揚秦這些魔頭都來了，老夫正要與你們決一死戰！」

話未說完，一道電般刀光打了進來。

× × ×

康出漁還在笑，笑着的時候手突然一振，那刀光驟然寂滅。

然後一攤，掌間一柄小刀，刀柄上有字條。

康出漁一直在笑，笑完的時候也讀完了紙條。

然後他把紙條交給蕭西樓，蕭西樓大聲唸了出來：

「蕭大俠伉儷、唐大俠、康大俠、朱大俠台鑒：

今日始蕭家劍廬，鷄犬不留，權力帮君臨天下，順我者生，逆我者亡。見字者即離蕭家，否則格殺毋論！

三絕劍魔百毒神魔飛刀狼魔頓首」

蕭夫人變色道：「『飛刀狼魔』沙千燈也來了。」

蕭西樓沉吟道：「『天狼噬月，半刀絕命，紅燈鬼影，一刀斷魂！』沙千燈的飛刀，不可輕敵。」

唐大也點頭道：「沙狼魔的飛刀，唐朋有特別向我提過，出手一刀，已是犀利，出手之前，如狼嘷月，更是悽厲，心意一亂，很容易便死在他的刀下。」

左丘超然忍不住道：「但是適才康師伯在大笑中一出手就接下了刀。」

康出漁忽然正色道：「剛才飛刀的是沙千燈的弟子，要是他出手，就算我接得下，也絕笑不出來。」

× × ×

蕭夫人忽然問道：「沙千燈有幾個弟子？」

康出漁道：「他弟子也是他的兒子。一個四個，沙風、沙雲、沙雷、沙電。」

蕭夫人又問：「孔揚秦呢？」

康出漁沒有作聲，蕭西樓却道：「我聞說孔揚秦沒有弟子，但他座下却有二大劍手。」

蕭夫人再問：「華孤墳呢？」

唐大道：「一個。但已得華孤墳用毒眞傳。」

——一個精兵，無疑比五個游勇更可怕。

蕭夫人道：「他們來了華孤墳、孔揚秦、沙千燈，我們有康先生，唐大俠、朱大俠，以及你、我！」

「你」指的是蕭西樓。

「我」指的當然是蕭夫人孫慧珊自己了。

——「權力帮」來了三大魔頭，然而

「劍廬」也有五大高手。

——在這一點的比較上，蕭家絕不吃虧。

蕭夫人繼續道：「沙魔有四個弟子，孔魔有三大劍士，華魔有一個傳人，一共八人，但我們也有左丘賢侄、康賢侄、鄧賢侄、以及秋水四人。」

唐大接着笑道：「兵在精不在多，只是，易人，開雁兩位兄弟，難道不在莊中？」

蕭夫人道：「前些時侯，桂林那兒也發生點事，西樓怕孟師弟勢孤力單，所以派易人和開雁趕到那兒去幫忙。」

唐大歎道：「聞說易人是武林人傑，年紀雖輕，但已隱然領袖之風，開雁穩實沉雄，功力深厚，這一次要是他們在，必有大用。」

蕭夫人道：「唐大俠過譽了。易人、開雁這點修爲，恐怕還不足以作唐大俠傳人哩。」

唐大笑道：「蕭夫人言重了。」康出漁改換一個話題接道：「長一輩中，若『權力幫』這番來的僅是三隻魔頭，我們在人數上較衆，以年輕一輩論，則以他們佔便宜。只是敵在暗處，我在明處，而且他們來的除了這些精兵，必有『權力幫』衆徒，不知『劍廬』的子弟們：：？」

蕭夫人微笑道：「康先生，請把你手上的飛刀扔出去看看。」

康出漁望了蕭夫人一眼，手一震，飛刀疾刺入院子中。

飛刀穿過廳堂，飛過庭院，飛過牆頭，康出漁手勁之大，可想而見。

飛刀一飛過圍牆，突然間，有三四十件暗器打在它身上。

暗器中有飛蝗石、袖箭、鐵蒺藜、流星錘、飛鏢、鐵蓮子：：。

這些暗器一下子一刹那一齊打在那飛刀上，那飛刀立時粉碎，不見了。

然而那平靜的庭院、平靜的牆垣，仍平靜得像一個人也沒有，一點事也沒有。

康出漁「啊」了一聲，唐大却道：「浣花蕭家『劍廬』，果然是銅牆鐵壁。」

蕭夫人展顏笑道：「比起蜀中唐家，便是夏虫言冰了。」

唐大笑道：「蕭夫人客氣，只不知蕭府何時突然戒備如此森嚴。」

蕭夫人笑道：「剛才老爺甩出一根响箭。那發飛刀的若走遲一步，我們三十六道暗樁，七十二道明樁一旦佈下，他插翅也飛不出去。」

唐大「哦」了一聲，忽聽左丘超然一聲驚呼：

「你看：：看康師伯：：」

× × ×

康出漁臉色發青，青得像煉獄裏苦熬以修正果的羅漢。

然而眉心有一點赤烏，烏黯得就像暮色轉換夜色一般慘淡。

康出漁用右手緊抓左手脈門，他的左手掌心烏黑一片，全身搖搖欲墜。

蕭西樓、唐大一個箭步，扶着康出漁，康出漁嘶聲道：「那刀有毒：：」身子一陣抖哆，往下倒去。

康刦生一聲大叫：「師父！」衝過去抱着康出漁，唐大搖首歎道：「刀有毒不利害，利害的是刀扔出去後才發作。」

蕭西樓切齒地一個字一個字地道：「華孤墳！」

× × ×

刀是沙千燈之弟子發的，康出漁方才不虞有他。

然而刀有毒，毒是華孤墳佈的。

要是毒一沾手立即發作，以康出漁內力之高，當然可迫出毒性，這毒雖佈在刀上，但制衡毒性的藥也撒在刀上，等到康出漁發覺時，毒已侵入手臂。

唐大迅速封了康出漁左臂七處穴道，他緊蹙的眉讓廳中人人都感覺出壓力。

唐門是用毒能手，當然也是個解毒行家。

良久，唐大說話了，只說了一句話：

「誰給康先生護法？」

× × ×

唐大一說這句話，廳裏的人都舒了一口氣，但臉色也沉重無比。

既要人護法，康出漁的性命自然無碍，但要人護法，就等於是失去作戰能力了，而且還要在有作戰能力的人中，抽出一個人來，護在他身邊，免他受傷害。

康刦生立刻道：「弟子守護師父，理所當然。」

蕭西樓對蕭秋水道：「待會兒你帶康先生師徒到『觀魚閣』歇息。」

唐大道：「那現在我們要做什麼，等被人殺？還是等殺人？」

蕭夫人笑着，在殘暉下映出了她當年巾幗英騎的清爽：「什麼都不是，我們應該吃飯。」

唐大也笑道：「吃飯？」

蕭夫人笑道：「對。吃飯。大敵當前，而且敵暗我明，何不利用我們的優點，反而以逸待勞？」蕭夫人笑着，彷彿越過了這幾年在浣花蕭家照料兼顧，而回到了少女時期無畏無懼於大風浪、大陣仗，她抹了抹鬢髻，笑道：「我燒幾道好菜，給大家嚐嚐。」

蕭西樓看着他的妻子，晚風徐來，蕭西樓二綹長鬚與衣袂齊飄：他看他的妻子，無限珍愛，竟似痴了。

× × ×

菜是平常的菜，浣花溪畔蕭家劍廬，吃的都是平常的菜餚。

然而這菜讓蕭夫人那麼一燒、一炒、一蒸、一煮，却完全不同了。

那空心菜炒得那末嫩綠，水綠得就像在田裏雨後，葱翠悅意得就像充滿了生命，也不懂蕭夫人放下了什麼調味料，那青青空心菜的輕浮之意，却給這調味料恰好沉住了，加上一些鮮紅的辣椒片，就像蕭夫人日子正當少女時的孫慧珊，天之驕女的劍，飛入蕭西樓雄拔的古鞘裏。

那空心菜味道清逸，跟薑葱蒸魚的清甜，一字之差，但味道則完全不同了。

薑、葱、魚，都是極平常的東西，但選什麼顏色的，選多老的薑，放多少份量，放在魚的什麼地方、魚要蒸多久、未蒸前要切幾條刀口，要讓味道滲透魚肉，如何蒸魚肉才嫩，才脆口，才回味無窮，只要看這蒸出來清淡嫩黃的汁，連唐大都禁不住吞了一口口水。

至於一盤榨菜肉絲，竟是眉鬚手筆，

大塊肉，長條榨菜，雖然鹹，但鹹得讓你要吃、敢吃、不斷的吃，甚至要喝那汁，才發現菜是鹹的，而汁却是甜的。

這像蕭夫人的一生，曾經是武林的幼女，曾經是江湖的驕子，吃過風霜苦頭，但跟蕭西樓在一起，一雙劍，如一對璧玉，蒙塵亦不失其名貴！

那一碗清湯，是蓮藕、紅棗與牛肉，三種朱紅色的食物配在一起。連湯也是淡紅的，蓮藕如江南，就算是紅粧艷抹，到了江南，也要清新起來，這湯也是這樣。

蕭夫人更是這樣，忙過後的她，更顯得喜氣的嬌艷。這明媚在燭火中，竟亦有一股英殺之氣。

這一碗湯好少，幾乎是一下子，都給喝光了。

就連武林名宿如唐大，也乾瞪着眼，更別說是蕭秋水、鄧玉函等了。只見蕭夫人盛了另一碗湯，以爲要拿到桌上了，却沒料捧過去了，連朱俠武也一片失望之色，唐大忍不住要說話：

「嫂夫人：：咳：：咳：：這個湯嘛：：眞好喝：：」

一個堂堂的大俠居然忍不住要求多喝一些湯，這話說出來之後連他自已都有些不好意思。

可是他這話一出，就連沉默寡言的朱俠武也不住點頭。

蕭西樓却笑道：「這菜是要送到另一個人吃的。」

蕭夫人眞的把幾盤小碟的菜置放在大盤子上，悠悠一個轉身道：「菜只能吃不夠，不能吃太多。」

——多了就算是山珍海味，也會讓人厭倦起來。

——聰明的妻子燒的永遠是小菜。

唐大望着盤子上的菜，歎道：「還有客人。」

蕭夫人點頭，唐大解嘲地笑道：「這人好口福！」

就在這時，東廂忽然發出一聲尖嘯，三長一短，三長二短，又二短一長，三短二長。

蕭西樓臉色立時變了，向蕭夫人交換一個眼色，蕭夫人立即送菜出去，蕭西樓疾道：「東廂第四樁犬組有變，我先去看看。」事情如此緊急，然而蕭夫人依然送菜，這客人竟如此重要，家裏究竟來了什麼客人？這連蕭秋水都疑惑了起來。

蕭夫人臨走前却拋下了一句話：「秋水，你跟我來。」

× × ×

蕭秋水跟着蕭夫人，穿過「聽雨樓」，走過「黃河小軒」，經過「長江劍室」，到了「振眉閣」，停下。

蕭秋水一怔，這客人竟住在「振眉閣」中？

這「振眉閣」原本是蕭西樓辦事、讀書、練劍、籌劃之地，平時若沒有事，就連蕭夫人也極少進去，而今這客人，竟然住在「振眉閣」中？

這是什麼客人？竟如許隆重？

蕭秋水沒有再想下去，因爲他很快的便知道，這時蕭夫人已輕輕敲了門，只聽裏面傳來一個聲音，一個威嚴蒼老，却又無限慈祥的聲音：

「請進！」

× × ×

蕭夫人一進去，臉上的神情全然不同了，是敬慕，加上三分英烈，蕭秋水從來沒有見過母親的神色如此端重。

裏面很闊，四壁有字畫，櫥中有書，設備雖簡，但有一股大氣魄，閣內中央，有幾張楠木桌椅，一人坐着，一人站着。

站着的人是老婦人，十分拘謹，背駝身曲，年歲已十分高，顯然是僕人侍候。

坐着的人，蕭秋水一看，却大吃了一驚。

坐着的人只是一位平凡的老婦，素服打扮，平平常常的坐在那裏，含笑慈藹，却不知是什麼一股力量，蕭秋水只看了一眼，便不敢正視。

只聽那夫人慈祥地笑道：「蕭夫人來啦。」

蕭夫人恭敬地道：「晚輩向老夫人請安。」

那夫人笑道：「蕭夫人不必客氣，老身來了，也忙壞了妳。」

蕭夫人聽了好像很難過似的，道：「老夫人不要這樣說，您來這裏，我們招呼不週：：對了，這是小兒秋水，剛從隆中回來，秋水，快拜見老夫人。」

蕭秋水忽然覺得有一股膜拜的衝動，眞的就跪拜下去：「晚輩蕭秋水，向老夫人請安。」

老夫人笑道：「請起。」向蕭夫人道：「這孩子劍眉星目，將來一定是人中豪傑，家國大材：：只是有些放羈任俠，不是廟堂可以約束得住的。」

蕭秋水聽得心中一震，老夫人只看了自已一眼，便對自已的性格了解得如此清楚：：只聽蕭夫人道：「小兒野性，老夫人萬勿過譽，讓他心高氣傲就不好了。」

老夫人「呵呵」笑道：「不會的，這孩子自省自律都够，傲是傲了一些，但人世還是他的抱負。」

蕭夫人也笑道：「這孩子：：」忽然改換了一個話題：「：：今日莊裏發生了一些事兒，所以，所以菜上得也晚了一些時候：：」

老夫人笑道：「蕭夫人快別這樣說：：老身來貴處叨擾，已甚是不安：：蕭夫人烹飪的菜，是老身平生僅嚐，能吃到蕭夫人手做的菜，眞是大幸。」

這時門外又傳來了一長一短兩聲犬嗚，蕭夫人臉色變了變，向老夫人施禮道：「莊裏有些事，我要先告辭了。」

老夫人起身道：「好，張媽，妳去送送蕭夫人！」

站立在一旁的張媽躬身道：「是。」

× × ×

張媽是一個年紀很大的婦人，粗手粗腳，滿臉皺紋，似歷盡人世間滄桑無限。

出了振眉閣後，張媽便施禮走了進去，門外院子裏有一個老僕，滿頭白髮，正在園子假山旁抽着烟桿。

蕭夫人叫道：「丘叔，別喝太多酒，抽太多烟了。」

那丘叔醉意闌珊的站了起來，顯然剛剛喝過不少酒來，搖搖幌幌地道：「是，夫人。」

蕭夫人又道：「振眉閣中老夫人，你

一定要多照料，張媽年紀不比你輕，而且又是女人，你在我們家中幾十年啦，要多給他一些帮忙。」

丘叔足是站不穩，但他對蕭夫人十分恭敬：「是，夫人。」

蕭夫人暗自歎息了一聲，走了開去，蕭秋水跟在身後，只聽蕭夫人道：「秋水，這些時候必有連番生死惡鬥，在任何危難下，你都要先負責照料振眉閣，不許任何人去驚擾老夫人。」

蕭秋水一聽，吃了一驚，要是他負責照料老夫人的話，莊外的警備厮殺，他豈不是沒有參加的份！當下急道：「媽媽，這怎使得：：」

蕭夫人臉色一沉道：「這就是你的任務。」

蕭秋水知道他母親一口決定的事，決難改變，只得硬着頭皮問道：「那老夫人：：老夫人是武林名宿，」

蕭夫人正色道：「不是。」仰望天空，滿空繁星，蕭夫人歎了一聲，道：「老夫人一點武功也不諳。」

蕭秋水心中更是詫異：他深知母親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絕不會說騙他的話的，只是，只是這樣一來，老夫人又是什麼人呢？」

他沒有再想下去，因爲犬鳴聲又起，三長一短，又一短三長。

聲音從振眉閣通往「見天洞」的長廊正南側發出的。

蕭夫人知蕭秋水立時衝到那邊去。

等他們到時，假山後面已沒有活人。

四個浣花劍派的犬組弟子，喉管都被切斷。

×　　×　　×

浣花劍派的子弟都是用劍高手。

犬組在浣花劍派是負責守衛，鷹組負責偵查，龍組負責搏殺，虎組負責內政，鳳組則是蕭夫人手邊一支親兵。

這伏在假山旁的四名劍手，發現敵踪，叫了兩聲，居然在劍尚未拔出前，蕭夫人未趕至前的瞬間，已被擊殺，來人身手之高，是絕對可以想見的。

蕭夫人沉下了臉，敵人居然已突破「劍廬」防衛，進入內院，殺了守衛，而今敵人呢？

敵人在那裏，

忽然鷹唳長空，蕭秋水也爲之變色。

鷹唳長空，驚現敵踪，也就是說，內院、大廳、前莊已進入搏殺狀況。

外面正在如火如荼的厮殺中，誰料到還有極其厲害的敵手，正在潛進內院來了呢？

正在此時，「見天洞」裏的燭火忽然一陣急閃。

風吹燭搖，然而現在沒有風，燭火怎會幌搖。

難道是衣袂掠燭影動，

蕭夫人、蕭秋水立時雙雙掠到了「見天洞」外！

×　　×　　×

「見天洞」是浣花蕭家宗祠拜祭之所在。

「見外洞」裏供奉的是蕭家歷代的祖先。

每天清晨，蕭西樓都要整衣、沐浴，到「見天洞」去拜祭、上香，看着蕭家列祖列宗，從無名，到有名，祖先一手創出來的基業與事業，蕭西樓更覺得有大志，要做大事。

「見天洞」是列祖列宗神位之處，也是浣花蕭家「長歌劍」放置之處。

「長歌劍」是寶劍，亦是浣花蕭家的鎮山之派，更是浣花劍派掌門之信物。

「長歌寶劍」，是絕不能讓敵人搜去的。

蕭家宗祠更是不能隨便讓外人走進去的。

蕭夫人和蕭秋水同時想到了這點，所以立即趕到了「見天洞」。

「見天洞」有一個打掃、服侍的老人，這老人又聾又啞，叫做廣伯，平日他一早就睡了，今日他却在洞外，拿着掃把，一副惶急驚恐的樣子。

——是什麼東西驚醒了他？是什麼東西嚇着了他？

蕭夫人急急問道：「有沒有見到陌生人？」

啞巴廣伯不住點頭，咿咿呀呀的說着話。

蕭夫人一皺眉道：「陌生人是不是進」裏面？」

啞巴廣伯不迭搖頭，咿咿啊啊說了一陣子話，手指一點，指着闌干盡處，振眉閣！

蕭夫人心中一凜，疾道：「糟了！調虎離山！」

兩人急急奔回振眉閣，只是蕭秋水心中還在想：看母親的神色，彷佛老夫人的安危比蕭家的祠牌、藏劍更重要，究竟，究竟「老夫人」是什麼人？

「老夫人」究竟是什麼人？

×　　×　　×

蕭夫人到了「振眉閣」，月入烏雲，整個天地都黯了下來，振眉閣中燈火微幌，却連一點聲息也沒有，蕭夫人心中一凜，出掌一推，「砰」地推開了門！

門一開，只聽裏面有一個聲音，急而不慌地問：「什麼人？」

蕭夫人一看，只見老夫人仍端坐在椅上，張媽垂手立在一旁，蕭夫人登時放下心頭一塊大石，臉上却是一熱，赧然道：「晚輩一時失誤，以爲有敵來犯，冒犯老夫人，則請降罪。」

老夫人笑道：「蕭夫人爲老身安危情急，老身銘感五中，謝猶不及，何罪之有呢？」

蕭夫人强笑道：「晚輩還有些事要料理，此地無事，便不驚擾夫人了，張媽，若見可疑之人進來，請高呼便可，晚輩等就在閣外侍候。」

張媽恭聲道：「是，蕭夫人。」

蕭夫人揮手把蕭秋水召了出去，再掩上振眉閣的門，方才舒了一口氣，却緩緩拔出了長劍，只見劍若秋水，明月又踱雲而出，清輝寒人，蕭夫人孫慧珊劍橫在胸，在柔和的月色與平靜的夜色洒在溫柔的蕭夫人身上，却激起了無比無對的英爽之意。

蕭秋水忽然直立，他覺得他好敬愛他的母親。

只聽蕭夫人道：「秋水，拔出你的劍來，敵人既然已侵了進來，不會空手而去的。」

正在這時，只聽一陣稀疏的掌聲傳來，月色下一人壯聲而喝，兩人曼聲而和：

百年前，英雄繫馬的地方。
百年前，壯士磨劍的地方。
這兒我黯然地解了鞍。
歷史的手啊沒有鑰匙。
我底行囊裏也沒有劍。
要一個鏗鏘的夢吧——
趁月色，我傳下悲戚的「將軍令」。
自琴弦：：：

這歌聲悲壯中帶閒慢，歌詞自然中帶沉雄，唱完之後，又是一陣稀落的掌聲，月色下，走出了三個錦衣公子。

×　　×　　×

三個佩劍的公子。

蕭夫人瞳目收縮道：「劍魔傳人，」

劍魔孔揚秦座下有三大劍手，這三人身上佩的劍，一是古劍，一是名劍，另一是寶劍。

曼唱的公子向蕭夫人一揖道：「在下向蕭夫人借一樣東西。」

蕭夫人道：「什麼東西，」

曼唱的公子道：「一個人。」

蕭夫人道：「什麼人，」

曼唱的公子指一指振眉閣，蕭夫人搖搖頭。

曼唱的公子歎了一聲，莫可奈何的跟兩個同伴攤攤手，兩個同伴一個聳聳肩，一個則揮揮衣袖。

曼唱的公子歎道：「那在下只好：：」緩緩拔出了劍，劍在月色下一片蕭殺。

劍一在手，院子裏立刻充滿了殺氣。

這曼唱的公子瀟洒的神采突然成了肅煞！

劍是一把利劍，是峨嵋至尊，寶劍「屠刀」。

「屠刀劍」一現，蕭秋水立即擋在他母親身前。

他手上也有劍，一柄剛才自地上檢來的劍——他原來的劍在鐵腕神魔一役中已毀碎。

曼唱的公子斜走兩步，蕭秋水也斜挪兩步。

曼唱的公子看着蕭秋水。

蕭秋水也看着唱曼的公子。

兩人都沒有動，也沒有說話。

但兩人的殺氣，都在一觸間全盤地發出去。

無堅不摧，勢不可擋。

×　　×　　×

揚袖的公子却向蕭夫人深長一揖道：「蕭夫人，想二十年前，孫女俠的『十字慧劍』已名聞天下，十八年前搏殺『長鯊帮』，十九年前殲滅『鱷神劍』殷氣短，十七年前力挫『長沙九子』，早已名動天下。」

蕭夫人見他如此有禮，而且一一道出自已當年之勇，不禁心中有好感，雖暗自警惕，但還是讓他說下去。

揚袖的公子道：「可笑那時，那時在下還在襁褓之中。」赧然笑了笑，蕭夫人道：「這點不必掛齒，長江後浪推前浪，痴長些年歲，武功修養不一定都高。

（未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賣花翁

混沌畫生

遜清中葉，蘇城有賣花翁，年逾八旬，貌蒼古，而精神矍鑠，談笑間儼然一少年也，清晨，担花往來求售，得錢沽飲，興至狂歌，終且泣下，旁若無人，以是咸戲呼之爲花癡，數十年中，蘇人咸知翁，而卒不得其姓氏里居也，一日，翁覆斗笠，披敗裘，踏雪進酒家獨酌，連盡數壺，微有醉意，霍地立起，高擎酒杯而歌曰，漫天風雨逼貂裘，笑擲金鞭上酒樓，醉酹芙蓉三尺劍，等閒不較小恩仇，斯時雪花如掌，寒氣逼人，忽見一遊方僧，挾銅棍造飲，盡百觥不醉，酒罷不名一文，揚長而去，肆主追索，僧怒，以棍指道旁古樹曰，索酒資者有同此木，樹大可數抱，高干雲霄，數百年前物，隆然一聲，倒仆於地，時翁亦雜隨衆中，見狀笑曰，如此弱技，我家小孫且能爲之，僧聞言大吼，舉棍猛擊之，中翁首，鏗然有聲，翁徐手按之，笑曰，公毋惡作劇，取其棍，抵以脛寸寸斷，僧失兵器，回首見身後，橫一石磨，大如圓桌，重可千斤，急拾之起，向翁遙擲，翁舉足蹴之，飛墜數丈外，於是衆大鼓噪，僧乃叩頭求宥，翁曰，老朽縱橫七十餘年，從未一遇敵手，幸吾老矣，不復嗜殺，倘令在五十年前，若命絕矣，爾若遊行天下，當以謙和爲貴，若以强暴待人，斷爲公理所不許，僧盡償酒值而去，自是衆敬翁如神，爭禮之，賣花翁之名大著。

兩期完獵刀奇俠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鐵鳳師（上）

狗咬狗骨

絕命毒酒

（一）

初秋，夕陽下。

一輪騾車，懶洋洋的來到了木頭城。

× × ×

木頭城雖以木頭爲名，但這裏並非盛產木材之地。

在木頭城方圓三百里內，除了木頭林之外，到處都是土壤肥沃的田野。

這是漁米之鄉，百姓的生活歷來都過得不算太壞。

木頭城雖然並非大城鎮，但木頭城主却是一個名震武林的大豪傑。

他號稱「鐵肩」，複姓皇甫，單名一個義字。

皇甫義的肩膊也和平常人一樣，並非堅硬如鐵。

但他何以被譽爲「鐵肩」呢？

所謂鐵肩，其實是皇甫府門前兩道石刻大字的其中二字。

這兩道大字是少林寺高僧鐵指大師，用大力金剛指「寫」上去的。

那是十個筆劃蒼勁，令人嘆爲觀止的字。

那十個字是：

——鐵肩担道義，武林第一人。

× × ×

這十個字，鐵指大師是衷心之言。

連環刺殺

皇甫義自從三十年前出道於江湖以來，爲中原武林主持過不少正義之舉，他爲人嫉惡如仇，處事大公無私，這是江湖中人人都知道的。

同時，皇甫義的武功，就算不能稱爲天下第一，但能够與他相提並論的武林高手，恐怕也不會太多了。

所以，這十個字雖然「威風」一些，但從來也沒有人敢說甚麼閒言閒語。

木頭城能够有皇甫義這種大豪傑做城主，百姓自然是擁戴萬分。

即使是官府中人，對皇甫義也是尊敬萬分的。

但近來，皇甫義很少公開露臉。

據說，皇甫城主這幾個月來，吃的飯量少了，睡眠的時間却比以前增加幾乎一倍。

城主好像有點不愉快。

但除了皇甫義之外，誰也不知道他爲甚麼忽然鬱鬱寡歡。

（二）

騾車緩緩駛進木頭城後，天色開始漸漸昏暗。

駕駛這一輛騾車的，是個白髮蒼蒼、臉上皺紋既多且深的黃衣老漢。

看他的樣子，無精打采的，似乎帶着病容。

在車斗上，載的完全是不值錢的禾稈草。

這堆禾稈草堆放得很高，但卻沒有繩子縛着。

黃衣老漢把騾車停在一間酒館的門外，拴好驢子，然後就一跛一拐的走進酒館裏。

原來他的左腿不良於行，難怪他手中要拿着一根青竹了。

黃衣老漢走到酒館的櫃枱前，問掌櫃先生：「有酒嗎？」

掌櫃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他不但是掌櫃，同時也是這間酒館的老闆。

在木頭城中，他的人緣很差。

他的人緣不佳，主要的原因，是脾氣太暴躁，動不動就罵人。

黃衣老漢第一句說話就問掌櫃「有酒嗎」？店小二阿耀聞言，登時眉頭一皺。

這是酒館，門前老大一個牌匾，寫的也是一個斗大的「酒」字，同時酒館中堆滿一罎復一罎各種各類的酒，這黃衣老漢如此一問，豈不是多餘得很。

阿耀在這裏已工作了十年，老闆的脾氣怎樣，他自然是十分清楚的。

他幾乎已可肯定，這個黃衣老漢必然會被臭罵一頓。

× × ×

但奇怪的事發生了。

酒館的老闆居然沒有發脾氣，反而笑咪咪的對黃衣老漢道：「除了毒酒之外，小號可說甚麼酒都有存貨。」

黃衣老漢却嘆了口氣。

他重重咳嗽一聲，半晌才道：「老朽想要的，正是毒酒。」

老闆一楞，繼而抱拳笑道：「老丈要買毒酒，未知有何用處？」

黃衣老漢又嘆息一聲，然後才緩緩道：「老朽老了，早就不想再活在世上？」

老闆彷彿吃了一驚。

黃衣老漢又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江湖大亂，老朽本該責無旁貸，但却偏偏又無能爲力，像老朽這種人，活在世上又有何用？」

老闆微笑着，道：「看老丈的樣子，似乎背後有人向你追殺。」

黃衣老漢道：「不錯。」

老闆道：「既然如此，你何必要喝毒酒？乾脆死在追殺者之手，豈不妙哉？」

黃衣老漢道：「別再嚕嚕囌囌，你還是把毒酒拿出來罷。」

老闆道：「這裏根本就沒有毒酒。」

黃衣老漢道：「如果沒有毒酒，何以老朽在三里之外便已臭到一股毒味？」

「毒味？」

「不錯，是毒味？」

「毒也有氣味嗎？」

「別的也許沒有，但十三太保絕命露就有一種毒味。」

老闆不再說話了。

他忽然從櫃枱底下，捧出了一罎酒。酒罎上一張有白色的紙條，上面寫着兩個字。

這兩個字是：「十三」！

× × ×

老闆緩緩地伸手，小心翼翼的把酒罎的大酒塞拔出。

酒香立刻四溢。

黃衣老漢忍不住脫口讚道：「果然好酒？」

老闆的臉色忽然沉了下來。

他冷冷的道：「既然知道這是好酒，何以還不把它喝下？」

黃衣老漢朗聲一笑，大聲道：「喝，老朽當然喝……」

但他喝酒的方法很特別。

他並非用口喝酒，而是用一隻乾枯的手掌。

只見他雙掌一齊向酒罎推去。

「波」的一聲，酒罎碎裂，瓦片四處飛散，酒液如泉水般湧出。

老闆的臉色更深沉，但却連眼睛都沒有眨動一下。

他只是冷冷的說出了十三個字：

「把這兩個不知死活的傢伙宰掉！」

× × ×

「宰掉」這兩個字剛出口，酒館門外，酒館廚房之內，分別出現了四個人！

酒館門外出現的四個人，是黑衣人，但在酒館廚房內衝出的四人，却是衣白如雪。

但他們最少有一點是完全相同的。

那是他們的手指，和他們手中的劍。

他們每個人都只有八根手指，左右手的尾指都不再存在。

而他們用的劍，每一把都是三尺三寸長！

劍鋒並不是銀白色，而是紅色。

紅得發亮。

紅得就像是鮮血！

× × ×

「把這兩個不知死活的傢伙宰掉！」

這是老闆的命令。

他的命令一向都很生效。

他的手下從來都不敢違背他的意思。

老闆要宰掉的，不單是黃衣老漢一人，而是總共兩個。

還有另外一個，他是誰呢？他現在又在那裏？

× × ×

經過兩日兩夜的路程，鐵鳳師仍然是那麼精神奕奕。

雖然他的臉上帶着風塵之色，但他的眸子仍然和平時般明亮。

當他從稻草堆中冒出頭來的時候，他臉上的神態毫無倦色，而且露出了一個很愉快的笑容。

他笑，是因爲總算已達到了目的地——木頭城。

他一直却躲在騾車的稻草堆裏，如果他自己不鑽出來，別人是無法知道稻草之中居然會藏着一個人。

但奇怪，那個酒館的老闆好像一早就已知道車中還有人。

鐵鳳師的唇上，仍然有一撮小鬍子。

這種小鬍子若長在別人的臉上，可能會變得很難看，但襯托在鐵鳳師輪廓分明的臉上，却反而變得挺拔秀氣起來。

稻草當然不會太乾淨。

但躺在稻草堆裏的鐵鳳師，當他從騾車上走下來的時候，並沒有給別人一種骯髒的感覺。

他穿着一襲質料非常名貴，剪裁相當合身的衣服，外面還披上一襲金披風。

他站立在地上的時候，整個人就像一

桿擦得光亮的金槍。

當然，鐵鳳師的腰間，還有一把劍。

劍鞘上有八顆比龍眼還大的黑珍珠，那是名震天下的鳳凰神劍。

× × ×

雖然天色已黯淡下來，但酒館的門外，仍然光綫充足。

十六盞製作精巧的宮燈，早就燃照着，掛在酒館的門外。

每個人都可以很清楚地看見鐵鳳師的臉，和鐵鳳師的劍。

劍雖仍在鞘中，但一股逼人的劍氣，彷彿已從劍鞘中穿透到每個人的臉上。

在他的身邊四周，站立着四個黑衣大漢。

鐵鳳師對這四個人並不陌生，因爲他們跟踪鐵鳳師已整整兩天。

他們都是江湖中不見經傳的劍客。

還有，在酒館裏圍着黃衣老漢的四個白衣人，他們都屬於同類。

「同類」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每個人都只有八根手指。

江湖中人，過的都是刀頭舐血的生活，身經百戰的人比比皆是。

既有戰爭，當然也就有傷亡。

所以，不少的武林中人，即使是武功第一流的高手，他們都難免會有傷殘的時候。

在戰鬥中少了一兩根手指，那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之事。

但這八個人都同時少了雙手的尾指，却是何故?

難道這是巧合?

不。

這絕對不是巧合，他們雙手的尾指，都是自己用劍砍下來的。

因爲那是八指魔教的規矩！

（三）

這八個劍客，却是八指魔教中人。

八指魔教創自三十年前，當年江湖上武功最高的十大高手，其中一人就是八指魔教的教主八指神魔。

八指神魔出道江湖的時候，就只有八隻手指。

雖然他的手指少了兩根，但他的奪命十七擊劍法，却連當年的武當掌教紫冠道人亦甘拜下風。

紫冠道人的劍法早已名動天下，但八指神魔居然比他還勝一籌，這當然是轟動江湖的大事。

一年之後，八指神魔就創立了八指魔教。

八指魔教雖然號稱「魔教」，但八指神魔却並不是個邪惡之徒。

當年八指魔教不但沒有在江湖上爲非作歹，而且，還粉碎了長江南岸十一股流匪。

八指魔教漸漸備受武林中人所擁護、愛戴。

但八指神魔死後，繼任教主的是一個女人。

能够繼八指神魔而成爲一教之主的女人，當然絕不是個尋常之輩。

她是八指神魔唯一的女弟子，她叫杜蠻。

八指神魔逝世已十年，但杜蠻現在才三十歲。

她成爲八指魔教教主的時候，年紀只有二十。

凡是加盟在八指魔教旗下的人，必須親自斬去雙手的尾指。

這是八指神魔訂下來的教規。

但杜蠻却十指完整無恙。

因爲她是個女弟子，而女弟子是不必遵守這條教規的。

雖然有人指責八指神魔不公平，但八指神魔毫不理會。

直到他死後，他還把教主的職位，交給杜蠻。

但杜蠻成爲了八指魔教教主之後，這一個勢力漸趨龐大的魔教就開始變了。

不是變得更好，而是變得糟透！

昔年長江被剿滅的十一股流匪，忽然又死灰復燃，再度在原來的地方爲非作歹，而且手段更兇殘暴戾。

在背後支撐着這十一股流匪的，就是八指魔教！

× × ×

鳳凰神劍沒有出鞘。

鐵鳳師仍然是神態悠閑地站在那輛騾車旁邊，他忽然輕輕的撫摸着那匹驢子，然後嘆口氣緩緩地說道：「別人都說你是蠢驢，但比起眞正的蠢驢，你還是聰明得多了。」

四個黑衣劍手的臉色同時一變。

鐵鳳師目光一落，倏地向這四人掃過：「你們明知不是我的對手，何以還甘心替杜老婆子賣命?」

「杜老婆子」，就是鐵鳳師給杜蠻的「尊稱」。

杜教主現在才三十歲，距離「老婆子」這三個字實在是太遠了。

鐵鳳師說出這些說話，當然是大大的不敬。

四個黑衣劍手再也無法忍耐。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若還「忍耐」下去，那就是叛教。

就算不是叛教，違背了湯大堂主的命令，也是一條足以死一百次的大罪。

湯大堂主，就是這間酒館的老闆。

八指魔教設有三魔堂，湯大堂主就是毒魔堂的堂主！

他叫湯慶刀！

他的人像刀，他的命令，却像一根索子。

一根套在部屬的粗索子。

無論是誰敢違背他的命令，這根索子就會把他的咽喉勒斷。

湯慶刀在八指魔教，雖然只有八年的歷史，但他殺人的紀錄，在八指魔教中是首屈一指的。

他不但殺那些與八指魔教爲敵的人，同時，更喜歡把違令的屬下處死。

不是一刀痛痛快快的處死，而是慢條斯理地，逐寸逐寸的把違令者折磨至斷氣爲止。

因此，他的手下，誰都不敢違抗他的命令。

就算明知是死路一條，他們都只有硬着頭皮的衝過去！

× × ×

四把血紅色的劍，同時出手。

這四把劍當然有毒，那是絕對瞞不過鐵鳳師的眼睛的。

但眞正可怕的地方，並不完全在於劍上淬有毒。

劍鋒上的毒再毒千百倍，倘若不能擊中敵人，又與一般凡鐵何異?

但這四個黑衣劍士，顯然都是千中選一的一流好手。

他們的手上只是輕輕一抖動，四把劍就像四條毒蛇般，分從四個不同的方向，罩向鐵鳳師的四大要害。

東方劍手，攻後腦！

南方劍手，刺咽喉！

西方劍手，攔腰一斬！

北方劍手，反手一劍向鐵鳳師的背心部位狠狠的刺去！

他們用的不單止是劍法，而且還巧妙地安排下一個精絕的陷阱。

無論鐵鳳師向那一方閃避，其餘三方的劍手立刻就會用飛劍向他招呼。

四人的右手握毒劍，左手也已緊扣着一把短小而鋒利的短劍，隨時隨地都可以向鐵鳳師發出最致命的攻擊。

短劍當然也淬毒，他們四人一出手，就再也沒有把生死問題放在心上。

世間上能够使出如此可怕劍法的人並不多。

他們這四劍攻出之後，連湯慶刀都感到滿意了。

因爲無論他們這一戰是勝是負，他們已盡了全力。

對於已盡全力的人，又有誰還能對他們加以任何的挑剔?

湯慶刀雖然是個律令森嚴、而且性格殘酷的毒魔堂堂主，但他絕不故意向自己的手下挑剔。

鷄蛋裏挑骨頭，永遠都只會令人討厭，湯慶刀還不能算是一個太令人討厭的人物。

殘酷的人未必令人討厭。

這種人只會令人望而生畏，却不會給人一種婆婆媽媽的感覺。

有不少婦人之仁的人，他們連螞蟻都不肯踩死，但却可能令人感到相當討厭。

湯慶刀剛剛相反。

他這個人像把刀，只會令人生悸，但絕不婆媽！

（四）

鐵鳳師當然也不是個婆婆媽媽的人。

如果說湯慶刀眞的是把刀，那麼鐵鳳師就名副其實的一把劍。

刀劍都是兵器，本無分別。

但鐵鳳師和湯慶刀既有相同之處，也有極大分別的地方。

湯慶刀嗜殺。

對他來說，別人若欠了他的，無論是錢債也好，感情的債也好，仇恨也好，唯一能解決事情的辦法，似乎就只有「流血」這兩個字。

鐵鳳師當然也殺人。

在江湖上，他的外號是辣手大俠。

辣手大俠對待敵人的手段，自然令人爲之毛骨悚然。

但除了那些作奸犯科的江湖敗類之外，他絕不會對無辜的人痛施辣手。

但湯慶刀却並不如此。

他殺人的出發點絕不是爲了要維護正義。

「正義」這兩個字，對於湯慶刀來說，是可笑的，也是多餘的。

在八年前，他就是給一羣正義之士追殺，走投無路。

他沒有想一想這些人爲甚麼要追殺他，他只是對追殺自己的人，有着無比的仇恨和怨毒。

他苦戰受創，僥倖檢回一條性命，若不是在最危急的關頭，杜蠻出手扶了他一把，湯慶刀早已是個死人。

但他沒有死。

他不但沒有死，而且還成爲了八指魔教的毒魔堂主。

値得一提的，就是除了杜教主之外，教中三堂的堂主，他們都沒有斬掉自己的尾指。

這是杜蠻的意思。

她認爲自己是一教之主，她有權可以讓自己寵信的人，免去削指後才能入教之苦。

× × ×

四個黑衣劍手無疑已盡全力，而且他們也着實進攻得很精采。

世上能與這四人媲美的劍手並不多，能够在這四劍之下不敗的人當然也不會太多。

但鐵鳳師却是其中之一。

他們已有足够的準備和默契，無論鐵鳳師向那一方閃避，都絕對逃不過他們的劍網。

但世間上往往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用「絕對」這兩個字來加以確定的。

尤其是高手相爭的一刹那間，更無「絕對」二字可言。

有時候以爲絕對可操勝劵的人，也會不明不白的就吃一塲敗仗，而且一敗就不可收拾。

八指魔教的四個劍手以爲鐵鳳師絕對無路可逃，那本來是不錯的。

鐵鳳師畢竟只是個人，而不是一隻長着翅膀的飛鳥。

但就算他是一隻飛鳥，想飛出這四個人的劍陣，也絕不容易。

但鐵鳳師沒有逃，也沒有飛。

他只是一連串地喝出了四個字。

這四個字的聲音却同樣大小，也同樣令人感到心悸。

那是——

「斬！」

「斬！」

「斬！」

「斬！」

這四個「斬」字相連在一起，出自鐵鳳師的口中，那絕不是用來開玩笑的。

黑衣劍手的劍，看來比鐵鳳師身子移動的速度快得多，但他們所發出的劍，不知如何竟然全部擊了個空。

他們左手的短劍早已緊扣待發。

但就在這四個「斬」字掠過耳邊之後，他們的短劍忽然就不見了。

不但短劍不見了，連左手都一起不見了。

怪刀神翁

（一）

除了劍影一陣閃動，和四蓬血雨同時洒開之外，他們甚麼都沒有看見。

他們沒有看見鐵鳳師。

也沒有看清楚鳳凰神劍究竟是怎麼樣的。

直到他們臉上的血色完全褪得一乾二淨之後，他們才驀然驚覺到事實是如何的殘酷。

分明是被圍困在劍陣中央的鐵鳳師，忽然就已遠離了他們。

鐵鳳師已進入酒館之中，和那個黃衣老漢坐下，還各自捧着一罎竹葉青不停的猛喝。

對於酒館門外的四個黑衣劍手，鐵鳳師竟然連眼角都懶得瞧他們一眼。

× × ×

湯慶刀的眼色有點變了。

鐵鳳師的鳳凰劍法，他早已聽說過，但眞正見識過鳳凰劍法的威力，現在還是第一遭。

他的臉色沉下。

他輕輕的嘆了口氣，然後又輕輕的揮了揮手。

那四個斷了左手的黑衣人，立刻在街角中消失得無影無踪。

湯慶刀沒有怪責他們，却有點替他們慶幸。

無論是誰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鐵鳳師是手下留情，否則這四人現在又還焉有命在？

湯慶刀從來都沒有小覷自己，也沒有輕視八指魔教的眞正力量。

但現在，他不能不重新再作出一個估計。

那四個白衣劍手還沒有動。

這四人的劍法，比起黑衣劍手爲高。

但這一次，湯慶刀已不願再賭。

就算要賭，將來還大有機會，又何必偏偏要在不利於己方的時候押注呢？

× × ×

兩罎清香凜冽的竹葉青酒，很快就已被喝得點滴不留。

鐵鳳師的酒量固然不錯，黃衣老漢的酒量看來更是驚人。

這個黃衣老漢貌不驚人，但看他面對强敵猶自從容不逼的神態，當然也並非尋常之輩。

湯慶刀早就知道了這個老漢的來歷。

他就是名震江湖的九玄洞主——怪刀神翁郝世傑！

× × ×

酒已喝光。

但出乎意料之外，湯慶刀居然親自再捧了幾罎竹葉青酒，放在他們的那張桌子之上。

郝世傑絕不客氣，拍開泥封，又再把酒猛灌。

湯慶刀淡漠地說道：「這罎酒你不怕有毒？」

郝世傑哈哈大笑：「就算這是十三太保絕命露，却又何妨？」

他嘴裏說得輕鬆，但酒中有毒無毒，他幾乎一眼就瞧了出來。

毒酒他絕對不會喝，如果有人認爲他眞的想喝甚麼毒酒，那麼這人對郝世傑的了解程度，實在堪稱膚淺之至。

郝世傑很快又把這罎酒喝掉一半。

湯慶刀冷冷一笑：「鐵大俠何以不肯賞臉？」

鐵鳳師也笑了。

他的笑聲比湯慶刀更冰冷十倍：「你算是個甚麼東西，也配與我鐵某談『賞臉』這兩個字？」

湯慶刀的笑容倏地一變。

他的冷笑彷彿被烈火燒焦了，他的十根指頭也同時變得有點蒼白。

鐵鳳師又是冷冷的一笑：「別兇巴巴的像隻野狗，我知道你的袖裏有刀，剛才你豈非說過要把咱們兩人宰掉的？」

湯慶刀的臉色一變再變，就像被人戲弄得太多而憤怒的猴子。

這八年來，他已很少遇上任何足以令他感到狠狽的事。

但現在，他的神態不但狠狽，簡直窘得就快在腦殼上長出一大堆霉菰。

郝世傑笑了。

每逢看見壞蛋狠狽萬分的時候，他就絕對無法忍得住笑。

但他只是笑了片刻，笑聲就突然停止了。

因爲他就在這個時候，聽見門外的那匹騾子在痛苦呻吟。

呻吟的聲音並不太久，一瞬即止。

因爲死騾子是不會再呻吟的。

× × ×

這匹騾子雖然累一點，但牠是世間罕有的異種騾子。

走兩三天的路，絕不會把牠累死。

但現在，活騾子已變成死騾子，因爲牠的鼻子上，中了一支銀色的毒弩。

銀色的毒弩只有三寸長，但淬有劇毒的毒弩，就算只有三分長也已足够取掉一匹騾子的性命。

× × ×

郝世傑冒火了。

他冒火並不是因爲喝了酒，而是眞眞正正的冒火。

騾子何罪？

放弩箭的簡直不是人，簡直罪該剁開三十大塊。

「兇手」當然是個持有毒弩筒的人。

郝世傑很快就看見了，但持有毒弩筒的人不是一個，而是二十個！

（二）

原本一度已靜寂如死的酒館，忽然又再熱鬧起來。

酒館四周都有窗子。

現在每個窗子外都最少有一張臉，一具無情的毒弩筒。

每一具毒弩筒裏的每一支毒弩，都已對準了郝世傑和鐵鳳師。

原本神態狠狽的湯慶刀，他臉上的表情又變了。

他露出了一個很得意的笑容，眼睛裏的表情却像隻殘酷的食屍鷹。

他忽然盯着郝世傑，淡淡的道：「要不要我賠給你另一匹騾子？」

郝世傑沒有回答，也沒有動。

他知道只要自己一動，二十具毒弩筒的毒弩就會像飛蝗般射進來。

現在湯慶刀已不再狠狽。

但鐵鳳師和郝世傑也不見得怎樣狠狽，他們都很沉着。

但湯慶刀認爲他們已是籠中獸，他們雖然兇惡，但性命已掌握在自己的掌中。

× × ×

湯慶刀緩緩的退開一旁。

看他的神態，就像法場上的監斬官。

只要他一聲令下，鐵鳳師與郝世傑立刻就會變成兩個刺蝟。

但鐵鳳師却在這個時候輕輕的一嘆。

沒有人知道他這一聲嘆息聲是爲誰而發。

是爲了郝世傑？還是爲了他自己？

湯慶刀的命令終於發出。

二十具毒弩筒，立刻就會發出致命的一擊。

（三）

毒弩筒射出弩箭的聲音，是「綳」的一聲。

二十具毒弩筒同時射出弩箭的聲音，也是「綳」的一聲。

但這下「綳」的一聲，當然氣勢凌厲得多。

湯慶刀很喜歡這種聲音，他覺得這是世間上最美妙，也最刺激的聲響。

但他的命令發出後，他聽不到任何「綳」的聲音。

他只聽到自己的呼吸聲，和鐵鳳師的嘆息聲。

鐵鳳師又在嘆氣。

他不但嘆氣，而且還好整以暇的端起一罎酒，慢慢的品嚐。

這一次，湯慶刀的臉色眞的變了。

——無論是誰，當他忽然間發覺自己掉進別人網裏的時候，臉色都難免會變。

更何況湯慶刀也是個撒網的人，想不到網外還有網，陷阱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陷阱！

× × ×

這裏是木頭城，能够在木頭城佈下這個大陷阱的人，只有一個。

這人當然就是木頭城主，稱號「鐵肩」的皇甫義！

鐵鳳師仍然在喝酒。

就在他把酒罎裏最後一滴酒喝光的時候，酒館門外的二十個弩箭手就在同一時間，仰天向後翻倒。

他們手中的毒弩一根也沒有發出來，而每一個人的咽喉上，都多出了一點紫藍的液汁。

看似液汁，其實是血。

他們的咽喉都在冒血，血冒出後立刻就由鮮紅色變爲紫藍。

他們都死了。

死得突然，死得了無聲息，就像是皇甫義的脚步一樣。

× × ×

皇甫義的脚步比貓還輕靈。

但每個人還是可以感覺到他的存在，因爲他的笑聲雄壯得就像森林中的獅子。

皇甫義，身高七尺二寸，頭髮雖然早已灰白，但體魄仍然魁偉强壯，一雙銳眼精芒閃爍，好像任何人的心事他都可以一眼就瞧了出來。

外面的夜色已濃，彷彿還有點霧。

但皇甫義却是絕對清醒的，甚至連活在夢中的人看見他，都會一齊清醒。

湯慶刀就是如此。

但皇甫義踏進酒館的時候，却連眼角都沒有瞧他一眼，好像湯慶刀根本就是個不屑一顧的死人。

他只是伸出自己的一雙手，來歡迎遠道而來的朋友。

郝世傑和鐵鳳師都是他的朋友，而且遠在郝世傑和鐵鳳師還未認識之前，便分別是這兩人的老朋友。

朋友有難，郝世傑和鐵鳳師是決不會坐視的。

木頭城裏表面上雖然還是那般平靜，但實際上一場可怕的刧難已降臨到這個城鎭的身上……

（四）

當皇甫義與郝世傑幾乎擁抱在一起的時候，那二十個弩箭手的屍體已被一一拖走。

那是木頭城武士的傑作。

木頭城武士就是木頭城的保衞者，也是皇甫義的親信手下。

他們用鎖喉木針把二十個弩箭手全部解決，然後又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所有的屍體拖走。

木頭城是一個很乾淨的城市，皇甫義從不喜歡任何污穢的東西留在城內。

郝世傑拖着皇甫義的手，目不轉睛的盯着他看了半天，才嘆了口氣，道：「五年不見，老兄還是那副樣子，但老夫却老了，唉……」

皇甫義淡淡一笑：「不錯，你老了，不然你的乾女兒怎會出嫁？」

郝世傑道：「雙雙出嫁之日，你的賀禮實在太隆重了，可惜你沒有來喝這杯喜酒……」

這一次，嘆息的人却是皇甫義。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却沒有接下去。

湯慶刀聽的耳朶却伸直了。

當日皇甫義爲甚麼不去喝喜酒呢？

× × ×

皇甫義，郝世傑，鐵鳳師談笑甚歡，簡直就沒有理會湯慶刀。

常言道：士可殺不可辱。

他們越是不理會湯慶刀，對湯慶刀的侮辱就越大。

倘若湯慶刀還有三分骨氣的話，這口氣他一定忍不下去。

但湯慶刀並不是個不怕死的人。

他沒有動手，也沒有逃走。

他的宗旨是：不等到最有利的時候，既不動手，也不逃走。

「等待時機」這四個字說來容易，但要眞正的把握着它却不簡單。

湯慶刀是八指魔教在木頭城佈下的一着棋子，但這一顆棋子現在已面臨到被人吃掉的邊緣。

八指魔教教主杜鑾是否已知道這件事呢？

但無論杜鑾是否知道這件事，湯慶刀

的失敗已成定局。

在八指魔教中，失敗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湯慶刀已立下主意，就算能够逃離木頭城，也要遠走高飛，否則落在杜鸞手上，也只有一條死路。

就在皇甫義等三人談得興高采烈的時候，湯慶刀的雙手已準備了一蓬毒砂。

這些毒砂，是他在五年前親自到蜀中唐門偷回來的。

他不但偷了一袋毒砂，而且還盜走了一雙蟒皮手套。

× × ×

蟒皮手套他早已悄悄的戴上。

毒砂就在他腰間的一個鹿皮袋中，皮袋的口已打開，露出了黑色的毒砂。

偷毒砂，盜蟒皮手套，是湯慶刀近年來自認爲最得意的傑作。

這五年來，他不斷秘密苦練，怎樣使用這些毒砂。

使用這些毒砂看來容易，但實際上却極爲困難。

唐門暗器可怕，並非完全是因爲暗器上的毒，最主要的還是怎樣出手，用暗器擊倒敵人。

再厲害的暗器，倘若不能命中目標，又有何用？

湯慶刀雖然並非唐門弟子，但這種道理他比誰都更明白。

這五年來，他的暗器功夫確實精進不少，但能否把郝世傑、鐵鳳師和皇甫義三人一起擊敗呢？

這一點，就連湯慶刀自己也完全沒有把握。

如果他眞的可以把這三人擊敗的話，那麼他當然不必遠走高飛，過着亡命天涯的生活。

相反地他會成爲八指魔教的大功臣。

杜鸞雖然是個女流之輩，但是她在八指魔教中，便連她的丈夫也絕對不敢頂撞她。

杜鸞已婚。

她成親的時候，新郎剛巧病重，幾乎連站立都有點困難。

但杜鸞竟然把他從病榻上拉起來，不由分說的就在他臉上刮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今天是咱們倆成親的日子，你怎能賴在床上？」杜鸞一本正經的說。

「新郎」呆住了。

這個「新郎」姓顧，在大同府，幾乎每間規模最大的店舖都是他父親的。

他的父親顧一清不但是大同府第一首富，同時也是威震四方的武林大豪。

但他唯一的兒子顧玉鵬，却是個忠厚老實，但武功只能算是第八流角色的草包子。

顧一清雖然只有一個兒子，但這個獨生子居然並不獲得老父的鍾愛。

每逢提起了顧玉鵬，顧一清就總是搖頭幌腦的不斷嘆氣。

直到顧一清逝世之後，顧玉鵬就繼承了父親的產業。

顧玉鵬既不能文，又不能武，但却能賭。

別以爲忠厚老實的人就一定不賭錢，那是錯誤的想法。

忠厚老實是一回事，但沉迷賭博又是另一回事。

但能賭的人並不一定贏錢。

顧玉鵬只不過在短短兩年間，就把顧家的家財輸盡、散盡。

在這兩年以來，他只是對兩件事有興趣。

那就是賭博和追求杜鸞。

可惜直到他輸掉最後一間店舖的時候，杜鸞對顧玉鵬還是不瞅不睬。

他對她是痴心一片的。

當他家財千萬的時候，杜鸞視他如無物，但當他一窮二白而且病重之際，杜鸞却忽然像「吃錯藥」似的要他立刻和自己成親。

他簡直不能相信那是事實。

但他很快就變成了一個新郎，而他娶的新娘子，就是他朝思暮想，但一直都無法一親芳澤的杜鸞。

杜鸞有時候是個蠻不講理的女人，但有時候她說出來的道理，却連最反對她的人都與覺得她的道理很充份。

只不過，這一次她突然成親，並沒有向任何人解釋是爲甚麼？

但她不必解釋，也沒有人敢問她爲甚麼？

究竟是顧玉鵬娶了杜鸞，還是杜鸞「取」了顧玉鵬呢？

這是一椿令江湖中人一直都弄不清楚的事？

× × ×

別人也許不清楚這一段婚姻的眞實情況，但鐵鳳師却很清楚。

可惜他越是清楚，麻煩也就越多。

人生在世，許多事情就是這樣。

麻煩！

這一次鐵鳳師眞的麻煩頂透了……

殘星遊極樂

（一）

毒砂已隨時可以撒出，但就在此際，湯慶刀忽然聽見一把陰陽怪氣的聲音，從酒館門外傳了進來。

「難得鐵大俠，郝老洞主駕臨本城，值得痛飲三杯！」

隨着這把陰陽怪氣的聲音，一個灰袍金冠的道人，已站在酒館之中，在他的嘴角間，正帶着一種森冷邪門傲慢的冷笑。

這道人的肩後，有一把劍。

劍鞘是用黃銅鑄造的，但劍柄却黑漆如墨，上面鑲着兩顆令人目眩的巨大貓眼石。

雖然他的聲音令人聽來十分刺耳，一點也不大方動聽，但他的氣派却不小，背後居然有四個綠衣婢女跟隨着。

看見這個道人的模樣，郝世傑就已心中有氣。

雖然他從未見過這個道人，但他已認出這個道人的來歷。

郝世傑冷冷的盯着道人，但道人的目光只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

他看着的人，就是鐵鳳師。

× × ×

鐵鳳師一向都不喜歡被人用這種目光

盯着。

這道人的目光，就像兩根又尖又長的釘子，釘在鐵鳳師的臉上。

無論是誰的臉給釘子釘着，都一定會感到很不舒服。

鐵鳳師也不例外。

他開始還擊。

他的還擊並不是目光，而是刀般鋒利的聲音：「你好像是個道人？」

道人冷笑着：「難道你認爲我不像個道人？」

鐵鳳師沉着臉：「雖然你看來像個道人，但聲音却像個太監，而背後的四個女人，却像是鴇母帶着的婊子。」

鐵鳳師是辣手大俠。

想不到他殺人的手段狠辣無比，傷人的說話更比有倒刺的毒鞭子還更厲害。

他這幾句說話，不但把道人嘲諷得臉如紙白，連他背後的四個綠衣婢女，也是給他最後的一句說話弄得面色陣紅陣白，顯然是憤怒無比。

道人冷冷道：「想不到你的說話，竟然比砒霜還更毒。」

鐵鳳師冷然一笑，目光有意無意間落在湯慶刀的身上，然後緩緩道：「就算鐵某的說話再毒，也比不上蜀中唐門的毒飛砂。」

湯慶刀的臉色也變了。

他幾乎忍不住就要把毒砂撒出。

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爲他知道這個道人既然來到這裏，但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對付鐵鳳師。

湯慶刀當然認識這個道人，和他身後的四個綠衣婢女，因爲他們都是八指魔教中人。

這個道人雖然只有四十二歲，但他在三十年前，便已憑一套地獄劍法，擊敗過無數武林高手。

那時候他只有十二歲。

× × ×

江湖上，不少道人都喜歡用劍。

這個道人也不例外。

他從八歲就已開始練劍，短短四年之內，就已練成了驚世駭俗的地獄劍法。

地獄劍法雖然只有九招，但這九招劍法變化之繁雜，却是令人意料不到的。

地獄劍法創自地獄眞人。

地獄眞人本是武當派的劍道高手，但他在五十歲那一年，悄悄的離開武當山，自立門戶，創立唯我教。

「唯我」的意思，解釋起來就是「唯我獨尊」。

地獄眞人在武當山，原號殘星眞人，他練的是太極劍法。

但他的太極劍法一直都沒有練成，在武當派中，連輩份比他低的弟子，他們在太極劍法的成就上都越超過他。

爲甚麼呢？

原來殘星眞人在武當山練劍數十年，並不是以太極劍法爲主，他眞正的成就，是在那九招地獄劍法之上。

殘星眞人終於練成了地獄劍法，同時更野心勃勃地，創立唯我教，改稱地獄眞人。

但唯我教還沒有眞的「唯我獨尊」，地獄眞人便已眞的去了地獄。

繼任教主的，是極樂道人。

但極樂道人對於唯我教的興趣並不大，反而投靠在八指魔教門下。

極樂道人之所以對唯我教不感興趣，因爲唯我教在這幾年中，備受武林羣雄正義之師的攻擊，當地獄眞人還未逝世之前，這一個新崛起江湖的組織便已支離破碎，弄得全不像樣子。

地獄眞人劍法詭異莫測，難逢敵手，那是事實。

但劍法厲害的人，未必就是一個精明的領導者。

地獄眞人創立的劍法雖然邪門，但他的劍法是成功的。

然而，唯我教的創立，却是他畢生中最大的錯誤，也是最大的失敗。

尤其是寵信極樂道人，更是一個致命的因素。

地獄眞人去世，絕非因病，而是中毒的。

毒殺地獄眞人的，就是極樂道人！

（二）

現在，極樂道人已非唯我教的教主，而是八指魔教兩大供奉之一。

他在八指魔教中的地位，僅次於教主杜鸞。

極樂道人雖然是個出家人，但這種出家人，却使整個道教都爲之蒙羞。

鐵鳳師很少罵女人。

但這一次，他一出口就已嚴重的傷害那四個綠衣婢女。

但郝世傑與皇甫義都沒有覺得他太過份。

這四個婢女，表面上看來很天眞爛漫，但她們却是老江湖。

鐵鳳師也是老江湖，他是專殺武林敗類的。

但這四個婢女，却是專向老弱婦孺下手的女劇盜！

所以，雖然他與她們都是「辣手之人」，但彼此的立場却是絕對相反的。

× × ×

酒館中原本燈火輝煌，但就在這一刻間，所有的燈光都彷彿黯淡了不少。

其實燈光仍然是那末明亮，但極樂道人的長劍出鞘後，就把一切的光亮都壓了下去。

劍鋒晶瑩雪亮，但却冰冷、無情。

鐵鳳師忽然嘆了口氣，道：「這把劍果然是好劍，可惜……」

說到這裏，他又在嘆氣。

極樂道人陰陽怪氣的聲音又再響起：「想不到名震中原武林的辣手大俠，說起話來的時候竟然吞吞吐吐。」

鐵鳳師淡淡一笑：「鐵某的意思，難道一定要我說出來你才能明白？」

極樂道人的劍法雖高，但他的領悟能力却似乎並不太好。

「有話快說！」

「鐵某的意思，是你不配用這把劍。」鐵鳳師毫不客氣地。

「貧道不配用這把劍？」極樂道人忽然大笑。

他的笑聲比講話的聲音更難聽，就像隻鷄。

不是像公鷄，而是像母鷄。

郝世傑聽得頻頻搖頭，喃喃道：「吵耳，吵耳，難聽死了。」

就在這一刻間，極樂道人忽然就向鐵鳳師連攻了五劍！

× × ×

五劍連發，並不需要太長的時間。

極樂道人的劍鋒已五次刺向鐵鳳師的咽喉，但鐵鳳師的雙腿竟然完全沒有移動過。

極樂道人的劍法，竟已達到了意在劍先，隨心所欲的境界。

這五劍看似平凡，但其間的變化，已足已把絕大多數的武林高手的咽喉擊成粉碎。

連郝世傑都被這五劍的氣勢所震懾，他手中已沁出了一絲絲的冷汗。

如果面對着這五招劍法的是他自己，他可能還不會如此緊張。

郝世傑雖然是個脾氣相當怪異的老人，但他一向都關心自己的朋友，多於關心自己。

雖然郝世傑的輩份比鐵鳳師爲高，但他完全沒有「老前輩」的架子。

鐵鳳師是司馬縱橫的生死之交，也是郝世傑的年青朋友。

郝世傑雖然知道鐵鳳師的劍法極高，但他能否抵禦極樂道人這五劍呢？

× × ×

劍氣蕭蕭。

鐵鳳師就在殺氣逼人的劍氣中，閃開了極樂道人這五劍。

極樂道人的目光更森沉，但五劍之後，他就沒有再攻過去。

過了半晌，極樂道人才問鐵鳳師：「你爲甚麼不拔劍？難道憑貧道這種身手，還不值得你的鳳凰神劍出鞘？」

鐵鳳師搖頭。

極樂道人的臉上陡地掠過一絲怒意：「你莫非吃了八百斤豬屁股肉？講話總是如此吞吞吐吐？」

鐵鳳師的臉上彷彿也閃過一陣憤怒的神色。

他本來就不是個婆婆媽媽的人，說話也一向爽快而直接。

但這個陰陽怪氣的道人，却已不只一次指責他說話吞吞吐吐。

但鐵鳳師並沒有眞的因此而發怒。

他只是凝視着極樂道人，然後又用一種奇特的語氣緩緩的說道：「我不拔劍，絕不是輕視你的地獄劍法，而是因爲另一個你絕不知道的理由。」

極樂道人臉色變了變：「貧道更不明白閣下這套絃外之音。」

鐵鳳師沉吟着，緩緩道：「因爲不必在下出手，你也會在片刻之後，變成一個死人。」

極樂道人冷冷道：「是誰會殺貧道？又有誰能殺貧道？」

他說這兩句話的時候，目光盯在兩個人的身上。

這兩人當然就是九玄洞主郝世傑，和這座城堡的主人鐵肩皇甫義。

但鐵鳳師却又長長的嘆了口氣：「在下一直都以爲道長還不太笨，但……」

「但」字剛出口，極樂道人的長劍已如雷電般向一個人的咽喉暴射。

他這一劍很突然，事前了無聲息，但是出劍之後，已無異宣判了被襲擊者的死刑。

世間上能閃避開這一劍的人絕不多，包括八指魔教毒魔堂主湯慶刀在內。

極樂道人要殺的，竟然是湯慶刀！

× × ×

就在劍鋒已觸及到湯慶刀頸際皮膚的時候，湯慶刀雙手中的毒砂也已向極樂道人的臉上激射過去。

連皇甫義和郝世傑都不知道他們何以忽然拚個你死我活。

但鐵鳳師却好像一點也不感到意外，當別人在拚命的一刹那間，他却提起了一罎酒大口猛喝。

高手相爭，勝負生死存亡的決定，往往在一刹那間就產生出來。

這一戰也是如此。

湯慶刀苦練毒砂這種暗器功夫，已非朝夕，而這種毒砂只要任何一顆沾在人體身上，也是天大的痲煩，除了唐門的獨門解藥之外，幾乎已無別的解毒方法。

但這些毒砂剛撒出，忽然就遇着一股比旋風更威猛的大力，反射過來。

湯慶刀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但他却連吃驚的時間也不太多，因爲極樂道人的劍已比毒砂更早一步插在他的喉管上。

這一劍已足够致命有餘，何況除了這一劍之外，那些毒砂還反過來，擊中了湯慶刀的臉？

毒砂一顆顆嵌在他的臉上，他的頸上，以致他整張臉看來就像是個大痲子。

但就算是痲子的臉，也絕對沒有這張臉那麼難看。

無數的毒砂，使湯慶刀的臉完全變了形狀，而他的臉色，也在瞬息之間變成紫

藍之色。

遭受到雙重襲擊的湯慶刀，就算有十八條性命，也得一併完蛋。

但極樂道人又怎樣呢？

他無疑是個戰勝者，但這個勝利者忽然也感到一陣透心冰涼的滋味。

（三）

一把式樣古雅的長劍，已在極樂道人全力對付湯慶刀的時候，刺穿了這個風流道人的心臟。

這把劍是輕盈的，也是惡毒的。

就算這把劍是世間上最尊貴的寶劍，此刻也必已被握劍的人所蒙汚。

背後傷人，本就是和奸淫邪盜同等卑劣無恥的手段。

若然被暗算的不是極樂道人，鐵鳳師必然會出手援救。

但此刻鐵鳳師却袖手旁觀。

極樂道人也是個背後傷人的大行家，否則，殘星眞人又如何會死在他的手上？

每當鐵鳳師自覺良心稍爲不安的時候，那天晚上他就一定無法入睡。

但現在他目睹極樂道人被人暗算而不加援手，心裏却絕無不安之感。

也許他會比平時睡得更舒服，更香甜，因爲極樂道人已得到公平的報應。

× × ×

極樂道人這一次眞的「歸登極樂」去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在這裏被人暗算，而且暗算他的人，就是他一直最鍾愛的司空情。

× × ×

極樂道人雖然自稱爲出家人，但他除了身穿道袍，頭戴道冠之外，他一點也不像個道士。

道士娶妻，已是大大不妥，而極樂道人不但有妻，而且還有四個姬妾。

他的妻子早已被他捏死，因爲他的妻子給他冠了一頂荷葉帽。

這幾年來，那四個婢女打扮的女人，其實就是他的姬妾。

這四個姬妾都懂武功，但在極樂道人的眼中看來，她們的武功都是花拳繡腿而已。

極樂道人向來都認爲自己女人應該懂一點武功，那樣會增加不少情趣。

別看極樂道人平時陰陽怪氣，當他面對着騷媚女人的時候，他的威風可不小。

司空情就是極樂道人四個姬妾中最漂亮，也最騷媚的一個女人。

但她的武功，却一直是極樂道人取笑的對象。

司空情練的是道派北宗的七星劍法，但七星劍法在她手中施展出來，却會變成了「滿天星」。

每當極樂道人看見她練劍的時候，就會笑得連腰都不能伸直。

司空情的劍法雖然不行，但她還有另一套本事。

這套本事雖然還是不能打敗極樂道人，但最少可以讓他在自己的胸膛上喘氣不休。

而極樂道人最「極樂」的時刻，也就是在那一刹那。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滿足司空情，但司空情能給予他最大的歡愉，那是絕對不能否認的。

但極樂道人却連在夢裏都想不到，這個女人不但能令他踏進歡愉的巔峯，而且也能把他推下萬刦不復的死亡深淵。

司空情的七星劍法一直都練得不倫不類，但就在極樂道人嚥氣前的一刹那，他忽然發覺她暗算自己的一劍，赫然正是七星劍法中最難練的一招「天河倒掛」！

極樂道人至死也不相信司空情竟能刺出這一劍，他死前唯一想迸出口的說話，就是：「妳不是司空情，妳是誰？妳……是誰？……」

但他這些說話，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出來的，就已像塊又腥又硬的石頭般倒在地上。

他只是張大了嘴巴，帶着滿腹疑團和一腔怒火，和那套詭異絕倫的地獄劍法，一起掉進第十八層地獄。

像他這種人，閻王一定會把他送進第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 × ×

雖然極樂道人不相信司空情能刺出這一招「天河倒掛」，但這個女人的確是司空情。

就算再巧妙的易容術，也未必能把司空情騷媚的神態裝扮得如此唯妙唯肖。

她的確還是那個司空情，而且她的七星劍法，早在極樂道人還未認識她之前，便已練習得非常嫻熟。

每個人都總有他的弱點。

極樂道人最大的弱點，就是看不透女人，更猜不透女人心中所想的事。

有人說男人的心，就像是大海裏的一根針。但女人的心又如何？

亘古以來，又有多少男人能摸透女人的心事呢？

（下期續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冷面財神（四）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把藍莉帶到馬先生的臨時辦公室，在那裏他們利用指紋對她進行審查，查出她是有案底的女人，而在審查過程中，她並不是老實交代，後來司馬洛讓她留在辦公室過夜，藍莉半夜設法由窗口逃出到海邊，並游水逃到對岸，在那裏，她遇上一位老人……

避過狠吻　又遭虎噬

老人的胃口好得很，比藍莉吃得還要多。

而他的家裏果然是佈置得美奐美侖，每一件東西都是值錢的。

「牆上那幅油畫就買了五萬元，」沈伯伯伸手一指說，「假如有竊賊走進來，隨便拿走一件東西都可以賣很多錢了。不過要進來可不容易。我有守衞，這就是有錢的煩惱了，老是要黠算着，防範着。」

「有許多人却恨不得有你一百份之一。」藍莉說。

「有了這許多錢的時候，」沈伯伯說，「你就不覺得錢是那麼可愛的了。而且我們沈家也是祇有這個優點——有錢，其他就乏善足陳了。對社會毫無貢獻。」

「為富不仁？」藍莉說。

「不是為富不仁，」沈伯伯說，「祇是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吧了。有人說我們有錢就眼睛生在頭頂上，其實，也不是這樣。」

「你一個人住這樣大一間屋子？」藍莉問道。

「不，」沈伯伯說，「不過目前則是的，兒子，媳婦，全都到外地渡假去了。假如你暫時不想到什麼地方去，你可以住在這裏，這裏空房間多的是。」

「我很高興住在這裏。」藍莉說，「但是，我要付出什麼代價呢？」

「別胡說吧，」沈伯伯說，「難道我還要拿你的錢？」

「錢並不是唯一的一種代價。」藍莉說。

沈伯伯哈哈笑起來：「你的意思是說那種代價嗎？鍾小姐，讓我告訴你吧，連我的孫女兒都差不多有你這樣大了。」

「那麼呢？」藍莉問。

「總之以我這個年紀，」沈伯伯說，「我對這種事情早已不感興趣了，而且我亦不是强逼你留下來。你沒有別的地方好去的話，你大可以留下來，但你也可以現在就走，我可以叫司機送你到市區，假如在錢的方面不便的話，我亦可以帮你一點忙。」

「為什麼對我這樣好？」藍莉問。

「因為我不想你再做那種傻事。」沈伯伯說道。

「唔，」藍莉聳聳肩：「很感激你。我的確是需要一個地方住幾天！」

「那麼你到樓上左邊的房間好了，那邊是客房，還有衣服。」沈伯伯說。

「謝謝你，」藍莉說，「我現在是眞的要先洗一個澡了，身上的鹽把我弄得實在太不舒服！」

「等一等！」沈伯伯說着從晨褸的袋裏取出支票簿和筆來，「我在家裏放的現錢不多，一會兒假如你要進城，你自己到銀行去拿好了，司機載你去，我出門前吩咐他。」

「你要出去嗎？」藍莉問。

「我要去釣魚，」沈伯伯說，「我有一艘遊艇，每天早餐之後我就出海釣魚。」

「一個人去？」藍莉問。

「我有波比。」沈伯伯說。

波比就是發現藍莉那隻小狗，而當聽到有人提起牠的名字時，牠就光榮地吠叫起來。

「我可以一起去嗎？」藍莉問。

「當然可以，」沈伯伯說，「不過這會很悶的。我從來沒有見過女人欣賞這玩意！」

「我可以試試。」藍莉說。

「那很好，」沈伯伯說，「我歡迎之至！」

×　×　×

沈伯伯這屋子的另一面有一條小路通下海邊，海邊上有一座私人的小碼頭，遊艇就是停泊在那裏，而那旁邊還有一座小屋子，供應維持遊艇的人住宿。

遊艇是一艘豪華的遊艇，即使不回岸上也可以舒服地在外過夜那一種。沈伯伯

實在應該姓錢。

別人釣魚也許沒有他們那麼舒服了。遊艇上有侍應生，要吃什麼有什麼，要喝什麼就有什麼。

不過，唯一的缺點就是魚兒並不上釣。這却是有錢也解決不 的困難了。

藍莉一整個上午都在遊艇的頂上晒太陽，在那上面她可以把泳衣的上截解開了，也沒有人會上來騷擾她。

接近中午的時候，沈伯伯叫道：「鍾小姐，你應該下來吃飯了，而且中午的太陽晒不得，會把你的皮膚弄傷的。」

藍莉把泳衣的帶子扣好，爬下來了。她說：「釣到了多少魚？」

「午餐有很好的海鮮，」沈伯伯說，「不是我釣的。今天的魚，似乎不大有胃口！」

「一會兒我幫幫你好了！」藍莉說。

晚飯之後，藍莉果然與沈伯伯坐在一起釣魚，助他一臂之力，不過，沒有用，因為她也不是釣魚能手，假如她釣到魚的話，那不過純粹是因為她的運氣好一點而已。

但沈伯伯也是志不在魚的，他不過是在這裏消磨時間吧了。多數時間都是他對藍莉講話。

而他告訴藍莉為什麼做人應該盡可能活下去。

他告訴藍莉他年輕的時候有一次也差點自殺死掉了，就是運氣不好，生意總是失敗，而且連健康也壞。他覺得生命已經到了盡頭，假如早點結束的話，反而可以少受點苦。

「我走到了天台上，想跳下去，」沈伯伯說，「但我想，這樣跳下去，也許會壓到別人的身上了；何必要別人跟自己一起死呢？還是跳進海裏好一點，跟着我就因為想起海而悟到一個道理：凡是沉下去的，總要浮起來。就是不浮的東西，到了底，就不能再沉下去了。我的運氣既然已經到了底，不能再壞下去，那就祇會轉好而已。為什麼不活下去呢？於是我就活下去了。果然，我的運氣就轉好了，到了今天，我有這樣多錢，有這樣大一個家庭，兒女的環境都好。」

「謝謝你的好意，沈伯伯，」藍莉說，「不過我現在已經不想死了！」

「我就是希望你已經想通了，」沈伯伯說，「你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我不希望你會死去的。」

「哎！」藍莉大聲叫了起來，「有魚！大魚……」她整個人跳了起來，離開座位。

「不！不要起來！」沈伯伯連忙制止她。

已經太遲了，手上那魚竿已經飛走了，掉進了海中，下面有些强大有力的東西在拖動着，拖進了水底，不見了。

「那眞可惜！」旁邊一個水手說，「那是一條很大的！」

「哎，」藍莉在那裏又跳又叫的，「眞可惡，我眞可惡！」

「小姐！」那個水手在旁邊笑着，「當你釣到魚的時候，你首先應該把魚竿插在這個洞裏，那就拉不走了。假如是一條大的，那你就不够氣力把魚竿執住了！」

「那——那下一次我一定會這樣做，」藍莉說，「眞不好意思，丟了你們的魚竿！」

「不要緊，」沈伯伯說，「魚竿多的是，我們損失得起！」

「你說我的運氣是不是壞透了？」藍莉說道。

「否極泰來嘛！」沈伯伯說，「我告訴你我的經驗吧。活了這許多年，我已經對運氣這回事捉摸到了一點來龍去脈。運氣似乎是計次數而不是計大小的，你在小事情上把壞運氣都用盡，那麼到了大事的時候，好運自然就來了。所以，小的倒運不但不需要灰心，反而是值得高興的！」

「謝謝你！」藍莉說，「你對我最有益的就是這一句！」

×　×　×

藍莉在那屋子裏逗留了五天，而每天都是與沈伯伯一起釣魚。沈伯伯果然看她祇是像孫女兒一樣，完全沒有對她作任何不軌的行動。

他們也沒有釣到一條魚，但沈伯伯說這正好，這表示他們正在把壞的運氣用盡，因此好運很快就會來臨了。

第三天晚上，他們一起在廳中看着電視的時候，藍莉忽然說：「沈伯伯，我要走了！」

「這眞可惜，」沈伯伯說，「我希望你多住一些日子，不過，老人的生活一定使你覺得很悶了。」

「我也想多住一些日子，」藍莉說，「但是我一定要走。」

「那很好，」沈伯伯說，「你有什麼需要的嗎？」

藍莉忽然哭起來了。她嗚咽着說：「沈伯伯，你是一個好人，我不知道該怎樣報答你才好！」

「報答？」沈伯伯說，「我又沒有給你什麼？」

「我不是一個好人！」藍莉說。

「你自己覺得吧了，」沈伯伯說，「也許你並不如自己所想像的那麼壞。自己肯說自己不是好人的人，就不會壞成怎樣了。」

「我並不是自殺而出現在那裏的。」藍莉說。

沈伯伯的笑容也不見了。他嚴肅地說：「我知道，你根本不像是會自殺的那種人！」

「假如你對我有什麼輕薄企圖的話，」藍莉說，「我會在這裏偷一些值錢的東西逃掉的。」

「或者騙我一筆錢？」沈伯伯說，「但是你沒有，所以你是一個好人，你不肯用壞手段對待對你好的人。」

「你是一個很好的人，」藍莉說，「我希望我將來有機會報答你。」

「你是正在逃走？」沈伯伯問。

「是的，」藍莉說道。

「假如是警察的問題，」沈伯伯說，「我可以想辦法為你解決的。我是一個有錢的人，你也知道，一個人有錢就自然有點勢力了。」

「不是警察追我，」藍莉說，「警察也解決不了我的問題。假如我留下來，我會連累你的，而且不是錢的問題。我沒有

理由連累你的。」

沈伯伯沉默了一會，說：「那麼你要一些什麼呢？我有什麼可以帮忙你的？」

「我需要一點錢，」藍莉說，「不必很多，祇是一些交通費就够了。此外我想離開這座城市。」

「我可以帮助你離開嗎？」沈伯伯問道。

「你有這遊艇，」藍莉說，「你可以載我從海路離開。不過，假如你認爲這是太冒險的話，你是不必帮我的。」

沈伯伯想了一想，說：「不要緊，我的遊艇可以到處通行，沒有人會過問的，我載你去好了。不過，你想留在這裏的話，我也一樣有能力保護你的！」

「不，」藍莉堅決地搖頭，「我不想留下來拖累你。這種事情不是好人能够解決的。」

「那很好，」沈伯伯說，「假如今天晚上就起程，那麼明天破曉就可以到達C城了。你可以在那邊登岸。」

「這最好了。」藍莉說。

「關於錢的問題，」沈伯伯說，「正如我所講，我身邊是不放現錢的，而現在銀行已經關門了，不過不要緊，我可以開一張支票，叫司機到城裏去換現錢。我有一位朋友是開夜總會的。」

「那——眞多謝你了，」藍莉說，「不過其實，我也不需要太多錢。」

「多一點錢在身邊總是好的。」沈伯伯說道。

他們在一小時之後就起程了，乘坐沈伯伯的遊艇，沈伯伯也跟她一起去。

這是很重要的。在邊境的海域時他們果然碰到了一次水警的巡邏艇，但是巡邏艇上的警察過來，知道這是誰的船以及看到沈伯伯之後，就祇是問了兩句便走了。他甚至沒有問藍莉是誰。沈伯伯告訴他他們在遊河。

「他以爲你是我的情婦，」沈伯伯在水警輪走了之後吃吃笑着，「所以他不問你，免得令我難堪了。」

「有錢的人什麼都是方便一點的。」藍莉說道。

「不錯，」沈伯伯說，「正如我所講，我在這方面的壞運氣是已經用盡了。你也不知道，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多麽倒霉。有一次我一天之內一連三次給警察截住搜身，有好幾次還給帶回警局問話。爲什麼？祇因爲看我的樣子像是犯罪的人！」

藍莉不由得微笑了：「我的樣子像不像是犯罪的人呢？」

「氣色是不大好，」沈伯伯說，「但是我看你的噩運是會過去的。現在，你還是去睡覺吧，鍾小姐，睡醒的時候就可以上岸了。」

「也許我的運氣的確是不太差的，」藍莉微笑道，「不然的話，我怎會碰見你呢？」

「你能够這樣想就好了，」沈伯伯說道。

藍莉激動地把他緊緊抱着，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我以後可能沒有機會再見到你，我欠你的也可能沒有機會還你了，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也永遠會感激你！」

「當你的問題都解決了之後，」沈伯伯說，「我希望你再回來探我！」

「我也希望我的問題能解決。」藍莉說。

他們都各自回到房間裏，躺在床上，但是他們都沒有睡着。直至天亮，船到達了目的地，藍莉再對沈伯伯作了最後一次道別，便上岸走了。

沈伯伯的船又開走了，回程而去，而沈伯伯這才眞正睡着了。

沈伯伯的船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深夜，當他登上碼頭時，已經有人在等着。那是兩個穿着黑色西服的人，臉上的表情是嚴肅的。

沈伯伯的管家手足無措地在旁邊解釋：「老爺，這兩位先生一定要見你！」

這兩位顯然是最特別的訪客了。沈伯伯這間屋子不是容易隨便進來的，他不想見的客人可以拒諸門外，但這兩個人進來了，而管家亦不能把他們拒諸門外。

「你們是什麼人？」沈伯伯問。

「那女人呢？」其中一個人反問。

「我把她送回家了。」沈伯伯說。

「沈先生，」那人說，「我們不對你說謊，你也不要對我們說謊好不好？」

「你們認爲我是說謊嗎？」沈伯伯嚴肅地問道。

「我看，」那人說，「我們還是到屋裏再詳細談談吧！」

沈伯伯不能够拒絕。這兩個人反正是已經進來了。

× × ×

藍莉在登岸之後就登上計程車，直開到火車站去，買了票子，登上火車，吃了一頓早餐之後，就進入她的睡廂裏，躺下來睡覺。一覺睡到入夜才醒過來，而火車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她又在餐卡上吃了一頓晚飯，然後回到房間裏，呆呆地坐在那裏，等待着。差不多在沈伯伯回到家裏與那兩個神秘的不速之客見面的時候，也是火車到站的時候。她下了車，走出火車站。這裏是一座熱鬧的大城市，雖然這個時間，街上也並不冷清。她又截了一部計程車，說了一間旅館的名字。顯然她並不是第一次來這個地方，以前已經來過了，所以她知道這裏有什麼旅館。

那是一間旅館，而不是一家酒店，所以已經肯定是不會怎樣豪華的了。雖然酒店亦有不少是很蹩脚的，然而稱爲旅館而不是稱爲酒店的地方，總之就不會豪華到什麼程度了。自然，豪華亦不是一切。有些地方雖然並不豪華，但是乾淨。

這裏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了。房租也不貴。這似乎是藍莉所看中的兩點。她並沒有從沈伯伯手上拿很多錢，她知道假如她開口的話她可以要更多，但她祇是要了一個不大的數目。她付了不大的數目，租了一間小小的單人房間，向侍者借了當天的報紙，看看聘請的欄目。聘請的小廣告很多，但她祇是圈出了兩個。

都是聘請女電話生兼接待員的。是商行刊登的廣告。雖然對於有些女人來說，這也不是容易担當的職位，不過對於藍莉則不算是太難的。祇要有一把美麗的聲音，懂得談吐，有不難看的面貌就行，這些藍莉都有。

她得到了那份職位。

上班，她是無數個普通女職員之中的一個。下班，她亦是無數普通女職員之中的一個。她是人海之中的一點水滴。

平淡的生活過了兩個星期，又不平淡了。公司的經理約她一起去吃飯。她拒絕了。她說今天晚上沒有空。明天晚上？明天再看好了，也許有空，也許沒有。

「你非要有空不可，」她的一個年紀較大的女同事說，「除非你不想再幹。」

「我又不是白拿他的薪水的。」藍莉說。

「假如這世界上眞的每件事情都講公道，那倒是不錯的，」那個年紀較大的女同事說，「可惜就沒有這樣簡單。」

「難道我還要兼任妓女嗎？」藍莉說道。

「這就很難講了，」她那位年紀較大的女朋友說，「你這份工作嘛，說難找又不算難，但是要找起來却也並不容易。你明白的，雖然說世界上人愈來愈多，但是工作却似乎愈來愈少了。」

「你的意思就是，」藍莉說，「假如我不肯的話，他會辭退我嗎？」

「這種事情在這裏並不是沒有發生過。」那位同事說。

「假如我肯去呢？」藍莉說，「吃一頓晚飯，他又要得寸進尺了。」

「自然，你也不應該讓他達到目的，」那個年紀較大同事說，「要要手段，吊吊他的胃口，反而有好處。他看上了你，那是你的不幸，但是你懂得要手段的話，却可以變成是他的不幸的。」

「謝謝你的忠告。」藍莉說。

× × ×

第二天晚上，藍莉就與經理一起去吃晚飯了。她接受了那位年紀和經驗都比她豐富的女同事的意見。這是生存之道。

那位經理也實在不是味道，肥頭大耳，賤肉橫生，就像是一隻豬。但是他的生意做得很成功，這一點則是藍莉早已知道的。上帝似乎公平又似乎不公平，像他這樣面目可憎的人財源廣進，以補先天的缺陷，然而也有些人比他更醜，却是貧無立錐。

這位余經理在未發跡之前無疑地在女人的方面是很不得意的，但在發跡之後就不同了，錢是一種很有力的武器。譬如像藍莉這樣的女人，就也要應酬一下，跟他一起吃一頓晚飯了，假如比藍莉隨便得多的女人，自然也會應酬得更多了。

藍莉與他是在夜總會餐廳之中吃晚飯，那裏也有跳舞，她自然亦不能拒絕他的邀舞。與他一起跳舞也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他把她抱得那麼緊，且可以感覺到有些東西與奮地壓着她。

藍莉覺得那位同事的意見似乎不大對。他看來不是一個可以吊胃口的男人，得到就得到，得不到就要露出猙獰面目了。

在跳第二隻舞的時候，他就說：「鍾小姐，今天晚上你還是不要回家吧！」

「爲什麼？」藍莉問，「今天晚上宵禁戒嚴嗎？」

「我覺得跟你在一起是一種享受，」余經理說，「我在想，我們可以找一個好地方，盡情享受一下！」

「對不起，」藍莉說，「今天晚上我實在不行。」

「最近我正在考慮公司裏一次人事上的大調動，」余經理說，「有些人要給請走，也有些人可以升職，這都要看表現如何了。」

「假如今晚沒有空，」藍莉說，「那就要給請走了？」

「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余經理說，「我相信你是可以升上去的。」

「你準備帶我到什麼地方去呢？」藍莉問道。

「酒店如何？」余經理的手已經在她的腰上摸着了。

「我聽說你的家很漂亮，」藍莉說，「爲什麼你不帶我回家呢？」

「唔——」余經理考慮着。

藍莉這句話問得他相當爲難；他不知藍莉對他已經知道得那麼多，知道他很懼內，由於他有許多不能報稅的錢都存在太太那裏，也知道他的妻子剛剛到外埠去旅遊。

「你不敢？」藍莉說，「對了，你是已經有太太的，是不是？」

「當然了，你不知道？」

「我知道，」藍莉說，「不過假如你的太太也知道了的話——我怎辦好？」

「我才不會怕她！」余經理說。

「你們男人，總是這樣說的。」藍莉說。

「我們現在就可以回家去，」余經理說。

「但我不是打架能手。」藍莉說。

「不要緊，」余經理說，「今天晚上她不在家。她旅行去了。」

「這又不同了，」藍莉說，「我實在不想出入酒店，那多難爲情？」

「我們現在就走吧。」余經理說。

「既然你的太太去了旅行，那急什麼呢？」藍莉說，「再喝一點酒吧。我想多喝一點。到底，我們還是不大相熟的。而且，叫了一瓶酒還沒有喝完，浪費了就太可惜了！」

余經理也覺得實在可惜，他叫了一整瓶酒，都是爲了實行他的初步戰略，那就是把藍莉灌醉，灌醉了之後就不必提出威脅了，這到底是不大有情調的事情。然而灌了半瓶之後藍莉還是不大有醉意，自己反而半醉了，看看不大有希望，所以他才提出要脅。

藍莉現在的提議也是很合理的，那瓶酒的價錢並不便宜，浪費了實在可惜，而且，多喝一點，藍莉一定也不會那麼矜持了。

他們喝酒，跳舞，喝酒，跳舞，既然余經理已經攤了牌，藍莉也似乎放縱得多了。她喝更多酒，自然余經理也要陪她喝。爲了表示他是個男人，他比她喝得更多。後來，那瓶酒消耗完了，他們便離開，余經理開車把她載回家。

余經理的住處的環境，藍莉也感到相當理想。花園洋房，僕人住在後面。似乎余經理也不是第一次帶女人回家了；他並不怕僕人們出來招待藍莉。僕人們奉上熱茶。

余經理對僕人說：「行了，你們睡覺

去吧，一切讓我們自己來好了。」

僕人們進去了之後，藍莉撒嬌地扭着身子，從余經理的懷中脫出來：「我不要茶，我要喝酒！」

「我們還沒有喝够嗎？」余經理說。

藍莉把嘴巴附在他的耳邊，低聲說：「我多喝一點酒，會熱情得多。當我忘記了一切的時候，我就什麼都肯做。難道你不想花樣多一點嗎？」

這一句非常能够挑引起想像力的話，余經理馬上感到心旌搖搖了。他希望得到更多，於是他拿出酒來了。

藍莉喝得很多，而且酒愈灌下去得多，她就媚態愈增，這就令到余經理很有興趣讓她繼續喝下去了。結果也是一如藍莉所計劃的。他醉得站不起來了，要藍莉把他扶上樓。

他倒在床上，還是不肯忘記他本來的目的。

他伸手向藍莉亂抓，含糊地說着：「來——來呀——我——我要看看你有什麼花式！」

「假如你給我足够的代價，」藍莉說，「我保證會讓你得到一次意想不到的經驗。」

「我明天——升你——做副經理。」

「那是明天的事情了，」藍莉說，「最好是現在，實際一點！」

「你——要錢——？」

「還有比錢更實際的嗎？」藍莉說。

「我那保險箱：：裏面有錢，」余經理說，「你先讓我看看你的花樣：：」

「好吧，」藍莉說，「你答應了就不許反悔，現在我先去洗個澡。」

「不要：：」余經理又伸出手向她亂抓着，「我很急，我：：我不能等。」

「難道你不想我乾淨一點嗎？」藍莉嫵媚地笑着，逃進了浴室中了。

余經理捉藍莉不着，從床上滾到地上了。

藍莉進入了浴室之中，把門鎖上了。她發覺余經理企圖推門，自然門是推不開的。她不會讓他闖進來。

她不慌不忙地洗這個澡，盡量延長時間。在那座豪華的浴缸裏面，泡在熱水之中，酒意消失得比較快了。她當然不是不會醉的，祇不過是不容易醉，而且知道自己的酒量是如何的。

她這個澡洗了半個鐘頭，余經理也沒有來催她。她想她知道爲什麼如此。後來，她洗好了澡，開門出去，發覺她所料果然不是盡差。余經理巳經睡着了。她料不到的祇是他就睡在浴室門口的地毡上。

他的衣服都脫去了，棄得一地都是，人就像一隻宰淨了的豬。在睡着之前，他就祇有機會做這一步準備工作。

一個人醉了酒而睡着，就不容易醒過來了。而以後的事情就是藍莉以前也經歷過的了。

她從他的衣服裏找出了一串鎖匙，走到那座保險箱前面。那是一隻很古老的保險箱，要用鎖匙打開的那一種。剛才他指的時候她巳經留意到了。假如這是一隻號碼的保險箱，她就會用另外的辦法，先使他把它打開來了。既然是用鎖匙的，就不必如此，祇要有鎖匙任何人都可以打開。

這保險箱有三個匙鎖孔，要用三條鎖匙才能打開，而三條鎖匙都是在那串鎖匙上。

藍莉不慌不忙，也很順利地就把保險箱打開了。這保險箱裏有一大叠文件，一批金條和一批現鈔。這些金條和現鈔顯然是爲了準備萬一發生什麼動亂的時候應急之用的。很多富有的人都是這樣。

藍莉並沒有碰那些金條，祇是把現鈔都放進手袋。她相信她在那間公司再工作十年也賺不到這許多錢。

她仍然並不匆忙，因爲她知道他暫時是不會醒過來的了。她把床上的被子拉到地下，一隻枕頭塞進床底，另一隻枕頭放到梳粧枱上，把幾瓶香水都推倒了。床單她則整張拉開來，捏成一團，再草草地舖回床上。

這樣，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他起碼會以爲他是巳經得回了代價了。他應該記不起酒醉之後發生過什麼。

化了這些時間之後，藍莉才離開。

假如僕人看見她走的話，也應該覺得她不會走得太早了。也許她巳經給了他應有的服務了。

余經理第二天早上醒過來的時候，果然記不起發生了什麼。頭痛得要命，他要服下了兩片阿斯匹靈，又洗了一個澡之後才記起他昨夜是把藍莉帶了回家，記到她進入浴室去洗澡，而他要推門進去，以後他就什麼都記不起來了。但是看看房間好像戰場一樣，他就相信昨夜他是巳經達到了目的。

但是，究竟他與她是怎樣瘋狂，他却是一點印象都沒有。這使他不禁恨得牙癢癢的。一塊天鵝肉到了口了，然而他就祇知道吃過，却是食而不知其味。他決定要再嚐一次才能算數。她說她有很多花樣，然而他却一種花樣都記不起來了。

他回到公司，却發現藍莉沒有回來。

藍莉也沒有請假。也許，她也是太過瘋狂，所以起不了床吧？

下午，藍莉仍然沒有回來，他就叫他的女秘書打電話去找她。

「那裏沒有這個人。」女秘書回答。

「什麼沒有這個人？」余經理說，「她應徵時給我們這個電話號碼，我們打電話去通知她來面試的，不是嗎？」

「是的，」女秘書說，「不過那裏是一間旅館，她巳經搬走了許久！」

余經理的臉脹成紫紅色，而他的女秘書則許作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反應。不過她則不免面有得色。她知道這大概是怎麼回事，她相信藍莉一定是許下了諾言，拿了他的錢，但是結果却並不履行諾言，而且連人都不見了。她自己却是一個其貌不揚的老處女型人物，因此她沒有這種煩惱，而且她也可以工作得那麼久。自然，她是猜得太輕了，祇有余經理自己可以猜到這件事情可能是多麼嚴重。

余經理的臉繼續脹紅着，深呼吸了好一陣，然後才站起來，對他那女秘書說：「這裏的事情你替我暫照應着，我得回家去一趟，有要緊事！」

他匆匆回家，用鎖匙打開保險箱。他的推測果然證實了，保險箱中的鈔票全部沒有了。

余經理幾乎要把保險箱擲在床上，一個黃毛丫頭把他玩弄了，而更生氣的是他不能報警。報警，他的太太就知道了。家裏的僕人他巳經買通了，當他的太太回來時，僕人們不會說他帶過一個女人回來，但是假如警方到場調查，他們當然就不會爲他說這個謊了。他是不能够用法律解決這件事的。

但是他可以不用法律解決這件事。

× × ×

「這個女人可能不姓鍾，」余經理說，「她所報的履歷可能全部都是假的，但這照片則一定不會假了，我見過她的人，我知道這就是她的照片。」

他把藍莉的履歷咭遞出去。那就是藍莉留在公司裏的唯一資料了。

那個毫無笑容的人接過來看看：「很美麗的女人，怪不得你會上當了。但是，憑一張照片找一個人，這是不容易的。」

「她偷了我五萬元，」余經理說，「我非找她不可，找到時錢歸你！」

「人也許找得到，」那人說，「但錢却不一定找得回來了。假如找到她時錢都花光了呢？」

「那我給你五千元好了，」余經理說，「五千元之外，她還剩多少都歸你！」

「既然如此，」那人說，「那你又何必找她呢？把她捉回來陪你睡一次？這個我可辦不到了，這包括了綁票和强姦的罪名！」

「我不要她陪我睡一覺，」余經理說，「我祇是要使她不再美麗。」

「這個則是比較易辦的，」那人說，「不過，困難的還是找到這個人。」

「你在這方面有綫路，」余經理說，「拿着照片問問好了。她看來不是第一次做這件事情了。她一定是個老手，這是有計劃的行動！」

「好吧，」那人說，「我查一查好了。我看，她可能巳經不在本地，我得向隣近幾個城市的朋友打聽一下。」

余經理遞出一隻信封：「這裏是五千元現金，假如你愈早找得到她，那就愈可能得到更多。」

「好吧，」那人說，「以後我再跟你聯絡。」

「不必再聯絡了，」余經理說，「假如你成功，我自然可以從報紙上看到新聞了。」

「很好，」那人把這信封收起，「我會盡快去辦。」他拿起咖啡杯子，喝完了杯中的咖啡，站起來，又說：「余先生，跟你過不去，的確不是好玩的事情。」

「我做人有兩個信條，」余經理說，「第一就是虧本生意不做，第二做是有仇必報。尤其是愚弄我的人。」

那人走了，余經理則仍然在那咖啡館裏坐着，淡淡地呷着一杯咖啡，思索着。

他相信這個人是可以找到藍莉的，假如藍莉是習慣了做這種事情的話。

那個人叫朱清，在黑道方面很有些辦法，可以說是一種地下公共關係專家。

× × ×

朱清的辦法也果然一如他自己所講，是向他自己的綫路去查，把藍莉的照片映印了好幾張，分發到他的各條綫路去，希望他們能够有所提供。

三天，他就有了反應。而且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反應。那天晚上深夜，他照例到一家食物店去作睡前的宵夜。吃完了之後，他對侍者揮手表示結帳。

「朱先生，」侍者說，「那位先生巳經替你結了。」

朱清望過去，看見最裏面一張桌子坐着一個臉色陰沉的陌生男子，正在吸着香烟，看着他。既不是敵意，亦不是友善，祇是一派陰沉。不過既然替他付了帳，那大概不會是如何敵意了。朱清遲疑了一下，那筆帳祇是很小的數目而巳，不過這不是錢的問題。是一種表示。那人替他付帳的用意，最可能就是表示有話要跟他談，那麼朱清似乎是不適宜就這樣走掉了。於是朱清祇好走過去，在那人的桌子坐下，說：「老兄，我們認識嗎？」

「我聽說你正在找一個女人。」那人說。

「你有這女人的消息？」朱清問。

「我們也在找她。」那人說。

「哦？」朱清祇能這樣說。他摸不清這個人的來意。

「你用不着找她，」那人說，「我們找她就行了。」

朱清是應該反感的，但他却並沒有這種感覺，這人有一種奇怪的陰沉，而這種陰沉引起朱清莫名其妙的敬畏。總之他覺得這個人是大有來頭。他說：「老兄是哪一路人馬？」

「我們有一位共同的朋友華哥，」那人說，「所以我們也是朋友了。一會兒你回家，可以在信箱裏找到一隻信封，裏面有一萬元，這應該可以使你放手了吧？」

「這件事情，」朱清說，「不是那麼簡單——華哥沒有告訴你我的情形嗎？」

「沒有，」那人說，「你沒有告訴華哥，但你可以告訴我。」

朱清遲疑着。

「你可以打電話回家叫你的女人看看信箱，就知道我沒有騙你了。」那人說。

「唔，算了吧，我相信你。」朱清說。這人講的話都是相當有份量的，「女人」一兩個字用得巧妙。那個女人祇是與朱清住在一起，而不是朱清的太太。假如信箱裏眞有一萬元，朱清不希望「女人」去看，她看到了，那一萬元就要打若干折扣了。他相信眞有這一萬元。

他說：「你爲什麼要找她呢？」

「我相信她對我們比對你重要得多，」那人說，「但是，你說你要告訴我你的情形。」

朱清再遲疑了一下，祇好把余經理的事情告訴了那人。那人沉默了一陣，說：「那她的確是到這裏來了。」

「是的，」朱清說，「不過她一定巳經不在這裏了。」

「你以爲吧了，」那人說，「我却認爲她是在這裏的，我認爲她根本沒有可以逃的地方。好了，朱清兄，這件事情你交給我們來辦就行了。」

「我：：還是不大明白。」朱清說。

「這個女人，」那人說，「我們有些帳要跟她算的。反正這也是你要做的事情了，現在有人代替你做了，那不是更好了

嗎？」

「我——我不明白，」朱清還是說，「我怎樣向余經理交代呢？」

「你用不着向他交代，」那人說，「你告訴他，這個女人會給解決的，不過消息從報紙上看不到了。假如他不滿意，你還他五千塊錢好了，這樣你還有五千剩下，而你什麼都不必做，這有什麼不好？」

朱清仍然是顯得躊躇不決的。

「至於她那些錢，」那人說，「當我們找到她的時候，她剩下多少，我會交給你。你的信箱裏會有一隻信封。我們不是為了錢的，明白嗎？」

朱清覺得這種優厚的條件實在是再難找到的了。而他還沒有機會再提出問題或者表示同意之前，那人巳經站起來，說：

「我走了，你等那隻信封好了！」

那人就這樣走了，祇剩下朱清在那裏發呆。好一會，朱清才如夢初醒地起身，也走了。他自然是匆匆回家。

樓下信箱果然有一隻厚厚的大信封。朱清拿出來，拆開一角，就看見了大額鈔票的花紋。他的心急急地大跳起來。一出手就是一萬元的人，顯然不是等閒的人物，而且也證明那人不是開玩笑的。

他回到樓上的家中。他的「女人」巳經睡了，他亦沒有吵醒她。他走進洗手間裏，把信封內的鈔票取出來數一數。一萬元，並沒有少。他把這些錢收進衣袋，然後走出廳中拿起電話。首先就是打一個長途電話給他的朋友華哥。

華哥是一個在邪門裏相當有地位的人。朱清說：「關於那個女人的事情有了一點很奇怪的變化——」

「我知道，」華哥說，「你就拿了那些錢，忘記了這件事好了。我本來也想打電話給你的，不過就不知道你有沒有得到聯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朱清問。

「這是一件大事，」華哥說，「我們也最好別提出太多疑問。你就這樣拿了錢忘記了這件事，你辦不到嗎？」

「好吧，」朱清說，「既然你這樣說。我是不認識那人的，但是我相信你！」

「那就行了。」華哥說。

朱清收了錢，想了一會，又拿起電話來打給余經理。余經理今天晚上在家，他的心情很壞，暫時沒有興趣去攪什麼女人了。接到朱清的電話，他就一陣興奮。「怎樣了，辦好了沒有？」

「我看——」朱清說，「我得把錢還給你了。」

「什麼意思？」余經理叫起來。

「這個女人，」朱清說：「原來不是等閒人物！」

「怎麼？」余經理大為憤怒地，「你害怕嗎！」

「是這樣的，」朱清說，「剛才有個人來找我，就是因為看到了我發出去的照片。這個人——是一個來頭不小的人物。原來他們也是正在找她。現在知道她到這裏來了，他們就要接手。他們接手，我就不必動手了。他們說他們對付了她之後，你不會在報上看到消息的。」

「有這樣的事？」余經理狐疑地說。

「你用不着相信我的，」朱清說，「我巳經講過我可以還你五千元。」

余經理好一會沒有做聲。他並不是不相信朱清，也不是相信朱清。他是那種不信任任何人的人。他現在考慮的是值不值得相信朱清，而朱清有沒有理由騙他。他是一個祇看情形而決定信不信任的人。

終於他說：「不必」，我相信你。」

這是運用他的推理能力。他有三分之二相信朱清，主要是因為朱清願意還他五千元。這可能表示朱清講的是眞話，並可能表示這個女人不是等閒人物，朱清認為還是不碰她為妙。一個女人，假如朱清也認為不碰為妙，那麼他應該去碰嗎？

另外三分之一的原因則是，他不能够對朱清這樣一個人表示不信任，因為以後他還可能有機會用得着朱清的。總之，這五千元就算是賣一個人情好了。將來有事情要再找朱清的話，朱清就起碼是欠他五千元的人情。

「好朋友就是好朋友，」朱清也很高興他不必做什麼事情就增加了五千元的收入，連同那個神秘人物給他的一萬，他總共可以得到一萬五千元了，「總之我可以保證，這個女人是用不着我去對付的，她早巳惹了一身很大的麻煩了。」

「我不是說過相信你了嗎？」余經理說，「好了，以後再有機會，我們一起聚聚頭，喝杯咖啡吧！」

他收了錢。

朱清也掛了電話，望望房間裏。他的女人仍然在睡着。他苦着臉，皺起眉頭。天，這一萬元，他不能够就這樣放在身邊的，他得找個地方藏起來，不然，讓她發覺了，就要打一個大折扣了。

他終於決定收藏在他的衣櫃裏，一件雨衣的袋裏。這兩天看來不會下雨，而且那個女人是從來沒有興趣替他收拾衣物的，因此她就不會發現了。祇要收藏一晚，明天就可以拿到銀行去。

× × ×

至於藍莉，她則是把她偷來的錢收藏在兩盒衞生巾裏。兩盒都是開了一個口，衞生巾都拿出來，鈔票放進去，然後再在上面放上幾條衞生巾遮住，其他的她則都丟進了垃圾桶。以她目前的處境，她認為實在不大適宜把錢放進銀行裏的。要用的時候就拿一點出來用好了。這個地方男人固然不會去碰，而女人通常亦是不會去碰的。

她是跟一位女朋友住在一起。很久以前的同學，多年沒有見過面了，現在，她就到這位女朋友的家裏來小住。事實上她到這座城市來，就是因為有這位女朋友在這裏。她並不打算騷擾這位女朋友，不過當她走投無路的時候，她就可以向這位女朋友求助。她本來以為她會是在經濟方面向這位女朋友求助的，但結果却不是如此。她有了相當多的錢，暫時不必担心生活，祇是找不到一個可以放心住下來的地方，而這位女朋友就可以派用場了。

這位女朋友環境很不錯，嫁了一個好丈夫，住在一座海邊的屋子，有招待人客的客房。當然遠不及沈伯伯那間屋子那麼豪華，不過却是相當舒服了。自然藍莉並沒有告訴她的女朋友她的秘密。她祇是說她工作了一段時間，儲了一點錢，就希望

休息一個時期。都市的煩囂生活實在令她太討厭了。

她是受歡迎的。

即使她沒有帶錢來，她也一樣會是受歡迎的，她這位女朋友並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她很高興分手這許多年之後又看到了這位老同學和老朋友。也許她有一點點炫耀的心理，讓藍莉知道她的夫家是環境不錯而她在這個家庭裏也很權威的。她要把一位朋友養在家裏，也沒有人反對。不過這祇是很小的原因吧了。主要還是，這位女朋友的確很喜歡藍莉。

藍莉祇有一個地方使她感到不安，那就是從來不跟她一起到市區去。她有時要到市區去逛公司，總是喜歡有個伴的，然而藍莉却從不表示亦有興趣參加。她總是把錢交給這位女主人，託她代買她所需要的東西。

藍莉似乎祇是喜歡游泳，除非風雨，不然她天天到下面的海灘去游一個泳。這個地方近海，游泳的確是很方便的。

藍莉因為多晒太陽和游泳，得到了一身很健康的膚色。

那位女主人在游泳方面可就沒有共同的興趣了。她是那種皮膚非常白晢型的美人兒，而她亦很努力保持她的皮膚的白晢。所以，她不能伴藍莉去游泳。

藍莉也不陪她進城去逛公司。

她們祇有在屋裏的時候交談，或者男主人有宴會需要夜歸的夜晚。

為什麼藍莉不喜歡到城裏去？藍莉說因為她厭倦了城市的煩囂，這一點她不是早巳講清楚了的嗎？但女主人則並不太盡信這個講法。她比較相信藍莉是有過一段傷心事，也許是失戀吧？有些女人是對自己的好朋友，以及同是女性都不肯提這種事情的。

藍莉不提，她也不好意思追問。雖然她很希望有辦法開解一下藍莉。

假如這位女主人知道藍莉是惹了一些什麼麻煩，那即使是以她的勢利，以及以她的慷慨為人，她也不會歡迎藍莉繼續逗留在她的家中了的。

但她不知道，她祇是猜到藍莉有什麼傷心事而巳。因此當藍莉在海灘上結識了一位殷小姐時，她也很高興。

殷小姐可以在游泳的時候，與藍莉結伴。

這位殷小姐也是喜歡游泳的，她那一身黧黑的皮膚就可以證明這一點了。

殷小姐也是住在附近的，一間差不多同樣的屋子。這種屋子說多不多，說少不少，藍莉的女主人沒有可能認識區內每一個人，尤其她是不喜歡游泳的。反而是由藍莉把殷小姐介紹給她了。

殷小姐的身份與藍莉的女主人又有所不同。她是小姐身份，但又不是獨居。她是有一個男人的，每星期到她那裏來一兩次。換句話說，殷小姐祇是外室而巳。

不過女人就是女人，雖然三個女人的身份和際遇各有不同，她們還是可以談在一起。有時藍莉回到殷小姐那邊去過一夜，有時殷小姐會到這邊來吃一頓午飯。也有好幾次殷小姐還跟藍莉那位女同學一起到城裏去逛公司。但藍莉則總是不肯一起去。理由祇有藍莉自己知道。她還是不露面為佳。以前巳經有人找她了，現在再多了一個余經理。當然她可以肯定余經理並沒有報警，不過她却絕對不敢肯定余經理並沒有託別人找尋她。

她就這樣過了一個月。

那天晚上，她又是到了殷小姐那裏去過夜。祇要不是殷小姐那個男人回來的日子，她就可以隨便到那邊去過夜了。

她們一起在海灘上游了一個夜泳，然後回到屋子，洗了一個冷水淋浴。藍莉身上祇穿着一條內褲，小心地修着她的腳趾甲。屋裏沒有異性的時候就有這個方便，在裝扮方面，不需要有什麼拘束。而且，窗子又是對着海面，對面沒有屋子，也大可以把窗子打開着，迎接着海風。

殷小姐則坐在鏡子面前梳着頭髮。殷小姐則是打扮得比較完整，穿着睡袍。睡袍裏面還穿着整齊的乳罩和三角褲。她打扮則使藍莉感到有一點點的意外了。

殷小姐一向是打扮得很隨便的，經常都是赤條條地在屋中跑來跑去。今天晚上天氣是特別酷熱的，而殷小姐却穿得那麼多。

藍莉全神貫注在她的腳甲上，而心不在焉地說：「怎麼，殷，你不覺熱嗎？」

「不，」殷小姐說，「也許我今天是身體有點不舒服吧。說不定是昨天晚上着了涼，你知道的，近來的天氣很難講。」

「那你明天還是別去游泳了。」藍莉說。

殷小姐放下梳子，出去了。藍莉聽見她在外面開了大門，奇怪她是正在幹什麼。也許殷小姐是正在把垃圾桶拿到門外去吧？

跟着腳步聲又回到房間來了。殷小姐踏進房中來。

「哇！」藍莉一叫，手中的指甲油丟掉了，潑了一地都是，而手中那隻指甲銼亦丟到地上了。

因為進來的並不是殷小姐，而是一個男人，藍莉把東西丟掉，固然是因為慌張，也是因為她的上身赤裸着的。她必須用兩手抱着胸前遮着，以免春光洩漏。

「你——你幹什麼？」藍莉縮成一球。雖然下身是穿着一條內褲，但仍然是太少了。

不過那個男人並沒有興趣看她的身體，他的臉上是什麼表情都沒有的。

「你——你不要！你快走！出去！」藍莉叫道，「你是誰？」

那個男人這時才讓藍莉看到他手上的槍。手是放在背後的，拿到前面來，槍口便指住藍莉了。那把槍還是裝上了滅音器的。

「不要叫喊，」那個男人說，「你叫喊，我會把你的聲音也滅掉的。」

藍莉不敢叫喊。她低聲說：「你——你是誰？」

那人露出猙獰的笑容了。他說：「太多人找你，所以找到你的時候，你也不知道是誰了吧？但是不要緊，你很快就會知道的了。」

「你究竟想怎樣？」藍莉恐懼地問着，身子縮作一團。

這時殷小姐也進來了，而殷小姐的神情巳經有所改變，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表情是冷冰冰的，以前的友善完全不知何去了。

她拿起藍莉的衣服丟過來，說：「穿上吧！我們出去走走！」

那個男人看着藍莉把衣服穿上了。

× × ×

第二天早上，殷小姐起床的時候，屋裏就衹有她一個人，藍莉的房間，已經空了。

殷小姐不慌不忙地自己弄了一頓早餐，吃完了，才拿起電話，打到藍莉那位女朋友的家裏。很奇怪，她現在又換了一把聲音了，那是藍莉的聲音。即使從電話這邊聽起來，也聽不出很大的分別，從另一邊聽是更加聽不出來了。

這個女人顯然是有着假冒口音的特殊才能的。她說：「喂，阿菲嗎？我是阿莉，你起床了吧？希望沒有吵醒你！」

「當然沒有，」那邊回說，「我總是很早起床的。有什麼辦法？丈夫大人要一早起來上班，我得陪他吃早餐呀！」

「告訴你，」殷小姐仍裝扮着藍莉的聲音說：「我要跟殷小姐去旅行一次！」

「旅行？到什麼地方去旅行？」那位女朋友問道。

「曼谷，東南亞，不過是跟旅行團去吧了。」殷小姐說道。

「這最好不過了，我最不贊成是悶在家裏，」藍莉那位女朋友說，「到處走走，對於心情有很大的帮助！」她已經絕對肯定了藍莉的確是有什麼傷心事，因此她很高興藍莉肯出去走動一下。

「告訴你，」殷小姐說，「我們還是臨時決定的，旅行團剛好還有兩個空額，今天晚上就要起程了，我現在要到城裏去辦手續，我叫阿殷來拿我的東西，回來再見你，買些東西送你！」

「你不來道別嗎？」

「不過走一個月吧了，」殷小姐說，「很快就可以回來了！」

「好吧，好吧，祝你旅途愉快！」

「再見！」殷小姐說。

她放下電話，淡淡地笑了一笑。去旅行，去一個月，誰知道一個月之內會有一些什麼變化？假如藍莉不回去，那位女朋友也不見得就會担心的，因爲藍莉又不是親戚，而且藍莉又是已經失踪了這許多年了。忽然出現，又忽然失踪了，也並不是奇事。

殷小姐不慌不忙地換了一套衣服，開了車子，到藍莉那位女朋友的家去，由女傭人帮忙着，把藍莉那些簡單的行李搬下來。

「你要我們帶些什麼回來，你出聲就行了！」殷小姐說道。

「算了，」藍莉那位朋友微笑，「你們玩得開開心心就是了，還要記着買東西，麻煩得要死！我也是去過旅行的，我很明白！」

「再見！」殷小姐開車走了。

她又是把車子開回那間屋子去，把藍莉的東西搬進屋中，打開來檢驗一遍。

藍莉的行李之中，大致是沒有什麼秘密的，只有那兩盒街生巾的裏面，藏着鈔票。

殷小姐微笑着把那些鈔票在床上鋪開來，數了一遍，再收起來了，她也收拾好自己的行李，離開這間屋子。她對藍莉那位女朋友說她是與藍莉一起旅行去，而一個月之後會回來，她也是眞的打算如此的。她是眞的打算一個月之後回來，然後告訴藍莉那位女朋友，藍莉不回來了。藍莉在途中結識了一個頗有條件，相當理想的男人，而跟這個男人到了外國去，不回來了。雖然這個解釋也並不是絕對需要的，但是這樣總算會美滿一點。

× × ×

藍莉醒過來的時候，很難分得出究竟是晝是夜，因爲她所在的那間房間是下着窗簾的，而窗簾是那麼厚，光綫不可能從外面透進來，亦不可能從裏面透出去。

藍莉看見那個捉他的男人還在她的身邊。假如不是看見這個男人，她一時也可能想不起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她就記起，那人用手槍威脅着她，強逼她穿上了衣服，然後把她押下樓，上了殷小姐的車子，上車之後，那個男人把一塊手帕在她的口鼻上一掩，她嗅到一股濃甜的氣味，知道這會使她失去知覺，連忙極力掙扎，但是鬥不過那個男人的氣力，就暈過去了，這之後她就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直至現在醒過來。

那人沒有用槍指着她，但是她也不能動了。因爲她是躺在一張床上，手脚都給用繩子縛在床柱上，成爲一個大字形。一個讓那個人可以爲所欲爲的姿勢和位置，雖然那個人看來則並不打算在她的身上做些什麼。

房間在微微搖幌着，而被麻醉了之後醒過來，頭是那麼痛。她懷疑自己是身體不舒服，不過她又不是想嘔吐，於是她後來就明白房間的確是在微微搖幌着，而房間之所以在微微搖幌着，那是因爲她是正在一艘船的艙房之中。

「你……你把我捉來幹什麼？」藍莉可憐地小聲地問。

那人衹是對她微笑。

「你是什麼人？」藍莉問。

那人又是對她微笑。這時藍莉就知道這個人不會是司馬洛那一帮人了。司馬洛那一帮人不會把她這樣縛在床上。

財神，或者是余經理的人。

余經理？也許是還有一個她不曾看出來的兇狠的一面吧？

那人忽然走過來，在她的臉上摑了一掌。

藍莉一時給他摑得滿天星斗，眼淚都流出來了。當她的視綫恢復清晰的時候，她看見那人就站在她的旁邊，身子就像有二十呎那麼高。她嗚咽着說：「你爲什麼要打我？」

「我替你醫頭痛！」那人露着一個詭惑的微笑，「我看你剛剛醒過來，頭一定很痛吧？哈！」

很奇怪，那人所用的倒是一個相當有效的辦法，給這樣一摑，藍莉的頭不痛了，雖然她却是一點都不喜歡這個辦法。

「你——」她嗚咽着說：「你究竟把我弄到這裏來幹什麼？」

「等！」那人說着看看腕錶。

「等誰？」藍莉問。

「怎麼了？」那人又哈哈地笑起來，「等誰你都不知道嗎？難道你連猜都不會猜？」

藍莉是會猜的。她可以剔除司馬洛那帮人的可能性。她又一次在想，司馬洛那帮人是不會這樣對她的。那一掌更是最好的證明了。

她不做聲了。她相信她的末日來臨了，不管是余經理抑或是財神把她捉來，她都是不會活着離開這裏的了。

那人又退回近門口處那張椅子上，坐下來，等着。他說等，藍莉知道一定是等他的上級了。這人不過是負責來捉人的吧了。

她奇怪殷小姐是在什麼地方？

那房間繼續搖幌着，他們沉默地在等，藍莉無法知道現在究竟是白天還是夜晚。不過事實上現在是夜晚。

而這是一艘遊艇，停在一座僻靜的海灣之中，而外面頗有點風浪，所以雖然是在海灣之中，船也是在微微地搖幌着了。

那些人在時間方面似乎是計算得相當之準確的。在藍莉醒過來不到一個鐘頭之後，一艘快艇就駛進海灣中來了，馬達聲吵得很。

那快艇上有三個人，兩個人是坐着的，一個坐着的是負責駕駛，另一個坐着的則似乎是重要人物，不做什麼，而第三個站着的人手上則拿着一隻電筒，在打着暗號。

遊艇上的人也用燈還以暗號，快艇繼續駛過去，靠到了遊艇的旁邊，三個人之中，拿電筒的人最先爬上去，駕駛那一個則留在後面，負責把快艇在旁邊繫好。

中間那個人進入了遊艇的艙內，其中一個人向他報告：「她已經醒過來了。」

「很好，」那人說。

他們下了短短一段樓梯，到達了一間房間的門口，推開門。

那裏面就是藍莉被囚禁的房間了。那個看守藍莉的人馬上站起來，出去了，顯然他所等的人現在是到達了。

「你？」藍莉張大眼睛，難以置信地說，「你？」

「是的，」那人說，「我，我們現在是第二次見面了，我害怕你認得我，你果然認得！」

因爲進來的這個人就是財神。

「但——但——」藍莉說，「你不是已經死了嗎？」

財神的臉還是一片冷酷，好像結了冰似的。雖然聲音裏則似乎有點笑意。「死了？爲什麼你會這樣想呢？」

藍莉馬上閉上嘴巴不做聲，後悔自己講錯了話，雖然到了這個階段，她知道講什麼都沒有分別了。結局反正是一樣的。

「怎麼樣了？」財神說，「你不回答我的問題嗎？」

藍莉還是緊閉着嘴巴。

財神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吃吃笑起來。這是很難做的事情；他在笑，然而他的臉上却是沒有笑容，什麼表情都沒有，衹是眼中透着兇光。他說：「藍莉，你知道你現在是已經落入了我們的手掌中了嗎？我們要對你做什麼都可以。我們可以就這樣讓你躺在這裏，不給你吃東西，也不給你喝水！」

忽然之間，藍莉感覺到她現在肚子已經開始餓，而且亦已經開始感到口渴了。她相信她一定已經失去了知覺很久。

「而這不過是最輕微的刑罰吧了，」財神說，「此外，我也可以在你的身上用這根香烟。我有打火機，很方便的，香烟熄了，馬上又可以再點着。」

藍莉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她軟弱地說：「你究竟想幹什麼？」

「我想你做的事情其實是很簡單的，」財神說，「我不過是叫你澄清一些疑問吧了。譬如說，你究竟是替誰工作的？」

藍莉苦笑：「我看我告訴你你也不會相信的。」

「試試吧，」財神說，「試試告訴我不要緊的，假如我認爲不值得相信，我就不相信，我知道什麼是可以相信的。」

「你反正要殺死我了，」藍莉說，「我還告訴你什麼好？」

「也許妳告訴了我，你就會死得舒服一點，」財神又冷笑着，「否則，你就會死得辛苦一點，而且，假如你講得好聽一點的話，你也許不需要死！」

藍莉衹是閉着嘴巴不做聲，而且她連眼睛也都閉上了。

但是她的耳朵是不能閉的，因此財神的聲音還是可以透過來。財神說：「剛才你說什麼？你說反正我是要殺死你了。這證明你的確是知道得很多的，這就令我更有興趣勸你說話了！」

藍莉還是不做聲。但是她的腦筋開始動起來了。反正她是死定了，有什麼損失呢？她說：「我倒想問你一點問題：你究竟是幹什麼的？」

「哈！」財神說，「有種！我要問你，你却居想問起我來了！」

「我告訴你吧，」藍莉說，「我本來不過是想去偷那些錢吧了，怎麼知道有這許多複雜事情？我從來沒有見過你，你却把我捉起來，與箱子一起運走，而且那箱子裏居然是裝滿了美鈔的！」

「那你是打開箱子看過了？」財神問道。

「不是我。」藍莉說。

「那麼是誰？」財神問。

「我不認識他的，」藍莉說，「他把我連同箱子也一起刦走了，把我困着。我看見他打開箱子，就是這樣吧了！」

「他是誰？」財神問着，開始暴躁起來了。

藍莉則相反地仍然保持得相當輕鬆的。她說：「你們眞好笑，你以爲我是替他做事的，他也以爲我是替你做事的，於是就害我辛苦了，其實我不過是一個小賊。我猜世界永遠就是這樣的了，是不是？犯大罪的人可以過得好好的，辛苦的不過是我們這些小人物！我要偷的數目雖然不少，但我也沒有想到會是那一大箱子的美鈔！而且，誰會想到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呢！」

「閉嘴！」財神吼叫道。

藍莉聳聳肩：「是你叫我開口的！」

「我不是叫你發表這許多議論的，」財神說，「我祇是問你，他是誰？」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

（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情浪子帶着俏紅，月兒和小翠，爲了尋找小螺庵主而連日跋涉，奔向神鷹堡，在到達神鷹堡的一個隘口，由於守衞不給俏紅等人進去而雙方打鬥起來，打鬥中無情浪子殺死不少巨鷹，至到堡中江總管出來，戰事才告停止，江總管帶無情浪子會見二公子康元玠，初次相會兩人已有惺惺相惜之意，當下就稱兄道弟起來，而無情浪子此時最關心的是小螺庵主是否在堡中，據康元玠的猜測，小螺庵主可能被神秘組織所擄。

墜崖竟不死　壑底春色濃

無情浪子道：「四妹指的可是紅楓谷麼？」

康元瑜道：「不是，紅楓谷可能與那神秘組織有關，但決不是那神秘組織的主力。」

無情浪子道：「這些四妹是怎樣知道的？」

康元瑜略作沉吟道：「請三哥原諒，這是本堡的極高機密，在未得二哥同意之前，小妹不敢隨意洩漏。」

一頓接道：「本堡是眞心交結三哥，請你不必懷疑，還有一點小妹可以告訴三哥，令師母小螺庵主已經失踪，據二哥推測，可能已被那神秘組合所擄。」

無情浪子心頭一震，問道：「此話當眞？」

康元瑜道：「江湖之事，二哥算無遺策，三哥應該相信的。」

無情浪子的確相信，因爲小螺庵主是他的師母一事，除了南山樵子，就只有酒肉和尚沙陀，及俏紅知道了，康元瑜竟能一語道破，叫他怎能不信？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四妹：小兄有一點要求。」

康元瑜道：「咱們已是兄妹嘛，三哥何須這麼客氣，你說吧，只要咱們辦得到的，決不會叫你失望？」

無情浪子道：「小兄想去尋找師母，希望四妹能提供一點綫索。」

康元瑜道：「綫索我倒可以提供，不過……」

無情浪子道：「如果有什麼不便，四妹就不必說了。」

康元瑜道：「不，小妹之意是說，三哥在離開神鷹堡之前，最好先告訴二哥一聲。」

無情浪子道：「這個當然，小兄會告訴二哥的。」

康元瑜道：「那神秘組織的人員，散佈在江湖各階層之中，幾乎無所不在，無處不有，他們惟一的標記是左臂之上刺有一個十分獰惡的人頭，不過標記刺在上臂，發現十分不易。」

無情浪子道：「除此之外呢？」

康元瑜道：「那就是紅楓谷了，他們可能與那神秘組織有關。」

俏紅道：「這好辦，找不到刺人頭的標記，咱們就闖紅楓谷。」

康元瑜道：「紅楓谷不亞於龍潭虎穴，武林之中，還沒有一個闖紅楓谷的能够活着出來，所以三哥與俏紅妹子千萬不能大意？」

無情浪子道：「多謝四妹，咱們會小心的。」

康元瑜生就一副心直口快的性格，她原先不敢說的話，最後還是全部抖了出來，而且還關心的詢問道：「三哥準備何時啓程？」

無情浪子道：「明天吧，小兄一日不找到師母，就一日寢食難安，所以越快越好？」

康元瑜道：「好，咱們現在就去見二哥。」

× × ×

在神鷹堡，康元玠具有無上的權威，也是最忙碌的一個，不過他還是接見了無情浪子，因爲他們有兄弟之誼。

「二哥，聽四妹說，小弟的師母可能已被那神秘組織所擄？」

「這是小兄的推測，因爲咱們一直注意她老人家的動向，但在一月之前，她老人家竟忽然失去踪跡。」

「是在何處失去踪跡的？」

「川西漢源縣附近。」

「啊，那兒是大相嶺，高山密菁，巉岩崢嶸，而且萑符遍地，是一個十分險惡的所在，她老人家在那兒失踪，只怕當眞遭到了意外？」

「小兄也是這般想法，當時曾命令追蹤之人遍搜大相嶺，但毫無所獲。」

「二哥：小弟想前往瞧瞧。」

「可以，三弟想帶多少人去？」

「不必太多，小弟只帶俏紅妹子及小翠月兒就够了。」

「不，三弟，人帶少了我會放心不下，再說我還要借重俏紅妹子，她暫時不能隨你前往。」

無情浪子聞言一呆，俏紅的面色也爲之一變。

莫非康元玠要將俏紅留作人質？

無情浪子決不相信，因爲康元瑜的神態是那麼誠懇。他在遲疑之際，康元玠的話却接了上來，道：「二哥：小妹帶着四婢四煞跟着三哥，你看可好。」

康元玠道：「好是好，妳可不能惹三哥生氣！」

康元瑜櫻唇一噘道：「二哥就是不相信我……」

無情浪子道：「請問二哥，你要留下俏紅妹子做什麼？」

康元玠道：「本堡有一個六合玄陰奇門大陣，是一個威力强大的奇門陣法，經小兄物色多年，才訓練成功三十六名少女，原想叫四妹主持這項陣法的，誰知她竟然不是這副材料。」

康元瑜哼了一聲道：「二哥又來編排人了，我只不過缺少一點耐心罷了。」

俏紅道：「瑜姊姊比小妹强得多了，如是她都無法勝任，這項殊榮小妹只好心領了。」

康元瑜面色一整道：「神鷹堡逐鹿中原，難免存有一點私心，但與其使江湖成了羣魔亂舞的局面，倒不如由咱們作公正合理統轄，再說那神秘組織，是想以殘暴恐怖的手段君臨天下，他們一旦得逞，則難以數計的生靈，將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了，因此，小兄這點私心並不爲過。」

語音一頓，長長一嘆道：「三弟與俏紅妹子均非常人，小兄才屈意交結，希望爲未來武林，共同盡上一份心力，難道這麼一點小事，俏紅妹子都要拒絕我麼？」

激昂慷慨，情眞意切，在如此情形之下，俏紅如何還能推托。

「二哥不要誤會，小妹只是怕力有不逮，有負重託罷了？」

「不，俏紅妹子儘管放心，妳跟四妹的功力不相上下，但心細而具有一股不易動搖的毅力，六合玄陰奇門大陣如是由妳主持，必然會爲該一陣法大放異彩。」

「聽二哥這麼一說，小妹不接受是不行了，不過，待三哥回來之後小妹再主持六合玄陰法也不爲遲。」

「不，俏紅妹子，老實告訴妳吧，那神秘組織原是想對聚集杭州的黑白兩道下手的，但被咱們搶先了一步，才免去一場浩刧，現在他們再也甕不住了，可能會在江湖之上掀起駭人的風浪，所以小兄才說三弟此次出山，帶人不宜太少，六合玄陰奇門大陣，也必須立即完成作戰準備？」

經康元玠這麼一解釋，俏紅與無情浪子都無話可說了，最後的決定，是由康元瑜率領四婢四煞跟隨無情浪子下山。

但在離山的前夕，小翠却想出了一個傻主意，她要月兒跟着去服侍無情浪子，還悄悄的經過一番囑託。

× × ×

翌晨無情浪子等離開了神鷹堡，經過多日跋涉，在一個落日含山時分，到達湘西辰州縣境的馬底驛。

此地是雪峯山區，但見崇山峻嶺，巉崖無盡，雖然有一條山道，地勢依然十分險惡。

走長途是十分辛苦的，他們雖是身負上乘武功，也難免有一絲疲乏的感覺，坐下馬匹的困頓就不必說了。

馬底驛僅有兩家客棧，第一家只剩下一間客房，自然容納不下，第二家也只剩下三個房間，十一個人的住宿，還是大有問題。

因此，無情浪子對店小二道：「伙記：三間客房咱們住不下，能不能請你設法再找一間？」

店小二兩眼一翻，冷冷道：「到別家去吧，那來的這麼多囉嗦？」

嘿，店小二居然以這種態度對付客人，這倒是江湖少見。

無情浪子只是微微一怔，康元瑜却已大發嬌嗔。

「噫，你倒是橫得很嘛，難道咱們住店不給銀子？」

這一回更妙了，店小二連瞧都不瞧她一眼，身形一轉，就向店裏走去。

只是如此一來，可就惹火了四煞之一的雷哮天，只見人影一閃，隨即傳來兩記清脆的響聲。這是兩記耳光，一左一右印在店小二的面頰之上，十條清晰的指印，使店小二的面頰立即腫了起來。

店小二沒有出聲呼叫，只是雙目怒睜

，射出兩縷凌厲的煞光，然後用衣袖抹去嘴角的血絲，道：「你敢出手打人，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雷煞雷哮天道：「看來你是有所仗恃了，是辰州嚴家？」

店小二道：「不錯，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語音一落，忽然奪門而出，展開身形，向西北狂奔而去。

這一場糾紛，暫時總算結束，縱然店小二當眞還要報復，至少目前不會有事。

但原已住店的旅客，竟紛紛搬走一空，片刻之間就已走得一個不剩。

店東是一個年近六旬的老者，他向無情浪子嘆息一聲道：「你們也走吧，走得越快越好。」

無情浪子道：「咱們不走了，老人家，算咱們包下貴店，適才搬走的客人應付的費用，由在下全部負責。」

店東搖搖頭道：「小店損失一點不要緊，你們要是不走就無法活到明天了，看樣子你們都是闖蕩江湖的，難道你們竟不知道辰州嚴家的厲害？」

雷哮天道：「辰州嚴家有什麼了不起？你怕他咱們不怕。」

店東道：「老朽的確怕他，因爲嚴家擅使百毒，而且能驅使蛇虫，小老兒實在害怕。」

無情浪子道：「老人家，不必担憂，他要報復的對象是咱們，不會牽連到貴店的。」

店東道：「你們當眞還要住店？」

無情浪子道：「是的，還要請老人家替咱們準備一點酒菜。」

店東見他們毫無逃避之意，只得叫另外兩名伙記替他們安置馬匹，準備酒菜，面頰之上，却是一付忐忑難安的神色。

無情浪子道：「老人家，在下有點不解，適才那位伙記，必然與嚴家有關了，他既有如此強硬的後台，爲什麼會在貴店當伙記。」

店東遲疑半晌道：「對不起，客官，有些事小老兒不便說，各位請用餐，小老兒不陪你們了。」

店東不敢說，無情浪子自然不好勉強，正好店伙送來酒菜，他們也就擱下此事，開始吃喝起來。

當酒足飯飽之後，無情浪子向四婢四煞道：「嚴家擅役蛇虫，使毒之能，決不下於四川唐家，今晚各位不要太過分散，最好彼此之間有個照應。」

店裏有六間客房，他們爲了彼此能够照顧，所以只用了五間。

按無情浪子的計劃，是康元瑜與月兒一間，四婢佔用兩間，最大的一間由四煞共用，最小的一間留給他自己。

但康元瑜立即提出反對，她認爲無情浪子一個人太過危險，要月兒去照顧他，她自己叫鵑鵑前來陪伴。

他們這一行之中，還有兩個特殊的高手，是不須別人去照顧的。

那是兩頭巨鷹，康元玠特別由十九天蓬中選出，交給康元瑜帶來的。

日間這兩隻巨鷹在天空中跟着他們，晚上牠們就守在康元瑜居住的屋頂之上。

這是兩個最佳的守衛，不要說敵人了，就是蛇虫也不易逃過牠們的耳目。

只是他們憑空緊張了一陣，這一晚倒是平靜得很。

翌晨他們離開馬底驛向辰州進發，晌午時分，到達一個岔口，此地建有茅屋數檻，居民多半經營小食舖，前往辰州的旅客幾乎全在此地打尖歇息。

四煞中的水煞寒山，長袖善舞，無論在何處都是一個兜得轉的人物。

所以康元瑜給了他一個差事，無論是、打尖或住宿，都歸水煞寒山負責辦理。

在大隊到達岔口之前，寒山一提馬韁，首先馳向那幾家小食店。

他選了一家比較寬敞，收拾得也乾淨一點的小食店，先將馬匹拴好，再向店老闆道：「弄兩桌酒菜，要上好的，快一點，咱們還得趕路。」

店老板是一個五旬以上的禿頭，他向水煞寒山瞧了一眼，道：「對不起，客官，請到別家吧，咱們的酒菜都被人包下來了。」

飲食店的酒菜全部被人包下，這種事不是沒有，但這樣的機會畢竟不多。

何況這條山道上的旅客並不太多，就拿這間飲食店裏來說吧，此時已屆晌午，食客一共只有四個。

最使寒山氣憤的，是那四名食客之中，有一個較他來得更晚，可是此人却要來酒菜，已在那兒自斟自酌的吃喝起來。

寒山不是一個魯莽的人，他認爲店老闆必是怕他沒有銀子。

他一身黑衫，雖是沒有破爛，在世俗眼光之中，已經够寒傖的了。

於是，他掏出一塊重約五兩的銀錠，向櫃台上一拋，奪的一聲輕响，銀錠已有一半插進櫃台之中了。

在小食店，出手就是五兩白花花的銀子，算得上是一位豪客，而且他顯露的那一手功力，在江湖道上也不易多見。

雖是他無意嚇人，但至少店老闆應該改變態度，答允替他準備兩桌酒菜才是。

然而，店老闆只是向銀錠瞥了一眼，冷冷道：「櫃台是上等楠木做的，還得向城裏去請木工，五兩銀子賠一個櫃台，看你是出門在外之人，勉強算數。」

尖酸，冷酷，出自一個野店老闆之口，這已經令人感到不太平常，而且他竟然不將寒山放在眼裏，莫非這位店老闆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現在寒山再也忍不住了，哈哈一陣狂笑道：「閣下是眞人不露相，在下倒是走了眼了，請出來吧，咱們比划比划。」

店老闆冷冷道：「朋友，這兒可是辰州，在這兒爭強鬥狠那是你自尋死路！」

水煞寒山道：「這就怪了，咱們花銀子買東西難道也錯了？是你不賣東西給咱們，這項麻煩可是閣下故意製造的。」

此時無情浪子及康元瑜等都已來到店前，及問明發生爭吵的因由之後，康元瑜冷哼一聲道：「這是辰州嚴家故意向咱們找麻煩了，寒山，將那小老兒抓出來治治他再說。」

水煞寒山應了一聲，身形就像旋風一般的捲了進去，他伸手去抓禿頭老者，但寒光一閃，一柄晶芒逼人的短刀忽然向他的腕脈劊來。

這一招來得十分突然，但它未能阻止寒山的攻勢。

寒山手腕一沉一翻，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一把扣着禿頂老者的腕脈，待短刀噹的一聲墜落地上，他已運指如風，連點對方兩處穴道。

他剛剛將禿頂老者提出店門，一隻灰鴿忽然由店後冲霄而起，看來這間小食店決不簡單，不只是店東身負武功，還有信鴿傳遞消息。

可惜信鴿遇到了神鷹，就像羊入虎口一般，那裏會有活命！

寒山將禿頂老者擲在地上，陰森森的一笑道：「認命吧，閣下，你的信鴿已被咱們的神鷹吃掉，沒有人會來救你的。」

禿頂老者兩眼一翻道：「朋友：開罪了辰州嚴家，你們就寸步難行了，看你們並不太蠢，爲什麼竟然不知死活！」

康元瑜道：「你是辰州嚴家的什麼人呀？」

禿頂老者道：「禿龍嚴秀，姑娘應該有過耳聞。」

康元瑜道：「禿龍嚴秀必然是一個大大有名之人了，可惜本姑娘很少行走江湖，今天才第一次聽到閣下的大名。」

語音一頓，回顧身後的四婢道：「店裏有吃的，妳們去弄一下。」

四婢一聲歡呼，一起奔進店內，片刻之後，已擺上兩桌酒菜。

店裏原先的四名客人已經會賬走了，只剩下無情浪子等男女十一人，在店裏吃喝。

吃飽之後，無情浪子叫四婢將店裏能帶的食物全部帶上，並搜出幾個大水壺灌滿了水，分別由四婢四煞帶着。

康元瑜不解的道：「三哥：你這是做什麼？」

無情浪子道：「咱們如若前往辰州，可能會遭遇買不到食物的情形，就算能够買到，難道妳不怕他們已在內中下毒？」

康元瑜啊了一聲道：「那怎麼辦？繞過辰州？」

無情浪子道：「這是一個好主意，不過人馬都要辛苦一點，而且現在所帶的食物只怕不够。」

康元瑜道：「辛苦一點不要緊，食物也沒有問題，你忘記咱們的鷹兒了，牠們可是打獵的能手，不過……」

無情浪子道：「不過怎樣？」

康元瑜道：「咱們可以直接向嚴家挑戰，逃避豈不弱了咱們的名頭？」

無情浪子略作沉吟道：「好吧，那位去將禿龍嚴秀找來。」

風煞陸行風道：「我去。」

店老闆禿龍嚴秀，已經被店小二救進店中，只是他不會解穴，就那麼直挺挺的讓他躺着。

陸行風先替他解開穴道，然後微微一笑道：「對不起，嚴大俠，適才的事希望你不要介意。」

禿龍嚴秀哼了一聲道：「在下學藝不精，栽了只得認命，不過……」

陸行風道：「不過辰州嚴家不是好惹的，這筆賬你們必須加倍索還，對嗎？」

禿龍嚴秀道：「不錯。」

陸行風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咱們公子要跟你聊聊，嚴大俠請。」

禿龍嚴秀知道不去不行，只得跟隨陸行風來到食堂。

無情浪子擺擺手，道：「嚴大俠，請坐。」

禿龍坐下了，但神色之間依然顯得十分倔强。

無情浪子道：「嚴大俠：咱們武林之中，講的是恩怨分明，在下一行途經貴地，並沒有絲毫開罪貴派之處，以往更是河井不犯，雙方毫無恩怨可言，貴派爲什麼要跟咱們過不去，嚴大俠能够給在下一點啓示麼？」

禿龍嚴秀向無情浪子瞥了一眼，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你太嫩了，朋友，辰州嚴家只問瞧不瞧得順眼，那管它有沒有什麼恩怨。」

這話說得太過橫蠻，無論誰都嚥不下這口窩囊氣。火煞郞灼的一聲怒叱，抖手一揮，一點紅芒忽然電射而出，噗的一聲輕响，已擊中禿龍嚴秀的前胸。

紅芒着胸，立即燒起一蓬熊熊烈火，只不過剎那之間，禿龍嚴秀已變成一個火人，

他哀嚎着，奔逃着，躺在地上打滾，仍無法撲滅那股烈焰。

最後他不再哀鳴了，因爲他已經喪失了生命。

康元瑜一嘆道：「這人是自己找死，倒沒有什麼可惜，只是咱們跟嚴家的樑子却越結越深了！」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結深結淺都是一樣，嚴家無論怎樣都不會放過咱們的，不過我現在倒不怕嚴家了，能够爲江湖除去一害，也算是積了一點善功。」

康元瑜道：「哦，三哥有了什麼神機妙算？」

無情浪子道：「倒不是我有什麼神機妙算，是郞兄的一手火器，給我帶來了信心。」

康元瑜啊了一聲道：「不錯，不管它是什麼毒，都經不起烈火一燒，辰州嚴家的確沒有什麼可怕。」

無情浪子道：「不過咱們還是不能大意，要是被他們暗中先下了毒，再施火器就來不及了！」

康元瑜道：「這話不錯，咱們該怎麼辦呢？」

無情浪子道：「反客爲主，叫嚴家送上門來。」

康元瑜略作思忖道：「我明白三哥的意思了，那你就下令吧。」

此地共有五幢民房，全是經營飲食店的，無情浪子命令四婢叫所有的飲食店暫時歇業，食物由他們買下，損失由他們負責，並儲備飲水，以防萬一。

再分派四煞不分晝夜輪流防守，此處地勢頗高，只要一人在對崖之上瞭望，連蛇虫也逃不過他的觀察。

而且還有兩隻巨鷹相助，在防守上當得是萬無一失。

這間飲食店還有兩名店伙，無情浪子叫人將他們找來。

「伙記，你叫什麼名字？」

「小的嚴安，他叫嚴富。」

「你們都是嚴家的人，也一定會使毒

了。」

「不，連秀大爺都不會，咱們怎會使毒。」

「哦，你們嚴家誰才會使毒？」

「只有四英八俊以上的才會。」

「唔，你們嚴家主要的人員都是些什麼人？」

「咱們門主嚴定邦，夫人裔六娘，公子嚴揚波，小姐嚴翠娥，四英是維吾司本，八俊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只有這般人會役蛇施毒？」

「是的。」

「你雖是不會施毒，總該知道他們會在何種情況之下施毒吧？」

「這……這就難說了，據小的所知，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施毒。」

隨時隨地都能施毒，實在令人防不勝防，無怪辰州嚴家能够名震江湖，武林各派都會對他們敬而遠之了。

火煞郎灼道：「三公子不必担憂，在下有一個對付他們的法子。」

無情浪子道：「什麼法子？你說。」

火煞郎灼道：「先下手爲强，只要遇到他們不由分說咱們就痛下殺手。」

康元瑜道：「這話不錯，是他們向咱們無緣無故的找碴，這可不能怨咱們。」

無情浪子一嘆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嚴安……」

嚴安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無情浪子接口道：「你們還有幾隻信鴿？」

嚴安道：「還有兩隻。」

無情浪子道：「好，去找紙筆來。」

嚴安找來紙筆，無情浪子道：「你會寫字麼？」

嚴安道：「會，但寫得不好。」

無情浪子道：「我出一個題目，你寫出來讓我瞧瞧。」

嚴安道：「是。」

無情浪子道：「你報告你們門主，就說嚴秀與咱們起了衝突，現在身負重傷，咱們也有人受了傷，所以暫時不會離開此地，叫你們門主立即馳援。」

嚴安道：「這——小的不敢……」

無情浪子面色一沉道：「我要你們門主來，只不過當面跟他了斷這項過節罷了，也許咱們會解釋誤會，化敵爲友。」

嚴安道：「當眞麼？公子。」

無情浪子道：「自然是眞的了，我怎會騙你。」

嚴安是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不管無情浪子是否騙他，這張紙條他非寫不可。

無情浪子要他寫了同樣的兩份，先後將兩隻信鴿全部放走，這樣可以促使嚴家的人早點來，也免得嚴安等另傳消息。

約莫辰初時分，一陣勁急的鷹鳴之聲忽然遙遙傳來，康元瑜道：「三哥：鷹兒報警，準是嚴家的人來了。」

無情浪子道：「好，咱們去會會他們吧。」

他運指急吐，點上兩名店伙的睡穴，然後奔出店外，指着對面的山崖道：「咱們先佔據上風的高處，嚴家的劇毒就無用武之地了。」

他們剛剛躍上對崖，一陣急驟的馬蹄之聲已然傳入耳鼓。

片刻之後，十五名勁裝騎士已經馳臨山崖之前，領頭的是一名面泛青白，年約三旬的白衣青年，他身後四名黃衣騎士，年歲都在三至四旬之間。

這般人的後面，是十名黑衣武士，由他們的眼神猜忖，必然都有一身不凡的功力。

無情浪子向白衣青年雙拳一抱道：「在下無情浪子，請朋友賜告萬兒。」

白衣青年道：「嚴揚波。」

無情浪子道：「原來是少門主，久仰，請問，咱們與貴門素無恩怨，貴屬下沿途不斷向咱們找碴，究竟爲了什麼？」

嚴揚波冷冷道：「閣下久走江湖，應該知道一點江湖的規矩，入境還要問俗，過山豈能不拜？」

無情浪子道：「朋友是說咱們路經辰州，沒有向貴門遞上拜帖？」

嚴揚波道：「不錯，閣下目中無人，怎能責怪本門找碴？」

無情浪子道：「咱們只是路過辰州，在當地並無任何需求，這樣也要拜山，貴門不嫌太過苛求？」

嚴揚波冷冷道：「這是本門的規定，只要是路經本地的武林朋友，都得遵守這項規定。」

無情浪子一嘆道：「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此等跋扈的作風，只怕不是貴門之福！」

他語音未落，身後忽然响起鷹鳴之聲，及扭頭一瞥，只見近二十名嚴門部屬，正悄悄向山崖摸來。

雙鷹在長鳴示警之後，立即俯冲下擊，鐵爪所至，當者披糜，只不過片刻之間，這般人已傷亡大半。

無情浪子回過頭來，向嚴揚波面色一沉道：「少門主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計劃失敗了，你那些部屬敵不過咱們的兩隻鷹兒！」

嚴揚波道：「我不信……」

無情浪子道：「你瞧不到應該聽得到，那悲呼哀嚎之聲並不是咱們的鷹兒。」

的確，那是人聲，並非鷹鳴，事實如此，嚴揚波怎能不信？

偷鷄不着蝕把米，惹來嚴揚波的無窮殺機，他摘下肩頭長劍，沉聲喝道：「有種的你就下來，老子會叫你死一百次！」

無情浪子道：「在下說過，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在下如果下來，今後江湖之上就再也沒有辰州嚴家這一字號了，閣下如是悔悟，現在退走還來得及！」

嚴揚波沒有退走，而且雙手連揚，射出六粒龍眼大小的彈丸，以流星逐月之勢，向山崖之上射來。

無情浪子吐指急點，以金剛一指禪連續擊碎四粒彈丸，剩下的兩粒也被月兒擊碎。

彈丸臨空炸開，冒出六團黑烟，這自然是嚴門的劇毒了，可惜它距離山崖過遠，經山風一吹，就已烟消雲散了。

當無情浪子與月兒以指力迎擊毒彈之際，火煞郎灼也取出六粒霹靂烈火彈，此時振腕一揮，烈火彈立即穿過毒烟，奔向嚴門衆人。

爆炸，烈焰，在崖前造成一片驚人的

驟亂，但見血肉橫飛，殘肢四佈，景象之慘，幾乎使人不敢卒覩。

六粒霹靂烈火彈一次發出，威力之強，當得是無與倫比，火煞闖蕩江湖數十年，這是他第一次連發六粒。

待烟消火滅之後，崖前山地已面目全非，嚴門弟子自然也無一倖存了。

無情浪子曾經提出警告，如是要他下崖，今後，江湖就沒有辰州嚴家這一字號了。

現在他還未下崖，嚴家却已遭到無情的毀滅。

少門主及四英毀於崖前，八俊被兩隻神鷹毀於崖後，嚴門的精英全部葬身此地，除了門主夫婦，就只剩下一個女兒嚴翠娥了。

無情浪子長長一嘆，道：「月兒：妳去拍開那兩名店夥的穴道，叫他們來收屍吧。」

月兒道：「是，公子。」

於是他們離開了那些小店，以及那些慘不忍覩的屍體，然後經辰州，過永綏，一逕向着川南奔去。

這一路之上沒有人再找他們的痲煩，這應該是十分自然的現象！

辰州嚴家，是一個人人畏懼的門派，他們却能一舉將它毀滅，豈不比嚴家更爲可怕！

除了嫌活得太長，而又希望死得刺激一點的人，誰願意去向他們找碴？

不過無情浪子却被人改了名號，人們不再稱他爲浪子，而稱他爲「無情煞星」了。

無情煞星像一股颶風，它吹入江湖，吹向每一個角落。

其實無情浪子是寃枉的，毀滅嚴家有他的份，但決不是他出的手，但江湖朋友却硬生生給他扣上這麼一頂殺氣凌人的帽子。

他聽到了這些，只是啞然一笑。

但求心之所安，不必計較毀譽，這是無情浪子做人的態度，對那「煞星」的名號，他自然能够安之若素了。

羊角磧是武隆縣西北的一個大鎮，位於黔江的南岸，這天落日含山時分，他們在離鎮十里之處停了下來。

此地是一個山坳，由於地勢低凹，令人感到有幾分悶熱，正巧路邊是一個茶棚，歇一下解解渴豈不正好？

茶棚裏不止有茶，還有酒，還有小菜，由一對年老夫婦，及一名青衣少女經營着。

當無情浪子一行到達之際，青衣少女首先奔出招呼道：「各位大爺，咱們這兒有涼茶，有醇酒，請歇一下吧。」

無情浪子勒住馬韁道：「各位要不要歇歇？」

康元瑜道：「歇一下也好，反正只有十里路了。」

無情浪子跳下坐騎道：「好，咱們喝杯茶潤潤嗓子。」

青衣少女立即捧來一隻海碗，裏面盛着一碗涼茶，她將茶碗遞給無情浪子道：「大爺：這是泉水冲的，清涼得很呢。」

無情浪子說了一聲多謝，接過茶碗，送到口中就喝。

他只不過剛剛喝下一口涼茶，康元瑜忽然大喝一聲道：「不能喝，三哥，其中有詐！」

無情浪子聞言一呆，他來不及擧目瞧看，一股勁風已向他玄機重穴襲來。

這股勁風是那位獻茶的青衣少女所發，當無情浪子捧碗喝茶之時，她只是後退半步，突然翻腕抽出一柄藍汪汪的短劍，猛刺無情浪子的胸膛。

變生肘腋，來勢又如此之急，能够逃避這一意外襲來的只怕不多。

何況她是先下毒，後行刺，如此雙管齊下，存心不讓無情浪子再活下去。

可惜她碰到的武聖傳人，因而那志在必得的一劍竟然一招走空，淬毒短劍只是貼着無情浪子的胸衣刺了過去，同時手腕一陣劇痛，她再也把持不住那柄短劍了。

當短劍落地之時，她已連中三指，無情浪子沒有殺她，却已毀去她一身功力。

最後無情浪子鬆開她的腕脈，冷冷道：「姑娘：咱們有仇？」

青衣少女雙目圓睜，以十分毒惡的眼神向他冷冷一瞥道：「有，仇深似海。」

無情浪子道：「姑娘，咱們素昧平生，妳只怕找錯人了？」

青衣少女道：「你是無情煞星，這該沒有錯吧？」

無情浪子一怔道：「在下不解，咱們的仇是如何得來的？」

青衣少女怒叱道：「你殺了我的兄長，毀掉了辰州嚴家，居然還敢裝呆賣傻，當眞無恥已極！」

無情浪子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不過咱們路經湘西之時，並未犯着嚴家，你們存心找碴，這怎能怪上咱們？」

青衣少女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可惜你毀不了嚴家，而且要將生命留在此地！」

無情浪子冷冷道：「別太高興，姑娘，我喝了一口毒藥，但那口毒藥並不一定能够要我的命。」

青衣少女道：「這個我倒是有點不信，三步跳是嚴家鎮派之寶，就是本姑娘喝了也非死不可，何況除了三步跳，還有一塲好戲讓你見識見識。」

是什麼好戲要讓無情浪子見識？

不必她再作進一步的解釋，無情浪子已面色一變。

微風帶來一股腥惡之味，也帶來一片令人毛髮悚然的沙沙音響。

是毒蛇，成千累萬的，正在向這裏湧來。

無情浪子流目一瞥道：「瑜妹子：那對老夫婦呢？」

康元瑜道：「溜了，適才被這女賊一鬨，他們就趁機溜走了。」

青衣少女冷冷道：「溜？你們太小看我爹娘了，就憑你們能够看牢他們！」

無情浪子不再理會青衣少女，立即向四婢四煞吩咐道：「咱們到路上空曠之處排成一個圓週，以防禦毒蛇的攻擊。」

康元瑜道：「不必緊張，三哥，這是大白天，蛇虫對咱們是無可奈何的。」

無情浪子道：「這話怎麼說？」

康元瑜道：「咱們的鷹兒可以撕裂那

兩個老傢伙，蛇虫失去指揮，牠們就不攻自亂了。還有，郎灼的火器是蛇虫的尅星，在大白天正好發揮火器的威力。」

無情淚子道：「那敢情好，蛇虫已經接近，咱們開始行動吧。」

康元瑜立即發出一股嘯聲，盤旋空際的巨鷹如响斯應，在兩聲急鳴之後，忽然俯衝而下。

無情淚子瞧不到嚴家掌門夫婦，却聽到幾聲尖銳悽厲的哀嚎，神鷹殺敵，無往不利，辰州嚴家就此烟消火滅，江湖上再也沒有這一門派了。

此時蛇虫已經大亂，火煞郎灼再投出幾枚强烈的雷火神彈，毒蛇除了死傷狼藉，就只有四下逃竄了。

至於那位靑衣少女，無情淚子原想放她一條生路的，可惜神鷹放不過她，辰州嚴家遭到了澈底的毀滅。

無情淚子嘆息一聲道：「瑜妹子：咱們是不是做得太過?」

康元瑜道：「不要自責，三哥，這是他們自找的，咱們並沒有錯，再說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留下那個女的，將來再要發生是非，豈不是變作婦人之仁。」

無情淚子道：「說的也是。」

康元瑜道：「不要關心別人，三哥，我看你神色有點不對，莫非是那口毒茶在作怪?」

無情淚子道：「是的，不過我已經用內力將它逼住，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康元瑜柳眉一蹙道：「三哥：這可不能大意，咱們放一隻鷹兒回去告訴二哥，我想他會有法子替你解除劇毒的。」

無情淚子道：「不，我以前服過一粒上清玉液，它的效力雖然不如傳聞，至少也有抑制毒力的作用，否則只怕我早已倒下去了。」

康元瑜道：「可是總不能讓劇毒留在身體之內！」

無情淚子道：「那是當然，我想只要花一點時間，排除劇毒並非難事。」

康元瑜道：「好，咱們趕緊到鎮上找個地方住下，我帮你袪毒。」

他們在天黑之前趕到羊角磧，包下一個客棧的後院，晚餐之後，康元瑜先將人手作了一番佈置，然後關上房門，帮助無情淚子運功袪毒。

他們一前一後的盤膝而坐，康元瑜伸出右掌抵住無情淚子的後心，逼出一股柔和的力道，源源不斷的向他的體內輸入。

無情淚子也提聚眞力，與康元瑜的力道配合，尋經問穴，向毒力聚集之處緩緩迫去。

原先眞力運行還算順利，誰知半個時辰之後，忽然起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無情淚子的右半邊身子在逐漸硬化，血液流通受到阻碍，眞力自然也此路不通了。

無論他們如何衝擊，此種情形仍無法改善，康元瑜却汗濡重衫，心力交瘁了。

無情淚子知道掙扎已然無望，只得嘆息一聲道：「算了吧，妹子，妳只怕累壞了，快調息一下。」

康元瑜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月兒一直提心吊胆的守在門外，聽到康元瑜的哭聲，心頭不由猛的一震，她不管能不能打擾，推開房門就衝了進來。

「公子：你怎麼啦?」

「不要緊，月兒，我只是右半邊身子有些痲木，死不了的。」

「公子：是我該死，我爲什麼不先試試那碗茶！」

俏丫頭眼眶一紅，也跟着康元瑜哭泣起來。

無情淚子淡淡一笑道：「我沒有死嘛，妳們哭些什麼?」

康元瑜道：「三哥：咱們回去——」

無情淚子道：「回去做什麼?」

康元瑜道：「咱們堡裏存有不少靈藥，或許可以治好你的毒傷，而且二哥知識極廣，幾乎無所不能，只有回堡去才有治好的希望。」

無情淚子道：「妳沒有聽嚴家姑娘說麼?三步跳是沒有解藥的，縱然是她吃了也非死不可，好在我服過上清玉液，否則豈只半身不遂而已，現在傷勢不會再惡化，但想完全袪除也不可能，回去又有什麼用?」

康元瑜道：「至少咱們不能再去大相嶺了，你行動不便，怎能長途跋涉?」

無情淚子道：「不，我還有自保之能，大相嶺之行決不能半途而廢。」

康元瑜道：「三哥，大相嶺咱們可以派別人去，我保證照你的意思去做。」

月兒道：「是啊，公子，瑜小姐說的對，咱們回去吧。」

無情淚子長長一吁道：「妳們不明白，如果不去大相嶺會遺恨終身的。」

康元瑜愕然道：「會有這麼嚴重?你說，三哥，究竟爲了什麼?」

無情淚子道：「說起來話長，我只能簡單的告訴妳們，家師母銀鞭女俠，也就是小螺庵主，她老人家可能是我的生身之母。」

康元瑜一呆道：「會有這種事?」

無情淚子道：「此事雖然還得他老人家親口證實，不過我曾經將所獲得的各種有關資料加以分析，幾乎可以確定她老人家就是我娘。」

康元瑜道：「好吧，咱們就繼續前往大相嶺吧，不過我想放一隻鷹兒回堡，要二哥來作咱們的後援。」

無情淚子道：「不，二哥日理萬機，咱們不能再去打擾他，再說以咱們現在的實力，還沒有人能够將咱們怎樣，妳又何必多此一舉!」

康元瑜沉吟良久道：「好，我都聽你的，不過你的身體就這麼拖下去總不是辦法。」

無情淚子道：「妳放心，只要能够找到家師母，這點毒傷，必然難不倒她老人家。」

康元瑜道：「三哥：妳別忘了她老人家是在大相嶺失踪的，如果容易找到就不能叫做失踪了。」

無情淚子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妳就不必担那麼多的心了。」

康元瑜一嘆道：「我不像三哥那麼心胸豁達，所以有一件事你要聽我的。」

無情淚子道：「好，妳說。」

康元瑜道：「我這兩隻鷹兒，是十九

飛蓬中威力最强，生性最爲靈巧的兩隻，牠們不僅是兩個一等一的絕頂高手，還能善解人意，聽得懂簡單的言語。」

無情淚子道：「我只知道牠們是兩個好帮手，想不到牠們的威力竟如此驚人的呢。」

康元瑜道：「所以我要教你控制牠們的方法，今後牠們就是你的兩名護衞。」

無情淚子道：「多謝妳，瑜妹子。」

康元瑜道：「別把我當外人，三哥，堡裏的鷹兒多得很，這算不了什麼。」

接着她就將鷹兒的習性，以及控制的方法教給無情淚子，要他不斷的模仿着練習，直到她認爲滿意爲止。

翌晨，康元瑜找店家設法買來一個走山路的軟轎「兜子」，叫四婢分班扛抬。

兜子靠近房門，由康元瑜及月兒將無情淚子扶出，讓他緩緩躺了上去。

他看到抬兜子的是四婢，心中倒是有點過意不去，康元瑜解釋道：「不要迂了，三哥，在此地找走長途的伕子不容易找，縱能找到咱們也放心不下，四婢功力不弱，不會累着她們的。」

實情確是如此，四婢也十分樂意，無情淚子只好由着她們了。

當他們離開羊角磧，走上山道之後，康元瑜忽然發出一股嘯聲，飛在天空的兩頭巨鷹，立即應聲飛了下來。

她指揮巨鷹停歇在兜子的竹桿之上，撫着牠們的羽毛道：「這是我的三哥，今後他就是你們的主人了，你們要好好的保護他，聽他的指揮，懂嗎?」

巨鷹斜着頭瞧看無情淚子，好像已經聽懂了康元瑜的交待似的。

康元瑜道：「三哥：你指揮她們試試看。」

無情淚子道：「好的。」

他按照康元瑜所教的方法指揮，果然放縱自如，指揮如意，這兩頭鷹兒，當眞靈巧得很。

這一天並未發生什麼事故，但在次日的傍晚時分，他們又遇到一樁意外。

是橋冲斷了，簡陋的便橋遇到突發的山洪，那能不斷?

冲斷了橋就此路不通了，除了兩隻巨鷹，沒有人能够飛越過去。

那就糟了，此地前不够村後不够店，不要說住宿了，連找一口水喝也不容易。

康元瑜見有幾名小商人裝扮的旅客，正回頭繞向南端的山地，遂向風煞道：「陸兒，看情形好像別有通路，你去問問他們。」

風煞應了一聲，追向那些旅客道：「朋友：借問一聲，還有沒有別的路可以過去?」

其中一人道：「有，只是多走三五里路，請跟咱們走。」

於是他們就跟着那般旅客，走進了南部的山區。

只是山路越走越險惡，後來幾乎無路可走了，風煞覺得有點不對，就向康元瑜道：「小姐：咱們只怕受騙了!」

康元瑜道：「是的，我原先見這般旅客健步如飛，以爲他們是久走山路所致，看來咱們當眞要小心一點。」

無情淚子道：「陸兒，快將那般人攔住，至少要抓幾個活口。」

風煞應了一聲，回頭向其餘三煞打了一聲招呼，然後騰身而起，逕向那般旅客撲去。

可惜別人已經早有準備，不待四煞追近，已一頭扎進樹林中去了。

這些原始森林，藤蔓糾結，枝葉遍地，只要逃到裏面，就像魚歸大海一般，四煞雖是跟踪追入，那裏能够找到他們?找不到那般旅客，問題就來了，因爲他們不只是不明白怎樣走，連方向也已迷失。

康元瑜蹙着眉頭道：「三哥：咱們該怎麼辦?」

無情淚子道：「往回頭走。」

康元瑜道：「那邊橋已折斷，往回頭走有什麼用?」

無情淚子道：「至少咱們不會迷失方位，然後在附近瞧瞧，也許可以找到通過那道絕澗的道路。」

康元瑜道：「好吧。」

她剛待吩咐四煞走回頭路，忽然面色一變道：「三哥：咱們只怕走不成了!」

無情淚子道：「不錯，咱們已經跌入陷阱，別人自然不會放過咱們了，不過來人雖多，不見得就能奈何咱們，現在要緊的先找一個可以依靠的所在，以免四面受敵。」

康元瑜流目一瞥，發現左前方約莫三十丈外，有一個丫口，只要守着丫口，敵人再多也無用武之地了。

於是她吩咐四煞斷後，他跟四婢擁着兜子，向那個丫口急馳。

他們到達了丫口，再回頭向後面瞧着，這一眼瞧出，他們竟然面色一變。

風雷水火四煞星，在神鷹堡是一流高手，在江湖道上也是有頭有臉的响噹噹人物，估不到他們四人聯手，竟無法阻止敵人的攻勢。

他們被湮沒在人潮之中，另有一部份敵人已經衝到了附近。

這般人全部蒙着面部，瞧不出他們是何許人物，康元瑜瞧到他們手中所捧的鐵匣，不由心頭一震。

「快退，他們手中所持的是諸葛連珠弩，不是人力所能拒抗的。」

她喝叫快退，耳中已聽到機簧連响，弩箭嘶風，無數弩箭向丫口攢射過來。

在此等情況之下，他們除了避讓，實在別無他法。

兜子的前端是鶻鵠，她只不過奔出幾步，忽然發出一聲驚呼。

敢情丫口的後面是個絕壑，她一脚踏空，怎能不失聲大叫。

可惜她的驚呼並未發生示警作用，因爲他們跑得太急，呼聲入耳，兜子已經栽了下去。

以康元瑜及月兒的功力，她們原是可以收住脚步的，但收住脚步就難免被弩箭所傷，何况無情淚子已經墜崖，他如是摔死，她們豈願獨生?

因而她們一左一右，同時伸手一撈，抓住兜子的竹桿，隨着無情淚子向絕壑栽去。

絕壑的上空雲霧蒸騰，根本瞧不到壑底是什麼景象。

其實不管壑底是什麼景象，他們以如此强勁的速度向下衝，結果怎樣就不必贅述了。

正當他們傷心失望之際，忽然响起一聲大震，兜子的竹桿一震而斷，她們抓着竹桿的手，也被震得鬆了開來。

敢情兜子碰到一株由壁門伸出的兩枝樹幹，這一撞之力，强勁無比，竹桿固然撞斷，樹幹也遭了殃，一起墜向絕壑之中了。也許這是天意，他們命不該絕。

因爲這一緩衝及反彈之力，抵消了下衝的速度，再往下不足十丈，他們的生命自然拾了回來。

接着噗通幾聲，他們落在一片潭水之內，除了鵑鵑遭到不幸，他們的生命總算保住了。

但潭水奇熱，如處沸湯，他們每人都嗆進幾口潭水，幾乎熱得暈了過去。

康元瑜衝進潭水之後，仍奮力的鑽出水面，她迅速流目一瞥，瞧到無情浪子正在下沉。

她急忙向不遠之處的月兒招呼道：「快來，月兒，三哥暈過去了。」

無情浪子的確暈過去了，因爲他半身癱瘓，活動之力不如常人，喝進的潭水比較多，加上奇熱難耐，他如何承受得住？

好在康元瑜與月兒及時援救，終於將他抱上潭邊的草地。

「三哥……」

「公子……」

她們焦急的呼喚，並不能使無情浪子甦醒過來，康元瑜只得幽幽一嘆道：「看來只有使用人工呼吸方法了，妳會麼？月兒！」

月兒搖搖頭，道：「我不會。」

康元瑜道：「方法十分簡單，只須嘴對嘴的帮他呼吸，來，我教你。」

月兒道：「不，小姐，救公子的生命要緊，妳千萬不能避嫌。」

康元瑜略作遲疑道：「好吧！」

她叫月兒有節奏的輕按無情浪子腹部，她以櫻唇爲他渡氣，來挽回他的生機。

經過頓飯的時間，無情浪子終於甦醒過來了，康元瑜急忙立起身來，兩頰紅艷的顯得不勝嬌羞，但依然關心的道：「三哥，你覺得怎樣？」

「妹子，多謝你了，我別的沒有什麼，只是覺得心裏有點發燒而已。」

「一定是那潭水作怪，你喝得太多了，才會有發燒的現象，月兒，妳去找找，看有沒有適合咱們暫時安身的地方，咱們要儘快帮着三哥行動。」

待月兒奔去之後，康元瑜發覺無情浪子目光灼灼的瞧向她的胸部，及低頭向胸前一瞧，幾乎羞得連脖子都紅了。

原來她的胸衣破裂，一顆嬌紅欲滴的新鷄頭肉竟然裂衣而出。

她一面拉着衣衫掩蔽，同時跺着脚大發嬌嗔道：「三哥，你壞……」

無情浪子歉然道：「對不起，妹子，我太忘情了，其實愛美是人類的天性，妹子是天地間靈氣所鍾，任誰見了都會忘情的。」

康元瑜嫣然一笑，她不僅沒有責怪無情浪子之意，對於他那忘情的神態，以及讚美的言詞，還感到份外的喜悅。

她原是甚愛無情浪子的，否則她何必不辭勞苦，千里追隨？

而且當無情浪子墜下懸崖之際，她竟然不顧生死，捨命相陪，此種情操，已不須以言語表示，更不必作無謂的矯情了。

只是當她以纖纖玉指，拉着胸衣破裂的部份，企圖掩蔽那隻嬌紅的椒乳之際，竟然未能如願。

這並非無情浪子在阻止，而是她的衣衫已經全部腐爛。

腐爛的衣衫，如何經得起拉扯？她要掩蔽椒乳，自然無法如願了。

無法如願不要緊，由於她這一拉，破裂的部份更大了，另一隻椒乳也跟着脫穎而出。

她不明白衣衫何以會腐爛，却跺着脚嬌呼道：「都是你害的，我不依……」

無情浪子苦澀的一笑道：「妹子，眞抱歉，唉，妳不該跟着下來的！」

康元瑜呆了一呆道：「爲什麼？」

無情浪子道：「我已是一個廢人了，妳却前程似錦……」

康元瑜哼了一聲道：「三哥，小妹生死相從，只是換來你這麼兩句。」

無情浪子雙目圓睜，緊緊盯着康元瑜的面頰，半晌，他忽然嘆息一聲道：「好，妹子，扶我起來，我想月兒該找到咱們的新居了。」

既已兩心相印，就不必多說廢話，因而他又只說了一個「好」字。

康元瑜扶起無情浪子，發覺他的衣衫也已多處破裂，因而心頭一動，道：「三哥，咱們的衣衫只怕是潭水的關係，咱們都泡過潭水，而且，還喝了不少，我眞担心——」

無情浪子道：「已經泡了喝了，担心有什麼用？反正咱們已經陷身絕地，只好過一天算一天了。」

康元瑜道：「三哥說的是，只是咱們的衣衫全都腐爛，又沒有更換的，今後……唉……」

無情浪子微微一笑道：「怕什麼？此地除了咱們三個別無他人，就當咱們是茹毛飲血的野人好啦。」

康元瑜道：「你倒是想得開，可是吃虧的却是我跟月兒。」

無情浪子道：「這就怪了，咱們彼此一樣，妳們有什麼吃虧的？」

康元瑜白他一眼道：「厚臉皮，不跟你說了，月兒……月兒……」

她聽到脚步之聲，知道月兒來了，因而出聲招呼。

這座絕壑兩岸相距約五十餘丈，長度多少，他們還待查看。

他們墜崖之處是一片水潭，水潭的面積，方圓約莫二十餘丈，它的面積雖是不大，但潭水蒸起的濃霧，籠罩着整個上空，不僅難見天日，空氣也顯得頗爲悶熱難耐。

陸地之上則草木叢生，一片菁葱蓊鬱，長得十分茂盛，因而康元瑜雖是聽到步履之聲，却瞧不到月兒的人影。

來人的確是月兒，她也聽到康元瑜的呼喚，令人不解的是她却躲在林中不肯出來。

康元瑜訝然道：「月兒，是妳麼？」

「是我，小姐。」

「出來嘛，妳在做什麼？」

「我……我……」

「妳是怎麼啦？月兒。」

「我……我的衣服。」

康元瑜先是一呆，繼而哈哈一陣大笑道：「爛了，是麼？這有什麼要緊，咱們還不是一樣。」

月兒道：「不，小姐，我一點都沒有了。」

康元瑜道：「啊，爲什麼？」

月兒道：「都是這些樹枝害人，只要碰到一下，它們就會一片片的掉了下來。」

康元瑜嘆了一口氣道：「不要害臊，月兒，此處沒有外人，而且咱們也會跟妳一樣的。」

無論康元瑜如何解說，月兒還是不敢出來，康元瑜只得對無情浪子道：「三哥，這些破布遲早都會離開咱們的，倒不如現在丟掉，免得月兒不敢跟咱們相見。」

實情確是如此，無情浪子自然不能反對，於是他們抓掉身上的破布，當眞變爲兩個茹毛飲血的野人了。

不，是三個，因爲月兒也紅着臉，低着頭，由樹林中走了出來。

無情浪子先瞧了一陣月兒，再轉頭瞧着扶住他的康元瑜，不由長長一嘆道：「這眞是上蒼的傑作，我再也忍不住了。」

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處在這等情況之下，誰又能忍受得住？

因而，無情浪子的生理起了變化，他那隻左手也有了異樣的動作。

康元瑜是深深愛着無情浪子的，尤其經過現在的情景之後，他自然早已芳心默許，非君不嫁了。

只不過她究竟還是一個未經人道的少女，又有一個第三者來到現場，她那羞窘之狀，幾乎想找一個地縫鑽下去。

但，不管她如何窘迫，她却無意違拗無情浪子，而且她的雙腿似乎已無力負荷她的軀體，因而緩緩的臥倒下去。

「三……哥……待……晚上……不行麼？」

這是她唯一的表達，其實這項表達已經是多餘的了，因爲她已在無病呻吟……

× × ×

這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山洞，乾燥寬廣，地面平整，只要舖一些乾草，就可作爲他們的洞房。

附近有果樹，有流泉，飲食無憂匱乏，他們總算安下心來了。

康元瑜與月兒用細籐穿上樹葉，作爲他們的衣衫，當然，那也只是遮蔽着某一部份。

好在此地氣候炎熱，終年不變，沒有穿着也不會感到寒冷。

另一可喜的現象，是無情浪子的半身不遂大有起色，他的右半部已能作有限度的活動，並有逐漸復原的可能。

莫非因爲他喝了潭水的關係？如果眞是這樣，豈不是因禍得福了。

只不過他對男女之間的貪求無厭，也許是喝了潭水的副作用吧。

當夜色瀰漫山洞之際，康元瑜又在作無病呻吟了，但在幾度歡娛之後，她不得不求援於月兒。

最後，一切終於靜止了，康元瑜却發出一聲幽幽的嘆息。

無情浪子道：「妹子，對不起，我……忍不住，也太粗暴了……」

康元瑜道：「你的確太過粗暴了，適才月兒嬌啼婉轉，你竟毫無憐惜。」

月兒道：「不，這沒有什麼，只要公子快樂，我也是快樂的。」

無情浪子道：「妳們兩個太好了，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康元瑜道：「你什麼也不必說，咱們甘願隨你墜崖，就是決心將一切將交給你了，三人一體，生死與共，還有什麼好說的。」

無情浪子道：「謝謝妹子，其實我以前不是這樣的，我想是那潭水作怪。」

康元瑜撇撇嘴道：「別往潭水上推，我跟月兒也喝了幾口，咱們可沒有像你這樣。」

無情浪子撫摸着她倆錦緞似的肌膚，道：「這也許是男女不同之處吧，不過妳們也變了，變得膚如凝脂，美艷入骨，小兄見過不少女人，像妳們如此動人的則未多見。」

康元瑜嫣然一笑，道：「當眞麼？三哥！」

無情浪子道：「自然是眞的，所以妳們不能怨我太過粗暴。」

康元瑜道：「誰怨你了，我只不過說說罷了。」

月兒道：「公子，我有一點担心，今後妳如何向俏紅小姐交待？」

無情浪子道：「咱們只好實話實說了，我想她不會不講理的。」

康元瑜道：「三哥，你跟俏紅妹子之間，是否已有夫婦之實？」

無情浪子道：「沒有，因爲咱們懷疑可能是同父異母的兄妹。」

康元瑜道：「那你就不必担心了，他可能已成爲咱們二嫂了。」

無情浪子道：「這話怎麼說？」

康元瑜道：「你以爲我當眞不能主持六合玄陰奇門大陣？」

無情浪子面色一變道：「原來二哥存心計算咱們。」

康元瑜幽幽道：「別這樣，三哥，就算俏紅是你的同胞妹子，難道你吃了虧不成？」

無情浪子給她深深一吻道：「我的確沒有吃虧，只不過俏紅外和內剛，我担心她會出事。」

康元瑜道：「這個你大可不必担心，二哥不會像你霸王硬上弓，除了她心甘情願，決不會出事的。」

無情浪子道：「好啊！妳說去說來，倒將我說成一個壞人了。」

康元瑜輕盈一笑道：「別多心，三哥，我是故意逗你玩的。」

月兒道：「但願咱們能早日離開這個鬼地方，只要找到小螺庵主，公子及俏紅小姐的身世，就可以弄個明白。」

康元瑜道：「說的也是，哦，三哥，咱們往後的日子怎樣打發，總不能日日夜夜只幹這種事兒？」

無情浪子道：「打發日子容易，我教妳們練習武功。」

（未完）

八仙鬥八魔

借花敬佛起風波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玄，呂慕岩，韓劍平，藍啓明等他們正在組合「八仙」準備在明年的九九重陽去到「南海普陀」參加「魔鈴公主」的壽宴，並聯手同鬥八魔，在何可人答應了加入「八仙」之後，有事先自離去，後來他們又請到張太和加入「八仙」，此時，八仙之中，還差一個鍾離權的人選，五人就分散東南西北四路，去尋找一適合的人選，藍啓明跟着韓劍平北上，路上他們見到兩匹極爲罕見的龍駒，不知究竟是何來歷。

藍啓明點頭笑道：「千里龍駒，罕世難得，何況這兩匹馬兒，一黃一白，毫無雜毛，定然便是『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金狻猊』和『玉獅子』了！」

韓劍平又復恍然笑道：「以此推測，『金狻猊』背上的黃衣俊童，及『玉獅子』背上的白衣少女，定然就是經常侍奉諸葛飛瓊，並曾威震東南的『金童玉女』了！」

藍啓明笑了一笑，說道：「諸葛飛瓊手下，有『雙奇一怪，玉女金童』等五大能八，我們在『九疑魔宮』之內，見過『雙奇』中的『鬼爪奇婆』孟瑜，如今又見着幾乎長年不離諸葛飛瓊左右的『金童玉女』，張大哥茅屋被燒時，更留下『魔鈴』表記，豈不是我們『武林八仙』弟兄的一言一動，全在這位『魔鈴公主』的耳目之中——」話聲微頓，正色又道：「四哥請想，照這種情況看來，前途難道還會沒有好戲看麼？」

韓劍平一揚雙眉，微笑說道：「五弟分析得極爲有理，我倒希望那諸葛飛瓊眞會親自現身，讓我會會這位年歲輕輕便有雄才大略，絕藝神功，能够統馭羣豪，竟成爲魔中之尊的『魔鈴公主』——」

藍啓明笑道：「四哥這個願望，應該不難實現，因爲方才『玉女金童』雙雙飛騎之舉，好像是專對我們示威的呢！」

韓劍平目閃神光，笑道：「既是示威，我們何妨便向那『玉女金童』的去處而行，反正他們是馳往正北，而我們又決定北遊幽燕，恰好順路！」

藍啓明點頭笑道：「越是順路，才越是可疑，說不定那位『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業已探出我們欲往北行，正在前途相待呢！」

韓劍平冷笑一聲，儒衫輕飄，便如流水行雲般，朝正北方馳去！

藍啓明自然緊緊相隨，併肩舉步！

二人剛自循着山徑，轉過一角山環，目光觸處，俱不禁爲之愕然停步，雙雙凝立！

原來在山徑當中，有一塊磨盤大石，石上放着一件青衫，衫上並用小石壓着一張薛濤箋紙！

韓劍平目光凝注，詫然說道：「這件青衫，像是適才那名乘騎『金狻猊』的黃衣俊童手中所持之物！」

藍啓明飄身縱到石前，取起那張用小石壓着的薛濤箋紙觀看。

韓劍平見他一面看箋，一面揚眉微笑，不禁頗爲好奇地，朗聲叫道：「五弟！箋上寫些什麼？給我看看！」

藍啓明轉身走來，向韓劍平扮了個鬼臉，笑道：「四哥，不要着急，這張箋兒，本是留給你的，我早就猜出你風流倜儻，艷福齊天，但却未想到『魔鈴公主』諸葛飛瓊，也會對你垂青魔眼！」

韓劍平聞言，越發驚奇，遂自藍啓明手中接過那張薛濤箋來，凝目一瞧，只見箋上是用極爲勁秀的褚遂良體，寫着：

「有弟同遊興不孤，韓湘風采俗人無！幽燕畢竟風霜冷，手製青袍綴火狐！」

末後並有「玉笛韓湘笑納，諸葛飛瓊檢衽」等兩行小字！

韓劍平看完箋上這首七言絕句，不禁微微出神！

藍啓明笑道：「四哥爲何出神？你是驚奇於諸葛飛瓊的文武雙全，還是感激她對你贈袍禦寒，青垂魔眼？」

韓劍平雙眉一挑，搖頭說道：「賢弟都未猜對，我是驚奇於這位『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怎麼知道我們要北遊幽燕？並來得及製備青袍，遣人送到？」

藍啓明點頭笑道：「四哥疑得有理，我去把這件青袍，取來看看！」

話完，便把石上青袍取來，只見果是一件足禦嚴寒的上好火狐長袍，但却非全新，只有八九成新的光景！

藍啓明察看以後，向韓劍平微笑說道：「四哥，這件火狐袍子，並非全新，大概是諸葛飛瓊，改作男裝時，自己穿着之物，解衣推暖，萬斛情深，我眞不知道韓四哥是怎樣消受這飛來艷福？」

韓劍平雙眉微剔，一把抓起這件火狐青袍，似乎要把它扯成粉碎！

藍啓明慌忙搖手相攔，含笑說道：「四哥，你穿不穿這件火狐青袍均可，但千萬不必毀掉！」

韓劍平揚眉問道：「爲什麼？」

藍啓明笑道：「因爲小弟覺得在明年九九重陽，『普陀』上壽之前，讓諸葛飛瓊和我們保持一個似友非友的微妙關係，定會有許多方便！」

韓劍平聞言，正在沉吟，藍啓明又復笑道：「四哥，你還考慮什麼，莫非是怕何可人八妹得知此事，會向那『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打翻醋罈子來個猛吃飛醋麼？」

這幾句話兒，聽得韓劍平俊臉微紅，揚眉

一笑，道：「五弟若是這樣說法，我倒要收下這件火狐青袍的了。」

藍啓明聞言，遂一面把那件火狐青袍收入行囊，一面笑道：「四哥收得對，我認爲除了諸葛飛瓊本人以外，無論她送你什麼東西，你都來個照單全收好了！」

韓劍平也不禁失笑，兩人遂又緩步向前走去！

藍啓明邊走邊自笑道：「四哥，我們雖被張大哥指定北遊，但總應該有個主要的去處才對！」

韓劍平點頭笑道：「我自被指定北遊以後，便已決定了一個主要的去處，但那地方可能會有些兇險而已！」

藍啓明笑道：「我們既以降魔衞道的『武林八仙』自命，那能免得了上刀山，闖劍樹，入虎穴，搗龍潭等舉，但不知四哥所說這含有兇險的地方，究竟是個什麼去處？」

韓劍平目光一閃，看着藍啓明，含笑說道：「五弟聰明絕頂，應該猜得出來吧？」

藍啓明想了一想，霎着眼皮笑道：「四哥莫非是想遊『嶗山』？」

韓劍平縱聲狂笑道：「賢弟一猜得對，我正是想遊一趟『嶗山』，並到『秘魔莊』中，見識見識那位『魔心秀士』古玉奇，究竟有多麼厲害？」

藍啓明撫掌笑道：「妙極！妙極！四哥的想法，居然與我相同！我就是嫌那『三眼煞神』楊九思太以驕妄，把『秘魔莊』吹成了人間地獄，把『魔心秀士』古玉奇誇成了天上神仙，才選擇與你同往北遊，好有機會跑到『嶗山』，去搗搗這座馬蜂窩呢！」

韓劍平忽然想起一事，目光烱烱地，注視在藍啓明的臉上！

藍啓明失笑說道：「四哥！你這樣看我作甚麼？」

韓劍平微笑說道：「我記得在『九疑魔宮』之中，那『三眼煞神』楊九思，好像是坐在賢弟身側？」

藍啓明點頭笑道：「四哥記得不錯！」

韓劍平揚眉含笑問道：「楊九思既然坐在當世神偷的身畔，他總該破費些了？」

藍啓明微微一笑，伸手自懷中摸出了一個金牌，遞向韓劍平，笑道：「四哥請看，這就是我在那『三眼煞神』楊九思身畔所得來的彩頭！」

韓劍平接過一看，只見這面金牌，形如人心，大小約莫兩寸方圓，份量頗沉，確是純金所鑄。

他們是邊談邊行，就在韓劍平看那心形金牌之際，藍啓明忽又目閃奇光，笑聲叫道：「四哥！你看！這大概又是那位『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玩的花樣！」

韓劍平聞言，目光離開金牌，朝前望去，只見山徑當中，又放了一塊磨盤大石，石上則平擱着一根翠綠晶瑩的竹簫！

藍啓明邊說邊走了過去，拿起翠綠竹簫，略一注視，不禁失聲叫道：「乖乖！這根翠綠竹簫的價值，居然不下於那件火狐青袍！是根用『陰沉竹』作的『玉屏簫』呢！」

韓劍平「哦」了一聲，也凑上前去，但見藍啓明仍將目光凝注在這根竹簫的簫身之上，彷彿頗爲出神，遂含笑問道：「賢弟怎的如此出神？這簫身上面又有什麼名目？」

藍啓明笑道：「簫身上鐫着一首七絕小詩，刀法字體，俱都高明得很呢！」

韓劍平聞言，便知果然又是諸葛飛瓊所爲，遂皺眉笑道：「是有什麼詩兒？賢弟唸來給我聽聽！」

藍啓明應聲吟道：「受厄西施至寶灰，掌中何物幻風雷？贈簫暫代韓湘笛，好譜新詞伴酒杯！」

吟畢，便把這根翠綠竹簫，順手遞與韓劍平，並向他含笑說道：「四哥！除了這首七絕以外，還有幾個字兒，你拿去自己看吧！」

韓劍平把那心形金牌，交還給藍啓明，接過竹簫，微一注目，果見簫身上，除了一首七絕以外，並鐫有『飛瓊珍物』四個小字！他心頭微震之下，又將竹簫略一掂量，覺得確是一件可以代替自己那根業已毀碎白玉笛的稱手兵刃！

藍啓明笑道：「四哥，看你這眉飛色舞的面色，可是這根『陰沉寶竹玉屏簫』，用起來頗爲稱手麼？」

韓劍平異常高興地，揚眉笑道：「若當兵刃使用，確實極爲稱手！但不知在音調方面，比我那根玉笛如何？」

說完，便自持簫就口，略一吹奏，只覺簫音清越無比，竟還略在自己昔日所用的那根白玉笛之上，不禁一陣歡喜，直透眉梢！

藍啓明目光微轉，長嘆一聲，蹙眉說道：「四哥，諸葛飛瓊派遣她的貼身心腹『金童玉女』，一贈『火狐青袍』，再贈『陰沉寶竹玉屏簫』，對於你的欵欵深情已極明顯，說不定還會在前途之中，親來相晤，四哥却要有些把握才好！」

韓劍平揚眉問道：「賢弟這『有些把握才好』之語，却是何意？」

藍啓明不便直言，遂頗爲婉轉地，微笑答道：「剛才小弟不是說過，在明年九九重陽，『普陀』上壽之前，讓諸葛飛瓊和我們保持一個似友非友的微妙關係，一定會有許多方便的麼！」

韓劍平皺眉道：「這又與『有些把握才好』之語，有何關係？」

藍啓明笑道：「四哥，你眞是打破砂鍋問到底，還問砂鍋在那裏了！」

韓劍平也笑道：「不是我喜歡問，而是賢弟的那句話兒，頗爲令人費解！」

藍啓明微微一笑，答道：「其實這句話兒，也沒有什麼費解之處，因爲萬一那位『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果在前途相候，那麼，四哥與她見面之時，倘若把握不住，便會產生兩種極端的場面……」

韓劍平「哦」了一聲，接口道：「是兩種什麼場面？賢弟爲何還加上『極端』二字？」

藍啓明神色一整，莊容道：「當四哥與她相晤時，倘若你心中先有成見，把她看成了一位魔裏魔氣的人物，絲毫不假以詞色，那麼，她在難堪的情況之下，自然會羞惱成怒地，將滿腹柔情，化作一腔無名怒火，說不定會將我們燒得焦頭爛額！」

韓劍平「唔」了一聲，點頭道：「不錯，賢弟這一分析，的確頗有幾分道理，那麼，第二個可能產生的極端場面又是什麼呢？」

藍啓明神秘地笑了笑，道：「這第二個場面，是與剛才所說的極端相反，倘若四哥對她相贈袍簫之情，過份地深銘在心，而表露於詞色的話，那麼在你個人方面，自然會情海生波，說不定能令你抱憾終身，而我們『武林八仙』之盟，也將大受影響！」

韓劍平蹙眉道：「照賢弟說來，竟是冷也不好，熱也不好，這又教我如何是好？」

藍啓明正色道：「四哥自然比我這藍小五聰明得多，何況這種事情，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究竟如何運用，這就是小弟所說的『要有些把握』才好了！」

韓劍平靜靜聽完，略一沉吟，遂滿臉神光湛湛地慨然說道：「但信此心照日月，不愁情海泛狂瀾，五弟，你大可放心，倘若那諸葛飛

瓊眞個在前途相候，見面之時，我自會相機應付！」

藍啓明說道：「但願如此，則八妹幸甚，『武林八仙』幸甚！小弟先敬謝四哥的千金一諾！」

談話之間，山徑業已走完，天際微現曙光，眼前阡陌縱橫，大地一片金黃，二人見田隴之間已有農人下田操作，遂齊將脚步放緩，順着田間小徑，信步行去。

朝陽初升，人烟漸稠，二人信步行來，已然走進一處村落中的小鎮。

藍啓明舉目四顧，把鼻孔用力嗅了幾嗅，忽然笑道：「昨晚上只吃了張大哥的兩塊風鷄，一片臘肉，肚皮沒有塡滿，如今更覺空虛，四哥是否也有此感覺？」

韓劍平點頭笑道：「不錯！五弟可是被什麼佳看美酒的香味，逗得腹中饞蟲，蠢蠢欲動了。」

藍啓明笑道：「荒村野店，那裏來的佳肴美酒，小弟不過嗅到一股臘肉煮米粉的味道而已！」

韓劍平道：「湖南米粉，雖然不登大雅之堂，但在食譜中，也頗有地位，難怪五弟要食指大動了！」說時，伸手一指街邊一爿小肆笑道：「臘肉煮米粉的香味，便從這店中飄揚出來，我們且進去一快朵頤便了！」

這爿小肆，面積頗爲狹窄，裏面只擺了三張白木方桌，爐灶設在門口，並無跑堂與掌灶之人，俱是由老板一手兼辦。

此際，肆中靠裏面的一付座頭上，已有兩名食客，老板正忙着在鍋中調配作料，韓劍平，藍啓明遂隨便在臨街的一桌坐下，吩咐老板下兩碗臘肉米粉。

老板應了一聲，將煮好的兩碗米粉送往裏面，然後退回灶間動手調配作料。

韓劍平與藍啓明枯坐無聊，方自閒眺街景之際，忽聽店裏的兩名食客中，有一人啞聲道：「老三，你已經打聽淸楚了？」

隨聽另一人細聲細氣地答道：「我問過老板，這村週圍百十里內，並無特別富有的官宦人家，我們儘可放心動手！」

韓劍平，藍啓明二人聞言，俱不由大爲奇怪。心中暗說道：「聽這二人的口吻，分明是黑道中人，打算動手作案，但爲何又說週圍百十里內，並無特別富有的官宦人家，難道他們打算去搶那些貧無隔宿之粮的鄉農不成？」

惑然不解之下，遂一齊微微偏臉，用眼角餘光，朝裏面瞟去，只見那兩名食客，一個是濃眉大眼，身穿青色勁裝的壯漢，另一個則生得獐頭鼠目作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這二人方自低頭吃喝，並未發現有人在偷窺。

韓劍平瞧罷，一皺眉頭，用「蟻語傳音」，對藍啓明道：「五弟，你可瞧出這兩個傢伙，是什麼來路？」

藍啓明搖了搖頭，恰巧老板正將米粉煮好送上，遂一面吃喝，一面用「蟻語傳音」答道：「管他們是甚麼來路，反正不幹好事，四哥要不要跟去瞧瞧？」

韓劍平點了點頭，正待開口，那二人已然吃完，匆匆付賬出店而去，遂擱下筷子，朝藍啓明一使眼色，示意立即動身。

藍啓明却微笑搖頭道：「莫忙，憑這兩個傢伙的長相，難道還怕他們飛上天去，我們且把這碗米粉吃完再走，也來得及！」

韓劍平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五弟這口腹之慾，並不亞於李二哥，眞是難兄難弟，天生一對！」

藍啓明皺眉嘆道：「我之所以選了和四哥一路，爲的是想少挨幾句罵兒，料不到四哥你也頗會損人，早知如此，倒不如乾脆跟着李二哥了！」

韓劍平笑道：「我說的是老實話，怎能說是損你！」

談笑之間，二人已將米粉吃完。付賬起身出店，朝那青衣壯漢和中年文士所走的方向追去。

出了小鎮，朝前一望，但見平疇無際，那兩個傢伙，業已不知去向！

韓劍平失聲一嘆，道：「這便叫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看不出那兩個傢伙，其貌雖並不揚，輕功却頗不俗！」

藍啓明笑道：「四哥何必亂送高帽給人，我敢擔保不出十里路程，便可把那兩個傢伙追上！」

韓劍平微微一笑，遂與藍啓明順着田間小徑，展開身形，電馳而去！

約莫奔馳了一盞熱茶工夫，估量已過十三四里，仍然毫無發現，藍啓明不禁俊臉微紅，腰間提勁，縱上一座土堆，手搭涼篷，凝目遠眺！

韓劍平跟着縱上，含笑問道：「五弟可有什麼發現？」

藍啓明伸手遙指左側遠方一叢樹林，道：「林中隱露一角紅牆，彷彿是座廟宇，極可能即係那兩個傢伙的目的地呢！」

韓劍平略一忖度，也自深以爲然地點頭道：「五弟的判斷可能正確，我們不妨走過去瞧瞧！」

當下，二人齊展身形，躍下土堆，直朝那叢樹林奔去！

眨眼間，奔抵林外，二人脚步齊收，凝神傾耳一聽，發現林中僅有枝葉婆娑之聲，却不聞半點其他動靜，不由相顧愕然！

二人略一思忖，遂一齊放輕脚步，藉着樹林掩蔽身形，閃進林中，望那一角紅牆走去！

兩三個轉折過去，眼前果然出現一座似是家庵的小小廟宇，在廟前的一小塊空地上，却有一件大出這兩位武林奇俠意料之事，竟使得他們再度愕然停步！

原來，在那空地上，赫然站着那青衣壯漢和中年文士！

最令韓劍平與藍啓明驚愕的是這兩個傢伙，此刻站立的姿勢，非常滑稽可笑，只見這兩人都是作出身形半蹲，舉頭望天的模樣，雙手上伸，似乎想抓住什麼，但是在他們的周圍，却是空蕩蕩地連隻飛鳥也沒有！

那麼，這兩個傢伙在幹什麼呢？韓劍平和藍啓明細一注目以下，立即看出他們的穴道，都已受人制住！

若以青衣壯漢與中年文士的輕功造詣看來，則武功方面，當然也不致差得太遠，那麼，是什麼人能夠一下將他們的穴道制住呢？

韓劍平和藍啓明驚愕以下，好奇之心頓起，遂雙雙現身，緩步朝空地走過。

那青衣壯漢與中年文士耳聽脚步之聲，發現韓劍平和藍啓明二人走了過來，臉上都不由脹成紫色，但眼光中却流露出希冀之望！

韓劍平脚步微頓，含笑問道：「二位的穴道是被何種手法所制，我必須先行瞧瞧，倘若力不從心，無法破解時，請二位千萬不要見怪才好！」

說完，遂與藍啓明走近青衣壯漢和中年文士身邊，仔細加以察看。

誰知，這一看之下，頓時又令這兩位武林奇俠，第三度愕然相顧，心中連叫：「怪事！怪事！」

原來，第一樁怪事，就是這兩個傢伙的穴道，並非爲指力點中，也不是被兵刃暗器之類所制，竟然是被馬蹄踢中！

普天之下，若說有四馬兒也會點穴，委實難以令人置信，但眼前這青衣壯漢與中年文士的「肩井」，「曲里」兩處穴道上，都淸淸楚楚地現出馬蹄的痕跡，便不由韓劍平與藍啓明有些不信！

第二椿怪事，是在那青衣壯漢的背上，別着一張小紙條，紙上寫着：「欲見鐘鍾，請問此人」等八個草字！

韓劍平與藍啓明一見之下，便知這紙條必然是爲他們而留，但是，留字之人是誰？怎會知道他們要尋訪「漢鍾離」之事？

二人略一思忖，復從馬蹄點穴一事上加以推測，心中都有了幾分明白，韓劍平遂伸手扯下那張紙條，轉到青衣壯漢面前，含笑說道：「二位的穴道，被點得十分奇怪，不過我自信還有此把握，能代兩位解開，但兩位却須答應我兩個條件！」

青衣壯漢與中年文士聞言，四隻眼珠亂轉了一陣，便一齊凝注韓劍平，流露出詢問的神色！

韓劍平笑道：「我這兩個條件十分簡單，第一是要你們說出穴道被點的經過並回答我幾句問話，第二是替我作一件小事……」話聲微頓，又復笑道：「兩位千萬放心，我要你們作的小事，決對不會要命，也決傷不了兩位半根毫髮！」

青衣壯漢與中年文士聽完，眼神中猶豫了一會，終於表示願意接受。

藍啓明冷然一笑，道：「奉勸兩位千萬不可亂打歪主意，否則苦頭恐怕比現在的就大得多了！」

韓劍平笑道：「五弟莫要嚇唬人家，我相信他們也是道上的朋友，必然講究信用，不敢食言的！」

話落，只見韓劍平把身形繞着青衣壯漢與中年文士，電閃雲飄轉了一轉，同時似乎雙掌齊揚，迅快如飛，拍開了二人受制的穴道！

青衣壯漢和中年文士聽藍啓明警告之言在先，又復眼看韓劍平的奇絕身法，果然絲毫不敢妄動地，垂手恭立，並由那中年文士說出了受制的經過。

韓劍平，藍啓明一聽之下，均不禁心中好笑！

原來這青衣壯漢與中年文士打算做的一筆買賣，竟然是看中了南海普陀「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手下「金童玉女」所乘坐的「金狻猊」與「玉獅子」兩匹千里龍駒！

這兩個傢伙有眼不識泰山，見「金童玉女」生得粉粧玉琢，衣着華麗，便以爲必定是富貴人家的子女，偷乘家中豢養的千里龍駒出來玩耍，竟貪慾矇心，妄想將兩匹龍駒搶走，因此遂吃足苦頭，首先挨「金童玉女」狠狠嘲弄一番，最後並雙雙在「金狻猊」與「玉獅子」的鐵蹄之下，被踢中了穴道！

二人把經過說完，韓劍平勉强忍住笑，說道：「在江湖中討生活，遇到這種挫折，也算不了什麼，二位今後小心一些就是了，二位尊姓大名，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中年文士略一沉吟，含笑道：「我們蒙尊駕賜予援手，實在感激不盡，敢請先賜尊姓大名，以便將來設法圖報大德！」

韓劍平笑道：「我們的姓名，等二位履行了我的條件之後，自然會把我們姓名奉告。」

中年文士默然半晌，和青衣壯漢互相看了一眼，這才開口道：「在下姓溫名若，這位名叫沙洪，乃是『方外三魔』中，『神劍魔道』顧觀主的手下！」

韓劍平故作肅然地說道：「原來兩位是顧道長的手下，眞是失敬得很！」

溫若連聲道：「豈敢！豈敢！尊駕還有什麽話兒要問？」

藍啓明一旁笑道：「兩位看中那兩個娃兒的坐騎，莫非想弄回去孝敬你們的觀主？」

溫若聞言一怔，方待開口，他身邊的沙洪已大搖其頭，搶着接口道：「不是不是，我們觀主輕功蓋世，日行千里，那用得着畜牲來代步！」

藍啓明緊緊追問道：「那麽兩位是打算弄來發點小財的了？」

沙洪又復連連搖頭道：「笑話，我們怎會這般沒出息，我們是打算弄來送——」

溫若冷冷道：「我們並沒有答應過要回答尊駕的問話！」

藍啓明平日自詡牙尖嘴利，却沒料到此刻竟硬碰硬地碰了個釘子，不由氣得「哼」了一聲，便待發作……

韓劍平忙使眼色止住，笑道：「溫朋友，你不願回答他，那就對我說好了！」

溫若聞言，面有難色地沉吟了一會，方開口說道：「我們打算把這兩匹龍駒弄來，送給一位武林奇客！」

韓劍平說道：「是一位什麼樣的武林奇客，値得二位送上這麽一份厚禮？」

溫若道：「我也不清楚，敝觀主吩咐見了這位武林奇客之時，稱呼他『鍾離員外』！」

韓劍平與藍啓明不禁心頭微震，惑然地互相看了一眼，俱覺十分詫異地暗自忖道：「好陌生的名號，似乎從來不曾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麽一號人物——」

韓劍平一時想不出來，遂暫時按下，接口問道：「那麽，二位是奉了顧道長之命，去見那位『鍾離員外』的了？」

溫若這時自知說漏了嘴，只好點頭承認。

韓劍平道：「顧道長爲何差遣二位去見那『鍾離員外』呢？」

溫若搖頭道：「我們只是奉命去請他到敝觀去一趟，其他一概不知！」

藍啓明冷笑道：「你這是眞話？」

溫若冷冷道：「信不信由你！」

韓劍平含笑道：「好，我絕對相信，但却不信二位動那兩匹馬兒的腦筋，不是顧道長的吩咐。」

溫若搖頭道：「尊駕所猜，恰恰相反！」

韓劍平故作不解地說道：「哦！難道顧道長竟然早就知道二位在此地會遇見那兩匹馬兒不成？」

溫若又復搖頭道：「這倒不是，皆因我們臨動身時，敝觀主吩咐說，那『鍾離員外』爲人極端古怪，最是貪財好貨，更喜女色，要我們在路上遇到合適的對象時，不妨設法弄來，作爲禮物！」

韓劍平與藍啓明聞言，不由心頭一陣冰涼，相對苦笑，想不到費了半天工夫，以爲尋覓「鍾離權」之事，眼看就要水到渠成，豈料這位心目中的人選，竟是個邪門貨色。

二人皺了一會眉頭，韓劍平「哼」了一聲，對溫若道：「也罷，瞧你答話還算老實，我那第二個條件就取消算了，不過你必須老實答覆我的最後一項問話！」

溫若喜出望外，連連應道：「當然當然，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尊駕有什麼話兒，儘管問我！」

韓劍平緩緩道：「那個『鍾離員外』住在什麼地方？」

溫若聞言一怔，兩隻鼠眼，定定地望着韓劍平，沉吟不答——

顯然，他並未料到先前所說的話，正是對方需要打聽的事情，如今聽了韓劍平這一問，方知事情竟不簡單，是以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是好？

韓劍平冷冷道：「話是出你之口，入我之耳，難道還有什麼碍難之處？你如不願說出來，那就麻煩你帶我們前去也是一樣！」

溫若忙道：「不！不！我也不知道那『鍾離員外』的詳細住址，從前也不曾到他的居處去過，我實在——」

韓劍平沉聲道：「我不相信『神劍魔道』顧凌霄會沒有告訴你們！」

溫若訥訥道：「這個——這個——」

沙洪却忍不住大聲道：「我家觀主只吩咐我們到幕阜山下南江鎭去，一問當地的人就會知道，眞的沒有說明詳細地址，你們再要不信那就算了！」

韓劍平微微一笑，點頭道：「好，你這幾句話兒我完全相信，現在二位可以請便了！」

溫若聞言，目光忽然變得十分怨毒地凝注在韓、藍二人的臉上冷冷說道：「尊駕出手救了我們，我們也履行了尊駕的條件，彼此本巳互不相欠，但這種大恩，我們實在沒齒難忘，二位的尊姓大名，總可以賜告了吧！」

韓劍平含笑道：「溫朋友無須如此耿耿於懷，我名韓劍平，這是我拜弟藍啓明——」

話到此處，溫若神色突變，急聲道：「尊駕莫非便是人稱『玉笛韓湘』的韓——」突地一頓脚，恨恨道：「好！好！我們後會有期！」一打手式，竟與沙洪擰身飛縱入樹林之中，狼狽落荒而去！

韓劍平與藍啓明見此情形，不禁又復相對苦笑！

半晌，藍啓明道：「四哥，我們要不要去拜訪那位貪財好貨，並最喜女色的『鍾離員外』呢？」

韓劍平搖頭道：「這種邪門貨色，就算他肯參加『武林八仙』之盟，我們也不能要，免得落了一粒耗子屎，便弄壞了一鍋好湯！」

藍啓明沉吟道：「不過，我却有點懷疑那個獐頭鼠目的傢伙，所說的未必準是眞話！」

韓劍平笑道：「我雖然也有同感，但那濃眉大眼的壯漢，似乎心粗性直，倒還老實！」

藍啓明道：「正因如此，再加上那『金童玉女』在他背上所留的字條看來，我們倒不妨跑一趟幕阜山去瞧瞧究竟！」

韓劍平略一思忖，遂點頭道：「也好，反正此行恰與我們北遊幽燕的路綫相差不遠，我們就算毫無所獲，亦可順便一覽幕阜山色！」

計議巳定，二人遂出了樹林，踏上官塘大道，望北進發！

沿途上，不但無甚事故，並連那「金童玉女」也不復出現，二人抵達長沙，登臨嶽麓山，謁過「夏禹王碑」之勝，便略爲偏東，直趨幕阜山而去。

這一天，二人剛渡過汨羅江，便遇見了一樁頗不尋常的事兒。

只見官塘大道上，男男女女絡繹不絕，各人的手中，都挽着一隻各式各樣的硃漆提籃，在路上說說笑笑，頗爲高興熱鬧地，朝幕阜山的方向走去。

韓劍平與藍啓明留心觀察之下，發現這許多男女，幾乎全都是鄉農打扮，起先還以爲他們是去趕集，或是去朝山進香，但再三仔細察看，却又都不太像，不禁大爲納悶起來！

直到了團山鎭，藍啓明終於忍耐不住，順手攔住了一個年紀稍大的人，抱拳笑問道：「請問老人家，你和這許多鄉親，敢情是到『幕阜山』上去進香還願的麼？」

那人聞言，舉目將藍啓明上下略一打量之後，慌忙還禮陪笑道：「不是，不是！我們都是到『南江』去給『鍾離老員外』送禮的賀喜之人！」

韓劍平，藍啓明聽得不由一愕，齊聲道：「那『鍾離員外』，有什麼喜事，值得各位這般遠道前去給他送禮賀喜？」

那人笑道：「兩位相公大概不是這附近的人，難怪不知道了，今天是『鍾離老員外』納妾的大喜日子，所以——」

藍啓明更是莫名其妙，截口道：「就算那『鍾離員外』討小老婆，爲什麼會驚動這許多人從那麼遠道去賀喜呢？莫非老人家和他們都是『鍾離員外』的親戚朋友？」

那人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我們和『鍾離老員外』一不沾親，二不帶故，皆因我們平日受他老人家的好處太多，所以趁這大喜的日子，去表示我們一些敬意而已！」

藍啓明又復一怔，道：「好處？他平日給你們什麼好處？」

那人方欲開口，但抬頭一看，發現這一耽擱的工夫，那許多同路的人都巳走得老遠，遂急急說道：「他老人家給我們的好處，實在太多，一時也說不完，如今天色不早，去晚了就趕不上開席了，兩位相公如果有工夫，不妨也去喝一杯喜酒便明白了！」說完，便匆匆告別，快步往前面趕去！

藍啓明掉頭對韓劍平笑道：「四哥，今晚上又可以大快朶頤的了！」

韓劍平皺眉道：「照方才這人所說，那『鍾離員外』顯然是一位善長仁翁，那個溫若的話，恐怕大有問題了呢！」

藍啓明笑道。「管他呢，反正今晚先叨上一頓喜酒晚飯，吃了再說！」

於是二人快行幾步，跟着那羣去給「鍾離員外」送禮賀喜的人，來到「南江鎭」內。

這時，天色巳近黃昏，「南江鎭」位於「幕阜山」中，只有東西兩條大街，此時，但見闔鎭店舖，盡皆張燈結綵，街上擠滿了手提禮盒之人，端的熱鬧非凡！

一股接一股的人潮，齊向東街口的一座大莊院湧去！

韓劍平和藍啓明就在街上一家禮品店中，購了一幅喜帳，隨着人潮，湧進了這座大莊院，舉目四顧之下，心中不由一怔，暗叫：「奇怪！」

原來這座莊院，看來佔地雖廣，房舍雖多，並且到處張燈結綵，但却樸實無華，十足是個鄉村富戶的規模！

再看莊中之人，不但個個都是衣着樸素，貌相老實，並且舉動之間，絲毫不帶江湖氣息，更看不出半點曾練過武功的神情！

這一切都使得韓劍平與藍啓明二人，若非在先曾聽見過「鍾離員外」之名，出於「神劍魔道」顧凌霄的手下之口，便幾乎以爲是走錯了地方，找錯了對象！

若照眼前所見，這座莊院絕非武林人物的居處，更不會是與「神劍魔道」顧凌霄這類邪門外道同流合汚的黑道中人的巢穴。

這時候，莊門裏面的一片廣大的晒穀坪上，巳然擺了數百桌酒席，只是招待一般賀客，而若干穿得比較體面，賀禮也較重的人，則另有專人招待到莊內的大廳入席。

韓劍平眉頭一皺，低聲對藍啓明道：「若照我們的這份薄禮看來，只夠得上普通賀客的資格，恐怕連主人的面都見不到，可惜我身邊的銀兩不多，這便如何是好？」

藍啓明笑道：「四哥，放心，小弟自有辦法！」說罷，身形微晃，便自鑽入人叢之中！

不多一會藍啓明便巳笑嘻嘻地轉來，笑道：「走！我們送禮去，這回保險可以升堂入室，享受上等酒席！」

說着，拖了韓劍平，擠到設在莊門口的收禮帳房，然後從懷中掏出一個紫檀木盒和一個紅綢小包，交與那個方自忙得滿頭大汗的帳房

先生，並順手執筆在禮簿上大書。

「韓劍平敬賀明珠一雙！」

那賬房先生微微一愕，隨將紫檀木盒與紅綢小包交給旁邊一個專管收禮之人，這人略爲掀開盒蓋及解開包口看了一眼，立卽滿面堆笑，恭恭敬敬地對韓劍平、藍啓明抱拳行禮，然後轉頭吩咐一個胸前掛着「迎賓」紅綢之人道：「請二位貴客到內堂入席！」

韓劍平心知必定是藍啓明又在施妙手，借了別人的花來獻佛，不由暗地失笑。遂與藍啓明隨着迎賓之人，穿過晒穀坪，走進莊內。

那第一進大廳中，擺了二三十桌酒席，這時巳幾乎滿座，韓劍平與藍啓明走進廳門，目光便自四下一掃，立卽看出這滿座賓客，竟沒有一個武林中人，不由好生失望！

二人脚步微頓，打算等待那迎賓之人引導就座，誰知那人竟未停步，繞過酒席，直向後進走去。

出了大廳，迎面聳着一座高大的假山，假山脚下乃是一個遍植菊花的小院落，再過去便是第二進內堂！

這內堂並不十分寬大，構築却頗爲宏敞，堂中也是張燈結綵，光明如晝，却只擺了三桌酒席。

但見十幾位賓客分在左右兩席，當中一席却空無一人坐，想是留待主人及重要身份的來賓。

當韓劍平與藍啓明跨進內堂之際，目光觸處，心中俱不禁又驚又喜，同時，更暗叫一聲：「慚愧！」

他二人驚的是看出這座中的十多個客人，無一不是身具上乘功力的武林高手！喜的是此行巳有了初步的收穫！

但倘若不是藍啓明的空空妙手，弄到一份厚禮，便無法登堂入，室幾乎便爲外面所見到的一切所朦蔽，而看走了眼！

那迎賓之人十分恭敬地，揖讓韓劍平與藍啓明在左首一席落座，便自躬身退去。

韓劍平與藍啓明坐定以後，再次將席間的賓客細一打量，竟然個個面目陌生，一個也不認識，不禁又是暗地一愕！

這十幾個武林高手，究竟又是何方人物？

他們對韓劍平與藍啓明似乎也是陌生得很，竟沒有一個起來招呼，甚至當二人入席以後，那些同席之人，仍自飲唉如故，理也不理。

藍啓明揚眉一笑，道：「四哥、新郎哥和新娘子這時候恐怕尚在刻意溫存，來來來！放着滿桌佳肴美酒，且莫錯過，我們先喝上兩杯，潤潤喉嚨再說！」

言罷，自顧執起席上的酒壺，替韓劍平斟了一杯，然後將面前的杯兒斟滿，舉杯一飲而盡！

韓劍平也不客氣，與藍啓明對乾了一杯，便自舉筷大嚼！

那幾個同席之人，對他們這種狂放舉動，似乎視作理所當然，連看也不看一眼！

飲唉之間，接着又見那迎賓之人，領着三個賓客，走進堂內。

這三個賓客，頭一個是生得面相奇古，五短身材，白髮披肩，頭束銀箍，身穿月白僧衣的頭陀！

第二位是個慈眉善目，長髯垂胸，峨冠博帶的黃袍老人！

第三位却令韓劍平與藍啓明見了不禁又是一愕！

此人竟是那嶺南巨寇，「九劍猿公」衞遠謀！

韓劍平與藍啓明眞料不到「鍾離員外」，竟然與黑道巨寇也有交情，顯見此人頗不簡單，於是心中俱都增加了幾分警惕！

那衞遠謀走進堂內，一眼瞥見韓、藍二人在座，神色也微微一愕，但隨卽轉過臉去，含笑與其他座上賓客略一招呼，便與那白髮頭陀及黃袍老人，逕自在當中的一席落座。

這三人剛剛坐定，只聽得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匆匆傳了過來，韓劍平與藍啓明閃目望去，只見一個貌相威猛，身軀魁梧的黑衣老叟和一個神情冷傲，面色白裏透青，長相頗爲陰鷙的中年書生，先後快步走進堂來！

那迎賓之人，反而走在這二人的後面。

藍啓明一見這二人進來，竟轉頭對韓劍平扮了個鬼臉，低聲笑道：「四哥，事情要發作了！」

韓劍平聽得一怔，側面低聲問道：「什麼事情要發作了！」

他們對語之際，那黑衣老叟和中年書生業巳停步，四道眼神迅速地左右一掃，那迎賓之人挨近去低聲說了兩句，那四道眼神，便立時凝注在韓劍平與藍啓明的臉上！

這四道眼神之中，充滿着熊熊怒火，大有恨不得將被注視之人，活活燒成飛灰之概，韓劍平心頭一怔，暗忖：「這兩人素昧生平，爲何這般模樣，莫非——」想至此處，再一參酌藍啓明之言，便自恍然有了幾分明白——

陡地一聲怒吼：「好小子，大太爺把你宰了！」

喝聲中，那黑衣老叟彷彿一陣旋風，捲到了韓劍平和藍啓明的身邊，十指箕張，朝二人當頭抓落！

這老叟的身軀魁偉，看似不甚靈活，但此刻不但迅若疾風，且出手之勢，又狠又準，快似閃電，喝聲未畢，韓劍平與藍啓明巳完全在他十指籠罩以下！

可是，韓劍平與藍啓明却早就有了防備，眼看對方雙手抓到，仍自左手舉杯，右手持筷，飲唉如故，但整個身子連同座椅，却在指風卽將及體之際，雙雙向後斜滑而出！

黑衣老叟登時雙手抓空，且因出手之勢太猛，這一失着以下，眼看整桌酒席，便要杯盤狼藉，酒肴齊飛——

但好個黑衣老叟，身手果然不俗，只聽他「嘿」的一聲！竟然將十隻快要觸及桌面的指頭，硬生生撤了回去，同時，更未停頓，身子一旋，十指箕張如故，雙手一分，撲身上去，依然猛向韓劍平與藍啓明抓去！

誰料他快，韓劍平、藍啓明二人比他更快，就在他身子一旋，雙手一分，脚下將動的一剎那間，業巳連人帶座椅，雙雙滑回原位，並絲毫不浪費地將杯中美酒，一乾而盡！

黑衣老叟兩道出醜，不禁氣得暴跳如雷，怒吼一聲！反身大喝道：「你這兩個小子！有種的快滾起來和大太爺拚個三百回合，這般躲躲閃閃，算什麼英雄好漢！」

韓劍平與藍啓明相顧微笑，第二杯酒，又告雙雙落肚，對這如雷鳴般的吼聲，根本睬也不睬！

黑衣老叟碰了這一個悶釘子，直氣得幾乎暈了過去！厲吼一聲！又待揮掌劈出——

陡聽得外面的晒穀坪上，轟雷也似的爆起了一串歡呼！

隨聽一個粗喉嚨大聲說道：「恭喜員外老爺！」

「各位鄉親！我家員外敬各位一杯！」

接着又是一陣「乾杯」的歡呼聲！

這時，那當中席位上的黃袍老人，趕忙站起身來，呵呵大笑道：「劉老當家，鍾離兄巳在外面敬酒了，馬上就要進來，請你暫息雷霆，有什麼事兒，且略等一會再說吧！」

黑衣老叟忿然停手，恨恨連聲道：「這兩個小子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我非要——」

黃袍老人笑道：「今日是鍾離兄的大喜日子，何況大家更都是有身份的貴客，怎好不顧點體面，更不能掃了鍾離兄的興兒！來來來！歐陽先生，快來勸勸劉老當家的到這邊入席便了！」

那長相陰騖的中年書生陰陰一笑，伸手作態，攔住黑衣老叟，冷然說道：「劉大哥，狄島主要你顧全大家體面，不要胡鬧呢！」

黑衣老叟聽了更是火上加油，把手一摔，怒吼道：「體面個屁！這兩個小子有什麼身份，我今天非把他們的兩張賊皮剝下來不可！」

黃袍老人臉色微變，瞪了那中年書生一眼，方待開口，坐在他旁邊的「九劍猿公」衞遠謀却低低說了兩句，黃袍老人詫然望了望韓劍平與藍啓明，便自冷冷一笑，坐了下去。

就在這兩句話的工夫，前面大廳又傳來一陣「恭喜」與「敬酒」的歡呼，過後，便聽一陣雜亂的步履之聲，只見一簇人穿過小庭院，朝內堂走來！

席上賓客紛紛起立，那黑衣老叟也覺得不便再復發作，只得順手整了一整衣袖，轉向外面！

只聽一聲爽朗大笑，一個面泛紅光，長髯飄拂，身穿吉服的矮胖老者，含笑走進堂中！

他的身後，跟着四個也是穿着吉服的壯漢，再後面便是兩個喜娘，攙扶着一位鳳冠霞披，面垂紅羅帕，身材婀娜的新娘子，一同進入堂中！

衆賓客齊聲道喜，韓劍平和藍啓明自也不好意思例外地附和了一聲，同時仔細對這矮胖老者上下打量了一番。

只見此人除了精神似乎特別旺盛之外，渾身上下，無論從任何角度去看，也看不出像是個練過武功之人，不由大為奇怪！

矮胖老者跨進內堂之後，便自連連拱手稱謝，並朗聲笑道：「為報答前堂許多鄉親盛情，鍾離漢不得不先去奉敬他們一杯，致勞諸位貴賓久候，恕罪！恕罪！請入席！請入席！」

說完，那一羣跟在後面的男女服侍之人，便簇擁着他和新娘子，在當中一席的主位上落座！

左右兩席的賓客，也就各歸原位坐下，只剩了那黑衣老叟和中年書生，仍自忿火未平地不曾隨衆入席。

鍾離漢微微一愕，忙再站起身來，拱手笑道：「劉大俠和歐陽先生為何面有不豫之容，莫非還在嗔怪我這個主人來遲了，來來來！快請這邊入席，待我專誠多敬兩位幾杯便了！」

黑衣老叟勉强笑了笑，道：「那裏那裏，我們能夠來喝員外一杯喜酒，已是天大的榮幸，那裏還談得上敢作嗔怪之意！」話聲微頓，伸手一指韓劍平與藍啓明，憤然道：「我們生氣之故，皆因這兩個小賊欺人太甚，倒教員外多心了！」

鍾離漢聞言一怔，「哦」了一聲，閃目望了望正在自顧含笑吃喝的韓劍平和藍啓明，咀皮微頓，似欲開口——

那黃袍老人已湊過身子，向鍾離漢耳邊低低說了兩句。

鍾離漢聽得又是一怔，隨即呵呵大笑道：「今日來的都是好朋友，何況黑白兩道，同為武林一脈，就算平日有什麼小小誤會，來來來！也瞧我這張薄面上，大家揭過了事——」

黑衣老叟急急道：「我根本不認識這兩個小賊，更不是什麼小誤會，而是——而是——」眼望着中年書生，底下的話，竟有點吶吶然地說不出口！

中年書生冷冷一笑，陰惻惻地說道：「這件事也和員外有點關係，劉大哥儘管照實說出來便了！」

黑衣老叟的意思本來是要中年書生代說，却沒料到對方竟不痛不癢地輕輕推了回來，只好「哼」了一聲，恨恨道：「這兩個小子，竟將我和歐陽先生準備送給員外的賀禮，施展下流手段，偷得去了！」

衆賓客聞言，這才明白他發急的原因，俱不禁又是驚奇，又是好笑！

鍾離漢又復一聲「呵呵」大笑說道：「兩位千里遠來，喝我一杯水酒，已經是天大的面子，那還用得着什麼禮物，既然失落，也就算了！」

黑衣老叟急急道：「我和歐陽先生的禮物，價值連城，怎能——」

這時，那黃袍老人似乎已引起興趣地，插咀問道：「劉老當家！你和歐陽先生失落的是什麼價值連城的寶物？」

黑衣老叟聞言，冷冷掃了黃袍老人一眼，道：「說出來恐怕狄島主也曾有個耳聞，那就是『水火明珠』和『辟邪玉佛』！」

此言一出，座中的賓客俱為之聳然動容，尤其是藍啓明的神色，更是變得極為難看！

韓劍平瞥見這情形，不禁大為奇怪，便待傳聲詢問，却聽那黃袍老人已微帶詫異地，搶先說道：「這兩件寶物，果然十分珍貴，不知劉老當家怎會失落，並發現是這二位貴賓開的玩笑呢？」

黑衣老叟忿然道：「我和歐陽先生在進莊之時，始發現這兩件寶物竟不翼而飛，當時還以為是在路上失落了，但回頭找了一陣，並未找着，只好在鎭上又備了一份薄禮，誰知到了此處，却在賬房的禮簿上，赫然發現就是這兩個小賊偷去，並拿來充面子地，當作禮物送給鍾離員外了！」

衆賓客聞言，俱不由一陣暗暗好笑！

那鍾離漢更是咧咀呵呵大笑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既然都是給我的面子，那就更用不着計較了！」話聲微頓，側顧侍立身邊的一個吉服壯漢，吩咐道：「你快去賬房叫他們把禮簿上名字改為劉大俠和歐陽先生便了！」

黑衣老叟「哼」了一聲，尚未開口，那中年書生却冷冷說道：「員外雖然寬宏大量，一視同仁，但我們這個名兒却丟不起，劉大哥你說對是不對！」

黑衣老叟又復怒聲一哼，忿忿道：「對！今日若不將這兩個小賊教訓教訓，委實出不了這口鳥氣，鍾離員外，請你先別忙叫人去把禮簿上的名字改過來……」

鍾離漢臉色微微一變，隨即呵呵笑道：「兩位目的是來喝我一杯水酒，何必生這閒氣，姑且瞧我的薄面，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就算了！」說完，便揮手命那吉服壯漢離開——

藍啓明忽然一聲冷笑道：「且慢！」

鍾離漢聞聲一怔，隨即微笑道：「藍老弟，令師卜五先生，昔年與我曾有數面之緣，所以托大稱呼一聲老弟，大概還可以，不知老弟對此事有何高見？」

藍啓明冷笑道：「員外既然量大，不管張三李四的禮物，都來個照單全收，那又何必更改名字，多此一舉！」

鍾離漢笑道：「我的確無所謂，只要有人送禮給我，我是來者不拒，可是這位劉當家與歐陽先生，認為若不將名字更改過來，乃是大失面子的事，老弟你看該怎麼辦？」

藍啓明哼了一聲，離席而起，對那黑衣老叟冷冷道：「劉朋友，你口口聲聲說那兩件寶物是你的，不知道有什麼憑據？」

黑衣老叟冷不防有此一問，登時怔了一怔，訥訥道：「這個——這個——」

一時間，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藍啓明冷笑道：「不用這個那個了，這兩

件寶物的來歷，今日在座的朋友，大概十有八九都曾聽說過，只要你能夠把怎樣得到手的經過說將出來，如果大家認為合情合理，那就算是你的便了！」

黑衣老叟聽完之後，陡自氣得吹鬚瞪眼，口中却依然說不出半句話兒！

藍啓明冷冷一笑，目光移注那中年書生，冷冷道：「朋友不是自認也有一份麼？」

中年書生冷哼一聲，道：「閣下也算是道上的朋友，難道連這點規矩也不懂麼？」

藍啓明微微一笑，道：「有什麼規矩，朋友不妨說出來聽聽！」

中年書生冷冷道：「閣下如果定要聽我們這票買賣的經過，就必須拿點本錢出來，否則免談！」

藍啓明軒眉朗聲笑說道：「原來如此，在下自信本錢尚頗充足，朋友，你只管劃下道來便是……」

話聲方了，黑衣老叟已怒吼一聲，喝道：「小賊！先接太爺三掌再說！」

喝聲中，欺身跨步，右掌一揮，劈出一股剛勁絕倫的掌風，迎胸照準藍啓明猛撞而至！

藍啓明哂然一笑，身形微晃，便已閃避開去，冷冷道：「這種掌法，便接你三十掌又有何妨！」

黑衣老叟厲喝一聲！猛地旋身，呼地又復一掌劈出！

忽聽鍾離漢呵呵一笑，舉掌微微一按，道：「劉當家大俠，請暫息雷霆，聽我一言！」

黑衣老叟頓覺劈出的掌風，似乎被股極為陰柔的暗勁擋住，軟綿綿地無法再往前推動分毫，不禁又驚又怒地，撤掌怒聲道：「鍾離員外！你這是什麼意思？」

鍾離漢將肥厚的手掌縮進袖中，笑道：「今日諸位好朋友都是來喝喜酒的，劉當家好意思掃大家的興麼？」

黑衣老叟忿忿道：「不是我要掃大家的興，只氣不過這小賊欺人太甚，若不加以教訓，我『鐵掌』劉濤和歐陽先生就用不着在江湖上再混下去了！」

鍾離漢呵呵笑道：「劉當家身為『十萬大山』三十六寨總寨主之一，聲威久震百粵，歐陽先生又是你的護寨軍師，像今天的這點小事，可以說絲毫不致有損二位的盛名，劉當家大可一笑了之！」

藍啓明冷笑道：「事到如今，他肯算數，我也不見得肯答應呢！」

他話剛出口，那「鐵掌」劉濤也同時恨聲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鍾離漢面孔一沉，目光左右一掃，緩緩說道：「我自從歸隱於此，多年來，除了少數江湖朋友偶然有事過訪外，已經足不出家門，平日只作一些與鄉土有益之事，所以今天這喜筵也分設三處，以免同鄉親友大驚小怪——」說至此處，微微頓了頓，沉聲又道：「我也知道各位今日來喝這杯喜酒，多少總還帶有一點別的目的，所以我早就命人打掃客房，欵待各位多盤桓幾日，待喜事完畢，各處的同鄉親友歸去之時，再把各種恩怨，一一解決！」

話聲又是一頓，目注藍啓明與黑衣老叟，微笑道：「二位是否可以先坐下來，喝過了這頓喜酒再說？」

座中的賓客，也趁機同聲出言相勸，道：「算了算了！有什麼事留到明天再說吧！」

韓劍平也用「蟻語傳音」，對藍啓明道：「五弟，你和這劉濤的過節，我雖不大明白，但適才聽那鍾離漢的話兒，顯然後面還有好戲，請暫時忍耐一下好麼？」

藍啓明聽完，略一沉吟，便自默然回座。

那「鐵掌」劉濤和歐陽雲，也被邀請到當中的一席上落座。

鍾離漢頗為高興地「呵呵」一笑，便站起身來，對衆賓客敬酒，於是，內堂中又復起一陣歡笑之聲！

酒過三巡，氣氛漸漸熱鬧起來，忽然有人高聲提議道：「我們聽說新婚如夫人，貌比天仙，不知員外可否讓我們一睹仙容？」

此言一出，衆賓客立時紛紛附和，一致要揭開新娘子的面上紅紗，瞧瞧究竟長得如何貌美，使這位年逾花甲的鍾離員外，為之老懷大動地納作小星！

鍾離漢臉色微微一變，緩緩掃了衆賓客一眼，似乎頗不樂意地，竟沒作任何表示。

他越是這樣，衆賓客越加起鬨，最後，那黃袍老人也似忍耐不住，含笑說道：「鍾離兄，你就大方一些，讓大家瞧一瞧新如夫人的天姿國色吧！」

鍾離漢聞言，萬分無奈地朝那兩個喜娘，微一頷首！兩個喜娘略一欠身，一齊伸手輕輕將那覆垂在新娘子面上的紅紗，緩緩揭起！

衆賓客的目光，登時為之一亮，並轟雷似地齊聲讚好！但韓劍平與藍啓明却感到一陣頭暈目眩，駭詫莫名，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韓劍平與藍啓明等人，見這位新娘子，生得杏臉桃腮，鼻琢瓊瑤，唇綻櫻顆，果然風姿絕代，彷彿瑤池玉女，偶謫凡塵！

可是，這位貌比天仙的美人兒，竟然像極那曾與韓劍平有一度幽會之緣，立心改邪歸正，並助韓劍平等人，毀了「九疑魔宮」，却又愧對「純陽劍客」呂慕岩，因而含恨遠走的「美人狐」白牡丹！

韓劍平與藍啓明乍見，那得不驚詫欲絕，一頭霧水，幾疑身在夢中。

但若按常規推斷，以「美人狐白牡丹」的為人，絕不會嫁給這麼一個大腹便便，表面是鄉下土財主，而實際上却來歷不明之人，更不會自甘居於小星之位！

可是，如果她並非「美人狐」白牡丹，則天下之間那會有這般相像之人？

韓劍平驚詫以下，幾乎便要出聲招呼，但又怕萬一將人認錯了時，那塲面便尷尬得難以收拾！

他正狐疑莫決之際，耳邊忽傳來藍啓明的「蟻語傳聲」道：「四哥，你再仔細瞧瞧！」

韓劍平聞言，又復凝目瞧去，果然發現了一點大異常情之事！原來，這位貌似「美人狐」白牡丹的新娘子，此刻端坐席上，神情呆板，雖然滿堂俱是讚美之聲，她却連眼皮也未抬一下，彷彿泥塑木雕一般，那還有在「九疑魔宮」所見傾城傾國的萬種風情！

這樣一來，更令韓劍平拿不定主意，就在這時，那鍾離漢已示意兩個喜娘，把揭起的紅紗垂下，並緩緩站起身來，舉杯笑道：「時已不早，兄弟須到前面送客，請各位自便，多喝兩杯！」

說完，陪衆賓客乾了一杯，便在四名吉服壯漢與兩個喜娘簇擁之下，同了新娘離席出堂而去！

主人這一離開以後，堂中的賓客，又恢復了原來的平靜，各自坐下，低頭吃喝！

韓劍平這時因腹中業已被疑團塞滿，再也無心動箸，暗運「蟻語傳聲」功力，對藍啓明問道：「五弟，你看這是怎麼回事？」

藍啓明也不答言，只用脚尖在桌下踢了韓劍平一下，示意他不要在此繼續討論。

這時，但聽外面傳來一陣陣「恭喜」！「告辭」的聲浪，過了一會，便見那四名吉服壯漢和兩個喜娘，又復簇擁着鍾離漢及新娘子回到內堂，入席落座。

那黃袍老人却含笑起身，舉杯笑道：「春

宵一刻值千金！我們莫要躭擱了主人的大好時光，請大家盡此一杯，恭送新郎新娘早進洞房吧！」

衆賓客立卽齊聲附和，紛紛起立，舉杯敬酒！

鍾離漢含笑離席，連聲稱謝，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

韓劍平這時再也忍耐不住，舉杯上前朗聲笑道：「美酒佳肴，我等業已拜領，員外可否把這位天仙般的如夫人，替我們介紹介紹？」

鍾離漢聞言，微微一怔，隨卽「呵呵」大笑道：「韓大俠這樣瞧得起小妾，老漢本鄉有一陋俗，妾侍命名，須等三朝過後，在家祠內當着三老四少舉行，韓大俠如有此雅興，不妨在敝莊多玩兩天——」話音微頓，目光一掃衆賓客，又復笑道：「蝸居客舍早已打掃乾淨，各位可隨意結伴，或是單獨安歇，悉聽尊便，至於其他之事，請留待明早，老漢仍在此堂中設席候教就是！」

話完，略一拱手，便在吉服壯漢與喜娘簇擁之下，同新娘雙雙轉入內宅而去！

同時，外面已走進一羣手提紗燈的僮僕，肅立堂下相候，衆賓客遂紛紛離席，三三兩兩，跟隨引路的僮僕，往客舍安歇。

韓劍平只好懷着滿腹疑團，和藍啓明走出內堂，跟了一個小僮，穿過兩道廻廊，來到一座頗爲幽雅的花園中，選了一幢比較偏僻的客舍，入內歇息。

這幢客舍另有兩暗一明三個房間，收拾得甚爲潔淨，一概應用物品及被褥等無不齊備，那小僮將燈點亮，恭身請了個安便垂手退去。

韓劍平待那小僮走遠，便將房門關好，凝神傾聽了一會，確定這幢客舍週圍並無任何動靜，這才轉身對藍啓明問道：「五弟，你看那新娘子，是不是白姑娘？」

藍啓明沉吟道：「若論相貌，可說是無一不像，但那神態却已完全不似——」

韓劍平想了想，道：「照她今晚的神態看來，的確和往日大不相同，但假如她的神智已被藥物或是其他的手法所制——」

藍啓明搖頭截口道：「那位白姑娘也不是好惹的人物，怎麼會輕易被人暗算得喪失了神智？」

韓劍平道：「這倒不見得，須知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賢弟可曾看出那鍾離漢員外，是個什麼人物？」

藍啓明冷笑一聲，道：「這老傢伙無非是個坐地分贓，假冒僞善的獨脚巨盜而已！」

韓劍平連連點頭道：「對！對！我的看法，也和賢弟大致相同，這樣一來，則白姑娘的遭人暗算，便不見得不可能了！」

藍啓明道：「那麼四哥剛才在席上爲什麼不當面揭破呢？」

韓劍平苦笑道：「一來我那時候的確還沒有十分把握，恐怕萬一弄錯了，便無法下台，二來，那鍾離漢似乎也不願給我這種機會，所以——」

藍啓明瞿然道：「既然如此，我們何不到後面去看看！」

韓劍平點頭道：「我也有這意思，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動身！」言罷，又復凝神傾聽了一會，便吹熄燈光，輕輕拉開房門，緩步踱出客舍。

藍啓明跟在後面，悄聲笑道：「佳人現在恐怕已屬沙咤利了，我看四哥這位今之古押衙，將不免徒呼負負！」

韓劍平舉目四望，但見到處一片黑暗，靜悄悄地，似乎全莊均已進入睡鄉，於是，一面穿過花徑，朝後宅走去，一面低聲笑叱道：「五弟怎地還要油咀滑舌，須知越是像這種外表看來平凡的地方，越是大意不得呢！」

藍啓明笑了笑，不再開口！

二人假裝花間閒步，兩三個轉折，走出花園，又通過一道月亮門，便抵達後宅，但見垣宇相連，却不知鍾離漢的洞房，究竟設在那一間內？

韓劍平停步擧目，向四週略一打量，對藍啓明打個手勢，衣袂微振，飄身縱上一座較爲高聳的屋頂。

藍啓明跟踪縱上，閃目四望，發現下面又是一重院落，西首一排三間精舍，窗櫺中隱有燭光透出。

韓劍平伸手指了一指，用「蟻語傳聲」道：「那邊大概就是洞房了，我們用什麼方法過去看看？」

藍啓明也用「蟻語傳音」笑答道　「在這種情形下，無非是學學鼠竊狗偷，在窗上挖個窟窿，瞄上一眼，但裏面如果正在上演風流好戲時，將來傳揚出去，我們這筆風流罪過，恐怕濯盡西江之水，也難洗清的了！」

韓劍平斷然道：「就算那新娘子不是白姑娘，反正我們也要證實一下，這位鍾離漢員外，是不是眞的貪財好貨，喜愛女色，如果當眞是不堪領教時，我們便趁早趕路，以免多耗時光！」

藍啓明微微搖頭答道：「不然，就算要走，也須等到明天午後！」

韓劍平道：「五弟，莫非那『水火明珠』和『辟邪玉佛』兩件至寶，與你大有關係？」

藍啓明點了點頭，道：「這事說來話長，目前先辦正事要緊！」

言罷，飄身躍下院落，凝氣靜息，施展絕世輕功，彷似一縷淡烟，悄然飄近那三間房舍的當中一間，用手指沾了些口水，將窗紙弄濕，然後用指甲輕輕戳個小洞。

他這幾個動作做完，又傾身細聽了一會，這才凝神戒備地，用一隻眼睛湊近小洞，朝裏面窺去！

這一窺之下，他似乎有點出乎意料地怔了一怔，隨卽掉頭向留在屋上把風的韓劍平招了招手！

韓劍平飄身飛下，藍啓明伸出一個指頭，朝屋中比了一比，用「蟻語傳音」說道：「奇怪，室中只有老傢伙一個人，新娘子到那裏去了？」

韓劍平聞言，也用一隻眼睛湊近小洞向裏窺視，果然瞧見只有那鍾離漢獨自盤膝在一張雲榻上入定，燭光熒熒，室中靜悄悄地，那裏像是一間洞房！

韓劍平窺了一會，不得要領，方自轉頭欲與藍啓明商量時，室中忽然傳出一聲「呵呵」！便聽那鍾離漢笑道：「夜露風寒，兩位在窗下久站，不怕着凉了麼？」

二人聞言，俱不由暗吃一驚！

因爲他們的輕功造詣，均已達爐火純青之境，方才的一舉一動，又是極端小心之下進行，自信除非對方有未卜先知之能，否則絕難發覺！

如今對方這一出聲招呼，分明早已察覺了他們的行藏，可見對方的功力，委實高得出乎意料！

韓劍平略一定神，朗聲笑道：「韓劍平與我藍五弟，打算來鬧鬧洞房，不知新郎倌可歡迎麼？」

鍾離漢在房中「呵呵」笑道：「二位有此雅興，小老兒那有不歡迎之理，房門尚未下閂，二位儘管請進便了！」

韓劍平朝藍啓明看了一眼，示意小心戒備，然後伸手一推房門，果然應手而開，遂當先舉步，跨進屋中！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任天豪與岳湘易了容，打扮成土頭土腦的鄉下佬，在廟會期間趁人多熱鬧時，分別混入仙女廟去探聽究竟。任天豪偷偷竄入廟中的後院，即被人發覺，把他關了起來，過了兩日，又把他放了。他回到徐家宅院，將經過情形向鐵大鵬等報告，但仍未見岳湘回來，鐵大鵬恐岳湘有失，擬率衆到仙女廟救援，然而這時岳湘在仙女廟內也被青蓮子發現，青蓮子向他大下說詞，想勸他入夥，但岳湘不爲所動，兩人繼續辯論不休，尚無結果……

我不入地獄　焉知魔窟事

岳湘道：「既然是有人管制，大概就不很自由了。」

青蓮子道：「三五人之下，萬人之上，作人如此，也應該很滿足了。」

岳湘歎息一聲，道：「總歸不如我一個人獨來獨往的舒服。」

青蓮子道：「這樣看來，咱們是談不攏了。」

岳湘道：「那倒未必，如是我感覺到進入貴組合之後，確然能够利多於弊，我也許會加入貴門。」

青蓮子笑一笑，道：「名利兩個字，看來是很多人都無法跳得出來。」

岳湘道：「所以，我很想知道，我有些什麼好處。」

青蓮子道：「你的胃口，大概相當的大，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滿足你，你何不自己說出來，讓我聽聽看，能不能辦到。」

岳湘道：「好吧，我要相當的權勢，這個組合中，能够管我的人，不能超過三個。」

青蓮子道：「條件相當的苛刻，還有麼？」

岳湘雙目盯注青蓮子，微笑不言。

青蓮子看出了他目光中不懷好意，饒是她見多識廣，也不禁泛起了羞意。

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接道：「說啊！還有沒有別的條件？」

岳湘道：「有，只不過，我不知道，是否應該說出來。」

青蓮子道：「咱們既然是在說條件，你就放開胆子說吧！」

岳湘道：「我要人……」

青蓮子接道：「有，會有一批武功相當的高明的人，由你率領。」

岳湘心中暗暗忖道：好狡猾的丫頭，碰上我，算你遇上了敵手。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你好像不太明白我的意思。」

青蓮子道：「我已經很明白了，說說別的條件。」

忽然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往常，不論

遇上什麼事，卻能夠鎮靜的處置，今天，怎會被岳湘這幾句話，攪鬧的有些心神不安起來。

岳湘歎一口氣，道：「不，妳不明白，看來，我非說的清楚一些不可。」

青蓮子還想岔開話題，岳湘已搶先說道：「我說要人，指的是你。」

青蓮子人已恢復了鎮靜，嫣然一笑，道：「要我……」

岳湘接道：「只要你一個人。」

青蓮子道：「要我一個人幹什麼事，再說我實在很忙，把我撥入你岳兄麾下聽差的機會，可能不大。」

岳湘道：「咳，看來，妳還是不大明白。」

青蓮子道：「這件事既然不可能，說下去，也是無味的很，換換別的談吧！」

岳湘道：「有些條件，我可以讓步，但這件事，我絕對不會讓步，所以，還是說清楚的好。」

青蓮子臉色一變，粉頰上湧現出一片寒霜。

岳湘看到裝作未看到，接着說道：「公事在下可以在妳的麾下聽命，我的心願是，妳能嫁給我。」

這句話單刀直入，簡直把青蓮子聽的呆住了。

他很想發作，卻不料岳湘又接道：「在下是一片誠心，反正這地方也無別人，咱們武林兒女，一向敢作敢當，不太受世俗禮法約束，君子動口，只要意正心誠，想來也不算過份。」

青蓮子長長吁一口氣，壓制下心中的怒火，換上了一副笑臉，道：「岳兄，你是在說笑話了。」

岳湘道：「不，我說的很認眞。」

青蓮子道：「你可否知道，我的身份麼？」

岳湘道：「我自然知道，妳是仙女廟的主持。」

青蓮子道：「我是說，我已出家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是個道姑。」

岳湘道：「道家丹術，講究的是合籍雙修，不像佛門弟子，削髮入空門，就必須遵守清規。」

青蓮子搖搖頭，道：「這不行。」

岳湘道：「其實，我只要妳答應一句話就行，等十年八年我也不放在心上。」

青蓮子道：「想不到無影劍，竟然是這麼一個賴皮人物。」

岳湘道：「別把我看的太沒價值，我岳某人，走遍了大江南北一十三省，見過的美女，也不算少，有很多向我表示點情意出來，我還不假以辭色呢。」

青蓮子道：「哦，這麼說來，你還很給我面子了。」

岳湘道：「天下事，總歸是一個緣字，在下見妳之後，竟然再也端不起這份自現自高的架子了。」

青蓮子道：「這件事，以後再談吧，也許，咱們相處時間久一些，我眞會生出情愫。」

岳湘道：「以後的事，誰能預料，也許我會爲這個組合壯烈捐軀，所以，必須要妳姑娘一句話，一個承諾，這承諾不管日後是否可以兌現，我也會安下心來。」

青蓮子想了一想，道：「好吧，我給你一個承諾，有一天，我要還俗嫁人了，一定嫁給你就是。」

岳湘道：「如是你不肯還俗呢？」

青蓮子道：「那……那你就等我一輩子吧！」

岳湘心知再要糾纏下去，那就眞有些無賴行徑了，長長歎一口氣，道：「好吧，在下相信妳，既是別無良策，也只好等下去了。」

青蓮子道：「話入正題，你還有什麼條件，說出來。」

岳湘道：「沒有什麼條件，我覺着，我如想在這個組合中，爭取到一席之地，除了妳的幫助之外，還必須靠我自己的藝業，只要我心有所屬，情有歸依，我自信可以創出一些成績來。」

青蓮子眨動一下眼睛，道：「怎麼，你答應了。」

岳湘道：「不錯，答應了，三天後，我來投效。」

青蓮子道：「哦，爲什麼不現在就留下來。」

岳湘道：「我有些事情要料理一下，再說，我拿了徐百萬的銀子，也應該退還給他，對麼？」

青蓮子道：「岳兄，希望你不要玩花樣！」

岳湘道：「我也希望你的承諾，一言千斤，永示不變。」

青蓮子心頭震動了一下，道：「你……你……」

岳湘接道：「我很認眞。」

青蓮子道：「你對風塵三俠又如何交待。」

岳湘道：「這一點，要你幫忙，我可以對付別人，別要我和風塵三俠碰頭，至少，在揚州，別讓我和他們直接敵對。」

青蓮子道：「這一點，我會盡力，其實，我們現在，並不想和任何人衝突，風塵三俠，湘西鬼王，只要別太過份，我們都會忍讓。」

岳湘道：「這組合如此軟弱麼？」

青蓮子道：「不是軟弱，只因時機還未到。」

岳湘道：「這樣也好，我也可以和風塵三俠，留一點香火交情。」

青蓮子道：「這樣說來，你和他們相交很深麼？」

岳湘道：「只有李三奇和我相交得不錯。」

青蓮子道：「想不到我竟說服了你，我心中好快樂。」

岳湘道：「不是你說服了我，而是我執着了一份渺茫的情愛，屈服在這種壓力之下。」

青蓮子道：「別說的這麼委屈，我們日後相處時日正長，只要工夫深，鐵針可以磨成針，希望你表現出一些誠意來給我瞧瞧。」

岳湘道：「在下也正有這個打算。」

青蓮子道：「相談如此歡洽，豈可無酒，我去準備一些酒菜來。」

岳湘道：「三日後，我正式投效，再接受歡迎之宴，現在，我該走了。」

青蓮子道：「好，我送你出去。」

岳湘緩緩地走到密室門口，回頭笑了笑道：「你信得過我？」

青蓮子似乎有點意外，道：「你是不是改變了主意？不走了？」

岳湘道：「沒有，我只是覺得，你眼下能夠這樣的信任我，大概你一定會很快的脫卻道袍還俗了。」

青蓮子不由得心頭一震，不覺的臉上飛起一片紅暈，道：「岳湘，你還想不想走？」

岳湘笑道：「想！」舉步跨出密室。

青蓮子剛一舉步，忽然看到了鏡子裏自己的一身服飾，遲疑了一下，道：「等一下。」

岳湘怔了一怔，回過頭冷笑道：「你如果要留下我，青蓮子，只怕妳們也要付出不小的代價。」言下之意已不惜一拚。

青蓮子舉手掠了一下鬢角，嫣然一笑道：「我已經答應送你出去，當然不會變卦的了，不過，我不能穿着這一身衣服出去呀！」

岳湘原以爲青蓮子忽然又改變了主意，不放自己離去，才會顯出了怒意，這時聽得青蓮子乃是要更衣好陪自己出廟，不由得啞然道：「好，我等妳！」

或許是爲了要青蓮子放心，岳湘轉身又走了入密室內，倚門而立。

青蓮子緩緩地放下剛剛挽起的長髮，拿起那件月色道袍，正要穿着，突然發現岳湘正瞪着兩眼，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不禁心頭一震，雙頰湧現紅潮，拿着道袍的雙手停在半空中，不上不下。

在一個大男人面前穿衣服，青蓮子還是頭一次。

雖然，她先前進入密室之後，寬衣解帶，也知道密室之內，另外有人，但她並未料到這個人會是岳湘。

此刻，情形已是大大的不同，不但因爲岳湘是一個男人，更甚的是，岳湘居然向她表達了那一份令人不敢相信的情意，要自己委身相嫁。

這是她從來沒有想過的事。

天生麗質難自棄！青蓮子小姑居處尤無郎，面對岳湘這位名滿江湖的高手，不由得她不感覺到自己那一份奇妙的屬於女人情懷，在暗地裏滋長、蠢動。

因此，她向來處事明快的作風，刹那間變的有些猶豫。

而且，那一股與生俱來的害羞之心，迫的她突然間領悟到，自己還是個守身如玉的少女。

青蓮子玉手雙垂，目光望着門外，嘆了一口氣，道：「岳湘，你到門外去等我吧。」

岳湘似是看透了她的心思，微微一笑道：「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你只不過要罩上一件道袍，這也用得着趕我出去麼？」

青蓮子臉色一變，心中旣惱又羞，咬牙道：「岳湘，你太過份了。」

岳湘道：「往後的日子還很長，我旣要入你門中，早晚相聚，別說看到妳披一件衣服，恐怕肌膚相親，促膝談心的機會也不少，像妳這樣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妳教我怎能……」

青蓮子突然走到岳湘面前，冷笑道：「說夠了麼？走！」

手中拿着道袍，當先走出門去。

岳湘意外的一呆道：「妳不要換衣服了？」

青蓮子道：「你不是要看我穿衣服麼？我邊走邊穿給你看，不是一樣？」

岳湘道：「你終於想通了……」

隨在青蓮子身後，岳湘有着擊敗了對方的喜悅。

青蓮子頭也不回的走着，雙手也迅快的將道袍披上，由於只能一隻一隻袖子的穿着，在岳湘眼中看來，這種走動着穿衣的動作，煞像歌妓們的舞蹈一般飄逸。可惜的是，他只能看到背影，青蓮子臉上的神情，一點也無法看到。

幸而岳湘沒有看到青蓮子的臉色，否則，他必將後悔自己如此處心積慮的逼迫一個弱質少女。

敢情，青蓮子的腮畔，正掛着兩行淚珠。

像她這樣見多識廣，冷酷無情的女人，會被岳湘逼的流淚，足見她是如何的委曲了自己。

× × ×

步出那座跨院，岳湘隨在青蓮子身後，跨入了仙女廟那座神秘的玄女殿。

青蓮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由這兒到廟外，不會再有人攔阻你了。」

岳湘目光向排列在玄女殿中的四個神女身上一轉，道：「青蓮子，她們四個是誰？」

青蓮子此刻已恢復了她平時的冷靜，臉上又泛現了那股凜然不可忖摸的神情，冷冷的接道：「岳湘，你不嫌問得太多了麼？」

岳湘笑道：「我見過他們，還跟其中的兩個人交過手，將來，我們會併肩作戰，問問也屬人之常情。」

青蓮子道：「他們是誰，並不重要，眼下，你知道的越少，對你越好。」

岳湘道：「爲什麼？」

青蓮子道：「不爲什麼，因爲你根本不必知道。」

岳湘似乎還想再說什麼，青蓮子却接道：「岳湘，你可以走了。」

岳湘看了那四名神女一眼，忽然哈哈一笑，道：「不錯，我是該走了。」

他心細如髮，爲人更是十分機警，他明白，今天他能把青蓮子逼得處處退讓，巳是難能可貴，錯非對方氣候未成，他們也不會對自己如此忍讓的了。

一念及此，岳湘見好就收，雙手一抱拳，道：「告辭！」

不等青蓮子說話，已然閃身而去。

青蓮子皺了皺眉頭，望着岳湘的背影，心底竟升起一股莫名的惆悵，同時，也有着一份深深的不安。

他說的話，是眞的麼？

三天後，他眞會投入仙女廟麼？

風塵三友雖然武功在江湖上算不得第一流，但聲望却也是第一流的，他們會讓岳湘叛已投敵嗎？

青蓮子忽然覺得自己做了一件並不聰明的決定。

縱虎歸山，愚者蠢行。

由於岳湘所表現的應變機智，使得青

蓮子在這一刹那之間，猛的覺得，這個人實在不簡單。

如果有一個人能够眞正威脅到仙女廟，這個人恐怕非他莫屬了。

岳湘巳經走了，要想追他回來，也遲了。

青蓮子咬了咬銀牙，暗道：收服不了他，就必須毀滅了他！

×　×　×

徐百萬府中的第三進大廳，巳是徐府中最爲熱鬧的　在。

由岳湘所設計的防守計劃，就是以這兒作爲中心，像輻射般向四處伸展。

表面上，一切都跟平時沒有什麼改變，除了原有的丫頭、傭工一個不見之外，此間一桌一椅，都還是擺在原來的位置。

但實際上，即使是一桌一椅，甚至天井中的一石一木，也都經由岳湘的設計，成爲了阻敵的用途。

中午時分，岳湘回來了。

李三奇和任天豪，深深的吐了一口長氣。

如果他不回來，明天就將是一個很可怕的日子，鐵大鵬的爲人，說得出就做得到，他說明天要到仙女廟去要人，就算天塌下來，也阻止不了。

憑風塵三友能不能向玄女廟要得回來人呢？

李三奇和任天豪心裏比誰都　；僅僅是那四個神出鬼沒的神女，就不是風塵三友應付的了，何況還有那位住持青蓮子和武功深不可測的九陰鬼母？

明白的說，岳湘的回來，不啻是保全了風塵三友的聲名和性命。

任天豪一見岳湘，就迎了上去，笑道：「岳兄，辛苦了！」

岳湘道：「任兄，你早就回來了？」

任天豪道：「兄弟是今天一早回來的，岳兄這一天一夜，都留在仙女廟麼？」

岳湘步入大廳，見過了鐵大鵬和李三奇，這才笑道：「昨兒晌午，我就離開了仙女廟……」

鐵大鵬失聲道：「哦？你沒有失陷在廟裏？」

岳湘聽得一怔，看了任天豪一眼，道：「任兄，你遇到了什麼意外了？」

任天豪苦笑道：「兄弟學藝不精，甫入仙女廟的禁地，就被對方發覺了……」

他把自己遇到的事，很簡單扼要的說了一遍，又道：「岳兄既是早巳離開了仙女廟，怎會直到了今天才回來？」

李三奇瞪着岳湘，接道：「岳老弟，你要是再不回來，我大哥就要趕到仙女廟去要人了。」

岳湘深知風塵三友的一切，李三奇這句話，暗中巳明告自己，若是自己再不回來，他們此番踏入仙女廟去要人，結果必是風塵三友從此在江湖上除名。至少，他心中明白，風塵三友，決非那些神女的對手。

明知不敵，風塵三友却仍然要去爲自己拚命，不禁使岳湘大爲感激，看了李三奇一眼，轉身向鐵大鵬抱拳道：「鐵大俠關愛之情，兄弟萬分感激……」

鐵大鵬淡淡一笑道：「岳老弟孤身涉險，鐵某兄弟既然知道，豈能坐視不管？小事一樁，岳兄弟不必放在心上了。」

他爲人耿直，自視又高，是以，說出話來，也帶有稜角。

岳湘笑道：「鐵大俠肝胆照　，兄弟敬佩的很……」語音一頓，向任天豪道：「任兄，你能不動聲色瞞過對方，委實不易，但那個要你帶信給湘西鬼王的人，怎會瞧出你並未暈倒？」

任天豪笑道：「那是小弟不小心，被丟入那地牢以後，曾暗中偸偸的摸了一下身邊的石壁。」

岳湘道：「原來如此！那姓鄧的久居地牢，是以能够適應地牢中的黑暗環境，看得很清楚。」

任天豪道：「正是如此。」

岳湘道：「任兄去過燕子樓了？」

任天豪道：「沒有。二哥的意思，打算等岳兄回來之後再去那兒……」

李三奇笑道：「岳老弟，我跟大哥都覺着此事應該由你老弟和天豪同去，比較妥當。」

岳湘道：「鐵大哥抬舉小弟了。」

鐵大鵬道：「老弟，你陷身魔窟之事，理當要比替湘西鬼王的手下人送信重要呢！」

岳湘暗道：鐵大鵬果眞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物，李三奇明明想掩飾他們力所不逮的焦慮之情，他却偏偏要處處表現出救人第一的義氣，雖然他這份豪氣令人可敬，這份朋友的義氣更是可感，但他所犯下的不能知己知彼之失却是相當的可慮。

這一點岳湘不能明說，只能抱拳道：「鐵大哥處處爲小弟安全着想，小弟心中實在不安。」轉頭向任天豪道：「任兄，咱們幾時去燕子樓？」

任天豪道：「但憑岳兄吩咐。」

岳湘沉吟未語。

李三奇接道：「老弟，你這一夜，去了何處？仙女廟裏面的秘密，你一定探出了不少吧？」

岳湘神情忽然變得十分嚴肅，道：「不瞞李兄說，兄弟也幾乎眞的陷身廟內，回不來了。」

當下，把自己的遭遇，也說了一遍。

鐵大鵬聽到岳湘答應了青蓮子，三日之後，去跟仙女廟合作，不禁臉色連變，沉聲道：「岳兄弟，三日之後，你眞的打算去仙女廟麼？

岳湘道：「這……兄弟還沒想出不去的理由。」

鐵大鵬忽然站了起來，冷冷一笑，道：「三奇，你交的好朋友……」

李三奇一怔道：「大哥……岳湘也許是……」

鐵大鵬道：「是什麼？這種敵友不分的人，豈配與風塵三友同起同坐？哼！」

一拂大袖，轉身向屏風後行去。

任天豪皺了皺眉，道：「大哥。」

橫跨兩步，擋住了鐵大鵬的去路，接道：「無影劍不是賣友求榮之人，大哥，小弟相信，岳兄必有什麼原因……」

鐵大鵬冷冷地看着任天豪，道：「變節投敵之徒能有什麼原因好說？閃開！」

一推任天豪，大步走去。

任天豪似是還想說什麼，岳湘却笑了一笑，道：「任兄。」

任天豪回望了岳湘，搖搖頭苦笑道：「岳兄，我大哥的脾氣，眞是越來越固執了。」

李三奇道：「岳兄弟，很抱歉。」

岳湘心中，雖然十分窩囊，但口中却道：「李兄，鐵大俠的爲人，兄弟明白的很……」

任天豪接道：「二哥，咱們得想法子勸勸大哥。」

李三奇道：「勸！誰能勸得了？」轉向岳湘接道：「老弟，你肚裏一定又在耍什麼特別花招，是麼？」

岳湘嘆了口氣，道：「花招？我還沒想好呢！在下應允了青蓮子，跟他合作，實在是形格勢禁，逼得出此下策……往後究竟該怎麼辦才好，說實在，我還眞的沒有想清楚。」

任天豪道：「岳兄可以不去啊！」

岳湘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答應了青蓮子，怎麼能不算數呢？唉！還眞是很爲難……」

李三奇道：「我到有個法子可以使老弟不爲難。」

岳湘道：「什麼法子？」

李三奇道：「找一處深山大澤，結茅隱居，讓無影劍從此在江湖上除名。」

任天豪聽得呆了一呆，心想：這是什麼法子？二哥豈不是在諷刺岳湘麼？

岳湘却聽得哈哈一笑道：「好法子，好法子！」

李三奇道：「老弟同意了？」

岳湘道：「當然！」

任天豪雙眉一揚，心中陡地升起一股鄙視之意，暗道：這無影劍原來竟是這等人，毋怪大哥……

轉念之間，只聽得岳湘巳嘆了口氣，接道：「李兄，你這個法子，兄弟目前還用不上。」

李三奇道：「哦？那你打算到幾時才用？」

岳湘道：「也許十年　也許廿年……至少，也得等到仙女廟這一夥人的事解決之後。」

李三奇笑了笑。

任天豪也笑了，心想：無影劍究竟還是正道俠義之士，二哥沒有交錯朋友，當下接道：「岳兄，你既然不能逃避，又不能不去，這件事果眞是爲難極了。」

岳湘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任兄，或許越困難，越是容易找得到解決之道。」

任天豪道：「莫非岳兄早巳有了計較麼？」

岳湘道：「那到沒有，不過……」

他目光向鐵大鵬走去的方向看了一眼，住口不語。

李三奇道：「老弟，不過什麼呀？」

岳湘道：「鐵大俠妒惡如仇，不屑與在下同起同坐之事，倒教兄弟引發了奇想了。」

任天豪道：「岳兄，我大哥的性格，只見一義，不見生死……在此之前，他可是一心要去救岳兄出來的……」

岳湘道：「我知道。」

李三奇道：「老弟，我勸你隱姓埋名，乃是最容易的解決之道，這件事你本來可以不過問的。」

岳湘道：「我知道。」

李三奇接道：「所以，我想，你用不着淌這趟渾水，仙女廟也好，九陰鬼母也好，你彷彿都可以不必去理會了。」

任天豪接道：「不錯，這事本是二哥惹出來的。」

岳湘道：「我知道。」

李三奇道：「那你爲什麼不去躲起來？至少，別讓我大哥認爲你是個變節投敵的小人，老弟，這……你該更知道了。」

岳湘一連說了三次我知道，此刻却笑了笑道：「李兄，你眞以爲我躲起來，就天下太平了麼？」

李三奇道：「至少，你不必成了個晚節不保的人。」

任天豪笑道：「二哥，你錯了，岳兄還年輕得很，那裏用得着『晚節不保』四個字？」

李三奇道：「晚節不保，不一定非要年紀很大，只要是變節之人，都可以這麼說呀！」

語音一頓，又道：「岳老弟，我看，你也不用再多用心思了，仙女廟的事，你別管了。」

岳湘道：「李兄，你還不明白小弟的爲人麼？」

李三奇道：「我明白，但是，這件事，你……還是不過問爲妙。」

岳湘道：「爲什麼？」

李三奇道：「因爲，我不想被人罵作陷友人於不義的混帳！」

岳湘笑道：「李兄放心，天下決沒有人會爲了在下之事罵你。」

任天豪道：「不錯！二哥……」

李三奇道：「老三，你不懂，這事可不是別人罵不罵就可以了結的事，最少，我要自問心安才行。」

目光一轉，接道：「岳老弟，你還是快些找一處深山大澤，隱居十年吧。」

岳湘道：「辦不到！」

李三奇嘆了一口氣道：「老弟，你太固執了。」

岳湘淡淡一笑，接道：「李兄，我並非固執，而是欲罷不能了。」

李三奇道：「至少，我就看不出來，你有什麼欲罷不能的理由，何況，仙女廟的事，一旦鬧大了，自然，還會有別人出面……」

岳湘道：「李兄，我知道你的意思，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人頂着，對不？」

李三奇道：「本來就是……我不信江湖上的名門大派，眞會裝聾作啞。」

岳湘道：「他們當然不會。不過，你若從江湖上第一大帮派的丐帮身上去想想，你就明白，事情不簡單了。」

李三奇笑道：「丐帮畏首畏尾，那是因爲他們的長老和總巡查落在人家手中，我就不信像少林，武當這些門派的人，也會被對方所挾持……」

岳湘道：「那也不一定……」

語音一頓，忽然笑了笑，接道：「李兄，咱們似乎不必再爲我個人的進退抬槓子了。」

李三奇知道岳湘的人，外冷內熱，平日雖然不大願意多管閒事，但若一旦眞正

遇上了他該管的事，却是從不退縮。

因此，李三奇自己也明白，勸他退出，十之七八不可能，但他爲了朋友的道義，却是不能不勸。

這時，他眼見岳湘決心巳下，只能長嘆一聲道：「岳老弟，槓子可以不抬了，但三天之後，你又能怎麼辦呢？咱們也得先想一個法子。」

任天豪接道：「岳兄，我二哥說的錯，你……你總不能眞的投到那批人手下啊。」

岳湘道：「這件事，我剛才已經說到，由於鐵大俠的鄙視在下，引起了我的奇想……」

李三奇道：「什麼奇想……」

岳湘道：「眞眞假假，假假眞眞。」

任天豪和李三奇互望了一眼，只覺岳湘說的話，充滿了玄機，弄得兩人滿頭霧水的莫明所以。

岳湘瞧着兩人神情，知道他們一時大概沒領悟到自己話中的含意，笑了笑，接道：「兩位可是沒聽清楚我說的話麼？」

李三奇道：「何止沒聽清楚，簡直是讓你的啞謎把我們難住了。」

任天豪接道：「岳兄，在下似乎……似乎領略到了一點……」回顧了李三奇一眼又道：「岳兄的意思，是不是想假作隱退，改變本來面目，暗中與仙女廟諸兒週旋？」

李三奇沒等岳湘回答就大聲道：「這主意不好，岳兄，除非你不打算跟仙女廟的那些神女交手，否則，你掩飾不了你的身份。」

岳湘道：「這還用說？化明爲暗，行不通。」

任天豪道：「岳兄……是在下猜錯了麼？」

岳湘道：「錯了！」

他忽然神情嚴肅的向二人一抱拳道：「李兄，任兄，在下有個不情之請。」

兩人被他的行動弄得一呆，李三奇皺眉道：「岳兄弟，你怎麼啦？什麼事會這等嚴重麼？」

任天豪道：「岳兄，有什麼事，只管吩咐，怎會談到不情之請呢？」

岳湘道：「茲事體大，不得不爾。」

李三奇哦了一聲，道：「究竟是什麼事呀？」

岳湘道：「在下決定投入仙女廟。」

李三奇脫口道：「什麼？」

任天豪也頗爲意外，看着岳湘，一直皺眉，心想：「難道大哥眞不幸而言中，這姓岳的，果然是個牆頭草，隨風倒的小人麼？」

岳湘却泰然自若的笑道：「李兄，我還有下情。」

李三奇道：「什麼下情？」

岳湘說道：「當然是投入仙女廟的事了。」

他回顧了屏風後面一眼又道：「兩位不必担心在下會變節投敵，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仙女廟中的一切，我們根本打探不出結果，如果能够有一個人打入對方，豈不甚妙麼？」

李三奇和任天豪這才明白了岳湘的用心。

這乃是捨身啖虎的行動。

頓時，個人對岳湘生出了無比的敬佩之心。

任天豪脫口道：「岳兄，你這麼做……太危險了。」

李三奇接道：「這種事怎能要岳老弟你去做？我們可以要丐帮的人打入……」

岳湘道：「李兄，誰去做本來都是一樣，不過，巧的是，我正好 了這麼一個最好機會。」

李三奇道：「最好的機會？什麼最好的機會？」

岳湘道：「其一，對方指名要我，因此，我想，他們會相信我。」

任天豪道：「這個麼？岳兄，九陰鬼母爲人奸詐，你決不能相信她說的話。」

岳湘道：「不妨，因爲我還有另一個好機會。」

李三奇道：「哦？」

任天豪道：「岳兄請說出來聽聽。」

岳湘道：「鐵大俠瞧不起我，責我變節降敵之事，就足可以使仙女廟信得過我了。」

李三奇一怔道：「是這個麼？」

岳湘道：「李兄，鐵大俠對於我投入仙女廟之事，一定十分氣忿，因此，關於小弟變節降敵之事，不出十天，必將傳遍江湖。」

李三奇苦笑道：「有此可能。」

任天豪嘆了一口氣道：「不錯，大哥一定會到處斥責岳兄，恐怕連二哥也少不得在人面前抬不起頭來的了。」

岳湘笑道：「這……李兄，你得忍耐點了。」

李三奇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老弟，你能不惜一世英名，不計較江湖上千萬人唾罵，而去寄身魔窰，這一份志節，何等偉大……我挨我大哥幾句罵，又算得了什麼？」

任天豪道：「其實，大哥也不一定會罵二哥……只要我們向大哥說明，大哥也是通情達理之人呀。」

李三奇道：「對！對……」

岳湘忽然搖頭道：「不對！」

兩人一怔，同時道：「不對麼？」

岳湘道：「在下適才曾說有一個不情之請，那就是指的這件事，希望兩位千萬不能對鐵大俠說出在下乃是假意降敵。」

任天豪道：「岳兄，我們……怎好瞞着大哥呢？」

岳湘道：「非瞞過鐵大俠不可。」

李三奇道：「爲什麼？我覺得未必非瞞不可。」

岳湘道：「一定要瞞，不然，咱們到仙女廟臥底的計劃就泡湯了。」

任天豪道：「那怎麼會？岳兄……」

岳湘道：「你們應該比我更了解鐵大俠，倘若鐵大俠知道在下乃是假意降敵，要他在大庭廣衆之間罵我，他怎會罵得出口？還有，這臥底之計，除了你們，也不能再告訴別人。」

李三奇一怔道：「這……」

任天豪搖了搖頭，嘆息道：「不錯，要我們大哥去罵一個能够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救世心腸的人，那可是萬萬辦不到的事。」

岳湘道：「所以，這事千萬不可讓鐵大俠明白眞象，否則，必將功虧一簣。」

李三奇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們不向大哥說明就是……不過！老弟，你最好再想一想，因爲，我總覺得這事太冒險了些。」

任天豪道：「二哥說的對，岳兄不妨三思而後再行，九陰鬼母可不好惹的。」

岳湘道：「不用了，不必再說，兄弟心意巳決……」

他話音未巳，只見譚長風匆匆步入，岳湘立即住口不語。

譚長風見到岳湘巳經回來，大爲高興，抱拳道：「岳大俠回來了後，敝東主可是掛念得很呢。」

岳湘笑道：「譚兄辛苦！」

任天豪搶着過去，接道：「譚兄，那個青衫人去的地方，查過了？」

譚長風道：「查明白了，那是揚州的一家大戶。」

岳湘一怔道：「大戶，那是很有錢的了？」

譚長風道：「不錯，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了。」

任天豪道：「比徐百萬如何？」

譚長風道：「據敝東主說，這家主人的財富，只怕不比敝東主少。」

李三奇忽然嘆了一口氣道：「看來仙女廟又在出什麼新的花樣了。」

譚長風道：「李兄之意，仙女廟是不僅僅對付我們這兒一處了？」

李三奇道：「很可能。」

任天豪道：「譚兄可曾打聽出那位青衫人，是那大戶人家的什麼人，目前的情況又是如何？」

譚長風道：「那青衫人乃是那大戶人家的長孫錢友仁，目前的情形仍然是渾渾噩噩，對過去的事一件也不大記得了。」

任天豪脫口叫道：「果然是迷魂之藥了。」

譚長風道：「這一家姓錢，老主人錢玉明，巳年逾八旬，雖然家業極大，却是一錢如命，所以，在揚州地面上有個綽號叫做錢如命。」

李三奇道：「錢玉明，錢如命，到是很絕。」

岳湘笑了笑道：「譚兄，仙女廟有沒有派人去錢家遊說？」

譚長風搖頭道：「好像還沒有。」語音一頓，又道：「不過，在下聽說，錢家巳經請了不少大夫，醫治錢友仁的病……」

任天豪笑道：「仙女廟的迷魂藥物，市井中的大夫，誰能治得好啊！」

岳湘笑了一笑道：「除了生死郎中李兄，恐怕這世間上能治好錢友仁的人，並不多了。」

李三奇道：「岳老弟，我還要去治病麼？這兒的麻煩還嫌不够多？」

岳湘道：「醫者仁者之心，李兄，只怕你遲早還得救人一救。」

李三奇笑道：「老弟，你何必又趕着鴨子上架？錢家的事……我們何不靜觀其變？也許，我們可以瞧出仙女廟眞正的目的何在呀！」

岳湘笑道：「一個字，錢！」

李三奇道：「不錯，他們要的是錢！但！老弟知不知道他們要多少錢才够？」

岳湘道：「依李兄之意，是先看看他們要從錢家敲多少銀子了？」

李三奇道：「正該如此。」

任天豪道：「二哥……小弟覺得仙女廟是急着要錢，我們就越該阻止。」

李三奇道：「我們當然要阻止……不過，不是眼前而巳，咱們至少得等到他們有所行動之後啊。」

譚長風道：「李兄說的有理，照任兄所見，昨兒由仙女廟放出來的人不少，其中必然還有跟錢友仁情況相同的，我們不妨等着看看對方手法……」

岳湘笑道：「譚兄，揚州地面上的豪富之家，周老爺子是不是都知道？」

譚長風道：「這……敝東家應該是知道？」

岳湘道：「那很好，就煩譚兄去跟徐老爺子研究一下，暗中去打探一下，看看有那幾家出了事。」

任天豪道：「岳兄，你認爲仙女廟眞會對每一個有錢的人家下手麼？」

岳湘道：「十分可能。」

譚長風道：「在下這就去跟敝東家談談。」

抱了抱拳，轉身而去。

李三奇目光一轉，笑道：「岳老弟，你……是不是想先行搜集一點資料，好去向青蓮子表功？」

岳湘沉重的嘆了一口氣道：「李兄，這種資料，他們還會要我來蒐集麼？只怕揚州地面的大戶人家，他們早巳調查得清清楚楚的啦。」

語音一頓，接道：「其實，我想的，只是看看他們除了揚州一地之外，會不會在別的地方也下手，同時他們究竟要搜括多少錢才心滿意足。」

任天豪笑道：「岳兄，這事你到了仙女廟還會不知道麼？」

岳湘道：「也許會知道……不過，如果他們不說出來，而我爲了不使他們懷疑，我當然也不能詢問呀。」

李三奇道：「如果我所料不錯，仙女廟也許不會再在別的地方下手了。」

岳湘道：「哦？」

任天豪道：「二哥，你怎能斷定他們不會再在別的地方下手呢？」

李三奇道：「很明白，人手不足。」

任天豪一怔道：「人手不足，憑九陰鬼母這夥人，不怕人手不足？」

李三奇笑道：「老三，你別忘了，青蓮子一再告訴岳老弟，說是他們正在急於用人，那又是爲了什麼？他能如此直截了當的相信岳老弟，要岳老弟加入仙女廟，又是爲了什麼？說穿了，還不是因爲人手不足麼？」

岳湘笑道：「否則，以九陰鬼母的手段之狠，就我們日來所見，僅僅那四個神女的武功之高，咱們這兒的人，又有幾個能對付得了她們？可是，他們却一再容忍，不想眞的大動干戈，其中必然是有着原因的了。」

任天豪道：「如此說來，咱們要想一舉消除仙女廟，應該趁着他們羽翼未豐之際才對呀。」

岳湘道：「不錯。」

任天豪道：「幾時動手？」

岳湘道：「這個麼？恐怕得等我進入仙女廟之後才成。」

任天豪道：「岳兄，那四名神女的武功，眞的是十分高超？」

岳湘道：「不錯。」

李三奇道：「老三，那四名神女，愚兄見識過三位，別說武功了，就是她們的輕身功夫，咱們就很難望其項背。」

任天豪道：「三哥，瞧你這麼說，咱們那裏還有機會勝得過他們？」

李三奇道：「本來是勝不了啊！」

任天豪嘆了一口氣道：「二哥，明知不可勝，我們又何必自尋其辱？我看，咱們不如……」

李三奇笑道：「老三，有些事，明知其不可爲，免不了還要爲其所當爲呀？」

任天豪道：「二哥，你別以爲我怕事怕死……我的意思是……咱們還不如早一些發動，拚得了他們一個是一個，別等他們羽翼已豐，可就更麻煩了。」

李三奇笑道：「老三，要拚，也得拚的有價值，你怎麼忽然學起大哥來了，這事關係江湖大局的正邪之爭，咱們莽撞不得。」

任天豪還想說什麼，但他只搖了搖頭，沒說出來。

岳湘微微一笑道：「李兄，任兄，你們想不想知道我這一夜時光，浪費在何處呢？」

李三奇、任天豪對於岳湘隔了一夜方始回來的事，本已十分奇怪，但因一直爲了岳湘要投身仙女廟臥底的事，才忘了問他。

此時岳湘忽然自己提出來，任天豪不禁笑道：「對，岳兄不說，我還眞忘了想問呢，不過，至少岳兄總不會像我，被人家關在地牢裏一夜吧？」

李三奇笑道：「不是地牢，想必就是溫柔鄉了。」

岳湘搖搖頭，大笑道：「這個嘛，介乎兩者之間而已……」語音一頓又道：「任兄，我這一夜，可比你難受得多了。」

任天豪道：「哦，在那兒？」

李三奇笑道：「怎麼難受，至少不會挨揍吧。」

岳湘道：「那倒沒有，但却挨了一夜的凍。」

任天豪笑道：「岳兄一身功夫，還怕凍麼？」

岳湘道：「本來是不怕，可是……」

他忽然搖搖頭，長嘆了一聲道：「李兄，說來，我可是自作自受。」

李三奇笑道：「哦？」

任天豪却是有些不解的笑道：「岳兄，除非是你掉到冰窟裏去了，不然，你怎麼會怕冷？」

岳湘道：「任兄，一個活生生的人如果被拉到閻羅殿，混身直冒冷汗，再被陰風一吹，你說是不是等於挨凍？」

任天豪一怔道：「閻羅殿？那兒有閻羅殿？你……被牛頭馬面抓到閻羅殿？」

李三奇笑道：「岳老兄，我看你莫非也被靑蓮子下了迷魂藥麼？」

岳湘道：「李兄，你想想看吧，一個鬼王，一個鬼母，他們聚在一起的大殿，算不算閻羅殿？」

李三奇，任天豪同時一怔。

湘西鬼王會和九陰鬼母聚在一起？

這可是轟動江湖的大事。

多少年來，傳聞湘西鬼王和九陰鬼母，彼此互不交往，而且還暗中有着消滅對方之心。

如今，怎麼會聚在一起了？

這可是驚人之談，如果傳出去，江湖上一定會引起不少的風暴。

李三奇嘆息道：「岳老弟，這可是眞的？」

他明明知道是眞的，但却忍不住要問一句。

任天豪也接道：「鬼王，鬼母多年互鬥，他們怎會聚在一起了？」

岳湘道：「我親眼所見的，當然錯不了。」

李三奇道：「他們沒發現你？」

岳湘道：「大概沒有，當時在玄女殿裏面的人不少，除了鬼王，鬼母，還有靑蓮子和鬼王手下的牛頭、馬面，所以，在角落裏多一個人，他們也料不到。」

任天豪道：「鬼母武功之高，傳聞中十步之內，可以聽得到枯葉落地之聲，多一個人，她會不知道麼？」

岳湘道：「據說，他應該能够覺察到的……不過，事後我能平安歸來，却是事實。」

李三奇笑道：「岳老弟，我已經猜想到，爲什麼鬼母沒有疑心另外有人的原因了。」

岳湘道：「哦？」

任天豪接道：「二哥猜得到麼？」

李三奇道：「嗯，玄女殿裏面有四個仙女，也許，是她們掩護了你岳老弟。」

岳湘道：「這……她們……」忽然一笑，接着道：「對……對……八成 她們了。」

任天豪因爲沒有在夜間去詳細查看過那仙女大殿中的情形，是也不明白四個仙女怎會掩護了岳湘，因此皺眉道：「二哥，那四名仙女，究竟 爲了什麼？他們怎會掩護了岳兄？」

李三奇笑道：「因爲，他們也在大殿之內。」

任天豪聽得越發的糊塗了，搖了搖頭道：「她們就算在大殿之內，又怎能？」

岳湘接道：「任兄，那大殿之中，有四座彫刻的和眞人一般無二的仙女，眞眞假假很難分辨，昨夜鬼母與鬼王相見，八成那四座彫像已換成了眞人，所以，在下隱身在神案之下，鬼母才不曾注意。」

任天豪道：「這麼說，那四名仙女，是眞是假，連鬼手都瞞過了？」

李三奇道：「老三，連我們也被瞞過了……」看了岳湘一眼，接道：「受了一夜凍，老弟想必也聽到了不少隱秘吧？」

岳湘道：「不多，但是却十分重要而已。」

李三奇道：「怎麼重要？」

岳湘道：「傳聞中他們是彼此仇視，事實上，倒並非如此。」

任天豪哦了一聲道：「他們化敵爲友了？」

岳湘道：「也沒有到那種程度……」

嘆了一口氣，接道：「但鬼王，鬼母，究竟是一丘之貉，多見幾次面，他們就很可能會聯手合作了。」

李三奇沉吟了一下，接道：「這對江湖上俠義道人物而言，不是福音。」

任天豪道：「岳兄，他們之間，有什麼承諾？」

岳湘道：「還沒有。」

李三奇道：「記得鬼王仝釗在船上曾向我們提及百草老人之事，他有沒有跟鬼母提及？」

岳湘道：「沒有，在下原以爲鬼王一定會向鬼母問到這件事的，誰知他居然忍得住沒有問。」

任天豪笑道：「看來這位湘西鬼王，並非是魯莽之輩，咱們不可小覷了他。」

李三奇道：「本來就不可少看了他，老三，此人若是個粗人，那天在他的船中，又豈會三言兩語，就把他門下五鬼被殺之事一筆勾銷。」

任天豪道：「對，錯非梟雄之姿，他又那裏能忍得下這口氣？」

岳湘笑道：「其實，鬼王那天不肯爲五鬼報仇，還有一個原因。」

任天豪道：「哦，什麼原因？」

岳湘道：「必敗無疑，他豈肯前去冒險！」

李三奇笑道：「馬面冷保的傷勢，比我重得多，鬼王心裏有數，他不願跟我們再拚下去，果然是聰明。」

岳湘道：「昨天夜裏的情況，也是如此，鬼王仝釗，眼見鬼母的氣勢，以及靑蓮子的一副鎭靜神情，迫得他原本想撐走鬼母之心，變成了結納之意。」

李三奇道：「八成鬼王也發覺暗中有人吧。」

岳湘道：「那四名神女，身上的森森寒氣，再加上大殿內的燐燐鬼火，連在下都覺得不安，鬼王豈會體會不出事。」

任天豪道：「岳兄，照你所見，只怕鬼王與鬼母聯手合作的機會很大了？」

岳湘道：「不錯。」

任天豪道：「二哥，岳兄，咱們不能讓他們聯手，一個鬼母已不容易對付了，再加上一個鬼王，豈不是要鬧得天下大亂麼？」

李三奇道：「這……只是……咱們又能想出什麼法子來破壞他們合作呢？」

任天豪道：「法子是人想出來的呀，我們總不能瞪着眼讓他們爲害江湖。」

岳湘笑道：「眼下倒是有一點眉目，不過，這還得靠任兄去走一趟。」

任天豪道：「靠我？」

岳湘道：「不錯！」

任天豪道：「我能說得動鬼王，還是說得動鬼母？岳兄，你……」

李三奇笑了一笑道：「對呀，老三，岳老弟沒說錯，果然這事是要靠你。」

任天豪道：「二哥……」

李三哥道：「你忘了你在地牢中見到的那個人了？」

任天豪恍然大笑道：「鄧充？對！對！對！」

岳湘道：「如果咱們料想的不差，那個叫鄧充的人，必是鬼王手下。」

任天豪道：「可能，我記得他是先問我認不認得湘西鬼王……然後，才叫我帶個信到燕子樓，去找大掌櫃，告訴他囚禁的所在。」

李三奇道：「還有兩百兩銀子可拿，不是麼？」

任天豪笑道：「二哥，銀子我可不願拿。」

岳湘笑道：「跑腿的錢，不拿白不拿，任兄，他們的錢是不義之財，我看，你要兩千兩，他們也會給！」

任天豪道：「岳兄，現在可不是拿不拿銀子的事了，只希望由於鄧充的被囚，能激起鬼王的怒火，實在是江湖上的福氣了！」

岳湘道：「鄧充究竟是鬼王手下的什麼人，眼下咱們還不知道，不過，任兄去見那燕子樓大掌櫃之時，不妨試試，如果你要兩千兩銀子，對方不給，我看，這個鄧充也就沒有多大用處了。」

李三奇笑道：「不錯，這倒是不妨一試。」

任天豪道：「如果他們肯出兩千兩，我是不是要陪他們去仙女廟？」

李三奇道：「這個……」

岳湘道：「不必去。」

任天豪道：「那……如果他們要我去見鬼王呢？」

岳湘道：「去見鬼王？不行，他認得你！」

李三奇笑道：「風塵三友，在湘西鬼王眼中，是道不同不爲謀的人物，如果他見到是你來傳信，只怕他不肯相信了。」

任天豪道：「二哥，我在想，這事只怕那大掌櫃的不容易做主呢？……我看，銀子的事，還是算了吧？」

李三奇笑道：「老弟，兩千兩銀子至少可以救活了五百位災民呀，爲什麼不要呢？」

任天豪道：「可是……我不能跟鬼王打照面呀？」

岳湘道：「這事好辦，再去一個人就行。」

任天豪道：「再去一個人？岳兄，你也不行，鬼王跟你也見過面。」

岳湘道：「譚長風可以吧，至少鬼王不認得他。」

李三奇道：「不錯，譚長風倒是很恰當。」

任天豪道：「二哥，我……陪他一塊去麼？」

李三奇道：「最好兩人同去，譚長風可以裝作有一點糊塗的樣子，如果他們要你們去見鬼王，你就可以溜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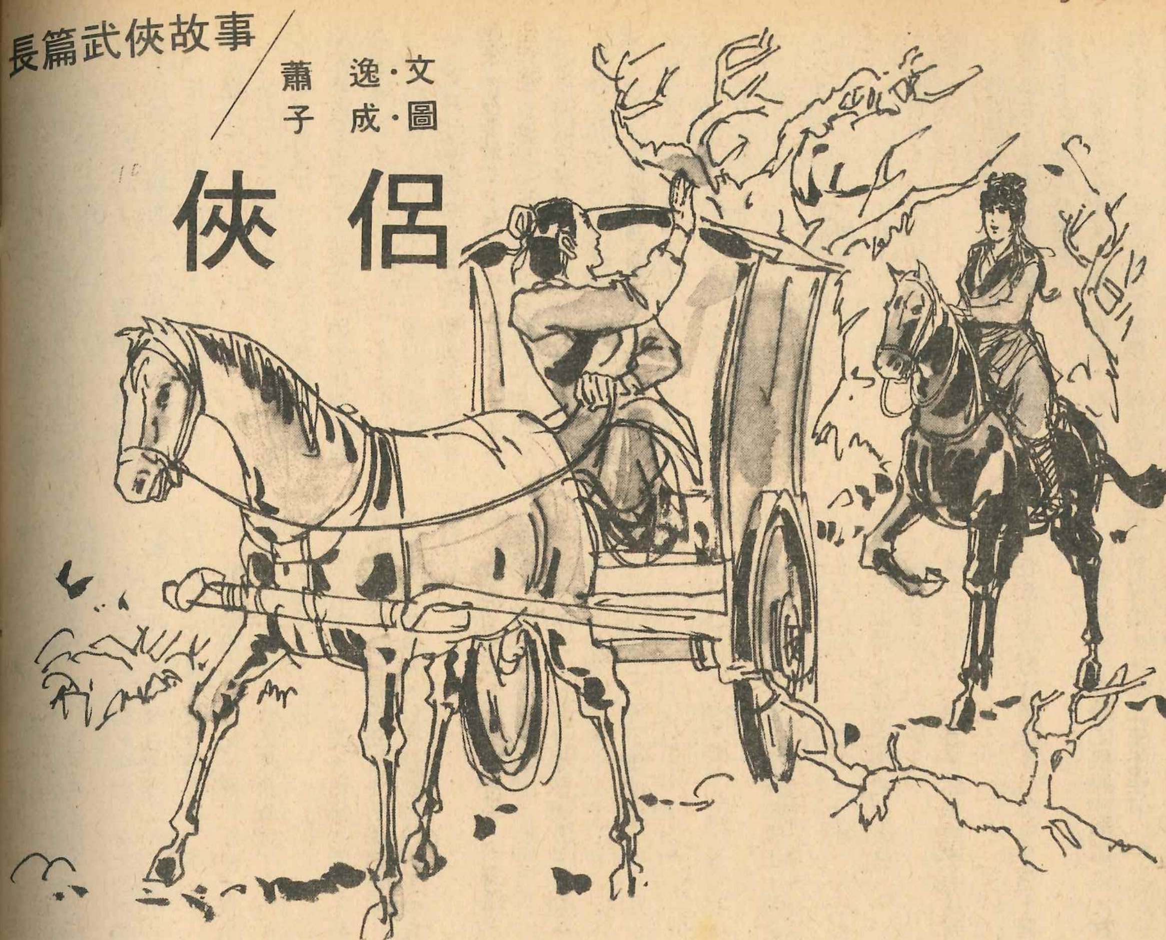
岳湘道：「還有一件事……」轉向李三奇一笑道：「李兄，你得用最輕的手法，學着仙女廟的震穴手段，點那譚長風一處穴道。」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蕭逸·文
子成·圖

俠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駱江元在途中見江小虎身受重傷，倒在路邊奄奄一息，於是便把他載往旅店，加以施救，待江小虎甦醒過來，稍為復元後，便詢問他遇難經過，原來是百里彤所為，並擄去他的姊姊，江元這才知道小虎與百里彤之間存有很深仇恨。這時，江元百感交集，他既與百里彤義結金蘭，而現在却頗不值其所為，是夜，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應窗遠望，突見夜空中有一夜行人飛臨屋頂，江元迅即穿窗而出，兩人因言語衝突，便打了起來，夜行人終於敗落……

驀悉殺師人　雪夜入仇家

夜行人大吃一驚，正要用絕招脫身，突覺全身一麻，「砰！」的一聲，摔在了黃土地上！

就在同一時間，江元已然落在了他身前。

他怒目圓睜，劍眉高揚，似乎又回復到他以往暴戾的天性。

他揚掌便要劈下！——在以往，很多江湖人是這樣死在他手下的。

可是燈光由江元的掌隙中，照在了夜行人的臉上，不禁使江元一震，高揚着的手，也停在了半空。

他發出了驚奇的聲音：「咦，原來是你！」

睡在地上的，是一個英俊健壯的青年——他是百里彤親信之人——卓特巴！

江元料不到，與自已較技半日的，竟是藏族的青年，一霎時不禁怔在當地，不知如何是好了。

卓特巴雖然被江元點中了「白海穴」，全身癱瘓在地上，可是他神智仍是清晰的。

他面上有一種無可隱藏的愧怒之色——雖然他極力的裝出不在乎——證明出他也是一個好强和高傲的人。

江元緩緩的放下了手，用着異常的語調說道：「原來是你……你為何要與我為仇？」

卓特巴躺在大街上，並不顯得狼狽，相反的，仍然透出了一種英雄氣概，令人不可輕侮。

他發出了一聲冷笑，說道：「我本不與你為仇，是你逼我動手的！」

江元雙目如炬，怒視着他，沉着聲音道：「卓特巴！我脾氣不好，你不要再用言語激怒我，雖然百里彤是我結拜兄弟，我怒氣之下也會傷你！」

江元的話斬釘截鐵，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威力，卓特巴臉上湧上一種極難看的神色，遲疑了一下，說道：「我敗在你手，你可不能羞侮我！」

江元低聲的笑了兩聲，說道：「我一向不以勝負論英雄，敗在我手，便無大仇，自不會羞侮你！」

卓特巴不禁也對江元暗暗佩服，他低聲道：「你要把我如何？」

江元聞言似乎有些為難，他抱着膀子，猶豫了一下，很平靜的說道：「我自然放你回去，可是——」

江元說到這裏，把語聲拖長了一些，卓特巴立時接口道：「可是怎麼樣？你還有條件麼？」

卓特巴這句話，把江元問得失聲笑了起來，伸手彎下了腰，把卓特巴扶起，在他背後，拍了一掌。

卓特巴的穴道立時解開，他很快的站了起來，拍打着身上的灰土，滿臉羞慚之色。

江元態度已然和緩得多，他含笑說道：「條件沒有；不過我要問你幾句話，希望你能告訴我！」

卓特巴閃爍着一雙明亮的眼睛，說道：「你且說出來聽聽，我知道的自然會告訴你！」

江元點點頭，可是整個的事情是這麼複雜，竟不知從何問起。

江元思索了一下，問道：「這一路你可是直與百里彤在一起麼？」

卓特巴點點頭，答道：「我們一直在一起，昨天才分開。」

江元略為沉吟又問道：「江小虎姐弟跟踪尋仇，你可在場？」

卓特巴又點點頭，江元的聲音突然提高了一些，一字一頓的問道：「百里彤點了小虎『五筋大穴』，擄去了江文心？你可曾得見？」

卓特巴驚異的望了江元一眼，他似乎想不透江元為何如此憤怒。

江元見他不答，又重覆了一遍，卓特巴弄得非答不可，只好點頭說道：「是的，我親眼看見的！」

江元好不憤怒，但他却抑制着，又道：「現在那江文心還在百里彤手中？」

卓特巴沉吟了一下，答道：「還在，還在。」

江元劍眉一挑，目若寒星，追問道：「百里彤現在那裏？」

江元的語氣冷峻已極，卓特巴不禁有些担心，他狡猾的答道：「就在這一條道上，現在不知趕到那一站了？」

江元哼了一聲，又問道：「他既然點了小虎『五筋大穴』，棄之路野，為何又要叫你來找他？」

江元一連串的問着，神態咄咄逼人，卓特巴遲疑的答道：「這……因為江姑娘思念弟弟，彤哥便叫我把小虎弟尋回去，以便加也施救——」

卓特巴的話說到這裏，江元發出了一聲冷笑道：「好一個仁心仁義的百里彤，江小虎要是等他施救，恐怕早已命喪黃泉了！」

卓特巴低頭不語，江元又接道：「煩你回去告訴百里彤，江小虎在三日之內，必定送到，至於江文心姑娘，如有毫髮之傷，我與他兄弟之情便從此而斷，請你現在回去吧！」

卓特巴抬起了頭，似乎想說什麼，但是却沒有出口，他猶豫了一下，點頭道：「好！就照你的話，我們後會有期！」

江元看出卓特巴是一心機極深之人，今日之辱，他必記在心，當下一笑道：「江湖雖大，武林中人却不多，我們早晚還有相會之日，說不定我還要到西藏去拜訪你呢！」

卓特巴發出兩聲不可理解的笑容，說道：「西藏雖是邊陲，可也是個奇景非常美麗的，駱兄那日遊駕西藏？小弟當在拉薩恭候！」

江元早就有意遍覽天下，聞言笑道：「自是要去！我還想瞻仰一下西藏的活佛呢！」

卓特巴點首為禮，說道：「好！我們再見了！」

說完這句話，他以超絕的輕功，隨風而去，霎那隱沒在黑暗中。

駱江元痴立西風，孤燈隻影，在經過了這場激烈的打鬥之後，他莫名的產生了一種空虛的感覺。

他痴立良久，梆兒打出三更，他才發出了一聲長嘆，隱隱可以聽見他的自語：「這件事又把我牽累進去了！」

× × ×

這是一排很堅固的石屋，坐落在「掖縣」與「神堂」鎮之間，院內枯木凋零，都被薄薄的白雲掩蓋着。

在一間斗室的門口，掛着一盞厚罩的大風燈，散發出昏黃的燈光，與這景緻配合起來，顯得很不調和。

有一個長長的影子，在窗紙上晃動，室內的人似在徘徊，良久不絕。

須臾，由室內傳出了一個沉着的聲音：「馬師父，馬師父！」

馬師父粗啞的聲音，從遠處接應着，室內的人又大聲問道：「馬師父，那姑娘怎麼了？」

馬師父始終沒有出來，在遠處答着話：「好多了，今天肯吃東西，八成已經睡啦！」

室內的人「哦！」了一聲，房門立時被推開，一個長身英俊的少年立於那風燈之下。

他穿着一件白狐毛絀邊的勁裝，頭上戴着一頂西藏的全狐帽，衣着華貴，儀態超人。

他就是百里彤！

百里彤把一雙劍眉緊皺在一處，自言自語，喃喃說道：「這個姑娘到底如何發落呢？」

他思索了一下，又自語道：「我且去看看她，看她知道些什麼？」

百里彤說着，返身折入室內，不大的工夫，他抱出了一床皮褥，頂着小雪向後走去。

這是一條很長的甬道，地上已然堆積了一兩寸的白雪，百里彤身行其上，發出了「噗！噗！」的輕響。

他一直走到這排房子的盡頭，停在兩間連接的小房之前，用手輕輕的彈着房門

，沉聲喚道：「李媽媽，李媽媽！」

他連叫了兩聲，室內才傳出一個聲啞的婦人聲道：「誰呀！都快二更了。」

百里彤把聲音提高了一些，說道：「是我，妳快來開門！」

李媽媽聽出是百里彤的聲音，立時由床上爬起來，匆匆穿上衣服，邊道：「原來是彤少爺，這怎麼這會才來？」

說着她開了房門，立時撲進了一陣冷氣，凍得她一連退了好幾步，說道：「唔……好冷，您快進來！」

百里彤閃身入內，隨手把門關上了，輕聲問道：「江姑娘睡了麼？」

李媽媽答道：「大概睡着了吧，半天沒聽她出聲！」

她說着點上了一盞油燈，燈光之下，才看清了她年約五十餘歲，生得孔武有力，看來武功亦頗高強。」

百里彤接過了油燈，點頭道：「讓我去看看她！……」

百里彤說到這裏，稍爲猶豫一下，又把燈遞給了李媽媽道：「媽媽，妳先進去看看，我可否進去？」

李媽媽答應着接過了油燈，推開了另一間房門，入內探望了一下，怪道：「咦，江姑娘，你還沒睡？」

百里彤聞聲也趕了過去，他把李媽媽手中的燈接過，放在案頭上，轉身道：「妳在外面坐着，我與江姑娘說幾句話！」

李媽媽答應一聲，出房而去。

在牆的角落裏，坐着一個秀美的姑娘，她面色蒼白，頭髮略顯凌亂，雖然床上鋪着錦緞棉被，可是她却一直坐在那冰冷的木椅上。

她就是江小虎的姐姐江文心，一直被百里彤軟禁着。

江文心見百里彤深夜而來，她不禁現出一些驚恐的神色，移動了一下身子，嚅嚅道：「小賊！你……你又來作什麼？」

江文心的稱呼，使百里彤很痛苦，他慘笑一下，很平靜的說道：「江姑娘，我是讀過書的人，深夜來訪，雖然於理不合，可是妳却不要多心，我只是要問妳幾句話而已！」

江文心流下淚，但她很快的拭去，說道：「我弟弟怎樣了？」

百里彤心中一驚，他有些後悔——雖然那是不得已——低聲道：「他……他已經醒了，師弟帶着他正往回趕，大概三兩天就可以到了！」

江文心這才放心了，她的精神也振作了些，提高了一些聲音道：「你也不必多說了，等我弟弟到了，你把我們一塊殺了好了！」

百里彤痛苦的笑一下，說道：「妳不必說氣話，妳們爲親報仇，成則生，敗則死，這是一定的道理；可是我却不願殺害你們，希望彼此能夠把仇恨化解開。」

百里彤話未講完，江文心已慘笑道：「你說得很容易，血海深仇，豈是你一兩句話兒可以化解的？你殺了我們便罷，不然我們會永遠來追殺你？」

百里彤面色大變，停頓了一下，接着說道：「姑娘，不是我說，以你們的功夫，這輩子也別想報仇，我百里彤所作的事，絕不畏懼，不過妳可知道，妳的父母是如何的陷害我父母？」

這個姑娘失常的大笑起來，她笑着說道：「陷害？你再說一遍？」

雖然這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名詞，可是百里彤似乎沒有勇氣把它再說一遍。

他頹喪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姑娘，這其中的事，很多不是妳我可明白的，現在與妳談也談不出結果來，只有等妳兄弟來了以後，我們一同到大都去，我一定使妳們親見我爹爹，由他當面告訴你們好了！」

江文心見百里彤如此模樣，心中也不禁疑惑起來，以往的事情她無法追憶，因爲那時她還太小，對一切發生的事都不了解。

她望着面前這個沉痛的年青人，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

百里彤並不如她想像中那麼醜惡和兇殘，相反的，是如此的英俊和溫文，在這種情況下，江文心雖不可能對他產生什麼別的感覺，但至少不太憎嫌。

她垂下了頭，不說一句話，忖道：莫非我爹娘的死，還有什麼別的隱情不成？

百里彤靜靜的坐了一陣，也想不出說些什麼，他站起了身子，把皮褥放在椅子上，道：「天晚了，妳還是休息吧，明天要趕路！」

說完他推門而去，留下了那個寂寞又憂傷的姑娘。

百里彤匆匆的走出這間房子，他似乎有一種被壓抑的痛苦，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忖道：難道我爹錯殺了她的父母？……不會的，那是爹爹親口告訴我的！

他想到這裏，快步的回到自己房中，不禁又想起江小虎，他也奇怪：自己怎麼會變得如此憤怒？以至於點了他如此重穴呢！

這個年青人，表面看來親切善良，可是他却有着很複雜的性格，這種性格，雖然不與善良，親切衝突，但往往爲了避免被人傷害，而做出一些驚人的事來。

他無法入寐，掛念着卓特巴，忖道：他已走了這麼久，不知尋到江小虎沒有？如果再躭誤的話？只怕這個孩子就不可救了。

百里彤算計着時間，卓特巴應在明天中午以前趕到，他決定把行程往後移半天，以便等着施救江小虎。

百里彤正在沉思之際，突聽門外有人走過之聲，百里彤仰起了頭，沉聲問道：「誰呀，這麼晚還不睡？」

「彤哥……是……是我！」

室外傳入一個萎縮的聲音，原來是吉文瑤！

百里彤有些意外，趕忙把門開了，怪道：「文瑤，妳又來作什麼？」

吉文瑤痴痴的站在門口，她穿着一件全黑的長衣，烏油油的頭髮，打散開來，長長的披在兩肩。

她的面容很憔悴，也有些驚恐和不安，自從她暗害了花蝶夢之後，她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尤其是駱江元出現了以後，她

越發顯得失魂落魄了。

百里彤憐惜的扶着她的雙肩，關切的道：「文瑤，妳到底怎麼？這麼些日子來妳一直不太正常，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文瑤秀目含淚，搖頭不語，閃身入內，坐在了椅子之上，顯得無比的驚恐和混亂。

百里彤好不奇怪，他把門關上，緊皺着的一雙劍眉，坐在文瑤對面，說道：「文瑤，我告訴過妳多少次，叫妳把心中的話告訴我，妳怎麼老是不肯說？」

文瑤緩緩的抬起了頭，她雙目滿滿含着痛淚，嘴唇也感到微微的發抖，那種神情，恐怖已極。

百里彤駭然向後仰了一下身子，說道：「妳……妳到底是怎麼了？快說呀！」

文瑤這才用着顫抖的聲音，吐出了一句話：「彤哥！我……我…要告訴你一件秘密。」

百里彤越發驚奇起來，忙說道：「看妳說得這麼嚴重，到底是什麼事呢？」

文瑤雙手絞結在胸前，緊閉着兩眼，追憶到那幕可怕的往事，全身不禁微微顫抖，眼淚也流了下來。

文瑤的情形，使百里彤又驚又怕，他緊緊的握着文瑤的肩頭，用力的搖幌着，提高了聲音道：「文瑤！文瑤！妳……妳怎麼了？」

文瑤略微冷靜下來，她用着微弱的聲音道：「我……我殺了一個人！」

百里彤鬆開了雙手，氣笑不得，嗔道：「我以爲是什麼事，原來這麼件小事，妳以前不是也殺了很多江湖敗類麼？」

文瑤用力搖着頭道：「這一次不是江湖敗類，這一次是……」

她說着哭泣起來，顯然是在極端的悔恨和恐怖中。

百里彤皺着眉道：「那麼說，妳是錯殺了一個好人了嗎？」

文瑤只是搖頭哭泣，一言不發。

百里彤急得頓足長嘆，說道：「唉！妳到底是怎麼了？妳殺的是什麼了不起的人？值得妳這麼駭怕！」

文瑤雙手掩面，把她心中最恐懼的一句話吐了出來！

「我……我殺了花蝶夢！」

這句話像是晴天的霹靂，使百里彤驚怔在當地，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花蝶夢，這個神奇的名字，已經震懾了江湖七十年，它似乎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吉文瑤哭泣着，把她謀害花蝶夢的經過，簡單的告訴了百里彤。

無疑的，這是一個天大的惡耗，極度的震驚了百里彤的心神，他也漸漸的恐怖起來。

「瞎仙，瞎仙……居然會死在妳的手中！」

良久，百里彤只能說出這一句話，他立刻想到了這件事情的複雜和難以解決。

那是因爲有駱江元的存在，因爲他知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駱江元的復仇，也幾乎沒有幾個人，可以抵拒駱江元超絕的功夫！

室內一片沉寂，百里彤與文瑤都是一言不發。良久，百里彤抬起了頭，低聲問道：「江元知道這件事情麼？」

吉文瑤搖頭，百里彤又接道：「這件事情，還有誰知道呢？」

吉文瑤拭着眼淚，輕聲道：「只有我爹爹和皮魯秋等人知道。」

百里彤蹙眉沉吟，搖頭道：「這件事很難辦，江元早晚一定查訪出來，即使我們是結拜的兄弟，恐怕也沒用！」

百里彤話還是未講完，文瑤急忙的接口道：「我身上有花婆的紅翎，駱江元不會加害我！」

百里彤雙目一亮，緊接着說道：「啊！花婆的紅翎在你身上……不過現在花婆已逝，誰也難保駱江元不會抗命！」

吉文瑤倒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不過她愧憾和恐懼，總覺得萬分的愧對江元。

吉文瑤竟然止住了眼淚，說道：「我老是想，乾脆當面告訴他……」

文瑤才說到這裏，百里彤已搖手道：「妳不要說這些傻話……這件事由我來想法子解決，妳自己切不可以亂來！」

文瑤抬起了眼睛，懷疑的問道：「你？你有什麼辦法呢？」

百里彤心亂如麻，搖頭道：「妳不要管了，照着我的話作，以後見江元，要格外親熱些，不要露出破綻來！」

文瑤有些恐懼，她遲疑的說道：「我們萬不可陷害江元！」

文瑤這句話，出乎百里彤意外，他心中一動，似乎感覺到文瑤這句話，有一種神奇的作用。

他一時未能深切的體會，黯然的搖着頭，說道：「我不會作這種事的，妳放心，回去休息吧！」

文瑤臉上一紅，她也想到百里彤是一個光明的人，不會像自己一樣，用暗箭傷人。

她憂傷的走出了這間房子，心頭的恐懼和不安，似因傾訴之後，而得到了一些安慰；不過，這種安慰也是空虛得很。

文瑤走後，百里彤孤燈獨坐，心中煩亂已極，他料不到會有這種事情，一時簡直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他由文瑤剛才的那句話，想到了一個神奇的念頭，忖道：如果愛情可以消滅一切仇恨的話……

想到這裏，百里彤不禁精神一振，繼續想道：「如果江元能夠與文瑤結合，那麼那段仇恨必然會消失了！」

可是，突然有另外一個念頭，拒絕他作這種想法，那是因爲有他自己在內。

於是，他靜靜的分析自己和文瑤之間之感情。

他們認識也有三年了，這三年來，幾乎是形影不離，他們在一起闖過江湖，渡過了多少美妙的清晨與黃昏；可是奇妙的是，他們始終沒有想到彼此間的「愛」存在！

即使在此刻，百里彤也無法判斷自己是否在愛着吉文瑤？同樣的，文瑤也不知是否愛着百里彤——儘管江湖上把他們目爲一對情侶。

「感情」就是這麼神妙和不可捉摸的，在極容易培養成愛情的環境裏，往往更難產生愛情。

太平年的青年男女，不見得會很容易尋到結合的對象，倒是在遍地烽火，無暇顧及的情況下，促成了很多美滿的姻緣。

像百里彤與文瑤日日相處，自然會產生感情，產生愛情，可是這種感情和愛是否夠深，也是一件很難說的事。

但是，任何人也不敢說百里彤不愛吉文瑤，否則，他也不會這麼傷腦筋的去考慮這個問題了。

他困思良久，不得結果，對文瑤總是放不下心，並且他有時想到，用這種方法，犧牲他和文瑤間的感情，去換得江元的寬恕，是一種過份和可恥的事！

然而，他又想到，用感情，互愛，結合……去消滅這個世界上的仇恨，似乎又是一件最高貴的事，至於這種犧牲，也自然是最偉大的了！

寒雪皚皚偷偷的裝飾着這個世界，這個年青的奇士，一直到天近三鼓才沉沉睡去。

翌晨，百里彤吩咐下去，延到午後動身，以便等候卓特巴和江小虎！

堪堪已到近午，仍然不見卓特巴的形影，百里彤不禁焦急起來，忖道：再躭誤的話，不但誤了我的事，那孩子的性命也就誤了！

可是，在他動手點傷江小虎的霎那，這種惻隱之心，却被怒火埋葬。

那是因爲江小虎的一句話，刺中了他的要害！

吉文瑤昨夜必定也失眠了，她一直沉睡到這時，始終沒有出房。

百里彤在房簷下徘徊，他本想去看看文瑤，可是，由於心情太壞，付道：我還是先去看看江姑娘，他必在掛惦着她的兄弟！

百里彤想着，大步向後走去，心中却在想着，見了江文心應如何說法？

李媽媽老遠迎上，含笑道：「彤少爺！她好多了，昨天你一去她就睡了，剛才還梳了頭呢！」

百里彤點了點頭，說道：「好的，我去看看她！」

百里彤說着推門而入，進入江文心的房間，那個姑娘竟坐在雪前看雪景哩！

她料不到百里彤突然入房，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臉紅紅的轉了過來。

百里彤含笑點頭，說道：「江姑娘，妳今天情緒可好些了？」

江文心仍然矜持着，微嗔道：「什麼情緒不情緒的，我不太懂！」

百里彤見江文心稚氣未退，心中實在覺得好笑，停頓了一下，說道：「我們午後便要走了！」

江文心睜大了眼睛，緊問道：「我小弟呢？你們找到他沒有？」

百里彤心中爲難，嘴上却笑着道：「中午以前，一定可以趕回來的，妳放心好啦！」

江文心聞言，這才稍微放心，問道：「他來了之後，你們可是要放我們走？」

百里彤暗笑，付道：她眞是孩子，竟問出了這種話來！

百里彤想着便說道：「我想妳們還是與我一同到大都的好，到了那兒，妳們可以當面問我爹爹！」

江文心眨動了一下秀美的眼睛，稚氣的問道：「問你爹爹？問他什麼？」

百里彤輕嘆一聲，接道：「關於妳父母，當初如何結仇之事，請他老人家詳細告訴妳們……。」

百里彤說到這裏，停了下來，他知道，即使是他怎樣極力想化解這種仇恨，也是無濟於事的。

因爲江文心的父母，是他父親所親手殺死的。

江文心低頭不語，過去的事，她本不知情，模模糊糊，不知道自己眞正的仇人是誰。

二人談話告一段落，李媽媽突在外叫道：「彤少爺？有人送信來呢！」

百里彤啊了一聲，立時站起道：「江姑娘，我出去看看，等小虎兄弟來了，我立時送過來？」

江文心還來不及說話，百里彤已然推門而出！

他匆匆的趕到前面，只見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站在廳前。

那漢子見了百里彤，施禮道：「彤少爺，我是奉少爺之命，來送信的。」

百里彤心中一驚，付道：莫非出了什麼變故不成？

百里彤想着便道：「進來說話！」

那漢子隨着百里彤入房，奉上了一封信，百里彤接過之後，拆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大哥：

我已尋出江小虎下落，可是他被駱江元救去……」

百里彤心中吃驚，闔上了信，付道：這一下麻煩了！

他繼續看下去：

「……他二人夜住客店，我本來想入夜將江小虎盜出，可是驚動了駱江元，動起手來，我被他點穴在地……」

百里彤好不吃驚，暗忖：師弟的功夫自成一派，並且擅長點穴，仍然被他點倒，可見江元功夫之高了！

信上的最後幾句話寫道：

「……駱江元對兄甚是不滿，定於三日內，將江小虎親自送到，我因有事，略有躭誤，大約在『沙間』鎮會面……

弟卓特巴手書」

百里彤發了一陣呆，這才摸出一塊銀子，遞予送信之人道：「你辛苦了，下去喝杯酒吧！」

遞信人拜謝而去！

百里彤在室內踱步，他知道江元對自己點江小虎重穴之事，必定憤怒異常。

可是，等江元趕到，以此話相詢時，自己又以何言對答呢？

百里彤並不怕駱江元，可是因爲這件事作得太過份了，對於一個十五歲的孩子，點了如此陰毒大穴，實在是江湖中少有的！

百里彤正在思忖之際，突然聽室內傳出一個嘹亮的口音，說道：「彤兄可在房內？」

百里彤不禁一驚，他聽出這是江元聲音，當下匆匆把書信藏入袖內，付道：江元來得好快呀！

他想着早已含笑道：「元弟，你怎麼會來了？」

百里彤推開了房門，只見駱江元面帶薄怒，右手牽着怒目相視的江小虎，立在房簷之下！他們身上，都有着一層薄薄的積雪，看樣子是緊趕而來的。

百里彤強自鎮定，含笑道：「元弟！外面天寒，快到房內談！」

江元微點了點頭，拉着江小虎入房而去！

百里彤回轉頭叫了一聲：「黃師父，備茶！」

說着他也進入房內。

江元及江小虎，均坐在桌前，百里彤裝出驚奇的樣子，問道：「咦！你們怎麼會在一起呢？」

江元冷笑一聲，說道：「哼！我行走江湖，即使是十惡不赦的敗類，也不過一刀兩斷，不忍叫他們多受痛苦，可是你竟對這麼個小孩子，施下這等毒手，眞叫我太寒心了！」

百里彤面色微慚，昂然道：「我知道你在爲這個孩子氣我，可是事情不發生在你身上，你永遠無法了解！」

江元仍是怒氣不消，冷然道：「你點他重穴，原是致死之舉，何不痛快把他結束，而令他受苦？」

江元說得激憤，不禁站起身子，雙目射出一種奇異的光芒！

百里彤也不禁生了氣，他雙手用力的挺着桌面，大聲叫道：「江元，你可知他是如何的傷害我？」

百里彤失常的情形，使江元感到有些奇怪。

他從不見過，百里彤有這種情形，一時怔住說不出一句話來。

百里彤雙目圓睜，劍眉發揚，似乎在壓着他滿腹的盛怒。

他們沉默了一下，百里彤稍爲和緩下來，他輕嘆了一聲，說道：「唉！江元，關於我與江氏姐弟的這段怨仇，說來實在太複雜，以後我慢慢的告訴你。」

江元也和緩下來，說道：「我只是感覺你對這個孩子太過份了！」

江小虎進房之後，更是一言不發，這時突然睜大眼睛，問道：「我姐姐呢？」

百里彤點點頭，說道：「她很好，你放心。」

百里彤說到這裏，回過了頭，對外叫道：「黃師父，請把江姑娘請來！」

室外有人答應一聲，百里彤接着道：「我所以把江姑娘帶到大都，就是要去面見我父，把當日結仇的經過，詳細告訴她們……」

江元接口道：「可是，這孩子如不是遇見我，早已死了！」

百里彤面上微微一紅，說道：「可是我那時過於氣憤，下手重了一些，事後也有些後悔，所以我又叫卓特巴師弟趕去，準備把他救回來，却不料你已經把他救好了！」

百里彤說到這裏，心中也有些吃驚，付道：我獨門點穴手法，他居然懂得解法，此人眞是不可小視啊！

正說到這裏，江文心已然推門而入，一眼看見江小虎，立時哭叫道：「小弟！你沒事？……」

江小虎早已撲了上去，叫道：「姐姐！姐姐！」

他們姐弟二人，抱頭痛哭，江元及百里彤都是蹙眉旁觀，各有一番滋味。

江小虎哭着道：「姐姐！他……他有沒有欺侮妳？」

江文心搖頭，哭泣着道：「沒有……小弟，你可只是昏過去了？」

江小虎停住了哭聲，用手狠狠的指了百里彤一下，說道：「我不是昏過去，是被他點了重穴，後來幸虧碰見駱哥哥，把我救了過來，不然我早死了！」

江文心又驚又痛，抱住他道：「好小弟，現在和姐姐一起，不會再有事了！」

江文心說着，緩緩走到江元身前，含淚道：「寒門不幸，只留下小弟一枝後苗，這次遭遇不幸，多虧俠士拯救，請受我一拜！」

她說着便跪了下去，江元嚇得連忙讓開，叫道：「姑娘！啊！不必如此！」

江文心仍然對着他的坐位拜了三拜，這才站了起來，又回到小虎身旁。

百里彤見他姐弟這等眞情，心中萬分慚愧，一張俊面如同火燒，付道：萬幸江小虎沒有死，不然我的罪太大了！

江元勸住了他們姐弟，回頭對百里彤道：「彤兄，他姐弟二人，請由小弟帶走，至於你們兩家的仇恨，小弟設法予以排解。」

百里彤搖頭道：「這恐怕不是外人所能化解的，我還是希望他們能隨我到大都去走一次。」

江元回頭問江文心道：「你們的意思怎麼樣？」

江小虎瞪目道：「不，不，我不與他在一起！」

江文心連忙喝住小虎，說道：「我姐弟決定隨他前往，以便知道父母大仇的詳情，早些爲他二老報仇！」

她說到這裏，又哭了起來。

江元點了點頭道：「也好！既然妳們決定如此，我告辭了！」

江元此言一出，三人同時驚惶起來，百里彤一把拉住了江元的手，說道：「江元！莫非你就這麼不顧結拜之情麼？」

江小虎也拉着江元的衣裳道：「元哥！我跟你去！」

江元回過了身，含笑道：「我到大都也是有急事的，如果隨你們前去，只怕要躭誤！」

可是衆人一再相留，江元只好暫時答應下來。小時，百里彤擺了酒宴，與江元在房中獨飲，他嘆了一口氣道：「唉——人生在世，恨事眞多，我對這個江湖眞是灰心，恨不得遁入寺院呢！」

江元心情之亂，並不亞於百里彤，聞言含笑道：「人生在世，就是要忍受這麼多痛苦的！」

百里彤默默的點點頭，江元突然抬起了眼睛道：「文瑤可是與你一路？」

百里彤心中一動，他想起了文瑤昨夜告訴他的事，心中不禁對江元生了一種恐懼的感覺。他咳嗽了一聲，點頭道：「是的！她與我一齊到大都去！」

江元點點頭，說道：「怎麼沒見她出來呢？」

百里彤長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個姑娘也有煩人，我對她眞沒法子！」

江元心中一動，忖道：怪了！百里彤怎麼這種口吻？他們彼此不是非常相愛的麼？

江元想着，嘴上便道：「你們不是相處得很好麼？」

百里彤搖了搖頭，又嘆了一口氣道：「唉！有些事情不是你所了解的……」

百里彤說到這裏，由窗縫中看見吉文瑤，距離不遠，站在簷下似在觀雪，實際上則在偸聽。

百里彤心中一驚，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痛苦，他心中想道：「文瑤！妳不要怪我，這是爲的妳啊！」

江元却被百里彤的話，大大的引起興趣，問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百里彤思索着，應該怎麼講。

他飲了一盃酒，作出苦惱的樣子道：「江元！男女之間的事很難說，你不處在我這個情形，很難了解：總之，我可以告訴你，我並不快樂，而且煩惱得很！」

江元對他的話大感驚異，他實在料不到百里彤會說出這等話來，當然更不會了解他深長的含意了！

百里彤自窗縫向外望去，已經沒有吉文瑤的影子了！

百里彤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可是他想到了即將發生的一切事情，心頭一片混亂，意冷心灰，根本就無心顧及兒女私情了。

他們飲食之際，江元很少說話，百里彤則說是有意的說些文瑤對江元如何如何好的話；但是他說得很技巧，使人不至生疑。

這種突發的事情，使江元心中頗爲激動，他料想不到，百里彤與吉文瑤之間，根本就沒什麼感情存在。

江元心中思索着，問道：「你與文瑤不是很理想的一對麼？」

百里彤也許喝多了酒，他輕率的笑了起來：「哈——你也與他們一樣觀察？其實我與文瑤只是朋友，和你們一樣，別的什麼關係也沒有呀！」

江元對百里彤的話，雖然看不出什麼做作，可是總覺得有些奇怪。

他們又談了一陣，便轉移了話題，江元問道：「彤兄，現在我們是到大都去，事情眼看就要發生，你要我爲你盡些什麼力，希望你能把詳細情形告訴我！」

百里彤聞言，思索了良久，才低聲說道：「江元，我現取消原意了，這件事還是讓我自己來了結吧！」

江元心中雖然奇怪，可是他却一些不動聲色，忖道：等到了大都，我再見機行事好了！

這時下人已來催道：「少爺，車都備好了，我們走吧！」

百里彤這才想起，自己只顧講話，當下笑道：「好！叫他們先上車！」

他說着走往窗前，向外望了望，對江元道：「還在下雪呢！你去把你的車退了吧！」

江元答道：「車已經退了！」

百里彤稱好，略爲整理了一下東西，由一個漢子抱了出去。

百里彤及江元一同出了房，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分別的上了馬車，三輛朱漆大馬車，停在了門口，氣派甚大，有若三個大臣一般。

江元問道：「這房子是誰的？」

百里彤笑着說道：「是一個朋友的……江元，你坐第二輛車，我坐頭輛，咱們得快趕路了！」

江元答應了一聲，跨上了車，入內之後，只見坐位上鋪得有紅絨厚氈，溫暖異常。

這輛車中，只坐了江元一人，實在使江元疑惑不定。

不大的工夫，車子開始滑動，飛快着向前駛去。

江元坐在車中，覺得車身極穩，很舒服。

也不知江文心姐弟及文瑤，是在那一輛車上？江元由車窗中向外望去，只見漫天飛雪，飄飄落下，天空是灰濛濛的，大地却是一片銀白，景色甚是美麗。

不大的工夫，車行的速度突然加快起來，江元不禁有些驚異，忖道：怪了！他的車看來比較笨重，怎麼比我那輛車還快的多？

車行一快，車身又穩，江元坐在車中，有一種騰雲駕霧的感覺。

他望着窗外倒瀉如流的雪景，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這時，他才深切的感覺到，遊歷江湖是一件多麼偉大的事。

他心中默默的想道：「等我把師父的仇報過以後，我一定要遍遊天下，從南到北，連關外都要去一趟！」

江元正想到這裏，突聽車後一陣急遽馬蹄聲，便由窗口向後望去。

只見文瑤一身黑色的勁裝，頭上包着一塊絲巾，披着黑緞斗篷，騎着一匹駿馬，如飛的趕來，神韻優美極了！

江元心中有一種莫名的激動，當文瑤的馬由他的車旁經過時，他忍不住在窗口叫了一聲：「文瑤！文瑤！」

文瑤驀的把馬勒慢了一些，當她發現是江元在叫她，不禁吃了一驚。

她一雙秀目緊緊的盯着江元，良久，說不出一句話來。

江元在她的眼睛中，看見一片極難以了解的神情。

那是很複雜，充滿了驚奇、恐懼、羞澀和些微的興奮。

自從她在房外，偷聽了百里彤的談話之後，她的心碎了！她料不到，百里彤竟不如想像中這麼愛她，這對於一個少女的心，是一種多麼大的創傷啊！

江元凝視着她，良久才道：「妳怎麼不坐車？這大的雪還要騎馬？」

吉文瑤微微的搖着頭，輕聲道：「我喜歡騎馬！」

可是江元看得出，文瑤是在疲累和寒冷中，在馬車飛奔的情況下，他竟打開了車門，叫道：「姑娘！你還是上車來休息一下！」

文瑤驚慌的向外躲讓；可是江元的一雙眼睛，似乎有極大的威力，使人不可抗拒。

終於，她離騎躍身，輕輕的越上了馬車，江元立時將車門關上。

文瑤心中一陣急跳，她想到不久，百里彤曾冷酷的對她說：「妳還是自己把事情告訴駱江元吧！」

這種語氣，對她毫無關愛，並且還有些不齒她所爲，置身事外的意味。

文瑤不知道百里彤爲什麼突然轉變成這樣，她也覺悟到，自己在他心中，原來是一點地位也沒有的。

這時，她是鼓足了勇氣，要把暗害花蝶夢之事，明白的告訴江元；可是，當她見了江元之後，這種勇氣早已化爲泡影。

這時，她與江元之間，只隔着一尺，她幾次想說，都被江元那種深藏的愛所封鎖。

這種氣氛是很神奇的，她心中想道：「我要告訴他麼？……可是他是眞正愛我的人呀！我如果告訴他，不但毀滅了我自己，也毀滅了他！」

江元正襟危坐，一言不發，他也感覺到，最近幾次的見面，文瑤一次比一次變得怪異和不可理解。

他咳嗽了一聲，打破了沉寂的空氣，說道：「文瑤，你到大都去，是爲什麼事呢？」

這句話問得文瑤黯然神傷，忖道：對了！那我爲什麼去呢？百里彤對我根本就是不需要啊！

文瑤想到這裏，幾乎流下眼淚來，他強忍着，無限悲哀的搖了搖頭。

江元把聲音放高了一些道：「文瑤！我看妳最近，老是愁眉不展，到底爲了什麼事？」

文瑤抬起了眼睛，痛苦的望了他一眼，說道：「我……我……」

她只說出這一個字，却沒有勇氣再說下去了。

江元問道：「妳怎麼樣呢？」

文瑤拚命的提起了勇氣，說道：「花婆婆的死……」

她說到這裏，江元不禁一驚，緊問道：「啊！我師父的死，莫非妳知道？」

文瑤恐懼的向後退了一些，顫抖着道：「殺害花婆婆的人，我知道……」

她話未講完，江元已是面色大變，伸手抓住了文瑤的腕子，大叫道：「是誰？是誰？快說！」

文瑤的手上，如同箝上了一把鋼鈎；可是這痛苦遠不如她內心的痛苦。

在江元瘋狂的催促下，她繼續說道：

「是……是皮魯秋！」

她仍然沒有勇氣把自己父女說出來——雖然她本意是決定這麼作的！

江元鬆開了她的手，他面上湧上了一層可怕的殺氣，冷冷的笑道：「啊——不錯！師父提過這個，他就住在大都，這筆賬好算了！」

車行如飛，傳出了江元憤怒的自語，和文瑤柔弱的哭聲……

× × ×

大都——北京城，被濃雪所掩，一片銀白。

初更時分，行人已稀，在一條窄小的胡同裏，轉出了一個夜行人。

他穿着墨綠色的錦緞長衣，頭上戴着一頂儒巾帽，風度翩翩，像是那一家的公子哥兒。

冷清清的街道上，偶而只有一二個行人經過。

街道被白雪所掩，上面都凍成了好幾寸的冰，奇寒無比。

江元慢慢的行走着，像是散步一樣，一些也不焦急；可是他的內心，正被仇恨所佔據，在猛烈的激動着。

不大的工夫，他停步在一間排樓之前，他抬頭望了望，黑暗中似乎聽見他冷笑幾聲，自語道：「皮府！皮府！……今天有你們受的了！」

江元說到這裏，他摸着大門口的鐵環，輕輕的敲了二下，夜靜如死，那沉濁的聲音，傳出了老遠。

不大一會的工夫，裏面傳出人聲：「敢是小壽子回來了？」

江元咳嗽了一聲道：「管家，我是來訪皮老爺的！」

裏面的人發出了一聲驚訝的聲音，接着說道：「老爺聽曲子去了，還沒回來，你明兒再來吧！」

江元心頭火起，可是他却忍了下手，接道：「我是遠道來的，你快開門吧！」

又隔了一陣，一人嘟嚷着把門打開，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漢子，手中提着一盞燈籠。

他才一開門，嘴中便抱怨道：「這麼大寒天，天都黑成這樣子，你來幹什麼的呀？」

他說着用燈籠向江元照去，江元有些不悅，但他不願打草驚蛇，強忍住怒氣道：「我已告訴你，我遠道而來，你既然不樂意，我走就是，誤了事可是你擔！」

那人見江元品貌不凡，衣着華貴，早已不敢驕狂，聞言忙拉着江元袖子道：「嗨！您何必跟我一般見識？我跟您說着玩，您瞧，這麼寒的天，您快裏面請吧！」

江元哼了一聲，隨他走了進去。

只見這片莊院倒也不小，兩旁廂房都是燈光明亮，不時傳出陣陣吆喝之聲，正在賭着牙牌。

那漢子打着燈籠，引着江元，由一條雪徑向後折去，邊走邊道：「少爺，您這是從那兒來，怎麼沒帶行李？」

江元隨口答道：「嗯——我是河南來的，下午才到，已經落了店了。」

那人笑道：「唷，您既是老爺的朋友，幹嗎還落店呀？明兒個趕緊搬過來，我們老爺最好客的！」

說着二人已來到一列廂房之前，那漢子將江元讓入了正廳，笑道：「您坐一會，我招呼他們送茶，再給您通報一聲。」

他說到這裏，想了一下，說道：「哦！對了！我忘了問您貴姓吶！」

江元含笑回答道：「我姓駱，駱駝的駱！」

那人笑着施了一禮，說道：「我叫二喜兒，您先坐一會兒！」

他說着躬身而退，江元心中想着：「這京城地方的人，嘴皮可會說話！」

江元揹着手，打量這間客廳的擺設。

這間房子並不十分大，可是擺設却非常華貴，座位上都鋪了虎皮，牆上掛着幾幅名人書畫，房子的一角，還擺了一個大火缸，甚是溫暖。

江元正在打量，有一小童送上了一杯香茶，笑道：「少爺，您用茶！」

江元含笑接過，才飲了一口，便見二喜兒走進來，笑道：「駱少爺，我們老爺還沒回來，太太這就來！」

江元一怔，有心不見；可是又說不過去，只好含笑點頭，說道：「好的！我有要緊的事，今晚非要見見你們老爺！」

二喜兒笑道：「您放心，老爺不一定會回來！」

正說之間，突聽屏外傳出一個婦人口音道：「小春子！倒茶沒有？」

先前的小童，在外答道：「倒了！是毛尖兒！」

那婦人嗯了一聲又道：「客人遠道來，幾成要吃點東西，你去端些點心來！」

小春子又答應一聲，二喜兒笑道：「我們太太來了！」

他說完向一旁退下，江元心中忖道：「這婦人倒會治家！」

江元正想之際，便見屏風之後，走出一個半老的婦人，她的年紀果然很大；可是態度溫文，面容清秀，依稀可以看出她昔日的風韻。

她微微的欠了一下身，對江元道：「這位是駱少爺是吧？」

江元遲疑的回了一禮，說道：「是的！我就是！」

他們互相落座之後，皮夫人含笑道：「駱少爺遠道來訪，魯秋恰好出去，眞是對不住的很。」

江元連忙說道：「那裏……晚生深夜造訪，打擾過甚，實在很不應該，不過……有些重要的事，一定要面見皮先生。」

皮夫人點點頭，這時小春子送上了幾樣精緻的小點心，皮夫人接道：「駱少爺，您跟魯秋……」

她說到這裏便停了下來，因爲她見江元如此年輕，絕非皮魯秋朋友之輩。

江元機靈的接口道：「我與皮先生並不相識，這次是受朋友之托而來。」

皮夫人點點頭，笑道：「這就是了，叫您多辛苦？」

江元又謙讓了幾句，這時房間門開處，由外走入了一對青年男女，都長得淸秀俊逸，一進門便圍着皮夫人，說長說短。

皮夫人笑罵道：「這兩個東西，眞沒規矩，沒瞧見這還有客嗎？」

二人這才回過了頭，那女孩臉上一紅，立時回屏後，跑進房去。

皮夫人輕輕的笑了起來，說道：「這孩子，沒見過世面，叫您笑話了？」

江元連忙謙讓了幾句，這才知道是皮魯秋的一雙子女，心中却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受！

這時皮魯秋之子，含笑向江元拱了一下手說道：「小弟皮文星，仁兄高姓？」

江元見他年紀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生得一表人才，當下連忙站起，還禮道：「我姓駱，是受人之托來訪令尊的了。」

他們落座之後，皮夫人笑道：「星兒，你爹怎麼還不回來？」

皮文星笑道：「看完戲我們就走了，爹到莫大叔那聊天，八成兒就快回來？」

皮夫人輕皺了一下眉頭，說道：「瞧瞧，看完戲還不早點回來，叫人家客人久等……駱少爺，你可別見怪呀！」

江元又說了幾句客套話，這時皮姑娘的聲音，突然自屏後傳了過來：「娘，您來，我有好些稀罕的事情要告訴您？」

皮夫人笑罵道：「傻丫頭，我這兒有客吶，妳沒瞧見呀？」

皮姑娘却是不應，皮夫人無奈，笑着對江元道：「駱少爺，叫文星陪您坐會，我就來……唉，這丫頭眞是……。」

她說着站了起來，江元忙道：「妳請便吧！」

皮夫人含笑退走出後，江元心中感慨萬千，這種天倫間的溫暖，他從來沒有享受過。

他在心中嘆了很長的一口氣，忖道：他們的家庭，是如此的幸福，我却要把他們拆散。……

想到這裏，他心中很亂，幾乎要起身告辭；可是轉念一想，他復仇的決心又堅定了。

「他們一家人其樂無窮，可是我自幼孤苦，連唯一的一個師父，木朽之年，也被人陷害了！」

皮文星見江元沉思不語，面上表情時而變換，不禁有些奇怪，咳了一聲，說道：「駱兄，您還是第一次到這兒來吧？」

江元驚醒過來，忖道：這皮文星也很精靈，我可不能讓他生疑！

江元想着，連忙含笑道：「啊……是的，我是第一次到大都來！」

皮文星點了點頭，含笑道：「駱兄可在舍下多住幾天，由小弟陪同，把這一帶的名勝遊覽一下？」

江元含笑稱謝，說道：「我的確正要打擾？」

二人正說之際，突聽一個蒼老的口音，遠遠傳來，說道：「這麼晚了，怎還有客呢？」

江元一陣熱血沸騰，謀害他師父的仇人，就要出現了，江元却變得緊張起來。

皮文星站起來，笑着道：「我爹回來了。」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文天祥（宋理宗端平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九年，西曆一二三六—一二八二）

文天祥，字宋瑞，江西吉州廬陵人。體貌豐偉，美皙如玉，年廿一舉進士，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入仕後以秉性剛直，屢為奸臣所阻。三十後罷官歸故里，闢文山築宅，讀書吟詩以自娛，故又稱文山先生。帝㬎德祐元年，元兵渡江，天祥毀家率兵勤王，朝命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經畧江西，豪傑咸起應之。加少保信國公。景炎三年，張弘範襲執之於海豐之五坡嶺，護送大都，幽囚三年餘，終不肯降。於獄中作「正氣歌」，從容就義，衣帶所書仁至義盡之贊，允足照耀千古。

李符桐敬撰

鄒克昌拜書


唐太宗—
盛名遠播之
成功人仕,
精力過人,
英明神武.
唐太宗本名李世民,生于貴族之家,自少熟讀兵書,精通武藝.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各自稱霸;太宗獨具慧眼,廣羅奇材異士,善加任用,故能統一天下,帝業早成.
唐朝帝國版圖遼闊無比,然太宗以過人之精神魄力,英明手段,使之成爲國史上最富强之朝代之一.
治國平天下,需要强健之精神魄力;今日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每日皆勞心勞力,以應付繁忙之業務,爲了保持最佳狀態,所以他們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寧神固本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